武俠世界



$2.00

7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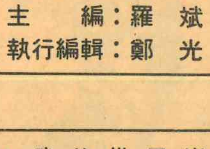
·特別介紹·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逃進鬼門關** 馮 嘉·著



這個中國人神通廣大，本領高强，本來應該可以揚威國外，祗可惜他却是無惡不作，換來臭名遠播，結果非要逃命不可。他的習慣就是利用任何人達成他的目的，但是他終於發現，利用女人是並不聰明的，尤其是利用女人的愛情。………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7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盧令·圖

逃進鬼門關

匹馬單槍　橫掃東京

監獄是一個懲戒犯罪者的地方。原理上，把犯罪的人關進監獄裏，使他知所悔改，出來時就不再犯法。

但眞能這樣嗎？有些地方是能的，有些人是會悔改的，但有些地力不能，有些人不但不能悔改，而且愈關就愈壞了。

有人說，如果關進監獄不能成功，那只因爲那個地力的風氣不好，或者監獄管理得不好。也有人說，有些人出生就是壞人，不論怎樣懲戒，還是壞人。

這些問題是要由社會學家去解決了，我們並不企圖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只是要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在監獄裏開始。

一些關在監獄裏仍不知道悔改的人。

在這座監獄的木工場裏，有一個人正在做着木工。一個强壯而高大的人，黑頭髮，黃皮膚，這和其他的囚犯有很大的不同了。其他的囚犯多數是白種人，黃頭髮，紅頭髮，或者棕色頭髮。也有一小部份是黑人。

只有這個人是黑頭髮，黃皮膚，一個中國人。

面貌很英俊，雖然英俊得有點邪氣。輪廓有點西方人的味道，適合潮流，所以更顯出他的英俊了。他正在做着工具，一面在尋思着，不知道在想着些什麼，但可以肯定，他想的決不會是在出獄之後如何好好做人的計劃。

他一面尋思着一面在工作，完全沒有留心周圍的環境在變動。還是聲音使他醒覺過來的。不是因爲聲音的增加而使他醒覺過來。是因爲聲音減少。

他抬起頭來，發覺聲音之所以減少，是因爲別的人都已停了工。事實上，別的人都已離開了工場，只剩下了四個白種人，高大而强壯的。

這四個人正向他圍過來，每一個人的手中都拿着一件長而沉重的工具。他們臉上都沒有笑容。顯然他們並不是打算來和他作友善談話的。

「唏，保羅，米高，你們怎麼了？」

「李，我們要殺死你！」那四個人差不多一齊地說。

「爲什麼？」這個姓李的詫異地問。

「我們剛剛聽說，你得到了減刑，十五年變成了五年！」

「你們不恭喜我嗎？」李露出了一個苦笑。

「你向檢察官告密所以得到減刑！」

「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李的臉部肌肉顫着。

「檢察官答應了你守秘密，但我們查出來了，」爲首的大漢說，「你告訴他魯得利是那刼銀行的殺人犯！」

「也許是他們自己查出來的吧了！」

「但那件事是你幹的，你用魯得利的槍，你告訴警力是魯得利，又告訴他們到哪裏把槍找出來，於是現在魯得利要判死刑了，我們的老板雷奇很不高興，雷奇要處決你！」

「雷奇？」李冷笑，「我猜雷奇不過是想霸佔我的一份兒吧！我和他是兩大天王，現在我進了監獄，他當然想把我除去，使他能獨當一面！你們別受他利用！」

「這也許是一個理由，但，主要的理由還是，每一個人都討厭你利用人不擇手段，也完全沒有義氣，我們厭倦了受利用了，我們已經不信任你！」

他們已經逼到很近，如果再講下去，就已經太遲了！李並沒有浪費時間，他的右手迅速地抓起了一塊拳頭大的力木頭，一丟出去！

托！那塊力木頭擊中了第一人的額，那人尖叫一聲，丟了武器，掩着額。

餘下的三個人舉着武器一撲上前，也跳上了桌子。

李一跳跳上了一張桌子。一根鐵棍迎頭擊下，他側身一閃，那鐵棍呼地在身邊掠過，李反手一拳，擊中了持棍人的臉，那人打着轉仆回地上去了。

李一點時間也不浪費，身子向前一俯，右腳就提了起來，向後一撐撐了出去！

雖然李的背後是並沒有眼睛的，這隻腳却撐得很準，正正撐中了後面那人的鼻子。那人鼻子噴着血，飛跌到地上了。

第三個人的刀已經揮到，在李的肩上掠過，割開了一個大大的傷口，鮮血飛射而出。李大叫了一聲，也打着轉跌到地上。這個人得意地揮着刀向着李直逼過去。

但是可惜現在他們的包圍圈已被衝破了，李可以逃向工場的門口。

那人飛步衝到門口，比李先到達了一步，一刀向李的頸部橫掃過去。李一矮身，那人的刀子便從頭頂上經過了，而跟着李就索性向地上一坐，雙腳疾踢了出去！

蓬！那人的腹部給正正踢中了，整個人就像斷線風箏般直飛出門外，嘴巴狂吐鮮血。

李追了出去。

餘下的人也舉着武器追出來。

牆頭上的獄卒看見了，大聲喝止，而監獄中的警號聲大鳴起來。幾秒鐘之後，大批荷槍實彈的獄卒就出現，向他們包圍過去。

戰鬥是不能繼續下去了。

× ×

李被送進了醫院，而且受到了嚴密的保護，因爲，雷奇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雷奇要殺一個人，一定要殺成功。這是爲了維持他的威信。而且，你要殺李這樣一個人，一動手了，就非成功不可，給李一個喘息和還擊的機會，那就麻煩之至了。

警力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就對李嚴加保護。而且，經此一役之後，相信李是會有更多內幕招供了。

檢察官下午就去探了李一次。李不肯說什麼。

於是檢察官晚上再去一次。

他通過了嚴密的保護網，到了李的廂房中，看見李正蒙頭而睡。檢察官走到床邊輕輕推他，說：「李，李，醒過來！」

沒有反應，而手上觸覺也有點不對。檢察官忙把被子扯起。

下面只是幾隻枕頭排成長條。

李已經不在病房裏。他已經逃走了！沒有人知道李是怎樣逃的，也沒有人知道逃到了哪裏去。連他的敵人雷奇也無法找到一絲線索。

雷奇猜想，李一定是設法逃出了國外去了。李是一定不敢在這裏逗留的。

因此雷奇很輕鬆。三天之後的一個晚上，他照例把他那小小的兒子送上床。

雷奇是一個很重視家庭的人。每天無論如何，他總要有一段時間和妻兒在一起玩的。

父親抱着兒子帶了一隻球上床。他把球一丟，彈到牆上，滾進了床底。

「替我拾起來！」孩子撒嬌地說。

「好，好，我去拾！」雷奇說着，就鑽進了床底。

就在這個時候，李出現在屋後的花園中，悄悄地來到了窗下，從袋裏取出一個手榴彈，把撞針拔去，向窗內一丟。

他馬上就逃進了黑暗中。他知道雷奇是正在那房中的，他知道雷奇一定會炸死，所以他頭也不回地逃了。

手榴彈在地板上彈了兩彈，停住了。

孩子奇異地看着它，說：「爸爸，那是什麼？」

雷奇正緊伏在床底，問道：「什麼什麼？」

手榴彈就在此時爆炸了。

一切都炸得粉碎，連床也碎掉了，從雷奇的頭頂上飛開。

雷奇在碎片和硝烟中呆呆地坐了起身，哀鳴起來：「我的兒子！我兒子呢？」

他看見他的兒子的手在地上。只有一隻手！

× ×

「雷奇發誓要找到李顯光，」S組的頭子老莫對司馬洛說，「現在找到李顯光比什麼生意都更重要了！」

司馬洛聳聳肩：「讓他們去狗咬狗骨好了！」

「不——」老莫嚴肅地搖着頭，「雷奇找到了李顯光，會把他殺掉，但我們要把李顯光活着找回來！」

「爲什麼？」司馬洛問。

「因爲李顯光對我們有用處，」老莫說，「活着，他可以招供許多情報，死了，太可惜了！」

「我們去把他找回來？」

「是的，我們，也可以說，是由你負責這件事！」

S組是一個世界性的對抗犯罪組織，司馬洛雖然不是其中一員，但，有些棘手的大案子，老莫總是找他去辦。

老莫知道司馬洛的能力。

「應該到哪裏去找呢？」

「李顯光是中國人，」老莫說，「我猜他一定逃向中國人最多的地力。雷奇是白人，他的手下是白人，他的人到中國人中間去找李顯光，是難得多的！」

「香港？新加坡？」

「新加坡他不容易進去，也不容易藏身，」老莫說，「我猜日本比較像！」

「日本多的是日本人！」司馬洛說。

「在西力人眼中，日本人和中國人有很大分別嗎？」老莫問。

「沒有，」司馬洛承認，「就是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也沒有多大分別！」

「所以我們目標是日本，」老莫說。

司馬洛得意地微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

「我在想，」司馬洛微笑得更開心了，「日本有很多很多美麗的女人，而且很會服侍男人的！」

「我們找的是李顯光，一個男人！」老莫幾乎大聲叫起來了，「不是女人！」

司馬洛還是微笑：「我只是這樣想想吧了！」

× ×

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頭髮黑墨墨的，中等身裁，樣貌相當英俊，那是因為他的臉部輪廓有點西方味道。在這裏，東京，在一個崇洋的地方，這種模樣是更吃香。不過美中不足的是英俊得有點邪氣。

但在東京，他是一個陌生客，因此他這個沉默寡言的人，是更加沉默寡言了。

他在那間大酒店附設的咖啡座裏坐了整整一個鐘頭，慢慢地喝着咖啡，隔着玻璃看着對街那間大工廠。工廠圍牆上裝了霓虹光管的日本大字指出那間工廠是池田糖果廠。

他之所以要坐足一個鐘頭，因為這是午飯時間，工廠裏的人都下班吃中飯去了，他要找工廠裏的什麼人，也得等到這個人上了班才行！

「你好像對池田糖果廠很感興趣！」一把悅耳的女人聲音用日本話在他的旁邊說。他詫異地回過頭來。

那是一個裝扮得很新潮的日本女郎，很西化，連頭髮也染成了咖啡色的。他記得她剛才是坐在對面卡位的，也是一個人，現在，她卻已坐在他的卡位來了。大概是見他署帶西化的輪廓吸引了她吧？

東京的日本女郎有很多是很新潮的，當她需要一個男人的時候，她就去兜搭一個男人。

彼此交易而退，她得到她所需要的，也給他以他所需要的，只是交換，並沒有任何情感在內！

現在也許是她看中了他，要拿他來作交換的對手？

「也許吧！」他聳聳肩，回答她的問題。

「工廠是很大的，」她在他耳邊說着，「但是，你有吃過池田糖果嗎？不好吃的！」

「那為什麼工廠還是這樣大呢？」他問着，「不好吃，自然不會很多人買！」

「天知道！」她說。

但他是知道的，池田糖果廠並不很注重賣糖果。這間糖果廠，根本就是黑社會的總部，糖果業只是一個幌子。毒藥的外面包着糖衣，這似乎是對池田糖果廠最貼切的形容了。他知道，但他不會告訴她。

他不會承認他知道什麼的。

「你看來很空閒，」她因為他的處處不採主動而有點不服氣，「你打算一直坐在這裏，坐到晚上嗎？」

他轉過來對她微笑，眼睛在她的身上游移着。很動人的身裁，配上一張很動人的臉。這樣一個可愛的女人自動送上門來，他放過了不太可惜了嗎？於是他也對她微笑：「你有什麼提議呢？這裏有什麼地方好玩嗎？」

她難以置信地看着他：「日本這麼大一個國家，東京這麼大一座城市，什麼玩的地方沒有？你這樣大一個人，你說不知道？」

他聳聳肩：「我是第一次到日本！」

「哦？」眼睛大感興趣地一睜，「你不是日本人？」

「不是，中國人，」他搖頭，「我是香港來，我叫李顯光！」

「哦，李顯光，我是藤田美子！」

他們握手。以後，在這裏，他就是李顯光了，一個中國人。他會忘記他的過去，也不會告訴任何人他的過去。

「你不是日本人，」美子在說，「你的日本話卻講得真好，一時我也給你瞞過了呢！」

「對不起！」李顯光抱歉地說，「實在我並沒打算瞞你的！怎麼樣，你有什麼提議？我們應該到哪一個地方消遣呢？」

「你有時間嗎？」美子微笑打量着他，「我剛剛開始一個星期的假期，我可以去得很遠的！但你，你有多少時間呢？」

「我可以有很多時間，也可能沒有時間，」李顯光一攤兩手，「你看，我是來這裏找工作的！那間糖果廠裏可能有一份工作給我，我正在等經理上班，去看看，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有很多時間剩了！」

「你——到池田工廠工作？」她皺起了眉頭，詫異地看着他。

「有什麼不對嗎？」

她遲疑着，聳聳肩：「你想找一份怎樣的工作呢？」

「什麼工作都好！」李顯光說，「總之有一份工作，暫時可幹幹，以後再發展吧了！」

她又聳聳肩。「如果他們沒有工作給你，我們可以到箱根去幾天，洗溫浴！」

李顯光看着她，微笑：「忽然之間，我又希望他們沒有工作給我了，如果要我馬上上任，我豈不是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了嗎？」

美子看看錶：「我等到你打過了電話吧！」

「謝謝你！」

他對她的吸引力一定很强了，不然，她怎會肯等他呢？她使他有了幸福之感，一個女人對你好，你總是會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從心裏直透出來的！

他們沉默了一會，美子又說：「你實在是幹什麼的？」

「我？」李顯光聳聳肩，「很慚愧，我也說不出我是幹什麼的，我實在沒有什麼專長，不過，我的要求也不高，祗要給我一個出力的機會就行了！」

她又凝視着他，就像在看着一隻奇怪的動物，也帶一點神秘的。「你——」她欲語還茹地，「真的不知道？」

「知道什麼？」

美子聳聳肩：「這裏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的，池田糖果廠實在不靠做糖果生意！池田糖果廠是黑社會大本營，除非你是一個打手！」

「真的？」李顯光極力表示驚詫的樣子。

「你初來這裏，也許不知道吧，」美子說，「但這裏每一個人差不多都知道！

除非你是一個打手，不然，我怕他們是沒有什麼工作給你的！」

李顯光仍然表示驚愕，驚愕到呆在那裏的。「真想不到，池田先生，他是看來這樣一個仁厚長者！」

「你認識池田先生？」美子說。

「是的，」李顯光信口開河，「他是一位父執，當他到香港時，他對我說，如果有一天我到東京來，需要什麼帮忙的話，祗要找他就行！現在我到東京來了，我就來找他！」

「哦，」美子說，「你認識的就祗是池田先生而已？」

「他不是老板嗎？」

美子笑了起來：「那麼你是來得遲一點了，李顯光，因為池田早已經死了一年多！」

「什麼？」李顯光又驚愕地看着她，這一次不是裝出來，而是真正的驚愕了。池田死亡的事，他是一點也不知情的。

「死了，」美子說，「給人用繩子勒死的，黑社會的仇殺，爭權奪利，你明白嗎？」好半晌，李顯光都發不出聲音來。終於，他又問：「那麼，現在池田糖果廠是已經給人霸佔了？」

「倒還不會，」美子說，「池田有個寶貝妹妹，是女人，却喜歡做男人的工作！她仍然在經營着工廠，而且仍舊在做着她哥哥以前的生意！」

「我不認識池田的妹妹！」李顯光喃喃着說。

美子聳聳肩：「你要一份工作的話，你仍然可以去找他的妹妹的！我看她大概也會念舊情而給你一份工作，不過，那裏沒有什麼好工作給你的了！」

李顯光沉默着，喝着他的咖啡。

美子看看錶說：「我看，如果你要打那個電話的話，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李顯光搖着頭，「還是不打這個電話了！我不知道這間工廠原來是這樣的！」

「你暫時在生活上沒有問題吧？」美子問。

「這倒不成問題，」李顯光說，「我身邊是帶着一點錢的，祗不過，沒有工作，總是不大好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份工作，暫時幹幹吧了！」

「那就好了，」美子說，「我們先渡過這一段假期，然後我再替你想辦法！」

李顯光微笑！「謝謝你，美子！」

× ×

「但，關於池田的事，你可以多告訴我一點嗎？」李顯光問。

這已經是幾個小時之後，天已經黑了，他們正在火車上的一格私家車廂中，一起躺在床上。他們一起躺在被子裏面，衣服則在被子外面。

這是新婚夫婦所睡的車廂，而現在，他們也很像是一雙新婚夫婦。

美子正滿足地蜷伏在李顯光的懷中。

顯然她所選擇的對象並沒有錯，李顯光是能給她以滿足的。現在她是很滿足了。一個滿足的女人，神情是不同的，很安詳，很慵倦的。

「我也知道得不多，」她聳聳肩，「我所知道的，也不過是憑道聽途說聽回來的吧了！我實在也知道得不多的！但，你為什麼對他們的事情那麼感興趣？」

李顯光聳聳肩，舉出了一個很合理的理由：「我們到底是世交呀！現在，池田的妹妹怎樣了？嫁了人？」

「還沒有，」美子說，「不過，看來也快了！她和她哥哥以前的一個手下要好，一個叫日木的人！」

「一定是一個英俊的青年了！」李顯光說着。

美子做了個鬼臉。「青年是青年了，可是一點也不英俊！我——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總之，一隻熊人也比他好看多！」

李顯光腦海中升起了日木的樣子；她倒形容得真好，日木的樣子果然像一隻熊人——粗壯的身軀，黑黑的皮膚，特別濃的眉毛。嚴格說來，他實在好看過一隻熊人，但因為他是人，所以就覺得難看了。

池田的妹妹是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沒有理由會喜歡上像日木這樣一個男人的。雖然李顯光不知道池田已經死了，但他對池田這一家人實在知道得不少——知道得比美子所意料的多。

「也許她需要日木替她工作吧了！」李顯光說。

「也許正是這樣吧！」美子心不在焉地，對於池田的事，她實在並不特別感興趣的。

李顯光沉默了一會，又說：「關於池田的事，有哪一些人會比較是知道得清楚呢？」

美子聳聳肩：「我不知道！別問我，我又不是黑社會！」

李顯光撫着她的頭髮：「你對黑社會似乎不大好感的！」

美子又不屑地皺皺鼻子：「我對任何黑社會都沒有好感！」她的手在被子下面動着，柔媚地說：「李顯光，我們還是別談這個了！談談我們的事吧！」

李顯光格格地笑了起來：「你是說做我們的事是嗎？我們的事不能談的，祗能做！」

美子鑽到了被子下面去，身子也不見了，反而她的雙腳却從被子的另一頭伸了出來。她不知道在那下面幹什麼，使得整張被子都在聳動！

「哇！」李顯光叫了起來，「美子，不要胡鬧好不好！你不能用牙齒，這是犯規的！」

美子在下面格格地笑着，李顯光又叫了起來。

這使他生氣了，於是他也鑽到被子的下面，被下兩團東西在蠕動着，而且，他顯然是以「牙」還「牙」，因為這一次是輪到美子叫了起來。

李顯光則吃吃笑起來。

接着，他們兩個人的頭部，又從被子的另一頭鑽出來了，而兩個人緊緊地纏着，纏得像兩根炸油條。

李顯光在上面，她在下面。她的眼睛緊緊地閉着，臉在他的胸膛上磨着，雙手在拚命地摸他的背。

李顯光很賣力地討好她。她剛剛滿足過，現在另一次滿足又要來臨了。

火車仍然在前進着，發出着轆轆的聲音，很有節奏的聲音。

李顯光的動作也是很有節奏的，不過他的節奏却是在逐步加快着，愈加愈快，直至她全身都放鬆了。

暢美難言的滿足，使她馬上睡去了。睡得很甜，火車進行的聲音，對她更有催眠的作用。

她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當她醒過來的時候，還不曾張開眼睛，她就已經把手伸了出去，向身邊的床上摸索着，要摸到李顯光的身子。但是摸不到。他一定是不在了，那麼窄小的床鋪，如果他是在的話，沒有理由會摸不到的！

但是，他到哪裏去了？也許到了洗手間去了？

美子張開了眼睛，坐了起來，四面望望。李顯光不在這裏，而且他也顯然並不是到了洗手間裏去的，因爲他的那一件簡單的行李也沒有留下來。

他已經走了！

「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這個野獸！」美子憤怒地叫了起來，「這個……」

她想起自己對待李顯光還那麼好，連車票也是她出錢買的，但他祇和她睡一次就走了！如果她對他並不滿意，那倒沒有什麼所謂，就因爲他能給她以滿足，這才使她痛心呢！她忽然跳了下床，也顧不得穿上衣服，就匆匆忙忙地先搜搜她自己的行李和手袋。她對他的印象改變了，她對他完全不信任了，於是就忽然之間盡可能往壞處去想了！

說不定他還是一個拆白，連她的財物都席捲而逃了。

「他不是！」她找過了之後說。她的財物是仍然在她的行李中。他並沒有拿走，他並不是拆白。

「但……」她仍然恨得咬牙切齒地，「丟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到箱根去幹什麼？」

她這段假期開始得很美好，但是結束得很快，而且結束得太悲慘！

她匆匆穿好了衣服，跑出去，找到了車上的侍役，問問他她的男伴何處去了。

「他在前一站下了車！」侍役告訴她，「這件事我也覺得有點奇怪，他不是去洗溫泉渡假的嗎？怎麼却在中途下了車？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吧，小姐？」

「啊——沒有，」美子也不好意思吐露眞相，而含糊地說着，「他說過他要趕着去料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的，祇是想不到他這樣快就回去了！」

「小姐還有什麼需要嗎？」

「我有需要，我會告訴你的！」美子說。

她向餐卡走去。現在她需要的是一個可以陪她的男人，她希望在餐卡可以找到這樣一個人物。也許車上也有一個獨身的男人？現在，即使是一個不太合標準的男人，她也得將就將就了！

× × ×

三天之後，美子已經和另一個男人在溫泉區渡假了。那是一個在火車上兜搭到的，很年輕的學生，雖然缺乏世故，不够溫柔體貼，但是因精力充沛，幹勁冲天的，所以也給了她很大的樂趣了。

她已經完全忘記了李顯光。

另一方面，李顯光也是已經完全忘記了她。李顯光正在做着一件重要的工作。他正在跟踪着這個像熊人一般的日木。

遠遠地監視着，遠遠地跟踪着，從來不接近。

日木並不是一個等閒人物，李顯光是知道的。

日木這一類人，就像森林裏的一隻野獸，永遠都在担心着自己的安全，提防有人對他暗算。

日木知道有人在跟踪他，祇是感覺到，却無法直接看到這個人，這使他混身不舒服，於是他決定想辦法加以對付了。

首先，他和他的女老板池田菊子商量。在那間設備豪華隔聲的經理室裏面。

池田菊子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年紀不輕了，差不多有三十歲，但是保養得很好，而且皮膚白而嫩，使她看來就像不超過二十五歲。

日木告訴菊子，他受到了跟踪的事。

「這是怎麼的事呢？」菊子皺起了眉頭，「我們又沒有敵人！起碼，在表面上，我們的敵人，都是已經和我們化敵爲友了！除非殺死了我哥哥的那個黑石，他們又來……」

「不會的！」日木說，「我不是已經跟黑石談判過了嗎？他殺死你哥哥的事作了，我們不再鬥爭，相安共存！他應該自知理虧，不敢再來向我們找麻煩了呀！」

「哼，他這種人！」菊子不屑地，「殺一個得一個！搶得一些搶一些，有什麼道義說，就是他肯忘記，我也不肯忘記！我的哥哥，這樣給他用繩子勒死！」

「這筆帳，將來再算吧！」日木說，「人的運氣，有衰的時候，也有旺的時候，現在，黑石的那一批，運氣正旺，我們得等他們衰了下來，才能加以對付了！總之，我不虧負你的！」他走到了菊子的身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而眼睛貪婪地在她的身上遊移着。

美子並沒有反對這一隻手，於是，這隻手便乘機滑落，滑到了她的胸脯上。但祇是到了胸脯的邊緣，美子就猛然一掙，把他的手抖開了。

「不要這樣！」她喝叫着，就一站站了起來，順手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拍！那一掌打得他踉蹌地退後了幾步，臉上出現了一個怒紅的掌印！

菊子怒視着他。「別多手，日木！」

日木靦覥地低着頭：「對不起，菊子，我實在很愛你！我不是存心輕薄，如果祇是爲了解決性慾，我是隨時可以去找妓女的，你明白嗎？」

「我明白你！」菊子幽怨地瞪着他，「我明白你是一個沒有男子氣概男人！」

「我？沒有男子氣概？」日木瞪着眼睛。

「你不明白，」菊子洩氣地搖搖頭，「算了，我們別談這個了！讓我們來談談這件事吧！有人跟踪你，你打算怎樣應付這人呢？」

「我打算把這個人逼出來，和他面對談判一下，」日木說，「我要問他，究竟想要什麼！」

菊子聳聳肩：「這種事情，我知道你是幹得來的！」

「有了結果之後我再報告你好了。」

日木說。說着，他忽然在菊子的面前跪了下來，「但我要先讓你知道，菊子，我是愛你的，我一切都是爲你服務！我……」

他不但下跪，而且簡直下拜了。任何女人，在同樣的情形之下，應該都會芳心大動的，然而，菊子却並不是如此！

她的反應是暴躁的！她猛的抓起了桌上的一隻石鎮紙，就向日木的頭上摔了下去。

那塊扁而硬的石頭擊中了日木的額角，使日木滾開了，呻吟着，抱着頭。

「滾出去！」菊子嘶聲喝道：「快滾出去！」

「我——是愛你的，菊子！」日木叫着。

「快滾！你不是男人！」菊子叫着，又伸手到桌上去，不知要拿另一件什麼武器，日木連忙閃身出去了。

菊子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放軟了身子，長嘆一聲。

× ×

日木開了車子，直向海灘駛去，駛向最荒涼的地區。

果然有一部車子跟着他。

日木在沙灘上停了車，下來，身子靠在車頭上，吸着香烟。這是一個月明的夜晚，沒有風，海浪幾乎是無聲地在呻吟着。在月光下，沙灘是其白如雪的。

日木等着。

那部車子沿公路駛來，慢慢接近了。

日木移動了一下位置，繞到了他的車子的後面，用車子把自己擋住了，以免對方對他放槍暗算而把他擊中了。

那部車子離開了公路，駛到沙灘上，也沒看日木留下來的輪轍，向日木直駛過來了。

日木小心地注意着他。

那部車子終於來到了二十呎之外，停了下來。李顯光打開了車門，下車，向日木走過來。

日木一隻手伸進了衣服裏面，小心地等着他，日木的手在衣服裏面就是摸着一隻槍柄。李顯光的態度却是和他相反的，很輕鬆，兩隻手垂在身體的兩邊，而且和身體隔得相當遠，雖然不致於舉了起來，但是隔得相當遠，完全不像要取出武器來似的。

日木眯着眼睛看着他：「唏，我以前好像見過你的！」

「是的，」李顯光點頭，「幾年之前那時，你在池田的手下還是小卒一名！」

這個講法，就使日木不大高興了。現在日木已經是一個大人物，既然成爲了大人物，就不大高興人家提他以前還沒有大起來的時候的事情。日木說：「你究竟有什麼事？你老是在跟踪着我？」

「我是想跟你談談！」李顯光說。

「談些什麼？」日木問着，一面極力在記憶着李顯光究竟是什麼人，以及李顯光前一次來的時候，是來幹什麼。但是他却記不起來了，也許是因爲他根本知道得不够多。正如李顯光所說，上一次李顯光出現的時候，日木還祇是小卒一名，那時候，重要的事情，日木是沒有權知道的，老板池田不會跟他談重要的事情，不會告訴他重要的事情，事實上根本就不會跟他說的。

「我剛剛到日本來，我在這裏沒有朋友，」李顯光說，「所以我想探探我的舊朋友！」

「你是要找一份工作嗎？」日木問。

李顯光忽然格格大笑起來，就像日木說了一句十分之滑稽的話。「可以說是的，」他說，「不過，太低的工作我不做！如果要做，你這份工作給我差不多！」

日木的臉脹紅了起來：「池田已經死了，現在是我當權，即使你是池田的朋友，你也沒有權這樣跟我說話的！」

李顯光還是對他微笑：「聽你說，就像是你把池田殺死了似的！」

「別胡說！」日木連忙申辯，「是黑石他們殺的！但，你究竟有什麼事？」

「我就是想跟你談談池田的事，」李顯光露着牙齒，那個微笑使日木感到十分討厭，「我是說池田菊子！」

「菊子怎樣了？」日木勃然地問。

「你正在追菊子，是不是？」

「我正打算和菊子結婚！」日木說謊道。

「那眞巧，」李顯光說，「我也正是有這個打算呢！這使我們變成敵人了！」

「別開玩笑，」日木說，「你究竟有什麼事，快點說出來，老子沒空跟你胡扯胡說！」

「我已經說過了，」李顯光說，「我是要和你解決菊子的事情！」

如果是別人，日木很可能已經動手把他打一頓了。以日木今日的地位，打人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他是隨時會動手打人的，但是李顯光則有點不同了，面對着李顯光，他有了一種莫明的恐懼，以往，在池田本人當權的時光，李顯光曾經是一個重要人物，現在，他仍然懷疑李顯光的來頭是不是很大。

「那你想怎樣呢？」日木問。

「我們就在這裏解決好了！」李顯光說，「用男人的方法！」

日木看着他，遲疑着。

「怎麼樣？」李顯光冷笑，「你害怕嗎？」

「你——認識菊子？」日木問，「怎麼我沒有見你找她的？」

李顯光露出一個卑鄙的微笑：「她不讓你知道吧了！我找她總是到她家裏去找她的！」

這話使日木大爲光火了。妒忌是最難抵受的；他從沒有機會到菊子家去，但這個人却能眞的不同，祇爲了這句話，他就非殺死李顯光不可！

他的手一動，就要把槍拔出來。

李顯光却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日木的手一動，李顯光就一掌劈了下去。手掌劈中了日木的手背，日木的手痛得一陣痲痺，拔出來的槍也掉到了沙上，李顯光一腳踢出去，那把槍滑到了水邊，滑進了淺水中去。

日木恐懼地退後了兩步。

李顯光咯咯大笑起來：「怎麼了，原來你不是男人？我說用男人的方法解決，你却摸出槍來！」

這句話的侮辱性是超過李顯光所預料的！因爲菊子也說過日木缺乏男兒氣概。

「我沒有槍也一樣能殺你！」日木吼叫着，兩條手臂伸了開來。他有好的槍法，但同樣地也有相當高的徒手搏鬥本領。他的身裁像熊人，也會熊人般的本領，他最擅長的就是一把熊抱，能把對手緊緊地抱着，運用强大的氣力，把對力抱到窒息而死。在摔角台上，日木就曾用這一招制勝過多次。

他是一個業餘摔角家。

如果不是有這一身本領，他也不會有胆量一個人來等李顯光和他談判的。

「過來吧！」日木好像一隻熊人般吼道，「我要殺死你！」

李顯光輕蔑地笑着：「我也是一樣，準備殺死你！不過，如果你眞愛菊子的話，你就該對我手下留情啦！不然，誰陪菊子上床？菊子最愛人家吻她的耳朶！這個你是不會！」

日木氣得快要爆炸了。李顯光這祗是一派胡言，他却信以爲眞！他不能得到菊子，就一切謠言都懷疑是眞的了！他也不等李顯光過來，就撲前去，咬牙切齒着，要把李顯光箍住，把李顯光的肋骨箍得碎成幾十條。

可惜他却沒有這麼容易捉得住李顯光，李顯光靈巧地一閃，就到了他的背後，他聽見李顯光在背後說：「告訴你，日木，你要提防我的脚！」

這樣說着，「托」的一聲，日木的肩背上就中了李顯光一脚，這使他踉蹌地仆前了幾步，幾乎仆到了沙上，好不容易才站穩了，背上一陣痲痛！

「我的脚法是在法國學來的，」李顯光吃吃笑着，「法國有一派武技叫『脚道』，專門用脚，就像西洋拳倒轉過來，脚道專家雙脚神出鬼沒，你最好小心點！」

日木霎着眼睛。他沒有聽過什麼脚道，他仍然認爲他的熊抱是最高的，祗要把李顯光抱進懷中——

他又向李顯光撲了過去。

李顯光的身子騰空而起。他的脚法的確奇妙，兩隻脚就像兩隻手似的，快得像閃電一樣，連看也沒法看得清楚。

拍拍！日木的左右太陽穴各中了一脚尖，這兩脚踢得他一陣發暈，身子打起轉來，連力向也不辨了，兩臂抱了一個空。

李顯光在背後吃吃笑，日木連忙再轉過去對着李顯光。他抱不住李顯光，就沒有什麼辦法了！

「怎麼樣，日木，我們來談談條件吧！不然我會把你踢死的！」

日木不服氣談什麼條件。

他抱不住李顯光，他是仍然可以用摔角的方式把李顯光摔倒的。他並沒有聽聞過什麼脚道，也沒有經歷過，所以就不相信了！

他又向李顯光衝了過去。李顯光又輕盈地跳了起來，雙脚蹴向他的面部。日木雙手一攬攬了過去，但却攬不着這雙脚。

這雙脚踢中了日木的肩膊，蓬！日木又向後跌了出去，踉蹌着幾乎又跌倒了。

李顯光的雙脚一收，「颼」的又回到了身邊來，仍然是整齊而平穩地立在那裏，並不搖擺。他的脚道果然是有一手的。

現在，日木知道厲害了。

這是什麼脚道？

李顯光微笑着看着他：「現在，你知道厲害了吧？」

日木還是不知道厲害。

中了那一脚，是更加生氣了，吼叫着再向李顯光衝過去，舉着拳頭，這一次他是沒有什麼正統的招數了，他祗是亂揮着拳頭，向李顯光的頭臉擊過去。

李顯光閃得很輕易，第一輪拳頭閃過了之後，他又飛起一脚！

托！那隻脚尖，就正正踢中了日木的左眼。

日木尖長地叫了一聲，就向後面倒了出去。這一次，當他跌在地上的時候，他是沒有那麼容易爬起身了。他一隻手掩着那隻受踢的眼睛，因爲，這隻眼睛，痛得就像要爆炸開來似的。

這連帶使到他的另一隻眼睛，也不大張得開來了。

「不，不要！不要再——」日木哀求地叫着。有一類人，得勢的時候很强硬，但是，知道大勢不好的時候，却又可以變得奴顏婢膝的。日木就是這一類人。

「我會等你站起來的，」李顯光說，「你用不着担心！我早已說過，我是要用男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日木却不想起來。他還是哀求地說：「不要再動手了，你剛才說談談條件，我們就來談談條件吧！」

「現在，我又不想談條件了！」李顯光說。說完了之後，李顯光就沉默了下來，也沒有再說話，這使日木覺得奇怪了，於是他偷眼望了望李顯光。

李顯光正在做的，是一件使日木大爲吃驚的事；李顯光正在從腰間把一根繩子拉出來。

他拿出一根繩子來幹什麼？

「黑石用繩子勒死了池田，」李顯光說，「現在，他又用繩子勒死池田的手下日木！黑石正在對池田幫開戰了！」

日木很明白李顯光是什麼意思；李顯光是要嫁禍在黑石的身上。借刀殺人，殺人嫁禍！

他不再哀求了，他連忙跳起身來，轉身就逃。他是非逃不可的！

那沙很討厭，吸住他的脚，使他無法逃走得像他所預算的那麼快。不過，希望李顯光也是一樣吧，大家都是跑在這沙上，速度應該是平等的。

跑了一段路，日木回頭望望，看見李顯光已經把繩子結了一個圈，正在揮動着，就像美國西部的牧牛郎似的，揮動得很熟練而技巧。終於，他把繩圈一丟，繩圈就飛了過來，向他頸上一套。

日木來不及逃走了，那繩子一套套住他的頸子。李顯光一拉拉緊。

「呀——」日木叫了起來，但祗是叫了半聲，喉嚨便給勒緊，再也叫不出聲來了。……

× ×

「死法和池田老板一樣，」那個手下向菊子報告，「繩子勒頸！一個很會用繩子的人！」

「黑石那幫人幹的！」菊子沉着聲音說，「他們果然不肯守信！剛剛講和了，又來了！他知道日木現在是我們最重要的人，就先向日木開刀！但我不怕他！」



「我們要不要和他開戰？」那個手下問。

菊子忽然有一種極其孤獨的感覺。日木也死掉了，要開戰的話，叫誰去動手好呢？她說：「讓我想想吧！」

「我們正在等着妳的吩咐，」那個手下說，「我們是忠於池田老板的，現在，我們是忠於妳了！妳叫我們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吧！」

「讓我想一想！」菊子再說一次，「現在你先出去吧！」

那個手下恭敬地退出去了，菊子一個人留在那辦公室裏，看着桌上擺放着的她哥哥的遺照。

下面，糖果廠的機器聲隱隱傳上來。

她想起了日木。日木是一個不壞的手下，他活着時她雖然對他並沒有什麼好感，但日木死了，她又感到可惜了。

如果日木活着，她起碼不會那麼孤淸的。

日木死了，下一步，他們怎樣？把她殺掉嗎？照看不會，他們大概會和她聯絡，叫她投降之類。如果他們來提此議，她又如何是好？

她的心十分紛亂。而且她在心裏又埋怨起日木來了，日木眞是不够男兒氣概！現在，當她需要他的時候，他却不能在這裏保護她了。

電話忽然响了起來，菊子看着電話，遲疑着。這會不會就是她所恐懼的電話來了？對方來電話對她提條件了？

她終於過去拿起了電話，電話裏一把陌生的聲音，使她的心大跳了起來。但，對方所說的，却是一句使她莫明其妙的話。對方那把聲音說：「我可以跟池田先生講話嗎？」

「你——在開玩笑！」菊子傷心而氣憤地說。

「什麼？我——」那邊那把聲音表示詫異，「哦，你是菊子小姐嗎？」

「是的！」菊子說，「閣下是誰？」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得我，」那把聲音說，「我叫李顯光！我幾年前來過！」

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印象，不過，菊子也不記得淸楚了，也許見了的時候會記得吧？「李先生……」菊子說：「你找家兄有什麼貴幹呢？」

「我剛剛從香港來，」李顯光說，「有一件事想找他合作的，像上次一樣。」

「哦，」菊子說，「你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李顯光問。

「家兄——他已經過世了！」菊子忽然忍不住，哭了起來。

「什麼？」李顯光驚愕地問。

「他……已經過世了好久！」

「我……很爲你難過！我眞的不知道！對不起，」李顯光道歉着，「我還是剛剛從香港來的！」

「不要緊！」菊子說，「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幫忙的嗎？」日本人在口頭上是禮儀周周的，卽使不想幫忙，在口頭上，也還是表示十分願意幫忙。

「唔……」李顯光遲疑着，「我可以見見你，和你當面談談嗎？」

「好吧，」菊子說，「你可以來這寫字間坐坐！你現在在哪裏？」

「很近，」李顯光說，「就在對面酒店裏的咖啡座了！」

「那很好，」菊子說，「你過來吧！我等你！」

她放下了電話，坐在那裏，回憶着，動着腦筋。漸漸，她記起來了。李顯光說他是從香港來的，就是這句話使她記起來了。她站起來，走到鏡子前面，對鏡整理一下衣服，又整理一下頭髮。

三分鐘之後，李顯光就上來了，經過了通傳之後。李顯光踏入了菊子的寫字間，菊子對他深深地一鞠躬。李顯光也祗好跟她來一個日本式的鞠躬。

「你認得我嗎？」李顯光問。

菊子露出一個淡淡的微笑：「我想了一想之後就認得了，而且印象還相當深的呢！」

「那好了，」李顯光坐下來，「現在告訴我，池田先生是怎麼回事！」

菊子告訴了他。李顯光勃然地坐直身子：「你們却就這樣算了？黑石殺了池田先生，你們竟然放過他！還要和他講和！呸！呸！」

「那——那祗是暫時的講和，」菊子說，「我們暫時不方便和他開戰！」

李顯光沉吟着，後來說：「既然你繼承了令兄的地位，也許這件事情，你是也可以幫我的忙的。」

「你想做什麼呢？」菊子問。

「像前一次一樣，」李顯光說。

、菊子又回憶起來。上次，李顯光來這裏殺一個人。

他那一次，是要池田協助他調查他那個對方的資料，以便他行事，而池田也把這件事做得很好，把他所要資料都查了。

於是李顯光把那個人殺死了，又離開了日本。這樣一來又一走。李顯光是一個根本無法追尋的兇手，日本治安當局，甚至不知道他曾經來過。

「上次你把那個人推到鐵路上，輾成了一段一段，腸臟都出來了！」菊子說着，舌頭伸了出來 舐着唇皮，津津有味似的道。

「是的！」李顯光說，「不過，沒有人會相信那是自殺，因爲我在把他推下鐵路之前，先在他心臟裏放了一顆子彈！」

「這一次，」菊子說，「你要殺的又是誰呢？」她上下打量着李顯光。

「一個叫漱石川夫的！」李顯光說。

「哦，你說虎幫的漱石？」菊子說。

「是的，」李顯光說，「你倒知道得不少！」

「這些大人物的事情，我是非知道不可的，」菊子說，「不過，你要找漱石，你是來錯地方了，因爲漱石已經離開了日本一段時光。」

「哦？」李顯光皺起了眉頭，露出詫異的樣子，「離開了？」

「逃走了，」菊子說，「反黑組逼得他太緊，他逃離日本！」

李顯光做出失望的樣子，但是心裏却在微笑。他早知道漱石已經不在日本，所以他故意提出漱石的名字來。這樣，他就用不着眞的動手去殺漱石了。他來日本不是要殺什麼人。不過，他並沒有把眞相告訴菊子，亦不打算把這眞相告訴菊子。

「但我不知道他到了什麼地方去，」菊子說，「日本以外的事情，我是不清楚的！」

李顯光沉吟着。「那麼，我要循另一條道路去找他了！」

菊子的舌尖又伸了出來，舐着唇皮。「你是一個很本事的人，李先生，我記得很清楚！你喜歡殺生！」

「你憑什麼這樣想？」

「我記得很清楚，」菊子說，「上一次，當你來的時候，你用刀子把一隻狗刺死了！」

李顯光忽然格格地笑起來：「在刺死這隻狗之前呢？」

菊子惘然。「這之前怎樣了？」

「在這之前，」李顯光微笑着，「那隻狗不是咬死了一隻貓兒嗎？你是看着的，你看得津津有味！」

菊子把臉低了下來，臉頰微紅。

「你一定很喜歡血，」李顯光微笑着，「當我刺死那隻狗時，你更高興了！」

菊子的臉更低了下去。「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不然我也不會繼承家兄的事業了！」

「我聽說你和日木很要好！」

菊子聳聳肩：「日木祇是一個手下，但你——你要離開東京了！」

「不！」李顯光搖頭。

「但你留在這裏，也不會找到漱石的！他好一段時間不敢回來了！」

「我現在不是要找漱石，」李顯光說，「我是要找另一塊石頭，黑石！」

「為什麼？」菊子的臉抬起來了，驚喜地看着他。

「為什麼？因為黑石殺死了池田先生，又殺死了日木，難道就這樣走掉！」

「你——眞會幫我？」

李顯光上前一步，用手輕輕按着她的肩。「我和你雖然不太熟，但你是池田的妹妹，我是池田的朋友，池田死了，我的友情，就轉移到你的身上了！我知道你現在是需要一個人幫助你的！」

他抽手慢慢地沿着她的肩移動着，到達了她的衣服的衣領，摸到了她裸露着的頸背上。和服別的地方不會暴露，就是會暴露女人的頸子，如果一個女人有美麗的頸子，那麼穿上和服是特別好看的。菊子就是有美麗的頸子。

李顯光的手在她的頸背上觸着，感到那皮膚軟滑如緞的，而且，她這個地方也很敏感，他的手一觸上去，她便難以自制地抖了一抖。接着她霍的站了起來，一手把李顯光這隻手打開了，另一隻手就向李顯光的臉上摑過去。

「拍！」李顯光一執執住了她這隻手的手腕，使她的手擊不到他的臉上。他把她這隻手腕緊緊地揑着。

菊子想用力掙扎，卻掙不脫李顯光那隻手，就像鐵鉗一樣。

「你——別碰我！」她的臉又緋紅起來了。

「你不喜歡男人嗎？」李顯光露着牙齒，對她微笑着。

「我說——別碰我！」菊子更加用力地掙扎。

李顯光忽然把她那隻手一推，菊子就身不由主地仆開了，打了一個轉，跌到了沙發上。

她看着李顯光，臉上的表情却不完全是憤怒的，事實上，她的眼中，並且還放射着一種奇異的光采，對她粗暴，這是一件日木決不會做的事情，這使她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一種近乎舒服的感覺。

她深呼吸了起來，靠在那裏，似乎在等待着李顯光採取下一步行動。

李顯光却坐了下來，在她的總裁位子坐下，跨在那張旋轉椅上，雙手擱在椅背上，一面取香烟來，點上了火，看着她。

菊子仍然在那裏等着他。

李顯光說：「我可以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呢？」

「誰？」菊子一時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她的思潮飄到了別處。

「黑石，」李顯光說，「我們剛才是在談黑石，難道你不想殺他嗎？」

「對了，黑石！」菊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他是經營夜總會的，晚上，他總是在他的夜總會裏！」

「現在也在嗎？」

「現在？」菊子驚愕地看着他，「現在就去？」

「現在和將來有什麼分別？」李顯光聳聳肩，「今晚和明晚沒有分別，明晚和後晚，也是沒有分別的！」

「你——現在就去找他？」

「可以嗎？」李顯光問，「他的夜總會的情形是怎樣的？」

菊子皺起了眉頭。「你要去找他是可以的，但是，去殺他？他有六七個保鏢經常在身邊！你不能到夜總會去殺他的！」

李顯光道：「他什麼時候沒有保鏢在身邊呢？」

「連睡覺的時候，保鏢也在房的，」菊子說，「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也老早就會把他殺掉了！」

李顯光尋思，深深地吸着他的香烟。

菊子離開沙發，走到他的身邊，拉開抽屜，翻了一陣，取出一隻文件夾，打開來給李顯光看。「以前我們調查過的，這裏就是他的日常活動資料，他的生活是很有規律的，但是我們却查不出有什麼漏洞來！」

李顯光拿了那些資料，坐到了沙發上去，翻閱起來。

當他翻閱完畢之後，菊子說：「怎麼樣了？」

「我看沒有什麼問題，」李顯光說，「我可以幹得來！」

「怎樣幹呢？」

「事後再告訴你好了！」李顯光微笑着站了起來。

「你——要走了？」

「是的！」

「那麼——我怎樣可以找到你呢？」菊子有點慌張了。

「你用不着找我的，」李顯光聳聳肩，「我會回來找你！如果事情做好了，我自然會回來找你，如果做不好……」他一攤兩手。

「你用不着一個人去的，」菊子說，「我可以帮你，我是說，我還可以派一些人帮你！」

李顯光搖搖頭：「用不着了，我一個人就行，我有一個佔優的地力，那就是，黑石不認得我！」

菊子走到他的面前，用兩隻手握住他的手：「李先生，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多謝你好！」

「你有很多機會多謝我的！」李顯光撫撫她的臉，便走了。

菊子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他的背影進入了升降機，升降機徐徐降下去。

狠心手辣　恐怖謀殺

黑石的確把自已保護得很好，一如菊子所說，任何時候，都有幾個保鏢在他的身邊，即使在上洗手間的時候，保鏢也是跟着他，守在洗手間的門外。

要向他下手，的確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日木死了之後，黑石是更小心了。

他懷疑這是有詭計的，不過他想不出是怎樣的詭計。如果是菊子的詭計，她怎會肯犧牲日木這一員大將？

有人在向他嫁禍，這是很明顯的了。日木是給繩子勒死的，手法和他一模一樣，事實上，現在每一個人都以為日木是他殺的了，只有黑石自己知道不是他幹的。誰在嫁禍呢？這裏沒有第三勢力，只有他和菊子兩帮，虎帮的漱石，已經走掉了，就只剩下了他們兩帮了。而現在，日木死掉了，只有使他的聲勢更盛了，他又會有什麼損失呢？

他已經派了人密切注意菊子的行動，但是菊子並無異動，而他也查不出有李顯光這樣一個人。李顯光並沒有再和菊子聯絡，而李顯光這個人，在東京又是完全沒有來龍去脈的。

他查不出李顯光，因此，李顯光潛到他身邊，他也不知道了。

李顯光是以夜總會侍者的身份潛到了黑石身邊的。人手短缺，黑石的夜總會一直在招請侍者，如果是菊子的手下，或者有任何黑帮背景的人要應徵這份職位，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李顯光的背景並沒有特別之處，是從香港來的，他會講中國話和日本語，他可以招待講中文的客人來賓。於是李顯光得到了那份職位。

他進入了那間酒巴做侍者。

薪水不高，但由於他是一個初來到的人，人地生疏，薪水雖然不高，他也是非接受不可的。而他也顯然地很安份似的。

他在那裏工作了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之內，他一直沒有和菊子聯絡，而那些人，也是完全沒有對他有任何的懷疑。

起先，李顯光也沒有做過任何可疑的事情。他只是在那裏觀察着，留心找尋着可乘之隙。而，沒有比他的地位更方便的。沒有人注意他，只有他在注意着別人。

後來有一天，在一個星期之後，也即是第八天，李顯光就動手了。

他却不是直接向黑石動手的。

那一天，夜總會裏來了一個陰陽怪氣的客人。一個像男人，也像女人的人。而所以說他像男人，也像女人，乃是因為他本來是一個男人，却作出了全副女人的打扮起來。

衣服是花花綠綠的，頭髮是長長的。甚至還塗上了脂粉。

但他是一個男人。他是一個流行歌星。在日本，流行歌星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尖端的人物，他們一切都模仿外國歌星的新潮，甚至比外國歌星更進一步，達到了古靈精怪的階段，使到頭腦稍為保守一點的老一派人士都為之皺眉，甚至感到噁心。

但許多年青人們對這個却是十分歡迎的，歡迎到了狂熱的程度。也許，這世界上人實在太多了，多到擠迫過甚，人不容易有突出的機會，也因此，就是標奇立異，不擇手段在求突出，也被認為是好了。

他們崇拜標奇立異的人。這個流行歌手就是靠着標奇立異的手段而成為了名歌星，多過靠他的歌喉。青年人們崇拜的偶像，上了年紀的人們所憎惡的對象，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都恨不得把他痛打一頓的。

因此，當他在洗手間裏給人痛打一頓時，也沒有任何人猜得出，究竟是什麼人打他的。

他是一個人進入洗手間的，他不是在這裏演唱，而是帶了幾個美麗得使人羨慕到流出口涎的女孩子來這裏玩的。

中途，他離開了那幾個女孩子，一個人進入洗手間。

究竟去洗手，大便還是小便抑或是要在臉上補粉沒有人知道，總之，他要做的事，他是沒有機會做了。他一進入洗手間，李顯光已經在門後等着他。

才一踏脚進門，李顯光就一拳擊了過去，擊中了他的後腦！

他感到眼前一陣金星亂冒，就仆到了一隻抽水馬桶上。根本沒有機會回頭看看，究竟是什麼人在打他，拳脚又如雨點一般繼續落在他的身上了。

痛，痛到難忍，全身就變成了痲痺，過去之後，他便完全失去了知覺，什麼都不知道了。

李顯光並不打算把他打死，只是痛打一頓之後便停手。而且，李顯光也沒有時間多打，如果有別人進來看見他，那是很不好的。

他縮了手，迅速閃到門口去，把門開了一綫，向外面窺望一下。外面走廊中並沒有人。他閃出了走廊，走到走廊中段，然後轉身，再走到洗手間的門口，推開門進去，就像他是剛好在此時進入洗手間。

他剛好在此時進入洗手間，剛好發現了這個傷者，他便驚叫起來，把那半男不女的人扶起，搖一搖。那人發出一聲軟弱的呻吟。

「我的天！」李顯光低聲叫着，便跑出去，就像一個侍者應有的表現。

他跑出去找到了侍者領班，把領班帶到了洗手間裏。

那領班的眼睛，睜得比他更大了。「我的天！」他也這樣叫了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打刼？」李顯光這樣提出一個疑問。

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最佳辦法，就是搜一搜那個人的身了。可是，那個半男不女的人，現在身上却沒有什麼財物了，起碼，他手腕上那隻價值差不多一千美元的腕錶也沒有失去。

「這……這不是打刼！」領班終於說，「這不是打刼！一定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一定是尋仇了！」李顯光說。

「很可能正是如此！」領班說。

李顯光說：「那麼，我去打電話報警去吧！」

「不！」那領班一手拉住他，執住他的衣領，幾乎要把他的衣服拉破的，「不要報警！」

「爲什麼？」李顯光表示莫名其妙，「出了這種事，還不應該報警嗎？」

「不！」領班說，「你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那領班想解釋，但隨卽又搖搖手，「算了，算了，現在你出去做事吧！我來管這件事好了！你不要報警，也不要做聲！」

「不要做聲？」

「不要對任何人講！」領班說，「絕對不要對任何人講，就當這件事沒有發生過一樣！」

「爲什麼？」

「別問爲什麼？」領班又喝道，「總之千萬不要做聲！」

李顯光又瞥了那人一眼，好像在無聲地問：「這個究竟是誰？」

但他出去了。

後來，大約在一個小時之後，李顯光仍然在外面工作着，沒有看到這件事情有什麼新的發展。直至在一小時之後，那個領班，才忽然又出現在李顯光的背後，一手捉着他的手臂：「來，李顯光，進來一趟！老板要見你！」

李顯光表示有點受寵若驚的。他恭恭敬敬地跟着那領班進了裏面去了。

他這還是第一次進入黑石的私人辦公室，也是第一次眞正和黑石有見面機會。

黑石的身邊，果然有幾個保鏢在看守着他。

那幾個保鏢，對李顯光，却是一點也不存戒心的。一個小小的侍者，會有什麼危險性？

「李顯光，」黑石嚴肅地說，「聽說是你最先發現這件事的，我要你告訴我這件事的經過！」

「那……那人呢？」李顯光問。

「那人已經給送進了醫院！」黑石說，「那人是從後門送進了醫院！」

「哦！」李顯光點着頭，「原來是這樣的！」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黑石說，「你有沒有看見別人在洗手間裏？」

「我——唔——我——」李顯光吶吶着，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似的。而他也是在表示，他是有難言之隱的。

「怎麼樣？」黑石問：「你有什麼話說，你可以告訴我的！」

李顯光却仍然是顯得欲語還茹的，一雙眼睛，別向他的那幾個保鏢射過去。

黑石想了一想，說：「不要緊，他們是自己人！你在他們面前說什麼，都不要緊的！」

李顯光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黑石終於揮揮手，說：「好吧，你們出去吧！」

那幾個保鏢退了出去，他們一點也不戒備李顯光這個貌不驚人的小人物。

他們當然是錯了的。

門關上了，黑石說：「好了，李顯光，現在你有什麼話要說，你說出來吧！」

李顯光仍然回頭望了一眼門口，很不放心地。「他們——會進來嗎？」

「我不叫他們，他們是不會進來的，」黑石說，「不過，你不放心的話，大可以先把門鎖上的！」

這在李顯光來說，是正中下懷了。他果然走過去，把門鎖上了。

然後他再走到黑石的面前，低聲地說：「這件事情，眞有點怪！」

他太低聲了，黑石聽不清楚，所以黑石向他招招手，說：「你過來一點，講清楚些！」

於是，李顯光又有機會再接近他一步了。李顯光接近了一步，仍然低聲地說：「我——沒有看見那個人給抬出去的，這裏一定另有一路出去的，是不是？」

「當然了，」黑石向後面一度門指一指，「這裏就是可以通進後門的！」

「這不危險一點嗎？」李顯光說道，「如果有人從這門闖將進來，對你不利的話——」

「不會的！」黑石擺擺手，「不會的！這門祇可以從我這裏開出去，別人開不進來！沒有關係的！但，這關係什麼事？你有話說，快點說不出來！」現在的黑石，是十分之不耐煩了。

「看！」李顯光左手從袋裏一掏，掏出了一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遞到黑石的臉前去。

黑石瞇着眼睛，低下頭去看，仍然看不清楚，那是因爲，李顯光的手上根本就沒有什麼東西。

他再俯前去一點，鼻尖也差點觸到了李顯光的掌心了，這時，李顯光的右掌就揮動，一擊擊在黑石的頸背上。

托！祗是這麼一下，黑石就軟軟地向前一仆。李顯光的左掌則迎着他的臉一推，把他推回後去，於是黑石就回了那張椅子上，頭仰着，擱在椅背上，就像睡着了似的。

李顯光抓起了桌子上，黑石用以開信的一把裁紙刀，舉起，刺下去。

那把裁紙刀深深地刺進了黑石的心臟，陷入了半昏迷狀態的黑石根本沒有機會反抗，也沒有機會閃避，就已經給刺死。

李顯光很準確地知道他所刺的那一下功力，他知道祗這一下就已經够了，並沒有浪費時間和氣力刺第二下。他祗是讓那把裁紙刀留在黑石的心臟裏，便飛速走向黑石剛才所指的那度門，把門拉開。

門內是一段短短的走廊，走廊伸延了大約二十呎，就有一度鋼門截住。那祗是一度簡單的鋼門，一條粗大的門閂把這鋼門閂住，要扭動一隻汽車方向盤般的絞盤，才能够把這門閂絞後。從裏面開門是容易的，要從外面把這門閂弄開，却幾乎是沒有可能了。

李顯光把這度門打開了，發覺外面又是一段走廊，又有一度同樣的門擋住。

再打開了兩度同樣的門，他才到了後街上。沒有人追來，黑石的死亡，是好一段時間不會給人發覺的。

李顯光走進了黑暗的街上，再轉了兩

個街口，到了大街上，有一部的士經過，他便把的士截停，走了。

他當然不會再回到夜總會做事的。

×　×

菊子在第二天早上看到了黑石死亡的新聞刋登在報紙上，一時，她呆在那裏了，眼淚好像泉水一般湧出來。

這是一件她久已希望發生的事，差不多等於還了她的一個心願。

她本來是想日木爲她做這件事的，想不到却是這個從來連想也沒有想到過的人李顯光替她做成功了，替她報了仇，還雪了恨。

忽然之間，她的心變得很軟，就像一團冰溶化掉了，一團久塞在那裏的冰雪，終於溶成了水。

她覺得鬆弛，長久以來第一次鬆弛。

但，以後又如何呢？以後，她又該怎樣繼續下去呢？以後是祗有她一個人了，連唯一可以幫她手的日木也已經死掉！

她獨自一人，能够管理這個地盤嗎？這個時代，仍然有不少事情是女人不適宜做，不少地方是女人不適宜去的，她需要一個男人幫助她。

這個時候，她還是連想也沒有想到，李顯光就會留下來幫助她。

當她還在那裏尋思冥想着的時候，李顯光的電話來了。自李顯光和她在寫字間分手之後，她這還是第一次聽到李顯光的聲音。

「菊子？」

「李顯光！」她驚喜地叫了起來，「你——你在那裏？」

「我現在來找你吧！」李顯光說。

「到我的寫字間？」菊子問，現在她是正在她的家中，還沒有出去的。

「不，」李顯光說：「到你家裏來！現在！」

「爲什麼——爲什麼不到我的寫字間去呢？」菊子問。

「因爲我不方便在人太多的地方露臉！」李顯光說。

「好吧！」菊子說，「你來好了！你知道地址？」

「我知道地址！」李顯光說着，就掛了電話。

菊子坐在那裏，等着他。

平時，菊子的家是男人的禁地，不許男人進來的，但是，李顯光這個男人却是不同的。能够替她做成了這樣一件大事的一個男人，自然是不同了。

幾分鐘後，李顯光已經找上門來了。菊子把他延進了她那間完全西化，沒有一點日本味道的屋子。雖然她的身上是穿着日本式的和服，但是，她的屋子，却是沒有一點日本味道的，原來她在生活上也喜歡西化的。

「我還沒有吃早餐，」李顯光說，「有吃的東西嗎？」

菊子聳聳肩：「冰箱裏有肉腸和沙律，還有麵飽！煎鷄蛋吧！」

「這是西式的早餐了，」李顯光皺着眉頭，「西餐已經吃厭了，來到日本，我喜歡吃一點東方菜，最好是中國菜，中國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如果你要吃日本菜，」菊子說，「我叫僕人去燒好了！」

「不行，」李顯光搖着頭，不屑地把舌頭伸了出來，「日本菜更不行了，除了擺出來好看之外，一點味道都沒有！食物是給人吃，不是給人看的！還是吃點沙律香腸算了吧！」

「在廚房的冰箱裏！」菊子說。

李顯光過去拉開酒櫃斟了一杯酒，當他轉過來的時候，他看見菊子仍然坐在那裏，他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怎麼了，你連三文治也不會弄嗎？」

「我去？」菊子瞪目看着他。

「你不去誰去？」李顯光說，「你不是個女人嗎？這是女人做的事！」

菊子的臉紅了起來，顯然有點生氣，但她强忍着這口氣，進去了，再出來時，果然拿出來了香腸和沙律做成的三文治，放在桌上。

李顯光從盤子裏拿起了一塊三文治，一面吃着一面走來走去，這樣，麵飽邊的碎屑便紛紛掉在地毡上。

菊子跟在李顯光的後面，把那些碎屑拾起來。她說：「請你坐下來吃好不好？我的地毡弄得一塌糊塗了！」

「你應該學習一下，怎樣迎合男人，」李顯光說，「男人就是這樣的，東西到處丟，烟灰隨處抖，女人的工作就是替他收拾起來。」

「爲什麼我要學習？」菊子瞪着他。

「如果你想有個男人住在你的家裏，」李顯光說，「那你是非學這個不可！」

「我並不想有個男人住在這裏！」菊子說。

「但是，」李顯光獰笑着，「我却要在這裏住下來呀！」

菊子心頭「突」的一跳，李顯光要住在這裏，她實在也不是太不歡迎的，但是，李顯光這樣講法，却是很難接受的。她瞪目看着他：「誰說你可以在這裏住下來的！」

「我說，」李顯光道，「我說要在這裏住下來，就要在這裏住下來！」

「你……你瘋了！」菊子叫道。

李顯光在沙發上坐下來，雙腳就在几上一擱。「我並沒有叫你搬走，你仍然可以住在這裏！」

「你瘋了！」菊子說：「這是我的屋子呀！」

李顯光却一點也不匆忙，他祗是坐在那裏，吃着三文治，把麵飽散得一地都是。他的眼睛，則一直都在不懷好意地打量着她。菊子給他看得混身不舒服，心裏有着一種不知什麼感覺。但，總之，這種感覺，和給日木看着時的那種感覺，又自不同了。

她也坐了下來，兩手交抱在胸前，看着別處，想不到情形弄得那麼僵。老實說，她是喜歡李顯光的，除了對他感激之外，還是眞正的喜歡他，也歡迎他回來。然而，歡迎的場面，却是發展得完全不如她所想像的。

李顯光終於吃喝完畢了，伸一個懶腰，對菊子招招手：「過來吧！」

「過來……幹什麼？」菊子吶吶着問。這個男人的態度，可以說和日木是完全相反的。日木當她女神一樣，又拜又跪，

而這個男人呢？却簡直當她是奴隸！不過，很奇怪，這却給她帶來了一種特異的感覺，而且，那絕不是一種討厭的感覺。

「我需要一個女人！」李顯光說。

「你需要女人……關我什麼事？」菊子差點要哭出來了，從來沒有男人敢對她如此無禮的。

「別假惺惺吧，」李顯光說，「難道你就不需要一個男人？」

菊子的臉漲紅起來了，深呼吸着：「你——你滾出去！」

李顯光站起來了，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向她。

菊子退後，恐懼地發抖了起來。

「你叫我走？」李顯光怒吼地，「我替你出了這麼大的力，你叫我走？」

菊子不知道應該怎麼說好，菊子祇是感到惶急，她也不是不歡迎李顯光對她有存心，她祇是不希望他用這種方式，她不能接受這種方式！

李顯光已經來到了她的面前，而菊子的手就像鶴爪般屈曲起來，張牙舞爪般地動起來。

李顯光獰笑着，一手向她抓過去。一動手，菊子就似乎不再恐懼，而發起狠來了。她的手指向李顯光一抓抓了過去！

李顯光很輕易地一執執住了這隻手的手腕，使她不能抓到他的臉上來，就像上次一樣，她的另一隻手也迅速地抓了過來，但是同樣地又給李顯光一手執住了。一剎之間，她就兩隻手都受制着。

李顯光的右掌重重地砍向黑石的頸背上。

但菊子不愧是一個特別的女人，她狠起來時，那副狠勁，實在不是普通女人比得上的。現在，當她兩隻手都受制了的時候，她又把膝蓋狠狠地一提，向李顯光的胯下撞了過去！

不過，在她的膝蓋撞到之前，李顯光就忽然把她的兩隻手一推，放了手，菊子打着轉跌開去，仆到了墻壁上，墻壁把她彈了回頭。這一彈就使她差點暈了過去！

她軟軟地靠在墻壁上，保持站立而不倒下來，已經花了很大的氣力了。

李顯光慢慢地又一步一步上前，來到了她的面前，伸出手去，似乎要撫她的臉，這隻手伸出去的時候是慢的，但將要到達的時候就忽然加快，閃電般一揮！

拍！拍拍！菊子的頭被摑得扭了兩扭，咀角也流出血來，這一次再也站不穩了，就沿着墻壁滑倒。

李顯光却不讓她滑倒，一手執住她的頭髮，把她提着。就是這樣用她的頭支持着她整個人的體重，這使菊子痛得眼淚也流出來了。

她一咬牙，痛恨地飛起一脚，一撑就撑中了李顯光的下部。這使李顯光放了手，跌回後面，在地上蹲了下來，垂着腦，一時站不起來，因爲，菊子那一脚實在撑得不輕。

菊子有這個機會畧爲透一口氣，馬上就大肆反攻了！她一手撿起了桌上的一隻杯子，就向李顯光擲了過去，閣！那杯正擊中了李顯光的額，彈開，落在地毡上，却沒有破，由於這隻杯子是那種特厚的玻璃製成的杯子。就是由於杯子沒有破，李顯光的額是更加遭殃了！中擊之處，馬上就出現了一隻雞蛋般大的瘤！

他也痛得淚水流了出來。

菊子再抓起了一件東西擲過去，這是一隻水晶杯碟，更加沉重的。如果擲中李顯光，他能夠活着，是也有點問題了。

但李顯光閃過了這隻杯碟，跟着，他的身子就像一支快箭似的直撲前去，他的肩撞中了菊子的腹部，和菊子一起倒到了地上。

菊子拚命掙扎，李顯光在她的臉上擊了兩拳，她的掙扎就軟弱了下來，由於這兩拳把她擊得進入了半昏迷狀態了。

李顯光停了手，頭低下去，開始吻她，由高地方吻到低地，又由低的地方吻上去。吻到最高的地方時，他就輕輕一咬。

雖然祇是輕輕一咬，却也帶來了相當大的痛苦的。不過，她的反應却不像普通女人一樣。不是她是叫了起來了，她叫道：「不……不要這麼輕！」

李顯光咬另一些，這一次重一點了。菊子的身子劇烈地發抖起來。

這却是享受的發抖。她不但不引爲苦事，而且還把胸部挺高來，使他更加方便。李顯光繼續咬。

李顯光這一頓咬，的確是有給她帶來痛苦的，但是，隨着痛苦而來的，却是一陣更高的快感。李顯光猜得一點也不錯，菊子是有很嚴重的被虐狂心理的，以前，看着她津津有味在欣賞那兩隻小貓小狗的

被殺，他就已經看出來了。

他繼續對她盡情虐待，以至她身上有幾個地方皮破血流了。但這種手段反使她更加瘋狂了，她的身子不停地扭着，騰着，就像一匹劣馬，要把鞍上的騎師顛下來似的。

李顯光也終於離開了。這却反而使菊子有點不耐煩。她把眼睛張開一綫，望望李顯光，看見李顯光正在脫衣服，這就使她放心一點了。李顯光並不是打完就算。如果他就這樣收手，那她才眞慘呢，她現在只是得到了她所需要的一半，而她正在期待另一半。

另一半現在是快要來到了。

她再張眼睛時，李顯光的身上已經沒有衣服，她的臉就忽然紅了起來。她的眼睛又緊緊地閉上了。

後來，她覺得李顯光貼近了，如火般熱的肌肉貼着。

這之後就是一段使菊子感到甜美欲死的時光。甜美得使她忘記了一切，一切都模糊起來了，只知道世界上有他們兩個人，直至最後，那多姿多采，爆炸……

爆炸由她的心的深處開始，直把她的靈魂轟上了九霄頭上，才慢慢地落下來。很慢很慢，很久很久，靈魂才回到軀殼，於是她才能將開眼睛。

她看見他已經離開了，正坐在她的旁邊吸着香烟，看着她，露出着一個狡猾的微笑。她竟不知道他離開，她那個剛剛給她要最高享受的地方，現在是完全麻痺了，完全沒有了感覺。

「你——」她嚶嚀着，「你差點弄死我了！」

李顯光吃吃笑：「這還不是很美滿的嗎？」

她挪動身子，貼着他，拖着他的腿，把臉貼在那條腿上！由於那是唯一橫在地上的東西，她又不願意爬起來去貼近他的身體。

「菊子，」李顯光噴了一口烟，說：「爲甚麼你不告訴我你是第一次？」

「有甚麼關係？反正就是不需要溫柔的！」菊子說。

「我是以爲你對男人完全沒有興趣的，」李顯光說，「不然，你怎能保持這許多年？你的年紀現在也不少了！」

「你以爲我是想的嗎？」菊子嘆了一口氣，「有時，不知道我是多麼渴望一個男人！」

「女人要男人，實在是最容易不過的！」李顯光說。

「但他們不懂，他們當我是女神一樣！他們追求我，我打他們，打他們左邊，他們就轉過右邊來讓我打，完全不會還手！我怎能嫁給這樣的男人？一點男人氣概都沒有的！」

「日本也不够男人氣概？」

「對男人是够的，但是對我，像一條狗一樣，我不是要一條狗！我是要一個男人呢！」

「現在你是得到一個男人了！」李顯光微笑。

「但是可以得到多久？」菊子問，「你終於會走的！」

「你忘記我剛才說過的話嗎？」李顯光道，「我說我不會離開的，我要在這裏留下來！」

這一次，菊子坐了起來了。「留下來？眞的？」

「如果不留下來，我根本沒有地方好去了，」李顯光說，「我是正在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現在我是找到了！」

菊子的眼中閃爍着異采：「你是不是騙我呢？」

「不是騙你！」李顯光說，「但，現在，讓我們先睡一覺，然後才詳細地說說細節問題吧！我需要的是睡覺！」

「到我的床上去好了，」菊子說，「我的床可以多睡一個人！」

× ×

「爲甚麼你不能露面？」菊子問。現在已經是幾個小時之後了，他們仍然在菊子的屋中，菊子今天不上班了，爲了李顯光。

他們現在是正在開始說細節的問題了，而李顯光第一句，就告訴她，他不能公開露臉。

「因爲我正在逃走，」李顯光說，「很可能不會有人追到日本找我，但是如果我在這裏，揚名不久就會有人追來了！」

「你怕人追你？你也怕？」

「我是怕麻煩，」李顯光說，「我不能再給人追！當有一個大的組織在追你的時候，你是很麻煩的！他們會派很多人來的，一個失敗了，再來一個，雖然他們未必能成功，但是我一天到晚顧着對付他們，就甚麼事都不能做了！」

「他們要殺你？」

「是的，」李顯光點頭，「如果我在，而他們找到來的話，那可能連累你也有危險了！他緊執着她的手，我不能連累你的呢！」

「你究竟幹了甚麼？」菊子按着他的手，關心地問。

李顯光苦笑：「已經過去的事，還是不再提了！我也不想再留戀過去，我只是寄望將來！和你一起的將來！」

「這眞沒有趣味了，」菊子憧憬地，「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個男人和我走在一起，出現在公衆場所……」

「菊子，」李顯光說，「如果你現在反悔，仍然來得及的！」

「不，」菊子連忙執住他的手，「我一定也不後悔！」等了這許多年才能等到這樣一個男人，就是有一點點缺點，她也願意容忍了。她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她說：「那麼漱石那方面又如何呢？你說你是要殺死他的！這……不是眞的吧？」

李顯光苦笑：「對你，我只好這樣說了！我實在是來投靠你哥哥的，原來你哥哥已經死了！我又不知道，你會不會收留我！」

「現在不要緊了！」菊子說。

如果李顯光告訴她，是他把日木殺掉的，那她又會怎樣想？如果李顯光告訴她，他之所以對她施暴，並不是因爲剛好和她有同樣嗜好，而是早有預謀的，那她又會怎樣呢？事實上，他也是從她的哥哥那裏知道這一點的。上次來的時候，池田已經是對他這樣說了，池田說，他知道他的妹妹很難嫁出去，除非她碰到一個懂得虐

待她的男人！

李顯光再度提起他們的正經事：「我不露臉，也有一個好處，菊子！那就是，人們不知道有我，不會來對付我！而我呢，却可以隨便對付任何人！誰對我們不为便的，我就去把他殺掉，這樣，他們會更加怕你了！」

「一個神秘的兇手，」菊子興奮地說，「這樣，我們更能堅固我們的地盤！」

「堅固我們的地盤！」李顯光仰天大笑起來，「女人到底就是女人，望不到遠處！我們不是要堅固我們的地盤！我們是要擴充我們的地盤！」

「對了，這一區就只有我們和黑石兩帮，」菊子說，「現在既然黑石已經死掉，我們就大可以把黑石地盤接拿過來！」

「不！」李顯光又搖頭，「這還是太小了！你看東京這樣一個小小的角落，我們就能滿足嗎？不，我們要伸展我們的勢力！我們要把整個東京都佔下來！」

「整個東京？」

「這是個大魚吃小魚的世界，懂嗎？」李顯光說，「你一就是做小魚，等着給人家吃掉，一就是做大魚吃人家！我贊成你還是做大魚的好，多吃一點更小的魚，讓自己壯大起來吧！」

菊子有點徬徨了。「這麼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控制的！」

「這個你少擔心吧，」李顯光說，「我會的！我不習慣是小的組織，愈大我就愈習慣！」

菊子知道，李顯光果然大有來頭的了，雖然她不知道他到底是甚麼來頭！她整整頭髮，道：「明天我才上班好了，現在已經是下班時間，今天晚上，讓我們在這裏好好地享受！」

「例如怎樣的享受？」李顯光邪氣地微笑着，「像今天早上那樣的享受？」

「不，」菊子笑起來，臉有點紅，「如果再打，我可要死掉了，起碼要隔多一星期！」

「那我要忍受一個星期了！」

「那不好嗎？」菊子嬌羞地說，「人家說，愈等就愈甜蜜的！」

「很對不起，」李顯光說，「我打得太重了！」

「不，不要緊，」菊子說，「我很滿意！下一次，我希望你也一樣，不要留手才好！」

李顯光聳聳肩：「那麼今天晚上，我們享受些甚麼呢？」

「讓我們親親密密，像夫婦一樣，談談話，讓我服侍一下你！」

「讓我們先談談明天的事情吧，」李顯光說，「明天，當你上了班之後，你要做的工作就是做一份報告，把全東京的黑社會情形列出來，讓我看看，有那一些地盤首先可以讓我們找他的，有那一些人是我們先需要除掉的！」

「用不着寫報告，」菊子說，「這個我馬上就可以告訴你的！」

「那麼告訴我吧！」李顯光說。

以後的幾個鐘頭之內，他們一直就是在談着這個問題，一直談到了夜深人靜。

菊子果然對這些事情很熟悉，當她說完了之後，他已經有了一個概念。

終於，李顯光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好了，我們已經談夠了，再談下去，我會睡着的！」

「那麼睡吧！」菊子說。

「妳先睡好了，」李顯光說，「我要出去散一個步！」

「讓我和你一起去吧！」菊子說。

「還是不要了！」李顯光說，「忘記了嗎，我是不能露臉的！和你一起露臉，人家就知道我是誰了！」

「晚上，這麼晚了，有甚麼人會看見？」菊子有點傷感的！

「不一起出現，就是不一起出現，一次也不能！」李顯光搖着頭。

菊子嘆了一口氣。「唉，好吧，我去睡覺好了！」

× × ×

李顯光到外面去散步，一直散步到大路上去。有一部的士經過，他便把的士截住，上去了。

「到那裏去呢，先生？」司機問。

李顯光吃吃笑：「你要載我到那裏去，我就到那裏去好了！我要的是一個女人！我是出得起錢的！載我去找個高價的女人吧！」

「這個門路，我是有的！」司機說。

李顯光給那司機載到了紅燈區，司機並且指導他上了一度樓梯，進入了一層很大的樓宇。一個臉上脂粉塗得很濃，穿着和服，年紀很老的女人用笑臉對着他。

「先生，」她照例來一陣鞠躬，「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女人呢？」

「我要一個柔順的女人，」李顯光說，「溫柔體貼的！」

「日本女人總是溫柔體貼的，」那個老女人說，「這是日本女人傳統美德！」

「你以爲吧！」李顯光不屑地說。

「我介紹純美給你吧！」那個女人說，「年輕美麗而溫柔！」

他給那個女人帶進了一間日本式的房間裏，然後來了一個女人。很年輕，但是不太美麗。不過，看她的樣子，柔順則是她必然會有的一種美德。

純美溫順體貼地首先替李顯光搥骨。李顯光打着呵欠，鬆弛着。

然後，純美就爲他按摩。這當然是毫無忌諱按摩，全身每一個地为都按到的。

後來，純美忽然「咭」一聲對他笑了起來。

「有甚麼好笑？」李顯光張開眼睛來看着她。

「我知道你今天剛剛有過一個女人！」純美嬌羞地說。

「你怎麼知道？」李顯光詫異地看着她說。

「我摸得出來的！」純美吃吃笑着，「而且，你還沒有洗過澡，身上有那種氣味！你何不就在這裏洗一個澡呢？你付的錢，是包括了這種服務的！」

「這是個好主意！」李顯光說。

那間房間裏是附設有浴室的，日本式的浴室，也是日本式的沐浴，純美侍浴，是天體相見的。

純美的面貌雖然平凡，她却有一具很美麗的身體，青春結實，皮膚白皙，幾乎有着純潔的味道！使人幾乎不能相信，她





是一個妓女。

而且，她也很柔順。李顯光的手放到她身上的時候，她是絕不推拒的，而且表示十分歡迎。在她的身上花了錢，是可以得回所值的。

後來，他們又從浴室出來，回到了房中。純美躺在「塌塌米」上，任從李顯光撫弄和擺佈。他要她怎樣她就怎樣。

這使李顯光很滿意。

「這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女人！」李顯光說。

然後，他就開始在她的身上發洩。

純美用手指輕揞着他的肋骨，幽幽地道：「我看得出你早已經很累了，要不要我使你快點！」

「很好！」李顯光說。

純美在這方面，一定是受過很嚴格的訓練的，她可以把情形絕對控制。當李顯光同意了之後，她就把一組內部肌肉收緊。他感到了一種强大的吸力。

這吸力使他不由自主地把動作加快起來興奮的程度，也急劇地增加。他幾乎是從來沒有這麼興奮過的，這個女人受過專門取悅男人的訓練，而這裏訓練，日本人特別有研究，有着特別古老的傳統。這種享受在別的地为不容易找到。

發洩的一刻很快就來臨了，而且在最適當的時候，她用指尖輕揞他的腰的兩旁，使那暢美的感覺更加燦爛。

這之後他就像洩了氣的氣球，而她仍然把他緊緊地吸着。

她完全猜得對。他需要的是發洩，另一方面又不能耗費太多氣力。她就正正地給予了他所需要的。

後來，她又從浴室裏拿來了濕毛巾，替他把需要揩抹的地方都抹乾凈了。然後她就替他燃上了一根香烟。

很週到的服侍。別處地方的女人是做不到的。

她道：「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所以，本來你是不需要的，也要找一個女人發洩了！」

「你猜得眞對！」李顯光伸出手去撫着她，「你眞了解男人！」

「你一定受了一個女人的氣！」

「對極了，」李顯光說，「我碰到了一個女人，她一定要打一頓才覺得舒服，我實在不喜歡打女人！完全沒有情趣！」

「有些男人正是喜歡這樣的！」純美說道。

「我却不是這樣，」李顯光說，「我喜歡溫柔的女人！我喜歡女人對男人體貼入微，像你一樣！」

「既然你不喜歡，那爲甚麼你要和她在一起呢？」

「我有我的理由！」李顯光嘆了一口氣道。

「因爲她有錢，你要靠她？」

李顯光笑起來：「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和她親近完之後，就要另外找一個女人，調理一下了！」

「是的！」李顯光說。她完全猜中了他的心事。

「那麼你以後可以來找我，」她說，「我懂得服侍你！」

「我會來找你的，」李顯光說，「我會再來找你的！」

× × ×

三船次郎是一個愛好清潔的人，常常洗澡。

洗澡是他每天都去的地方。每天，他都要在澡堂裏泡上一兩個小時，在那大大的公衆浴池中，熱騰騰的水裏，出兩個小時的汗。

雖然每天都出汗，他的身體還是相當胖，因爲到底上了年紀了。如果他不是這樣每天洗澡，他可能會更胖，一天胖似一天，胖到走不動了。

在洗澡的方面，他有二個志同道合的人。一個叫松井另外一個叫澤川。松井和澤川的體型和他相反，都是瘦如竹竿的，可能每天洗澡，使他們胖不起來了，但他們還是照洗可也。

他們在事業上也是志同道合的。他們是一區內的黑社會三巨頭。他們的區域，就是最接近池田菊子的區域，一面與池田帮河水不犯井水，池田帮和黑石帮火併，他們也不插手，池田帮併吞了黑石帮，他們也同樣不插手，他們只是希望安安樂樂地緊守着自己的地盤。

這與李顯光的「大魚吃小魚」的道理是不符合的，因此，他們是註定要給大魚吃掉了。

今天，他們三個人又是在澡堂裏洗澡，肥胖的三船在游了半個小時之後，就先爬上岸上去，躺在毛巾上休息，有二個摔角般身裁的服務員替他進行按摩。

他們的四個保鏢懶洋洋地坐在池邊的籐椅上守備着。

這裏是公共澡堂，閒人不少，有許多人是他們所不認識的，但他們並不害怕。他們在這裏是最大的，自信沒有人敢碰他們一碰。

那四個保鏢可以說只是點綴品而已。

澤川和松井留在水中，說着笑話。當李顯光在他們身邊經過時，他們也是毫不警惕，不知危險之將至。

他們不知道李顯光是誰，不注意李顯光，不知道他走近，不知道他游開了，亦沒有注意，池面上忽然不見了李顯光的頭部份。

首先感到不對的是澤川。他剛剛講了半句話，身子就忽然一沉沉了下去。他想叫喊，咀巴才張得開來，就已經沒頂，只是在水面吐出了幾個大氣泡。

和他面對面的松井吃了一驚，連忙向水中伸手，要把澤川扶起來。可是他沒有摸到澤川，反而覺得有些什麼把他的手纏住了，他連忙掙扎着要冒起來，但他的人却給拉了下去，那些東西，剛好纏住了他的頸子！

他沉了下去了。

澤川的頭再冒出了水，才吸了半口氣，又給什麼一扯，沉了下去。水是混濁的，水面又有蒸汽，水底究竟發生什麼，就沒有人看得清楚了。

過了幾秒鐘，則是松井的頭冒出來，但，又是才吸得半口氣，便又給什麼把他扯回下面去了。

別人沒有注意，正在享受按摩的三船，則是看見的，但是他却並不吃驚。他只是吃吃笑着：「哼，這麼大年紀了，還在

玩小孩子的玩意！」

接着，澤川和松井都沒有再出現了，只是有一雙白生生的脚，在水面上伸出來了一次。

三船一站起身，大聲叫嚷起來了。在他的指揮之下，那幾個替他按摩的大漢撲通撲通的跳進了池中去找尋，但是池太大而水又太混濁了，不能找到。

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就放棄了搜索，因爲再找也沒有用了。沒有人能不呼吸而在水底活上十五分鐘的。

池中的浴客已經全都上了來，而且多數都已經離開了。三船憔悴地站在池邊，吩咐道：「把水都放掉！把水都放掉！」

有人開了水門，池中的水便慢慢退去，直至池底顯現，於是，澤川和松井也出現了。他們就在最深水的地方，躺在一起，當然是已經死了。澤川的頭，就在松井的兩隻脚中間，有一條毛巾纏住了他的頸子。這毛巾是用好幾條洗澡用的大毛巾打結駁接起來，代替了繩子的。這條毛巾的中段纏住了澤川的頸子，打了一個結，而兩端則緊緊地縛在松井的兩隻脚踝上。

是生存的奮鬥，使他們兩個人都死去了的。澤川要站直身子的時候，他勢必要把松井的雙脚帶上水面，脚上，頭自然就下了。松井的頭，可不能永遠留在水下的，他也極力掙扎着要倒回過來，以便頭上脚下。但是，他的脚一下去，就會把澤川的頭也帶下去了，而這也是澤川所無法同意的。就這樣，他們爭持到底，結果就是留在水底，誰也不能上來了！

毛巾是不會自動纏到他們身上去的。這不是意外！

「是誰幹的！」三船自言自語般地低聲說。

但是要查出是很難了，一起洗澡的人，已經全都走掉了。

門口有脚步聲，三船慢慢地回過頭去，眼睛就詫異地睜大了。來的是一個女人，池田菊子。一個人來。

「菊子小姐，妳來這裏幹什麼？」三船問。

「我聽說你的兩個伙計出了事，所以特地趕來看看！」菊子說。

「妳聽說——」三船的咀巴張大了，傳說不可能有這麼快的，他也是剛剛知道他們已經死了，這消息根本還不會有時間傳出澡堂之外，菊子却說她已經聽到，而且趕來了。這是不可能的！除非——

「我不是未卜先知！」菊子微笑着，「我昨晚已經聽到了消息！今天，這裏會發生這件事。」

「誰？」三船以沙啞的聲音問，「誰說的！」

「誰說又有什麼關係？」菊子微笑着，「反正，事情是已經發生了！」

「爲——爲什麼妳昨晚不告訴我們？」三船呆木地問。

「事不關己，已不勞心。」菊子微笑，「你們又不是我的手下！如果你三船肯歸附我，那又不同了！比方說，我聽到有人會對付你的話，那我不但會告訴你，而且還會制止他們動手！因爲你是我的部下嘛！」

三船現在明白了。他伸出手指着菊子：「妳——是妳幹的！妳派人——」

「別那麼大聲，」菊子還是淡淡地微笑着，「這種話，難聽死啦！」

三船一揮手，他那幾個保鏢就圍了上來，磨拳擦掌的。菊子却仍然無動於中。

「三船先生，」她說，「令郎不是在三分鐘之前從幼稚園放學了嗎？」

「我的兒子……怎樣了？」

「尊夫人的車子壞了，開不動，遲到，另外有人把他接走了！」菊子的微笑，變得有些猙獰意味了，「如果我不能好好地出去，這個接走令郎的人就會很生氣，可能會決定不把令郎還給你！」

三船忽然混身冒汗，比洗澡時冒了更多的汗。

「我不想傷害你，也不想傷害你的家庭，」菊子柔聲地說，「那你也不應該傷害我，對不對？」

三船的手揮了一揮，他那幾個保鏢便停了下來。

「我們還是找一個沒有別人的地方，單獨談一談吧！」菊子說。

他們進了更衣室中。三船以一種敬畏的眼光瞧着菊子：「爲什麼妳要這樣做，菊子小姐？澤川和松井究竟和妳有什麼過不去？」

「我是爲了你着想，三船，」菊子說，「他們死了，你不就可以獨霸這個地盤了嗎？本來只可以得一百萬，以後你可以得三百萬了！」

「但我不想要他們的一份！」三船說，「我們是好朋友，結義兄弟——」

「又不是你殺他們的，」菊子說，「也許，我是找錯對象了！如果是你和松井死了，剩下澤川，澤川一定很高興！」

「爲什麼妳要來管我們的事？」

「因爲我要管你們的事，」菊子說，「今後，這個地盤由你一個人管了，但是，你聽命於我！」

三船瞪目看着她。

「當然，」菊子說，「你也可以跟澤川和松井去，我可另外還會派一個人來接管的！」

「我……得考慮一下！」三船說。

「你沒有考慮餘地的，」菊子說，「我不能等，令郎也不能等！」

三船的咀巴張開，成爲一個大洞。

「以後，」菊子說，「我們用電話聯絡，但，別做什麼對我不起的事情，你的一行一動，都會有人監視着的！知道嗎？而且，不要告訴任何人這件事！」

三船的咀巴還是張開着，成爲一個大洞，菊子轉身走了。

× × ×

從東京開出的地下火車快速地沿着鐵路馳行着，有一段路，是經過一處較低的地區，因此，火車從隧道裏出來，掛在架空的路軌上行駛，「地下鐵」變成「空中鐵」了。

有一個日本人離座起來，走進洗手間去了。

這是一個年青人，身裁健碩，穿着筆挺而新潮的西服，頭髮留得長長的。一個很現代化的青年人，顯然經濟環境富裕，而且正在事業得意之際。他的表情是充滿了自傲的，步伐和動作也是充滿自傲的。

他經過座位中間的走道時，向每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拋眼色，有些女郎不屑地避開眼睛，有些嬌羞地低下頭，也有些則是大胆地對他還以挑逗的眼色。

他進入了車卡盡頭的洗手間，關上了門，對着鏡子，梳起頭來。洗手間的用途，在他來說，不過是一個修飾儀表的地方。他是一個講究儀表的人。

他剛剛梳好了頭髮，要開始做在洗手間裏應該做的事情時，門就給敲響了。他不耐煩地皺起了眉頭。火車的洗手間是公共地力，誰先到誰就有權佔用，沒有人有權敲門催促的。

他不加理會，門却敲得更响。他粗聲地喝道：「誰？」

「查票！」外面一個人說。

「等一會吧，我沒有空！」

「先生，請你馬上開門！」門外的人以相當嚴厲的語氣說道。

這個摩登的青年十分之不耐煩地打開了門，準備把來人教訓一頓。外面站着的是一個穿了鐵路局稽查員的制服男人。

「媽的！」那摩登青年人氣結地說，「你以爲我會不買票坐車嗎？」他恨恨地從袋裏掏出了一張車票來，往那稽查員的手中一塞：「這裏就是我的車票了！」

那個稽查員却沒有接過那張車票，只是推門進入了洗手間內，隨卽又把門關上，下了鎖，變成洗手間裏只有他們兩個人了。他神秘地說：「你是誰，你有身份證明文件嗎？」

那摩登青年，是更加感到啼笑皆非了。「我是誰？你不認識我，也是好人有限了！我倒想問你，你是誰？」

「我嘛，」那個稽查員聳聳肩，「我是中國人，名字叫李顯光！」

「我不認識你！」摩登青年表示困惑極了。

他正要繼續說下去的時候，李顯光忽然很快地動了，膝蓋一提，就撞中了他的胯下。那摩登青年痛得「哇」一聲，彎下了腰。

李顯光拳頭高舉，向他的後腦上擊下去，可是，並沒有這麼容易擊中，正如那人所說，不識他也是好人有限了，當他一彎腰的時候，他就閃開了，因此，李顯光的拳頭只是擊了一個空，只是前臂擊中了他的肩部，而那人雖然在負痛之中，還是拚命還擊，在李顯光的肚子上一連擊了兩拳。

李顯光也痛得彎下了腰去，伏在那人的背上了，那人的手迅速地向懷中一伸，顯然是把槍拔出來之類了。

而李顯光也來不及制止他。李顯光祇能用力把他壓下去。那人拔出了槍來了，但是，那個地方太窄小了，槍拔了出來，却給牆壁擋住了，不能夠繞過來指向李顯光。

李顯光有了這一瞬間的喘息機會，力氣就恢復過來了。他首先伸出手去，執住了那人持槍的手臂，執住了關節的部份。雖然不能把槍奪過來，但是却保證使那人不能屈曲手臂，向他放槍了。

兩個人都在用盡氣力，作着這場生死的搏鬥。火車仍然在架空鐵路上飛馳着，經過鬧市的上空，在外表看來是全無異狀的，沒有人看得出，在洗手間裏，有兩個人正在作着殊死鬥。

兩個人比較起來，李顯光證明是勝一點的，起碼，是對方先中了李顯光的一膝蓋，而且擊的地方，又是最能影响戰鬥力的地方。

李顯光這樣拚命按下去，就剛好把那人的頭按進了抽水馬桶的裏面。同時，李顯光就用頭去按那水掣。

冲厠的水嘩啦地冲出，那馬桶很快就滿了起來，而把那人的頭淹沒了。那人更用力地掙扎，李顯光則更用力地按下去，不讓他有機會把頭抬起來吸氣。

吸不到空氣，那人的氣力就很快用完了，他的身子痛苦地抽搐着，抵抗力再也沒有那麼强了。李顯光推動他的手，撞到墻壁上，槍便從他的手中脫出了。槍跌下之後，李顯光是放心得多了。他不再按下去，那人的頭抬了起來，李顯光的拳頭，却隨卽橫掃了過去。

左右開弓兩拳，臉頰上各擊了一拳，使他的頭擺了向右又擺向左。最後則是向後面倒了出去。

當然跌得不遠，祇是撞到了火車窗外的墻壁上，但這已經夠了，這已經使他給震得呆了，軟軟地靠在那裏，連動也不會動了。

李顯光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揪了起來，獰笑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是誰，」李顯光說，「你就是宮本頭號打手米高豐田，是不是！」

「你！既然知道我是宮本的人，」那人有氣無力地，「那你就不應該來跟我找麻煩——」

「我就是因爲你是宮本的人，所以才來找你的麻煩的！」

「你——究竟想什麼？」

「殺死你！」李顯光冷冷地笑着。

當他這樣說着時，豐田就不再問下去了，李顯光剛才的行動，已經明顯地表示了他是來意不善的，因此李顯光要殺死他，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了。他以行動代替了問話，膝蓋一提，又直向李顯光的胯下撞了過去。

李顯光雖然佔了優勢，但是也並沒有放鬆戒備，他的身子一側，豐田那一隻膝蓋便撞了一個空！而李顯光順勢一推，豐田便臥到了馬桶上了。李顯光隨手把洗手間的窗子一拉拉了下來，使得窗門大開，便執住豐田背上的衣服，一提把他推出窗外去！

豐田的上半身出了去，連忙狂亂地揮舞着手臂，要找尋一個可以扶穩的地方，可是，窗外却是平滑的，一點可以扳穩的地方都沒有。李顯光再把他的雙脚一托，他便整個飛了出去，一面尖叫着。但是他的尖叫却被車行聲中所吞沒了。

跌出了車子外面，仍然找不到任何扳手的地方，由於那是架空鐵路，他等於是在一條橋上一樣。他就這樣跌了下去，直跌進了下面那繁密的交通網中。

一部車子連忙刹住，差一點沒有輾過他的身子。不過這也沒有用，他還是死掉了，他已經跌死了！

下面的交通頓時阻塞，鬧作一頓，然而火車上的人却是毫無所知的。那列地下

火車，已經走得很遠！

李顯光施施然地從洗手間裏出來。沒有人注意有什麼異狀，卽使有人在此時經過門外，也不會看到有什麼不對。因爲李顯光連那把槍也丟出了窗外了。

李顯光慢慢地在車中走着，仍然扮着稽查員的角色。他在第一個空座位坐了下來，休息着。

他已經把宮本的頭號打手消滅了，但是，這祇是工作的一部份。還有另一部份工作未做好。

另一部份工作，就是宮本的第二號打手了。

這個第二號打手名叫湯美，也是一個西化的人，但是，他是一個很有理由西化的人，因爲他是有着西方血統的。戰後的日本，有很多美軍留下的混血兒，金色頭髮，藍色眼珠，全個西方人的模樣，但是却是由日本母親養大的。

湯美就是這樣一個人。

湯美是一個充滿了仇恨的人。雖然日本人一般都不岐視這種混血兒，但在沒有父親照顧的環境中長大起來，心理上像是不大正常的，心理上老是懷着不能盡洩的仇恨。也因此，他打殺起來，是特別够狠的。

他成爲宮本的第二號打手，就是由於他這份狠勁。

現在，因爲豐田出去了太久仍然不回來湯美就離開了宮本的私人車廂去找他了。他當然是到最接近的洗手間去，準備把豐田臭罵一頓。

但是，洗手間是空的。

他皺着眉頭轉回來時，李顯光已經出現在他的背後了。李顯光說：「你是在找尋一個很摩登的青年嗎？」

「對了，」湯美說，「你是不是看見他嗎？」

「我正是覺得奇怪，」李顯光說，「我是看着他進去的，然而却沒有看見他出來。後來火車轉彎時門自己盪開了，我就看見裏面原來沒有人，而窗子却還是大開着的。」

一聽見他這樣說，湯美的反應是很自然的，他馬上就走到窗前去，伸頭外望，完全不提防這個穿着稽查制服的人。

洗手間的門在後面關上了，湯美還沒有看見什麼，就已經感覺到，一件尖刺的東西刺進了他的背脊，一連刺了兩下！

他的嘴巴發出無聲的尖叫，滑倒下來，馬上就死去了。

李顯光迅速地把手中的刀子一丟丟出去窗外，然後拉開門出去再把門掩上了。

那個身體肥胖得像一個球，臉也是圓圓地成爲球形的黑社會頭目宮本，仍然在他的私家廂房裏假寢着。後來，火車忽然緊急刹停，他一驚而醒，看看錶，覺得不大對勁了。照時間算，火車是還沒有到站的，爲什麼會停下來，而且又停得那麼急速的。而且，他那兩個手下怎麼還沒有回來？去得太久了。

外面很吵鬧。他連忙開門出去看看，看見有許多穿制服的火車上的工作人員正站在走道末端那洗手間的門口。

他匆匆擠了過去，問：「出了什麼事情呀？」

別人這樣問，可能是得不到回答的，但是宮本不是普通人。火車上的總稽查員認得他。「宮本先生，」他說，「這裏發生了命案！」

「誰死了？」

那些人讓宮本通過，去看看屍體。

「我的天！」宮本低聲叫起來，「是湯美……」

「宮本先生，」有人拍拍他的肩，「有電話找你！」

「我的電話？」宮本愕然。

「是的，」那人說，「對方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講的，請到這邊來聽吧！」

這火車上有無綫電話設備的，不過電話費很貴，很少人會打的。

宮本本人，也極少用這電話，然而現在却有人用這電話打來找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走到電話間去拿起電話，心中充滿了疑懼和慌亂地說：「喂？」

一把悅耳的女人聲音說：「我是池田菊子，宮本先生，聽說你的兩位保鏢都遭到了意外我要對你致以最深切的同情！」

「兩個都——？豐田呢？」

「你不知道嗎？他已經從架空鐵路上跌下來死了！」

「但……但……」宮本恐怖地問，「你怎麼知道呢？」

越洋跴緝　虎穴尋兇

菊子和李顯光在家裏相對着，哈哈大笑起來。

「我從來沒有想到，事情原來竟是這麼容易的！我只是在電話裏一講，宮本答應合作了！他竟然是那麼怕死的！」

「他們都失練了，打仗打得太少，」李顯光嘆了一口氣，「人都軟了下來，一發生事故，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這種人是最容易吞下去的！」

「他已經有所聽聞了，」菊子又說，「他們知道我們是如何收伏了三船幫以及另外幾幫，所以我一講，他就連忙投降了，信不信由你，我的威脅力，竟然像魔鬼一樣大了！」

「我絕對相信，」李顯光說。「我自己擺佈下的計劃，我當然會收到一些什麼效果。我相信，最使他們害怕的還是，東條幫企圖反抗，結果東條本人給我殺掉了！這使那些主持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們的保鏢都可以一個一個死掉，他們本身當然是更難保了，而他們反擊，也不知道該向一個什麼目標反擊。他們知道，明明不是池田菊子自己動手做這種事情的，事實上，他們並且懷疑，究竟是否池田菊子主持這事！以往的池田菊子不是這種作風的，現在的突然的轉變，可能是因爲有了一個新的後台，你只是一個幌子，眞正的主持者是另有其人的！」

「你就是眞正的老板！」菊子說，「我對你是永遠服從的！來，我們來爲我的永遠忠誠乾一杯！」

他們舉起杯子，把杯中的酒一飮而盡，菊子忽然把杯子一丟，那隻沉重的水晶酒杯，就擊中了李顯光的額，彈開了，李顯光呆了一呆，劇痛使他的臉頓時紅了起來。

「這是幹什麼的？」李顯光厲聲問着，臉也紅了起來，不過極力忍着怒氣，按捺着。

菊子吃吃笑：「如果不高興，你可以打我嗎？」

李顯光一時是不明白她的意思的。他忍着怒氣，深吸一口氣，說：「別胡鬧吧，菊子！」

菊子的臉上浮起了一個嫵媚的微笑：「你的脾氣眞好，李顯光！」說着，她又一手拿起了桌上的碟子，把碟子連同吃剩的菜向李顯光的臉上一丟。

李顯光「哇」的叫着，一跳跳了起來，一臉的菜汁使他狼狽不堪，而且那菜汁也把他的眼睛刺得很痛。

菊子哈哈大笑了起來。

李顯光這一次忍不住怒氣了，一跳而前，就在菊子的臉上摑了兩掌，把菊子摑得倒退着跌到了沙發上，臉上出現了兩個怒紅的掌印！

但是，她的反應並不是哭泣或者發怒，她仍然是很開心地微笑着：「對了，李顯光，我正是要你這樣，不過，你不要打我的臉！你忘記了嗎？打我的臉，人家會看見的！」

李顯光一時怔住了在那裏了。他也還是剛剛才醒覺到，菊子要的實在是什麼。他的心內不禁起了一種噁心的感覺。

他和菊子的需要，實在是並不相同的。他對菊子，不過是投其所好而已！菊子所需要的，他實在並不十分感興趣的！

但這却是一件他不能不做的事。

於是他勉強露出了一個微笑，握緊拳頭，踏步上前。

菊子很開心了，她把胸膛挺了起來。李顯光一拳擊過去，蓬！她又跌回沙發上去。

在一個小時之後，廳中又是一片凌亂，茶几也推翻了，碗碟散得一地都是，其間也分散着菊子那件和服。那件美麗名貴的和服已經撕成了好幾十片，散在各處，菊子成爲大字形躺在地上，一絲不掛，媚眼如黛，身上一塊一塊的瘀紅，也抹不去她臉上的那個得意的微笑。

她又得到了一次至高的享受。

李顯光坐在她的身邊，狂吸着香烟。

「你使我眞快樂，」菊子說，「不過，可惜的是，你還是打得不够重！」

李顯光聳聳肩，嘆了一口氣：「我實在是不忍下手，你知道我對你的感情，一件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像是不忍心打破似的呀！」

菊子攬着他的腰，溫情地把臉貼到他的身上。「我知道，我也很感激，不過，在這一方面，你實在是不必留手的，你愈打得重，我就愈快樂！」

「下一次，我盡力好了！」李顯光聳聳肩。

她把他攬得更緊。「你得答應我一件事，李顯光，你不能有另外一個女人！」

「我怎會有另外一個女人？」李顯光又苦笑着聳聳肩，「事實上，我也不能找到另外一個女人，像你那麼——那麼會享受的呀！」

「總之，我不能讓你有別個女人的！」菊子好像一條大蟒般纏着他，把他纏得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的醋味是很重的，如果你對我不忠實，我會不顧一切地報復！」

李顯光祇是苦笑。

「我小時養了一隻白貓，我很愛牠，」菊子幽幽地說，後來牠長大起來了，有一次，牠失了踪，去找雌貓去了！我叫過牠不要去的！」

李顯光不禁笑了起來：「一隻小貓，怎會懂得聽你說話呢？」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菊子說，「我說過了就要算，牠不聽，我就不要牠了！」

「你把牠趕走了？」李顯光問。

「不，」菊子說，「我把牠丟進了井裏去！」

李顯光忽然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他站起來，拿起他的衣服穿上。

「你要到哪裏去？」菊子問。

「散步去，」李顯光說。

「我一起去行嗎？」

「不！」李顯光搖頭。

「怎麼你每一次和我一起……之後，總是要出去散步的？」菊子皺眉看着他。

「這祇是一種習慣！」李顯光說。

他出去了，留下菊子在那裏，抱着一隻軟枕，讓那隻軟枕代替李顯光的地位。

李顯光走到了大路上，就截了一部的士，自然，他又是對的士司機說了那間妓院的地址。

× ×

那個不速之客是那麼英俊，使得池田糖果廠樓下詢問處那個年輕女接待員不禁臉紅起來，心也在大跳。

這個來客就像法國電影小生阿倫狄龍，而這位男明星的模樣和風度也很頎長，又比他傾慕。而且，更可愛的是，這個人明顯地是一個東方人。

她還以爲這是日本人，然而當他開口時，就知道他不是了，這個人是中國口音說話的。

這個人說道：「我想見見池田菊子小姐！」

等着見菊子的還有好幾個人，本來她應該叫他坐着等一等，但因爲他是這樣英俊的一個男人，她不忍心讓他看冷面孔，所以她說：「請問是哪一位找她？」

「我叫司馬洛！」

「司馬先生——有和菊子小姐約好了的嗎？」

「沒有，」司馬洛說，「但我有要緊事，馬上要見她！請告訴她，這是——和她的安全有關的！」

「和她的安全有關？你的意思是——指她？」

「你這樣告訴她就行！」司馬洛說。

「好吧，」那女郎聳聳肩，「菊子小姐，現在很忙，不過，讓我跟她講一聲吧，請你坐一坐！」

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那個女郎仍然注視着他，對他投以充滿好感的眼光，一面就拿起內線電話來，與裏面的池田菊子通話。

後來，她放下電話，說：「司馬先生，請你上去吧！」

她看司馬洛進了升降機，一面覺得，

這個男人走起路來的姿勢也蠻好看，還勝過阿倫狄龍呢！

司馬洛乘升降機升上了兩層樓，進入了菊子的辦公室。菊子已經坐在那張大大的寫字桌後面等着他了，神色是嚴肅而冷峻的，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也裝出一副很忙，不大有空的樣子。

「司馬先生，」菊子冷冷地說，「你找我有什麼貴幹！」

「菊子小姐，」司馬洛說，「我是令兄的好朋友，令兄的去世，我也感到很難過的！」

菊子的臉上並沒有笑容，也許，她是少數見了一個如此英俊的男人而無動於中的女人之一。她尖刻地說：「哥哥死了之後，有很多我不認識他的好朋友出現，有些人是來借錢，有些人是來找一份工作，你要一些什麼呢？」

司馬洛微笑：「我並不是來揩油的，菊子小姐，我是來找一個人！」

「找一個人？」

司馬洛從懷中掏出了一張照片，放在她的面前。「這個人！」

菊子瞥了一眼那張照片，心裏就像有一隻炸彈爆炸了，那就是李顯光的照片！不過，她是已經習慣了用冷面孔對人的，所以她的臉上仍然能夠完全不露任何表情。她的眉毛微微一抬：「這像是——」

「這是從監獄的檔案上撤下來的照片，」司馬洛說，「這也是我們可以找到他的唯一照片了！這個人是從監獄裏逃出來的！」

「哦，一個逃犯，」菊子說，「但，爲什麼到這裏來找他呢？我這裏又不是逃犯收容所！」

「我祇是猜想，也許他會來找過你，」司馬洛說，「他是令兄的朋友！幾年前，他來這裏做過一件事，令兄和他合作！現在他走投無路，也許會來投靠令兄！」

「但我哥哥已經死了，我並不認識他！」菊子說。

「也許他會來找過妳。」司馬洛說。

「他沒來找過我！」菊子馬上否認。

「也許他將來會來的，」司馬洛說，「如果他來，你可以通知我嗎？」

「你是誰？」菊子問，「警探嗎？」

「可以說是的！」司馬洛說。

菊子搖頭：「我不相信，本地的警方不會用中國人的，尤其是一個日本語也說得不大好的中國人！」

「我並不是警方，」司馬洛說，「我們是國際性的！也祇有我們這樣大的組織，才有資格追踪全世界的人！我是遠道而來的！」

「對不起，」菊子搖搖頭，「我不能幫助你，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司馬洛掏出一張名片，放在桌上。「如果你看見他，你最好通知我，打一個電話就行了！」

「這是一個命令？」

「不，」司馬洛聳聳肩，「這祇是爲了你的安全着想，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這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已經殺過不少人，他也會再殺不少人的，和他接觸，一點好處都沒有！」

「謝謝你！」菊子說。

「和他合作，到頭來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司馬洛說。

菊子淡淡地微笑：「你似乎是在暗示，我在和他合作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的組織叫S組，我們的消息是很靈通的，我們聽說，最近東京黑社會死了很多人，似乎，有些大變動在發生着！」

「我也是這樣聽說！」菊子道。

「而且我聽說，菊子小姐的勢力，也因而大大擴張了，」司馬洛臉露而笑。

這一次，菊子的臉色變了一點了。

「司馬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說，「我是經營糖果廠的，他們和我有什麼關係？」她打開抽屜，取出一隻彩色的鐵盒來，露出裏面的糖果，「我經營的是這個，不是收買人命！」

司馬洛拿了一顆糖，拆過標紙，放進咀巴，嚼了嚼，做了個鬼臉，連忙吐出來，放進烟灰盅去。「這麼難吃的糖，如果做這種生意，怎能支持下去？」

菊子臉色發白。

× ×

晚上，菊子和李顯光一起躺在黑暗中的床上，但是一點也不熱情。兩個人都在沉默着，如果有燈光的話，就會看到，兩個人臉上的表情，都是難看得很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菊子嚴肅地說，「這個司馬洛不是好對付的！」

「我知道！」李顯光說。

「他一定有所懷疑，」菊子說，「所以他決定在東京留下來了！他在全世界到處跑着來找你的，如果沒有懷疑，他怎麼偏偏要留在東京？」

「我知道。」李顯光還是那一句。

「那我們怎辦好？」菊子說。

「什麼怎辦？」李顯光冷笑，「我們用不着辦什麼的！他不會找到我！我根本不露臉，他也總不會把池田菊子當作我李顯光抓回去的！」

「但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呀！」菊子說，「你又不是不會殺人！你爲什麼不去把他殺掉？」

「不行！」李顯光霍地坐了起來，「我們去碰他，那就是等於告訴他我在這裏了！不理他，暫時停止活動，他會以爲我眞的不在這裏，那他就會走了！」

「我們不知道他會在這裏逗留多久的，」菊子說，「我們不能夠永遠不動！而且，我們忽然停止活動，不也等於是告訴他，我的後台老板在顧忌他了嗎？這也等於告訴他我後台老板就是他要找的人！」

「這也有點道理！」李顯光點着頭，「但別担心！我會想個辦法的！我會想出一個辦法來的！」

又沉默下來了，但後來，又是菊子打破沉默。她說：「這個司馬洛，他告訴了我很多關於你的事情！」

「例如什麼呢？」

「例如你怎樣從監裏逃出來，」菊子說，「例如，你是一個生活在夾縫裏的人，他們S組在找你！逼走你的那個組織也在找你！你眞是殺了那個雷奇兒子嗎？」

李顯光聳聳肩：「那祇是誤中，我的目標本來是雷奇！」

「但爲了這個，雷奇發誓非找到你不

可了！」

李顯光聳聳肩：「這是眞的，但，他們不會知道到哪裏找的！」

「但司馬洛也找來了，」菊子說，「你憑什麼覺得他們不會找到來？」

「司馬洛這個S組要強得多了，」李顯光說，「我倒不大担心那些烏合之衆的黑社會！我祇是担心S組吧了！」

「司馬洛還說，你很會利用人，」菊子說，「利用價值完了後就一腳踢開！」

「他說謊！」李顯光憤怒地說。

菊子緊緊地擁着他：「你會這樣對我嗎？你會利用完了我之後就一腳把我踢開了嗎？」

「我已經說過了！他是說謊的！」李顯光憤怒地大聲叫着。

菊子把一隻手指放在他的嘴頭前面。「別那麼大聲！」

李顯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媽的，菊子，你得信任我！不能讓人中傷我們的感情！」

菊子緊緊地擁着他，把他擁得緊到透不過氣來。「我信任你的，我想信任你，也信任你，但，你就是不要把我一腳踢開，不要去碰別的女人！」

「我……不會的！」李顯光說。

菊子發覺他的手伸到她的衣服下面，撫着她的胸部了。「你在幹什麼？」

李顯光吃吃笑起來：「你以爲我在幹什麼？」他把她的衣服扯開了。很方便，她的身上，就祇是披着一件和服而已，此外什麼都沒有的。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摸索着，無所不至的。

但是，即使到達了最敏感之處，她還是毫無反應。乾脆地，毫無進展。

「不……」菊子說，「你不能這樣來，你應該……你知道應該怎樣的！」

李顯光知道他應該打她。「別這樣吧，菊子，今天晚上我很累……」

她似乎也是想還就他的。她再張開一點，終於使他得償所願了，他開始動作，而且動作愈來愈快。但是，她完全沒有感覺。她的神經好像沉睡着了，就像祇是她的手背上的皮膚受到了磨擦而已。

李顯光的感覺，則比她強烈百倍，到底，她是一個豐滿的女人，而且又不是久經人道的。新鮮，而且緊湊。他是在爲了他自己的享受而努力。

就在他快要達到最高峯時，菊子忽然大叫一聲，把他一推。這是最沒有防備的時候，李顯光滾身掉下了床，跌到地上，就像騎師從馬背上掉了下來似的。隆！跌得他什麼火都熄掉了！

「不行！」菊子拉着被子掩着身體，「你不能拿我做發洩的工具！我不是工具的呀！」

「媽的，你這……」李顯光怒火如焚，執着被角，猛的一扯，菊子也猝不及防，而滾到了地上來了。李顯光一拳擊出去，使她受了一拳，她要爬起來，他又一腳踢過去！一拳一腳，都是結結實實的。

她再滾了一滾，跪了起來，對着他，臉上却是掛着一個微笑。她看着他，簡直是期待地。「對了……打我！打我吧！」她跪行着移前了兩步。

李顯光的心裏，忽然又有了一陣鄙污和噁心之感。她說他把她當作發洩的工具，她又把他當什麼呢？還不是一樣？

他站了起來，動手穿上衣服。

「打……打我……」

「我已經說過了，」李顯光不耐煩地，「今天晚上，我很累！」

「但……我怎麼辦？你……你要到哪裏去？」

「我出去散步！」李顯光說。他走到門口，出去了，大力把門碰上。

菊子掩着臉哭起來了，雖然在她來說，哭是一件甚少發生的事情。……

× ×

「你在東京的愛情生活如何了？」老莫問司馬洛，語氣裏帶一點鄙屑。老莫從來不贊成司馬洛的愛情生活多姿多采，但司馬洛也並沒有爲了投他之所好而把色彩稍減。因此再一次見面，老莫總是拿這一件事來諷刺他。

「沒有什麼運氣，」司馬洛聳聳肩，「我還是剛剛到這裏來的。」

現在，他們是在東京的S組總部，也就是司馬洛留下那張名片上的電話號碼可以聯絡到的地方。

「你去找那個池田菊子不是一個女人嗎？」老莫說。「聽人家說，她的模樣也不錯！我還以爲你已經上了手了呢？」

「你一定老得太厲害了，老到由已經不想女人變成了再想起女人來！」司馬洛說，「我們是來這裏找李顯光的，不是爲我找一個愛情對象！」

「你一向愛在女人方面入手，所以我這樣問問吧了！」老莫說。

司馬洛聳聳肩：「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會在這個女人的身上入手的！但是不能！她對我不感興趣，我看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心目中的男人，不會是我這一型！」

老莫嘆一口氣：「但你仍然認爲，她的身上會有李顯光的綫索？」

「這是一種靈感，」司馬洛說，「而且邏輯也告訴我，李顯光應該是在日本。到處都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人，他可以像一滴水滴進大海裏，失踪掉！不像在西方，好像一隻黑羊混在羊羣中那麼顯眼！」

「而他一定是與池田菊子有關？」

「一定是的，」司馬洛說，「菊子的哥哥死掉了，家裏正需要一個男人，她是最容易入手的，也是最值得利用的！而且，最近的跡象，也顯示出，她一定有一個人在後台支持她，指揮她。她要擴張，似乎打算吞下整個東京的黑社會。這不像是一個女人的作風，這像一個男人的作風，像李顯光的作風！」

「你去探問她了，」老莫說，「但是沒有發生甚麼，沒有人來殺你！」

「這也許證明她的後台人物不是李顯光，」司馬洛說，「但同樣地，也許這正是李顯光的聰明處。如果他在這裏，如果他派人來殺了我，即使成功地殺了我，那又如何？這只會表明他是在這裏，他更加不能脫身了！」

「你以爲應該怎辦呢？」老莫說，「這個李顯光只能躲在東京的任何地方，可能用任何方式和她聯絡的，把她抓進來問話，她也未必肯說出他的所在，很可能她根本就不知道！」

「我看，」司馬洛說，「我們得帮本地的黑社會一個忙了！」

「甚麼意思？」

司馬洛聳聳肩：「那些黑社會人物一個一個死去，地盤一個一個給呑併。殺人的手法那麼高明，很可能是李顯光親自動手的。我們應該查一查，他們下一個開刀的對象會是誰，這樣，我們在這個人的身邊等着，就可以等到李顯光出現了！」

「這是一個好辦法！」老莫點頭。

「問題是，」司馬洛說，「我們怎麼知道，他下一步會是向誰下手呢？」

「這個容易了，」老莫揮揮手，「下一個就是康端太郞了！」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問。

康端顯然已經接到了菊子的警告，而且告訴菊子他不肯，也許他還沒有說，但是已經決定不肯了，所以他從外地找來了一個打手做保鏢！

老莫微笑：「我們剛剛把這個打手捉了起來。一個泰國來的中國人，的確是一個高手，不過可惜他的護照有點問題，他嚷着要找康端，可是機塲的人沒有替他找康端，却找來了我！我當然問他爲甚找康端，他不得不告訴我！雖然他也不知道康端是爲了甚麼叫他來，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康端要添一個保鏢，究竟是爲了甚麼，這也是可想而知了！」

「唔，很有趣！」司馬洛說，「那麼，我也得想一個辦法，接近康端了！」

「你已經想到這辦法了。」老莫說。

「甚麼？」司馬洛瞪目看着他。

「康端失去了一個保鏢，但是仍然得回了一個保鏢！」老莫說。

「你的意思是，我做這個保鏢？」司馬洛問。

「有甚麼不可以？」老莫說，「他請的是一個中國人，他自己沒有見過面，只是朋友介紹來的。只要你有及格的身手，他就沒有甚麼會懷疑你的了！」

司馬洛用手搔着後腦：「唔，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　　×

康端上下打量着司馬洛，一面不斷地把一些甚麼食物送進咀巴，一面不停地嚼着。司馬洛注意到他所嚼的是炒的花生。他常常吃這些，大概也就是因爲如此，他的臉上才會滿佈暗瘡了。

一個肥胖的人，皮膚又白，臉上却滿佈暗瘡，那實在是不大好看的。不過康端一定不知道自己的樣子難看，他還穿着一件花花綠綠的襯衣，一條最新欵式的低腰喇叭脚牛仔褲，腰間束一點嵌了紅綠寶石的皮帶。

他吃了大約一百五十顆花生，然後才開口道：「唔，你很英俊朋友，一個英俊小生，你說你叫甚麼名字？」

「在這裏，我叫龍光！」司馬洛說。

「龍光，龍光？我不會中文，不過這大概是一個好名字吧？但是，他們沒有弄錯吧？我不是開電影公司，他們却給我送來了一個電影明星！」

「外表只是用來對付女人的吧了，」司馬洛說，「這並不會影响其他部份！」

「你知道你要幹的是甚麼工作嗎？」康端問。

「保護你，」司馬洛說，「這件事也是我的專長，就是叫我保護一條魚，我也會保護得很好的！」

「這個我倒要試試了！」康端說。

「馬上就有人要來對付你？」司馬洛急問。

「暫時還沒有，」康端說，「我看，我們是還有三四天時間的！唔……」他把抽屜打開了，從裏面取出來一張照片，遞給司馬洛，道：「這個女人，你覺得她面貌如何？」

司馬洛把照片接過來，端詳一下，微笑點點頭道：「唔，很美麗！」

那的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不止面貌美麗而已，而且全身都很美麗。這是可以從照片上看得出來的，在照片上她穿得很少，只有一件魚網泳衣。下面似乎沒有穿甚麼，不過總之，這件衣服是不大能遮掩缺點的，可以看得出她是有着一副很好的身裁的。年輕，美麗，好身裁。

「是在夜總會表演的？」司馬洛問。

「是的，名字叫花洋子！」康端說，「你想不想和她上床呢？」

「我不是一個虛有其表的男人，」司馬洛說，「但，我來這裏不是玩女人！」

「這就是你的試驗，」康端說，「你能和她上床，你就及格了！」

「這個女人有甚麼可怕的地方嗎？」司馬洛小心地把那張照片再端詳着，「是冷感的？」

「不，」康端說，「很熱情，也很正常，而且，我相信她一定會很欣賞你這一型的男人的！」

「那有什麼困難呢？」司馬洛問。

「困難就是，」康端說，「每一個和她睡過，或者有機會和她睡的男人都沒有好結果的，有些斷了腿子，有些簡直失了踪似的！」

「爲甚麼？」司馬洛問。

×　　×

理由就是花洋子有一個護花使者。

那是一個有一切足够護花條件的護花使者本錢。身體强壯高大，孔武有力。事實上，他還是一個摔角高手。

只有一個應有的條件是他所沒有的，那就是英俊和瀟洒。如果有英俊及瀟洒配合他的金錢及孔武有力，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可惜這人的面貌很醜，醜到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容忍的。

尤其是，花洋子並不是普通女人。

花洋子是天鵝肉，這個人則是一隻癩蝦蟆。癩蝦蟆若是想吃天鵝肉，但始終也是只能望望而已。不過，這一隻癩蝦蟆吃不到天鵝肉，還不准別人吃！

花洋子每天晚上在藍吊鐘夜總會登台，這個人總是在塲的。

花洋子的表演節目雖然不算單調，但是正如所有賣藝人一樣，來來去去表演，不過也是那一套而已。這個人天天晚上看，一定已看到很熟了，但他還是看得津津有味，每晚都佔有最重要的桌子。

他看花洋子唱、跳、脫衣，脫到剩下最後三點或者是若隱若現的魚網裝的時候就閃進了黑暗中，隱沒了。

這天晚上也是一樣。花洋子把身上黏滿了的羽毛一根一根地拔了下來，配合着



她的舞姿，棄得一地都是，然後，就在她把三角地帶那一根羽毛担住的時候，燈就熄了。

人們掌聲雷動，而且响個不停。

花洋子又從黑暗中出來了，身上披上了一件百份之九十透明的披肩，走到米高峯前道謝。

忽然有一個侍者走進燈光之中，捧着一大束用玻璃紙包裹起來的玫瑰，交給花洋子。

花洋子呆了一呆，感激地把玫瑰接過來。她一定是眞正感激的，因爲，表演這一種節目，和唱歌不同，人們愛的只是她的肉體，希望她脫下最後一件，幻想她在一絲不掛時的樣子，幻想之餘，也帶一點注意。到底是一個變相出賣肉體的人。

但是玫瑰除了表示愛意之外，也表示尊敬。尊敬是她很少接觸到的。

花洋子的心裏顫動着，她低聲問了侍者一句，侍者回答她一句，並且伸手向那些桌子的方面指一指。花洋子眯着眼睛向那邊望望，但是從光望向黑暗，她是看不到甚麼的，於是她向後面做了一個手勢，控制燈光的人把燈光撥了過去，射向送花的桌子上。

於是她看見了。那個人正站了起來，對她鞠躬。在燈光之下，是一個那麼英俊的男人。穿着整齊的禮服。那麼英俊，那種在日本尤其是受歡迎的英俊。

她道：「謝謝，謝謝！」聲音眞的有點顫。

玫瑰，加上一個這樣英俊的男人。

多數人都投以畧帶溫情的眼光，也有人感到有趣，只有一個人是感到憤怒的，就是那位護花使者。他對那個英俊的男人投以怒恨的目光。

花洋子又閃進了黑暗中了。音樂响起來，人們翩翩起舞，暫時忘記了花洋子和那個送花的人了。

護花使者好像一隻巨大的蟾蜍一般盤坐在那張桌子的後面，眉頭皺了起來，等着打烊的時間到來，以便他能用他那部司機駕駛的勞斯萊斯大汽車送她回家。

接着，他忽然全身一震。

舞池中出現了一雙沒有可能的舞伴。花洋子和那個英俊的男人。他們正在從容地舞着，花洋子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正在低聲和那個男人談話。

護花使者把手中的酒杯緊緊地捏着，就像想把它捏碎似的。

他聽不到，雖然他十分之想聽到，他們究竟正在說甚麼。

花洋子正在道：「眞想不到，原來你是一個中國人！」

「但一聽就知道了，是不是？」那人說，「我的日本話實在講得不好！」

「講得不好更妙，那種話講得不好，就不能够用那種話說謊了！」

「你眞會講話，我相信你無論學上甚麼語言，你也是一樣那麼會講話的！」

「你的名字叫龍天，」花洋子說，「在中國文，這是甚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會死心塌地爲你服務的！」司馬洛說。

她笑起來：「你這個人眞有趣！事實，這也還是第一次有男人給我一束玫瑰！送錢的就多了，但是送花的就少了！這就是爲甚麼我和你跳舞！我是從來不會和捧塲的客人跳舞的！」

「那我要多謝你了，」司馬洛說，「你甚麼時候下班呢？」

「還有半個鐘頭！」

「我可以送你回家嗎？」司馬洛問。

花洋子遲疑着，沒有回答，司馬洛又補充一句：「我只是想請你喝一杯酒，跟你談談，我相信你不會單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已，你一定也很健談，我們也一定會談得很好！」

「還是不得！」她拒絕，但是顯然十分婉惜地。

「爲甚麼？」司馬洛問。

「不爲甚麼！」她說。音樂這時完結了，她就脫出他的懷中，像兎子一樣竄回了更衣室中去。

那個護花使者鬆弛下來，放了那隻杯子，不再要把它揑破了。……

他繼續喝酒，再過了大約半個小時，看看錶，就付了帳，離開了夜總會，到了後面的停車塲中去，坐上了他那部司機駕駛的勞斯萊斯汽車，等着。一會兒，花洋子就會出來，登上他的車子，讓他把她載回家的。這是他的專利。每天晚上都是他送她的。

在裏面，花洋子也準時下班，從更衣室裏出來，提着那隻化裝箱子，一面感到不大有趣味。讓那人送她回家，這是一件沒有趣味的事情。

她正要向側門走去，但是司馬洛出現在她的面前，攔住了她的去路，而且挽住了她的手臂。他說：「我說過我要送你回家的！」

「不！」她吃驚地道。

「你不會是已經有一位情人在等着你吧？」司馬洛說道。

「沒有，」花洋子說。

「那麼，」司馬洛說，「你一定覺得我是很討厭了！」

「也不是，我並不討厭你！」花洋子連忙再度否認。

「那就沒有問題了！」司馬洛說。

「我們走前門吧，」花洋子說着就把司馬洛拉向前門的方向。她忽然有了一種不顧一切的奇妙的感覺，爲什麼要顧忌這許多呢？她是一個女人，而他是一個少有的英俊男人，她有權和她所喜歡的男人在一起的。她又問：「你有開車來嗎？」

「明天我買一部好了，」司馬洛說，「今夜，我們只能坐的士！希望你不會介意吧！」

「我不介意！」

「我不知道這裏有什麼喝酒的地方配得起你這樣一位高貴的女士的，」司馬洛說，「可以給我一點提議嗎？」

「到我家去吧！」花洋子說，「我不喜歡公衆地方！」

×　　×

她的家很小，只够她一個人住，一廳一房，厨房浴室。那種西式的洋樓，是一幢四層高小樓宇的第三層。對面行人路邊有一棵小樹，是她唯一看得見的綠色了，此外，她就是給大城市的灰色及黑色包圍着的。

她家裏有音樂有酒，她也很會跳舞。他們喝了一些酒，隨着音樂跳舞，她挨在他的懷中，不是依賴地，但是放鬆地。

他可以感覺到她身上傳來的溫暖，可以感覺她的心跳。她的心跳得似乎快了一點。當他輕吻她的耳朵時，她的心就跳得更快，而身子也顫了一顫。

他的咀唇從容不逼地移到了她的咀唇前面，給了她充份的時間閃避及抗拒，然後才吻了下去。她並沒有閃避和抗拒，而且還微微地把咀唇迎了上來。

於是吸住了，陰性和陽性的磁電互通，血脈快速地奔騰，舞停了下來，手臂互相抱緊。到此，時間好像是停頓了，別的一切，也都給遺忘了。

接着，他們才老不願意地放開，由於他們是必須放開來呼吸新鮮空氣的。

她的眼神是迷惘的，完全沒有表示反感，但是她却輕輕地，相當堅決地把他一推推開了。

「你得走了！」她說。

「爲什麼？」司馬洛說，「我做錯了什麼嗎？」

「你並沒有做錯什麼，」她說，「但總之你不能再留在這裏，這……這裏是危險的！」

「哦，我明白，」司馬洛說，「到底，我們也只是剛剛相識而已！我明天晚上再來看你──到夜總會來？」

「不要！」她說。

「爲什麼？」司馬洛問，「而且，門口在那邊！」

「這邊是後門，」花洋子說，「你要走後門出去！」

「爲什麼？」

「你可以不問爲什麼，聽我話嗎？」花洋子問。

「不可以！」司馬洛雙手向她的腋下一穿，就把她整個抱了起來，抱回了廳子中央放下來，「而且，我告訴你，我也不怕那大水牛！你大可不必爲我担心！」

「你……你在說什麼……」花洋子花容失色地說。

司馬洛的手向窗口一指：「那個水牛般大的傢伙，坐着一部司機駕駛的勞斯萊斯汽車的，現在他一定正在前門等着了，所以你叫我走後門，他是你的丈夫嗎？」

「不！」花洋子說。

「他負担你的生活？」司馬洛問。

「沒有！」花洋子更着急地否認，「他──他很有錢，也常要給我錢，但我一分錢也沒有拿過他的！」

「那你怕什麼讓他看見我從前門出去？」司馬洛又問。

「我不是怕他看見！」花洋子用拳頭搥着司馬洛的胸叫道，「我只是爲你担心！他會打你！」

「那很好，」司馬洛說，「那我教訓他一頓，也不怕會惹你生氣了！」

「不要！」花洋子緊執他的衣袖，焦急地，「你不明白，他是個摔角高手！」

「是嗎？我却是FSS！」司馬洛說道。

「什麼叫FSS？」花洋子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就是反摔角專家的簡稱！」司馬洛說道。

「別胡說，」花洋子搖着他的衣袖，「我從沒聽過有這個！」

「你當然沒有聽過這個，」司馬洛說，「因爲是我剛剛作出來的！但事實是，我並不怕什麼摔角高手，你乖乖地站在窗前看着好了！」他又把她抱了起來，放到窗前，他抱得那麼輕易，就像抱一隻洋娃娃似，他這氣力一定也給了她若干信心！

「你──還是從後門走吧！」花洋子仍然勸他。

「你別担心，把這件事情交給我好了，」司馬洛說。

花洋子呆呆地看着司馬洛把領間的黑色領花解了下來，然後就出門，急急下樓而去了。

她掀開窗簾，向樓下望望。果然看見那部黑色的勞斯萊斯正停在行人路邊，接着她就看見司馬洛也出現了，他正在把那領花結好。

花洋子當然知道，他只是剛剛自己把領花脫了下來，之後又自己結好而已，所以，他是並沒有脫下過什麼的。然而，汽車之中的那個護花使者却不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司馬洛似乎是剛剛把全部脫下了的衣服再穿上，而這領花則是他所穿上的最後一件了。

花洋子看見他從車子裏衝出來了。果然像一隻大水牛，也許，更像一隻鬥牛場中的蠻牛。

這隻蠻牛攔住了司馬洛的去路。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走向另一邊，要繞過那人，但那人向橫踏出一步，又截住了他的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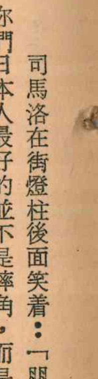
司馬洛停了下來，不悅地看着他：「朋友，我們以前見過面嗎？」

那人發出一聲怪笑：「哈，原來還是一個中國人！好，中國小子，我要把你的手臂扭下來！」

「只因爲我是一個小子？」

「因爲你碰了我的女人！」那人說着，兩條巨大的手臂就向司馬洛攔腰一抱！

司馬洛突然「咭」的一聲笑了起來，向旁邊一跳，跳到街燈柱的後面，那人追過來，司馬洛却繞着街燈柱移動，老是和他隔着那街燈柱。這就使那人有點尷尬了，他可不可能連同街燈柱一齊抱着，亦不能把街燈柱推開。



司馬洛摔跌那胖蠻牛後，立卽滾身避過向他暗算的槍彈，迅速把槍拔出還擊，把司機的手射傷。

司馬洛在街燈柱後面笑着：「朋友，你們日本人最好的並不是摔角，而是柔道，爲什麼不拿點柔道出來給我看看呢？」

那人本來已經生氣得像一隻正在冒烟的火爐，現在火爐是更冒出火來了！他加快腳步，要繞過街燈柱去追司馬洛，但是司馬洛也繞着街燈柱逃走，使他無所施其技。摔角就是摔角，要有機會摔才行，要摔就得把對手捉住，連人也捉不住，摔什麼呢？

司馬洛的身子比他輕得多，動作自然也是比他靈活得多的。司馬洛繞着那街燈柱閃來閃去，那人無法把他捉住，果然就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最後，那人忍不住了，手就向司馬洛一伸過去，他不要抱了，首先要把司馬洛捉過來，只要能執住司馬洛的衣服之類，就可以把他拉過來了！

這却是司馬洛等着的，司馬洛迅速地一側身，就閃過了，然後捉住這條手臂一推，就使這條手臂撞到了街燈柱上了！轟！好像另外一根鐵棍撞了上去似的，使那整枝街燈柱也震動起來了！

那人殺猪一般叫着退開。他的手臂到底硬不過街燈柱的，關節的部份這樣一撞上去，使他感到高度的痛苦，就像手臂快要斷掉似的。

他的另一雙手向旁邊一撈，就撈起了放在路邊的一隻金屬的廢紙箱。那是一隻十分沉重的廢紙箱，普通人也是僅僅可以把它推動而已，要把它抬起來的話，就要兩個人合力才行，但是，這人却一隻手就把它提了起來，而且向司馬洛扔過去，好像一隻巨大的炮彈！

這隻廢紙箱好像一隻大炮彈似的向他直射過來。

司馬洛却已經躲到了街燈柱的後面，那隻廢紙箱沒有擊中它，却擊中了牆壁，再給牆壁彈了回來，沒有彈中什麼人，却彈中了他那部名貴的汽車！

轟！整部汽車震了一震，漆油也脫下來了一小塊，司機心痛地睜大了眼睛。那人自己當然也是心痛之至的了！心痛之餘，他也更加生氣！

「你……」他吐出了一連串不堪入耳的惡毒的咒罵，又向司馬洛衝了過來。這一次，司馬洛則已經繞到了另一枝街燈柱的下面了。

和前次一樣，那人的手一伸，又隔着街燈柱向司馬洛抓了過來。司馬洛又是以同樣的手法應付，那隻手一執執住了，向街燈柱一推。

效果也是和剛才一樣，好像用一根鐵棍敲到了街燈柱上似的。不過這一次那人是更加創鉅深痛了，因爲司馬洛跟着還把這條手臂向下一壓，使它沿着街燈柱滑下去，撞着了街燈柱較幼的上段，與較幼的下段接界之處，那一個角落上！

那人又發出了一陣狂叫，司馬洛放手，他便倒在地上，抱着自己的手臂，痛得滾來滾去。

他也許是一個摔角高手，但是，他不是在摔角台上，他的對手不是用摔角的方式對付他，他也無可奈何了！

司馬洛站在那裏等着他爬起身。

那人到底是一個十分強壯的人，他忍

受痛苦的能力也比普通人爲高的。那痛苦給他忍了下去，他又爬起身來了。

「你是一個卑鄙的人，」司馬洛冷冷地說，「一個女人明明不喜歡你的，你却在纏着她，連她的正常社交的機會也剝奪了！你是不值得原諒的，我也不會原諒你，現在，我就要好好地教訓你一頓，使你以後再也不能做這種卑鄙的事情！」

有些人是只認識拳頭，而忠言逆耳的。這個人也是如此，司馬洛那一番話，並沒有使他有一絲一毫的後悔或者歉意，只是使他更加憤怒，而在憤怒的刺激之下，他又可以跳起身來了。

司馬洛的咀巴雖然是慢條斯理，但是動作則一點也不慢條斯理。那人還沒有站得穩，他已經跳前去，雙手一撈撈住了那人那條發痛的手臂，舉了起來。

那人的另一隻手臂忙向他抱過來，但是司馬洛一側身就閃開了，跟着借力使力，把那條手臂一扭，向旁拖一拖，再壓下去，司馬洛本身的力氣本來已經不小的了，再加上這一下借力使用的動作，那人的龐大身子，竟也不得不整個離開了地面，翻了一個跟斗。

如果司馬洛此時放手的話，那人就會在地上重重地摔一記了。但是，司馬洛並沒有放手。當這人向這邊翻跟斗的時候，他就把這條手臂向那邊推回去。這是用那人自己的氣力體重來對付那人。

無論一個人的氣力有多大，他在這一種姿勢之下，也是無法用一條手臂的韌力把身子扭轉過來的。結果，就是關節的部份遭了殃。他的肩部的關節發出了清脆的「勒」一聲，同時發出來的則是那人的一聲尖叫，這一聲尖叫是與前不同的，響得眞够把整條街上的人都從睡夢中喚醒過來。跟着，這人就「隆」一聲跌在地上。他的手臂以奇怪的角度扭曲着。手臂已經被扭斷了。

他仍然在叫個不停。他的叫聲幾乎把一切其他的聲音都掩蓋了，但是，司馬洛那靈敏的耳朶，還是聽得到花洋子在樓上叫：「小心！」

他向地上伏了下去，滾轉身來。槍聲傳進他的耳朶，一顆子彈在他剛才所在的牆邊彈開。司馬洛的鎗在滾動的時候已經從懷中拔出來了，這時就爭取第一時間放了一槍！

那個司機手中的槍就飛掉了，飛上了天空，「鏗」一聲跌在車頂。那是因爲他從車窗口把槍伸出來向司馬洛射擊，而司馬洛還擊的時候，子彈是斜斜地由下而上射出的。

槍中子彈，也斜斜地向上飛，便落到了車頂上了。

跟着，一隻小花盆掠過車窗前面，在行人路上碎掉了，坭土四濺。那是花洋子的窗前放着的一隻紅瓦小花盆，盆中種了一棵仙人掌的。她看見那司機要放槍，就叫着提醒司馬洛，同時把花盆丟下來。當然花盆是來不及救司馬洛的，還是司馬洛自己救了自己。

「好了，」司馬洛躍了起來，喝道：「把手舉起來！」

由於司馬洛的槍咀是對着他，所以那司機只好把手舉了起來，表明他的手中再沒有槍了。

「現在下來吧！」司馬洛說。

那司機也從車上下來了，很小心地。

司馬洛微笑：「原來你這個司機，還兼任保鏢的！唔，工作做得不錯，可惜的就是，你碰到了太强的對手！」

花洋子下樓來了，好像一個受驚的鴨子般向司馬洛衝過來，拉着他，上下驗看着他的身子：「你……你沒事吧？你……」

「我沒事，」司馬洛說，「有事的是他！」他擺擺槍，對那司機道：「好了，現在把你的主人搬上車吧，告訴他別再來了，再看見他，我就會比這一次更不客氣對他的！」

「你究竟是誰？」司機皺着眉頭看他一眼。

「別管我是誰？」司馬洛冷笑，「你已經親眼看到了我能够幹什麼，這不是已經够了嗎？現在滾吧！滾！」

那司機不再說話了，忍氣吞聲地把他的主人搬回那部豪華的大汽車上。當然不是他自己一人之力可以搬得動這件龐然巨物，而是那人自己爬起身，讓他扶回車上去的。

車子開走了。

司馬洛轉對花洋子微笑：「現在，我有資格由前門進去，再由前門出來吧？」

花洋子聳聳肩：「這眞眞是教訓了他，我恨死他了！」

司馬洛四面望望，看見附近不少窗口都有人伸出頭來看。

「我看我們最好別站在路邊了！」司馬洛說。

他們上了樓。司馬洛輕輕地把她擁進了懷中。

「你……你究竟是什麼人？」花洋子抬起頭來看着他，眼睛睜得大大的。

司馬洛微笑：「別問這個，總之我可以保證，那個大水牛不敢再來麻煩你，他來一次，我就打他一次！這樣够了吧！」

「這樣够了！」花洋子鑽在他的懷中，鬆弛地嘆息着，「這表示我以後可以隨便交男朋友，用不着怕連累人家了！」

「對了，」司馬洛說，「以後，你什麼都不用怕了，但，我倒忘了問一件事，那傢伙，究竟叫什麼名字？」

「算了吧，」花洋子說，「我們別說他了！我們到房裏去吧！」

她拉着他的手，引導他進入了房中。

她有一張很大很軟的床，粉紅色的。

她嘆了一口氣：「我這張床，已經不知多久沒有男人在上面睡過了！」

「以後你用不着再担心這個問題了！」司馬洛說。

「起碼今天晚上不用担心！」她說着，就動手把衣服脫下來。

當她把每一件都脫下了之後，她才轉過來。

司馬洛的眼前一亮。雖然在夜總會裏已經看過了她的身體的大部份，但是現在是不同的，他澈底地看到了最神秘的部份，而且，燈光不會在他剛看見之前熄滅。

「我美麗嗎？」她問。

「美麗兩個字是不够形容的，」司馬洛說。

她抬起手臂來，露出光裸的腋下。「

爲了好看，我把這裏都剃光了！但我知道男人看的時候不喜歡有，摸的時候都不喜歡有，你介意嗎？」

「這不是太問題！」

「但是這裏我沒有剃去！」她說，「夜總會的客人不會看到這個的！」

「我可以看見！」司馬洛說。

「你會對我溫柔的吧？」她問，「我不想你像剛才打架那樣對我！」

「我會對你溫柔的，」司馬洛說。

他走到了她的面前，把她擁進了懷中。果然是很溫柔地。

× ×

「幹得很好，幹得很好！」康端拍着大腿，哈哈大笑着，「你果然是一流人才，一流的！」

「這證明了我的本事了吧！」司馬洛噴着烟。

「是的，你證明了，」康端說，「你把那傢伙打走了，而且和那女人上了床！告訴我，味道怎樣？」

「很好！」司馬洛說。

「說得詳細一點！」康端的咀角就像快要流下口水來了。

司馬洛聳聳肩，很勉强地：「胃口很少，只要兩次！」他沒有把這種事情唱出去的習慣！

「唔，你證明了，而這裏是你的花紅！」他從抽屜中取出了一個長信封，丟給司馬洛。

司馬洛打開來看看。裏面是一叠鈔票，很厚的一叠。他抬起一邊眉毛。「你是一個慷慨的人，康端先生！」

「對一個保護我的性命的人，我是非慷慨不可的！」康端說。

「現在我要開始保護你的性命了？」司馬洛說。

「是的，」康端說，「從現在開始，你要寸步不離我的左右了！」

「究竟誰要殺你？」司馬洛問。

「有一個叫池田菊子的女人，」康端說，「她正在擴充她的地盤，所以她要殺死我，因爲我不答應受她的控制，她殺了我，就可以派一個受她控制的人來接管我的地盤，就是這麼簡單了！」

「如果我去把她殺掉，不是更簡單嗎？」司馬洛問。

「不，」康端搖頭，「她只是一個傀儡，背後有人擺弄！」

「背後的人是誰？」

「我不知道，」康端說，「但是，這個人會來動手殺我的，他來時，你殺死他，事情就解決了！」

「這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說，「但是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這個女人，我答應了她不再讓那傢伙騷擾她的！我答應了的事情我就要做到，不僅是男人還是女人。你可以安排一下嗎？」

「他不會再去找她的！」康端說。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康端說，「我去命令他不要再去！他是我的手下！」

「你的手下？」司馬洛愕然。

「是的，一個太野心的手下，」康端說，「我不想他健康地活下去！現在他已活得不大健康了，他當然不能再有野心，他也當然非服從我的吩咐不可了！」

司馬洛點點頭：「原來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兩個目的！」

「是呀，」康端說，「我本質上是一個精明的商人！」

愛極恨絕　手刃情夫

池田菊子站在窗前，看着那靜靜的夜街，想着李顯光，奇怪爲什麼今天晚上，夜這麼深了，李顯光還是沒有出現。

現在池田菊子眞像一位吃醋的妻子，在担心她那夜歸的丈夫了。事實上，現在，在她的心目中，李顯光也眞的成爲了丈夫一樣。她不容易找到一個令她滿意的男人，現在找到了，她就不肯放手了。在這個男人身上感情放得多，她疑慮也多些。

她現在就站在窗前，担心着李顯光不知到了何處去了，也期待着李顯光回來。如果李顯光回來，老遠就可以看到的士來的聲音。

忽然之間，後面响起了一陣悉索的聲音。菊子嚇了一跳，慌忙地轉過身來。黑暗的廳中就坐了一個人。

「誰？」她大聲叫起來。

那人哈哈大笑，那聲音使她馬上就認出，這個人原來就是李顯光。她驚愕地看着他：「你——你怎麼進來的？我沒有看見你回來！」

李顯光還是在哈哈笑着，對她伸出手臂，菊子便投進了李顯光的懷中。

「你這人，」菊子把臉挨在他的胸膛上，「簡直要嚇死人了！」

「如果我不神出鬼沒，我會變成罪人了！」李顯光說。

「你在說什麼？」

「如果我光明正大地回來，」李顯光說，「那麼你可以看見，這個司馬洛，也一樣可以看見的！」

「你是說，他們派了人監視着我的屋子？」菊子問。

「我不知道，」李顯光說，「但是，你認爲他們會不會呢？」李顯光問，「如果換了是你，你會不會？」

「但他們不知道我和你有這種關係呀，」菊子說，「沒有人知道！」

「他們不知道，但他們懷疑你背後的人就是我，」李顯光說，「他們應該會派人監視你的屋子，希望捉到我出現的！因此，以後我要從另一條路出現了！」

「但——」菊子皺眉看着他，「你是怎麼來的？」

「來！」李顯光拉她起身，拉着她進入了浴室。領她走到浴室的窗前。

那浴室的窗口是沒有鐵柵攔着的，而窗外是一座小小的通天，對面就是另一座屋子的浴室的窗口，相隔大約有二十呎。對面那間屋子，則是屬於另一條街的。兩座屋子背對着背而立，背面隔得很近，但是前門却相隔很遠了，因爲，那另一間屋子的前門，是開到另一條街上。

李顯光向對面那浴室的窗口一指：「我是從那邊過來的！」

「我不明白。」菊子搖搖頭。

「我已經租下了那間屋子，」李顯光說，「所以不會有人阻止我從那窗口爬出

來的！」

「我不明白的是，」菊子說，「難道你會飛嗎？」

的確，二十呎的距離對於一個人類來說是並不近的距離了，兩屋之間的牆壁又沒有連接，李顯光也不能爬牆過來的。

李顯光伸手到窗外的牆邊去，摸住了一些東西，說：「看！」

菊子這時就看見了，原來窗外的水管上已繫了一條很幼的鋼綫通到對面窗外的水管上，拉得直直的，乍看之下，會以爲那是一根什麼電綫之類的。

「好像馬戲班裏走鋼綫的，明白嗎？」李顯光說，「我從這裏來，也會從這裏走，以後都這樣！」

「但這——這不危險嗎？」菊子說。

「鋼綫够韌，就不危險了，」李顯光說，「人實在並不是太重的東西！」

「噢，你的頭腦眞好！」菊子輕撫着他的臉，「誰鬥得過你？」

「好了，」李顯光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我們再談另一個問題吧！就是康端的問題。」他扶着菊子回到外面去，「康端那邊情形怎樣？」

「他不肯屈服，」菊子說，「而且還從外地多請了一個保鏢來保護他！這人是很難搞的，特別固執！」

「那我們要殺他了！」

「這不是很麻煩？」

「如果一麻煩我們就怕，那我們是不能有什麼發展的，」李顯光說，「麻煩愈大，我們就愈用激烈的手段去壓平，這樣，以後就沒有人敢給我們麻煩了！」

「我們殺他？」

「我們殺他！」李顯光點頭，「我有一個很好的計劃，不過，這個計劃要有一個幫手才能實行的，我要在你的手下之中找一個幫手！」

菊子聳聳肩：「我的手下，不就等於是你的手下了？我的一切，都是你了！」

「謝謝你！」李顯光說，「現在，聽着我說這個計劃吧！」

他詳細地把他這個計劃說了出來。

菊子點點頭。「沒有困難，我相信一點困難都沒有的，明天我就去安排，現在，我們再談談我們自己的事情吧！」

「什麼我們自己的事情？」

「這個……」菊子的手向李顯光的身上一摸，她所摸的地力，很明顯地表示出了，她所要的是什麼。

「不，」李顯光搖着頭，「我是很累了！」

「但我也很累，」菊子說，「就是因爲我們很累了，我們更應該鬆弛一下！和自己所愛的人一起鬆弛……你……愛不愛我嗎？」

「當然我愛你的！」

「那爲什麼……」

「我已說過我很累了！」李顯光說。

「你……不是有了別個女人吧？」

李顯光差點要笑出來了。不錯，就是因爲他剛剛到過那個妓女那裏，所以他很累了。但當然他不能把這個告訴菊子的，菊子却偏偏要在這個時間這樣問，也許，世上是有着女人特有的那種奇怪的預感吧。李顯光說：「我當然沒有別個女人了，菊子，難道你以爲我是瘋了嗎？」

「你得對我發誓，」菊子說，「如果你和那個女人親熱，你是不得好死！」

「我發誓！」李顯光舉起了右手。他不覺得發誓有什麼不好，如果他眞相信這世界上有報應的話，他也不會做他所做的那許多事情了。

「我相信你好了！」菊子挨在他的懷中。

「我却不介意你有別個男人！」李顯光執住她的兩肩。

「我不會的！」菊子凜然地說。

李顯光執住她的肩，把她推開一點，正色地看着她：「我說我不會介意的，如果你需要這樣做的話！」

「我永不會需要的！」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需要！」李顯光慢慢地說。

「什麼意思。」

「這個司馬洛，」李顯光說，「也許有一天，我迫得要殺死他，那時候需要你的合作。他這個人是最喜歡女人的，而一個男人和女人在床上的時候，也是最沒有抵抗的時候——」

「你是說要我去誘惑他，不惜和他上床？」

「我已經說過我不介意。」

「不！」菊子忽然狂暴地打開了李顯光的手，「我不能幹這事，我不會幹這事！」她簡直大叫起來。

「爲了我和你也不能？」

「你怎能叫你所愛的女人這樣做？」

菊子恐怖地看着他，「你瘋了，你——要利用我？不要利用我！不要利用我！」她忽然掩着臉，哭了起來。

「算了，算了！」李顯光揮揮手，「我道歉！」

「李顯光，」菊子還是在哭着，「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愛你！我從來不哭的，但是認識了你之後，爲了你，我已經哭過許多次……你不能利用我，不能利用我！」

「我說算了！」李顯光大聲喝道。

菊子頹然坐到沙發上，哭泣着。

「我回到我的屋子去睡覺，」李顯光說着轉身走開。

菊子還是在哭。

李顯光走進了浴室，跨上了浴室的窗緣，從懷中取出一副奇怪的工具。這副工具有點像一副手銬，不過其中一半却不是一隻鋼圈，而是一隻鋼鈎。他把這隻鋼鈎搭到了窗外那根鋼綫上，而另一隻手則緊執住另一頭那隻鋼圈。

他緊執着鋼圈，就踏進了室外，只是賴着那根鋼綫及那鋼圈支持着他的體重。他滑了出去。那隻鋼圈之內顯然有着滑輪的，於是他就迅速地沿着鋼綫向對面的浴室窗口滑了過去，很快就到達了。

他跨進了窗內，就回到了他的家中。

× ×

司馬洛果然開始密切地保護着康端，寸步不離地跟隨着他。

康端到什麼地力去，總有司馬洛在附近，而且，每當他要去什麼有可疑的地方時，也總是由司馬洛先行，先行驗明那裏的情勢。

在這力面，司馬洛是一位專家。他雖

然不是一個職業保鏢，但是，他對這一類事情是很熟的。因此他担當保鏢的職位，也一樣可以做得很好。

康端對於他的工作表現是很滿意的，雖然目前司馬洛也還不曾有眞正的工作表現。菊子方面還未曾動手向康端來開刀。明知他們是會來的，不過還是沒有來的好。

康端表面上輕鬆，但心裏是很緊張的。司馬洛也是一樣的。他倒不大担心康端的死活。他所担心的是不能捉到殺死康端的人。如果康端成功地被殺死了，而他捉不到這個殺死康端的人，那麼他們的行動就是白費了，而且，在面子上也過不去。

所以他很緊張，也盡量小心。

他提防每一種可能性，作下了每一種預防。要殺死康端而不被司馬洛捉到，的確是很難的事情。

另一方面，司馬洛也勸康端盡可能不要在公共場所出現。表面上這是爲了康端的好處，其實，主要還是爲了他自己的好處。他不想太多人知道康端有這樣一位新保鏢，萬一讓李顯光看到了，也許李顯光就不敢來了。

顯然，康端也並沒有把這件事情公開出去。他不想對方有所提防。

康端也有一個地方使司馬洛担心的。那就是，康端是一個風流人物。風流人物，這並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問題是，他的興趣却不是在女人，而是在男人。他喜歡男人，喜歡那種扭扭揑揑，有女人氣味的男人。

這就是一件麻煩的事情了。

如果是喜歡女人，那是很容易解決的，女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只要有錢，你就可以派別人去找，更美麗的女人，也一樣可以找到回來的。發洩了之後就遣走，就是這樣簡單了。

喜歡男人，却不是如此。這是一種變態的癖好。

你喜歡男人，你要自己去找，那種男性對手，不是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你要自己去找他，而且，還要他喜歡你，才能成事。

而且，既然是一種癖好，也就無法忍得久了。喜歡女人，在環境所逼的時候，你可暫時不要女人。喜歡男人就不行了。你不能忍得太久。一到時間，你就非要去找不可，而且要自己去找。

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康端還是非去找不可！

司馬洛起先是不知道，直至那天晚上，康端說他要到那間「藍帽子」酒吧去。

「我們到那裏去喝兩杯酒吧，」康端對司馬洛說。

當時，司馬洛就皺起了眉頭看着他：「爲什麼要到藍帽子去呢？」

「你去過嗎？」康端問。

「沒有，」司馬洛說，「但我聽到過的。你呢，你大概沒有去過吧？」

「你的意思是問我知不知道『藍帽子』酒吧是怎樣一個地方，」康端微笑，「我當然知道。都是男人在那裏流連，但是，其中有些男人，却喜歡把自己當做女人，也打扮得像女人！」

「對了！」司馬洛說，「那裏不過是那一類人的交易市場，那裏的酒一定不會好喝的！」

康端露出着一個得意的微笑：「我也並不是到那裏去欣賞他們的酒的！」

忽然之間，司馬洛感到一陣噁心了。

「你的意思是——」

「我沒有妻子，又從來不交女朋友，你也沒有聽我說過我對什麼女人感興趣的，是不是？」

司馬洛忽然感到一陣噁心。

康端的拳頭在桌子上一搥。「我已經忍耐了很久！我必須找到一個搭檔，而且得快一點！我快要爆炸了！」

司馬洛皺着眉頭看着他：「那是很危險的，那種地方最危險，什麼人都有，要提防也不容易。」

「我非去不可！」康端激動地說着，額上也開始冒出了汗珠。「而且，總得給他們一個下手的機會的！我們可不能永遠等下去，我們不是想他們不來，我們是想他們來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只能說，幸而你對我這一型的男人不感興趣！」

「我對你這一型的男人不感興趣，」康端說，「太硬了，我喜歡軟的！」

× ×

「例如那一個！」康端伸手一指，「他就够軟了！」

司馬洛連忙把酒一口喝下了，以冲下那一陣噁心的感覺。雖然那劣等而收一流價錢的酒，也不見得會使他的喉嚨怎樣舒服。

那個男人（如果能說是男人的話）頭髮很長，打扮自然是走在時代的最前頭的。不過這也不是使司馬洛噁心的理由，他並不反對別人打扮新潮，因爲這是個人的自由。但是他却不喜歡男人把他自己當做女人吧。

這個男人的臉上塗上了那麼多的化粧品！這些化粧品使他的臉皮顯得又白又滑。他放在桌上的手，也是白而纖細的，手指甲還是磨尖了，塗上了指甲油。

他正在吸着一根香烟。

他的肩上掛着一隻大大的袋子，大概袋子裏面放着的，就是那些他在「工作」應用的工具了。

「他會喜歡你嗎？」司馬洛問。

「我希望他是爲了錢而幹這個的，」康端說，「如果是這樣，事情就簡單得多了！」

「試試吧！」司馬洛苦笑。

「不過，」康端說，「我却可以肯定，你是用不着花錢的。」

「什麼？」司馬洛愕然看着康端。

「那一個，」康端伸手一指，「我看得出他是眞正喜歡你的，穿黑色襯衣的一個！」

司馬洛循着康端所指的望過去，全身的汗毛就直豎了起來。不錯，那邊有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半男不女的動物正在凝視着他。如果這是一個美人兒，這種眼光，司馬洛是會十分之歡迎的，因爲這明顯地是對他十分之感興趣的眼光，那種與床有關的興趣。但，這一個，却是比康端的對象更可怕的貨式，也許在康端的眼中看來是更够吸引力吧，但是在司馬洛的眼中看

來，却是更可怕的！

康端用手肘輕輕撞了一下司馬洛的肋骨，說：「試試發展一下吧，試過了之後，你就會覺得其味無窮了！」

「不，」司馬洛搖頭，「我對這個不感興趣，而且，我還有工作在身，你去發展你的好了！」

「很好，」康端點點頭，就站了起來，向那邊走了過去。

司馬洛看見他在那個妖物的旁邊坐了下來。

那個妖物看了康端一眼，似乎不大感興趣，但是康端故意看看手腕，讓他那隻十分名貴的薄薄腕錶在對方的眼前一閃，表示他是一個出得起錢的豪客，於是，那人又對他感興趣了。這是另一種興趣。

司馬洛很高興，這傢伙對錢感興趣，那就容易辦了。

他們開始談得入港了，司馬洛獨自坐在那裏，繼續喝他那杯酒，一面仍然用眼角監視着他們。

他沒有注意其他，因此也沒有注意誰來到了他的身邊，直至一隻手輕輕地在他的腿上一摸，使他像觸了電似的一跳跳了起來。

轉過頭，他看見了那件黑色的襯衣。那個對他感興趣的「美人兒」，已經來到了他的身邊，正在對他微笑。司馬洛的晚飯，差不多和剛剛喝下的酒一起噴了出來。

他連忙把腿移開，瞪着眼睛看着那人妖一眼。

那人給他一個女性化的微笑。「可以讓我請你喝一杯酒嗎？」

司馬洛自己也不相信，他竟然臉紅耳熱起來了。他吶吶着說：「用不着，我自己買得起！」

又一個女性化的微笑：「呀，你害羞了！」手又向他的腿搭過來，但又給他一手打開。

「這是我的桌子。」司馬洛狼狽地說，「我沒有請你坐下來！」

「你這人，和你交朋友是那麼困難的嗎？」

「我沒有興趣交朋友！」司馬洛說。

這句話，在那人的耳朵裏聽出了不同的意思。他說：「哦，原來是這樣，錢的方面，其實是不成問題的，來——」他打開了他那一個大袋子，從裏面取出了一大捲日元，遞給他：「來，我這裏有些錢，放在你那裏？」

「我不要你的錢！」司馬洛果然把手縮開。

「那麼，你究竟要什麼呢？」那人不免感到迷惑了！他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到司馬洛到這個地方來眞正目的究竟是什麼。

「我不要什麼。」司馬洛暴躁地說着，一面抵抗着從桌子下面伸過來，有如八爪魚的觸鬚一般的手。

「眞可愛，」那人說，「那麼美麗，但是又那麼富有陽剛之氣，眞可愛！又不要錢，那麼純潔！」

司馬洛覺得自己變成像一桶快要爆炸的火藥了。

當那人的手再伸出來時，他就迅速把這隻手撈住，用力一握。

那人的臉雖然在化粧品的掩飾之下，也不由得發青。咀巴張開，似乎要叫，但是又叫不出聲來。司馬洛這個人的力氣是很大的，從外表看來實在不容易看得出來。如果他要，他實在很容易把這人的手骨也握碎。不過他並沒有做到傷人，他祇是想把此人嚇退而已。所以，他並沒有使出很多力氣。他祇是使這人的手受到了最大的痛苦。

那人簡直快要暈倒似的，想把手再抽回來，也不够氣力了。

司馬洛放了他，他就倒在那桌子上。

「現在覺得怎樣了？」司馬洛問。

那人凝視着司馬洛。司馬洛以爲他會畏懼的，然而他的咀巴却慢慢地展開來，成爲了一個得意的微笑。

「呀……」他發出一聲高潮似的嘆息，「眞有男人氣概，我正是要找尋這樣一個人，你會打我嗎？你會虐待我嗎？我願意接受的！」

司馬洛這一桶火藥，現在是眞的要爆炸了。不過，在爆炸之前，他向康端那邊望了一望火藥馬上給熄滅掉！康端不在那邊。

兩個人都已不在，他們走了！

司馬洛感到全身冷汗直冒，連忙一跳跳了起來，掏出一張鈔票丟在桌上，就要跑向門去。

那人却一跳跳了起來，把他攔腰抱住。「不……」他呻吟地說，「絕不能走！我找到了你，就不能讓你走！」

司馬洛舉起拳頭，就要向他頭上擊下去，但隨即改變了主意，執住了他的手臂，說：「你有車子嗎？」

「有！有！」那人不斷地點着頭，「我有一部跑車，就是很富有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一起走！」

「好呀！」

那人喜出望外地跟着司馬洛出了酒吧，出了停車場中。

不出他之所料，康端那部車子，正在駛離停車場了，他的身邊就坐着那個半男半女的妖物。司馬洛心裏暗暗地咒罵着。這傻瓜，一找到了對象，就甚麼都忘記了！不錯，每一個人都有弱點的，不論多麼精明的人，都有他的弱點的。康端也不例外。

好在有一部車子，不然，司馬洛要跟上他，就很困難！

「你的車子呢？」司馬洛問。

「那是。」那人一指，指着一部紅色的流綫型意大利跑車，美麗得使人心跳。他又說：「我叫瑪嘉烈！」

司馬洛對這個女人名字也不感詫異，因爲他的注意力現在是放到了車頭上了。那車頭上坐着一個男人，正在那裏吸着香烟。

「那是誰？」司馬洛問。

「我的司機！」瑪嘉烈說。

司馬洛停下來了。「我們——我們不要他，叫他走吧！」他說。

「怎能呢？」瑪嘉烈偎在他的身上，「他也是我的保鏢！我是婦人，我不能單獨一個人到處跑的，許多人都在圖謀我的錢，你知道的！」

司馬洛又在心裏暗暗咒罵着。他說：「我不喜歡有第三個人，叫他走吧！」

瑪嘉烈聳聳肩：「我不能叫他走，他是我爸爸派來保護我的！」

「那眞有趣！」司馬洛說，「我叫他走好了！」

他帶着瑪嘉烈走到了車子旁邊，那保鏢就從車頭上下來了，擋在他們的面前。

瑪嘉烈說：「今天晚上，我和他在一起！」

「你，」那保鏢指指司馬洛，「先讓我搜搜你的身！」

「什麼？」司馬洛的眼睛瞪大了。

那人露出一個輕蔑的微笑：「你要做生意，當然要驗一驗身了，錢沒有那麼易賺的！」

那人顯然看不起做這種生意的人，司馬洛也不怪他，事實也很同情，因爲，司馬洛也是看不起做這種生意的人的。但問題是，這個人阻着他。

而康端的車子已經去得相當遠了。

瑪嘉烈咭咭地笑着：「你錯了，這位哥哥不是要我的錢的，他是眞正對我好的呀！」

「沒有分別！」那保鏢說，「還是要搜一搜！」

「好吧！好吧！」司馬洛說着，就把兩隻手舉了起來，兩隻手就舉到頭頂的高處去。

那人上前一步，伸手摸摸他的腰間。

司馬洛這時就很快地動了。他的右邊手肘向前一撞撞了過去，就撞中了那人的左邊太陽穴。那人向右邊仆跌，司馬洛的左邊手肘也撞過去了，撞中了他那一邊的太陽穴。

那保鏢這就兩眼翻白，頹然地跪倒在地上。第三下，司馬洛的拳頭就向下，擊中了他的頭頂。這三下就已經够了，那個保鏢仆在地上，一動不動，暈過去了。

「好一個保鏢！」司馬洛說。

瑪嘉烈又在傍邊「咭咭」地笑着。「幹得眞好！那麼男性化！」

「車匙呢？」司馬洛向他伸出手。

「眞可愛！」瑪嘉烈說着，就把一串鎖匙掏了出來，放進了司馬洛的手中。

「謝謝！」司馬洛說着，拳頭就從下而上，擊中了瑪嘉烈的下頷。

瑪嘉烈簡直整個人飛了起來，跌在他的保鏢的身上，也不動了。

司馬洛跳上了車子，把鎖匙插進了匙孔，把車子開動了，駛出了停車場。這部車子的馬達是強勁有力的，是司馬洛最欣賞的那一類車子。司馬洛把這部車子開到了路上，以超過法律限制的速度駛了一段，轉了一個彎，便看見康端所坐的車子在前頭了。

他舒了一口氣，把速度降低，遠遠地跟在後面。

他知道在幾分鐘之後，當瑪嘉烈和那個保鏢醒過來的時候，這部車子就要成爲警方追查的對象了，但他並不担心。康端這樣急不及待，也不會開車子在路上兜幾個鐘頭了。

他希望康端把那人帶回家去。

但不是，康端的車子，並不是駛向回家的路。他一定昏了頭腦了。司馬洛咬牙切齒地咒罵着。

他一直跟在後面，直至康端的車子到達了目的地。那是一座兩層高的洋房。司馬洛的車經過門口時，看見康端和那人已經下了車，正挽着臂膀進入了洋房門口。

他在遠一些的地方把車停下來，看見洋房二樓窗口外亮起了燈光。

司馬洛急步向那座屋子跑過去，到達了屋子的樓下，繞到屋後，沿着水渠爬上去。以前在馬戲班生活過一段時間，使他學到了比美一流竊賊的本領。現在，他就可以輕易地爬上了水渠，到達了二樓的露台。那露台就是在亮燈的房間外面的。

窗簾已經拉上了，不過並沒有完全拉攏，司馬洛可以通過窗簾縫望進房中。這樣更好了，他可以望進房中，而房中的人却不容易望出來。

司馬洛看到，康端的手脚原來很快，他已經把衣服脫了下來，而且也替那人把衣服脫了下來。

那人倒眞像一個女人。

他們拉扯着到了床上。司馬洛感到一陣嘔心。他寧可看兩隻狗做這件事情了。

不過，他的工作也算是做得不錯的了，起碼，他並沒有失去康端。

他雖然不喜歡看，却不得不看。愈看下去，他的肚子就愈不舒服。

然而，康端這一幕使司馬洛不舒服的工作，也進行得並不久。忽然之間，房門「砰」一聲給撞開了，一個高大而猙獰的男子進來，手中拿着一把手槍。

司馬洛的反應是閃電一般快的，他也拔出了槍來，槍咀已經對着這個不速的來客了。

床上的康端二人的反應雖然不算快，却也不算慢了。他們一分分了開來，康端坐了起來，他的對手跳了下床，拿着一張被子掩着自己的身體，好像一個女人似的。而且，他也像一個女人般尖叫了起來。

「閉咀！」來人喝道。

司馬洛相信這人一時是不會放槍的，也可能根本不會放槍，於是，他就不慌不忙地在自己的槍咀上裝上了一個滅音器。

康端瞪大眼睛看那人，吼叫道：「媽的，這是怎麼回事了！」

「這是我的弟弟！」來的那大漢說，「你侮辱我的弟弟！」

聽的司馬洛差不多笑出聲來了。如果和康端上床的是個女人，那麼這人就會說是他的妻子了。還有比這更老的把戲嗎？又是一幕捉黃脚鷄的活劇，不過性別不同吧了。

那人獰笑着趨前一步。

「是你就要付出代價。」那人說。

「付出代價？」康端就像聽到了一個滑稽之極的笑話，「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誰吧？」

「我不管你是誰。」那人說，「總之我要打你一頓！」

「打我一頓？」康端從床上跳了下來，吼叫着，「打我康端一頓？」

「我不知道什麼康不康！」那人說，「跪下來！」

「不要這樣，哥哥！」那給被欺侮的弟弟在旁邊勸着，花容失色地，「不要這樣，你，康端先生，快點認錯吧！」

「我認錯？」康端哈哈大笑着，「你這老鼠！你滾出去，不然我要把你的手臂也拆下來！」

那人雖然有槍在手，也不由得狼狽地退後了兩步。他喝道：「別過來！」

大概他們兩個人都想不到事情會弄得那麼僵的，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可能都會跪下來求饒的了。

「不要這樣吧，康端先生，」那位弟弟連忙打圓場，「你只要給他一點錢可就行了！」

「對了，」拿槍的人說，「如果你拿得出一點錢來，也許我會攷慮放過你！」

戲演得糟透了。不過，由於他們是佔了上風，所以他們就認爲不需要演得怎樣好了。

「哦，」康端說，「祇要給錢就行了，就給你十元吧！」

十元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尤其是以日元來說，那就是更微不足道了。

那拿槍的人憤怒地臉漲紅了起來。

「十元，看來你這個人是眞的需要教訓一下了！」他叫着，就踏步上前，手中的槍一動，就要向康端撞過去。

門外司馬洛的槍响了「撲」一聲，那人手中的槍就飛走了，那人尖叫一聲，執着自己那發痲了的手腕，轉向露台門，司馬洛又「砰」的一聲把露台門撞開，踏了進來了。

那人連忙要向他跌下了的槍撲去，但司馬洛把手上的槍一擺，冷笑着：「好了，停在那裏！」

那人僵住了。

「你這兩個，跪下來！」司馬洛說着揮揮手槍，注意力則大部份集中在那個「捉姦」的人身上。

那人是跪下來了，但是那個弟弟卻還是站在那裏，用被子掩着身體，而司馬洛也不介意，他不相信這種男人能做出什麼男人能做的事。

康端吃吃笑着：「咯咯！你看，我早說給你十塊錢，叫你滾蛋的，你卻不滾。現在，你就連十塊錢也拿不到了，看！」

「媽的，康端，別浪費時間了，」司馬洛吼道，「走吧，讓我們離開這裏！」

「離開？」康端瞪着眼睛，「我在這裏有事情未做好呢！你帶那傢伙走吧！」

「別傻吧！」司馬洛說，「這種地方，不是好逗留的！」

「康端先生，」那位弟弟哀求着，「你放過我的哥哥吧，你要我怎樣我都依你！我會——我會對你很好的！」

「看！」康端說，「他在求我了！他什麼都願意做！這才是難得的美味呢！」

「不！」司馬洛說，「這個不行！你去另找一個好了！不要這個！」

「媽的！」康端說，「你別命令我！究竟你做老板還是我做老板？」

「你也許是老板，」司馬洛說，「但現在是我在保護你的生命，所以你要聽我的話！」

康端瞪着司馬洛。

「你走不走？」司馬洛說，「你不走，我就打暈你，把你抬走了！」

康端臉上的怒容，這時就化成了一個微笑。「啊，」他說，「眞好，總算有一個人關心我！好吧，我們走！」

他把衣服拿起來，要動手穿上。

「那……那我們怎樣呢？」那弟弟問起來。

「你多謝上帝賜給你的好運吧！」司馬洛說，「碰着別人，已經把你打一頓了，但是我們沒有空這樣做！」

「走！」司馬洛向那跪着的人踢了一脚而說。

那人連忙爬起來，向門口走去，把房門一拉拉開。他走得太快了，也把門拉得太快了，司馬洛那機靈如電腦一般的腦子馬上就有了反應。

當那人把身子向門邊的牆壁上一伏時，他並沒有下意識地向那人放槍，而是向地上一跪，就向門外放槍。

他的反應對了，門外果然有人，而且有兩個人，已經舉起了槍來朝着他。

但是卻是司馬洛的槍先响的，他一連串地扳動槍機，那兩個人把槍丟了，身子就像觸了電似的抽搐着，撞在一起，又分開，然後仆倒下來，不動了。血從他們身下的地毡兩旁流出。

開門的那人縮作一團，恐懼地哀求着：「不要！不要！不……」

司馬洛沒有向他放槍，也沒有空。因爲這時，康端發出了一聲尖長的慘叫聲。

司馬洛向他轉了過去，看到了一個令他難以相信的場面，就是，那個「弟弟」已經拿着一把刀子，在康端的背上刺了一刀。現在他把刀子拔了出來，舉起，正要再刺下去。

司馬洛又扳動槍機。

那人整個飛了起來，連人帶刀跌到了床上，掙扎着。司馬洛要再放槍，槍中已經沒有子彈了。

康端跪在地上，兩隻眼睛驚詫地圓睜着，兩隻手要伸到後面去摸那傷口，卻摸不到。

司馬洛這個時候可眞是忙得不可開交了，他以最迅速的手法從身上取出一隻裝備了子彈的新鮮彈夾，把槍中的空彈夾換了出來。

雖然康端正在那裏兩眼發白着，司馬洛一時卻還不能去照顧他。他祇是拿着自己的槍一閃閃出了門口，望望門外的客廳中，提防客廳中還有些什麼人。

但是沒有了，他可以看到外面那客廳是相當簡單的，沒有什麼可以躲藏的地方。很可能，那二個槍手，是在康端進了屋之後再進來的。

司馬洛再轉回過去。

康端終於仆倒下來了，他就仆在那地毡上，一動也不動，死去了。

司馬洛把他檢驗了一下，就知道他果然是沒有救的。他憤怒地再轉向那兩個致康端於死的人——那個「弟弟」以及那個捉姦的。

那個弟弟現在也已經伏在床上，一動也不動了，司馬洛的子彈，是穿過了他的頸子的。司馬洛看着他，閃着眼睛，仍然感到難以置信。

這樣一個人，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拔出一把刀子來刺進康端的背脊！是什麼使他這樣大胆的？他一定明知道這樣做了必定

難逃一死，他卻還是這樣做了！

由於這人已經死了，司馬洛不能問他，於是，司馬洛就轉向剩下來的那個人，一面緊緊地咬着牙齒，以抑制自己憤怒。

「你！」他喝道，「轉過來！」

「請……請不要殺我！」那人哀鳴着，「請不要殺我！」他祇是在那裏縮作一團，不敢爬起來，也不敢轉過身來。

「你轉過來！」司馬洛冷冷地命令着，「不然我會把你的腦袋敲到開花的！」

那人祇好轉了過來。

「現在小心一點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你們並不是爲了錢而這樣做的，你們是要殺死康端！爲什麼？」

「我們祇是需找點錢，但是一時錯手殺了——」

「你們並不是一時錯手！」司馬洛指出，「你們是有預謀的！你們大概想等門外那二個人也進來了時才動手把康端殺死，祇不過我卻先進來了。當門外那兩個人也殺我不成功時，你的弟弟才作最後的一擊，拔出刀子來把康端刺死了，是不是這樣的！」

「這……都不關我事，」那人說，「我祇是聽他們的指揮吧了！」

「我不管是誰的責任，」司馬洛說，「我祇是要知道眞相！」

「這……這就是眞相了呀！」那人吶吶着。

「我不是指這些，」司馬洛說：「我是要知道，爲什麼你們要這樣做？」

「都是他……都是他攪出來的！」那人指指他那個已經死去了的弟弟，「都是他！我們是聽他指揮的！」

「他是誰？」

「他叫丹島一郞，」那人說。

「他指揮你們幹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那人也忠實地和盤托出了，他說，丹島一郞是特意到那酒巴去誘惑康端的，而他們則在這屋子的樓上等着。到康端回來了，他就先衝進房裏，串演一幕捉姦的把戲，等康端不會提防，然後，門外的二個人就持槍衝進來，把康端射死。

他們這樣做，是怕康端會反抗，因爲康端也不是一個弱者，要打起來，倒也是不容易對付的。

計劃是進行得很好了，就是沒有想到，司馬洛竟會先行出現，把計劃完全破壞了。

「是誰叫丹島做這件事的？」司馬洛又問，「他怎會傻到這樣？在這個時候還把刀子拔出來？難道他不知道他是一定死的嗎？」

那人聳聳肩：「我猜，他完全是爲要對菊子小姐——主使他的人——盡忠！」

「池田菊子？」司馬洛問，「他，就是池田菊子派來的？」

那人有點詫異地看着司馬洛：「你認識菊子小姐？」

「是的，」司馬洛說，「我認識她，我當然認識她了！」他走過去，打量着那個已經死去了的丹島一郞。這個人，不論在生前或者死後，司馬洛都不覺得他好看，而現在，司馬洛還是不覺得他好看。不過，司馬洛看他，卻不是欣賞他的美，而是看清楚他的手脚。

司馬洛終於說：「這個似乎就是池田菊子的殺手了！」

「是！」那人討好地說着，「正是，他是菊子小姐手下的一流殺手！」

「哦？」司馬洛不禁失笑起來了，「有這樣的事嗎？怎樣一流法？」

「一流的，」那人說，「菊子小姐要殺什麼人，都是由他出手！你知道的，最近幾個菊子小姐的對頭的保鏢，也是他在解決掉的！」

「哦？是嗎？」司馬洛微笑，「你怎會知道呢？」

「我就是知道！」那人說。

司馬洛忽然雙手一掌擊在那人的臉頰上。

拍！那人打着轉，向後面跌出去，撞到了房門上，幾乎要暈過去了。

「這……這是爲什麼？」那人可憐地抗議着。

「爲了你對我說謊！」司馬洛說：「爲什麼你對我說謊？」

「我——沒有對你說謊呀！」那人吶吶着。

「你是說謊！」司馬洛說，「因爲，這個人不可能是替菊子做這許多事的人，看他的手脚就知道！」

「看他的手脚？」

「當然了，」司馬洛說，「這是一流殺手的手脚嗎？這是可以一動就把人打死的手脚嗎？絕對不是！我看得出來的！而且，如果這眞是一個一流殺手的話，他也用不着叫兩個槍手在門外準備着和他合作了。他會自己動手打死康端的，而且，他也根本就不必把刀子拔出來！」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那人吶吶着，「是丹島自己這樣說的！」

「哦，」司馬洛點頭，「是他告訴你的，他說他是菊子小姐手下的一流殺手，而菊子小姐以前的一切骯髒工作，都是由他去做的？」

「是……是呀，他是這樣說的！」

「那你受了他的騙了！」司馬洛說。

「是……是……我是受了他的騙，」那人也吶吶着連忙承認了。現在，司馬洛不論說什麼，他都要應一個「是」字了。

「受了他的騙，」司馬洛在那裏自言自語地，「但爲什麼要騙人呢？這樣騙人，對他自己，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呀！」

「呀呀，眞奇怪，」那人毛遂自薦地參加意見，「平時丹島也不是一個愛誇大的人，不知怎的，這一次他卻會大大吹牛起來了！」

「平時不是這樣的？」司馬洛又自言自語起來了。

「這……這是眞的，我沒有騙你！」

「我知道你沒有騙我，」司馬洛說，「我也很多謝你！現在好了，你在這裏留下來吧！」

「留下來……幹什麼？」

「總得有一個人給警方抓住來負責任的，」司馬洛說，「所以，你應該留下來了！」

說着，司馬洛手中的槍就一擊擊了過去，槍咀擊中了那人的太陽穴。

那人眼睛一翻白，就倒下來，暈了過

去了。

他要在這裏留下來，給警方作爲負責的人了。

司馬洛小心地走到屋子的大門，從門洞張望過外面是沒有危險份子了，才開門出去。

他就開了康端那部車子離開。

在他離開了大約十分鐘之後，就有一部警車來到了。這部警車似乎接到了密報，知道這裏是出了命案的。警察們下車，匆匆登樓。

而在差不多同時，又另有一部車到附近來了。這一部車却不是到屋子來，而祇是到了瑪嘉烈的車子旁邊，就停了下來。

下車的人就是瑪嘉烈和他那個保鏢，此外還另有兩個像保鏢的人物，他們找回了車子了。

他們幾個人圍着車子，在吱吱喳喳地七咀八舌起來，一點也沒有提防到，大隊警探也正在掩至，把他們包圍起來了。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一個警探喝問着。

「我們……這是我們的車子！」瑪嘉烈吶吶着。

「你是不是到過那間屋子？」那警探向那間屋一指。

「沒……沒有呀！」

「說眞話！」

「眞的沒有，」瑪嘉烈寃枉地說，「我不過是這裏找車子吧了！」

「你還是跟我們回警局走一趟吧！」警察說。

「豈有此理，」瑪嘉烈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小姐，不管妳什麼人，總之你有嫌疑！」

「我不是小姐！」瑪嘉烈吼道。

「哦，原來你是——」那警探幾乎忍不住笑出來了，接着又因爲他是正在做着一件嚴肅的工作，所以又不肯笑出來了。

瑪嘉烈用兩隻手叉在腰間，說：「你不知道我爸爸是誰嗎？」

「你爸爸是誰？」那個警探問。

瑪嘉烈那個保鑣，馬上附耳對那個警探說了一句話。那警探眉毛一抬：「是眞的嗎？」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哦，是的，是的，」那警探恍然地點着頭，「是的，我也聽見過了！」

「如果你不相信，」那保鑣說，「你還可以再看看這部車子的，普通人會開這種車子嗎？」

「唔，」那警探點頭。這果然是進一步的證據了。

×　×　×

當瑪嘉烈等人正在和那些警探們在夾纏不清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到達了他的另一個目的地了。這就是池田菊子的家。

他按門鈴，門洞就開了，池田菊子的眼睛窺出來，一面顫着聲音說：「誰？」

「開門！」司馬洛粗魯地喝道。

「你是誰？」

「媽的，你不認識我？」司馬洛更大聲地喝叫起來。「池田菊子，不要假裝快開門！」

「你……你有什麼事，明天到我的寫字間來再說吧！」池田菊子吶吶着；現在，她是眞的恐懼起來了。

「我現在就要進來！」司馬洛喝道，「開門，不然我會把門打破的！」

池田菊子在門口前面慌作一團，不知道怎辦好，她一方面希望李顯光在這裏保護她，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李顯光在此時出現，因爲，門外人乃是司馬洛。

她正在這樣慌着的時候，屋裏的走廊處忽然有一個人出現了，這個人就是李顯光。她連忙焦急地向李顯光揮着手，示意他不要做聲。

李顯光低聲說：「讓他進來好了，看看他有什麼話說！」

菊子還想再問清楚李顯光有什麼進一步的指示，李顯光却已經閃進了裏面了。

接着，門就開了，也不知道司馬洛是怎樣弄的。總之門開了，司馬洛衝了進來，菊子連忙退後，驚惶地看着他：「你……你想怎樣？」

司馬洛在沙發上一坐，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說：「替我倒杯酒來吧！」

「什麼？」

「你沒有聽見嗎？」司馬洛說，「我要威士忌！」

菊子眞的下意識地向酒櫃走過去，但是隨卽又不服氣了，她的兩隻手在胸前一交抱，說：「司馬洛，如果你不走，我要打電話報警了！」

「你知道警局的電話號碼？」司馬洛問。

「當然了，」菊子說，「三個九字，到處都是打三個九字就可以報警的！」

「那麼你打吧！」司馬洛說，「我在這裏等你！」他大力地向電話一指。

菊子反而不敢去打電話了。她遲疑了一會，終於說道：「司馬洛，你究竟想怎樣？」

「我要先恭喜你，」司馬洛說，「你的忠心僕人丹島已經把康端殺掉了！」

「呃——我不知道你說什麼——」菊子的臉上發青。

「我也把他殺了！」司馬洛說。

菊子的臉，現在變成青上加青了。

「我……我還是不懂你在說什麼？」菊子說，「出了命案，你自己去報警好了！快！快！」

「哈哈，」司馬洛瞪着眼睛看着她：「我的酒呢？我叫你拿酒來，你有聽見沒有？」

菊子祇好忍氣呑聲地過去斟了一杯酒來給他，一面說：「司馬洛，我猜你是喝醉了酒。你一定已經喝得太多了。再喝下去，對你就不大好了！」

司馬洛呷了一口酒。「我們剛才是正在談着丹島的問題，在他死前，丹島自稱他是你的忠心僕人！是不是？」

「不……」

「是不是？」司馬洛跟着雷鳴般的一聲大喝，嚇得菊子整個人跳了起來。

她連絕對否認也不敢了。她祇是說：「他幹什麼我也不知道，這也不是我的責任呀！」

司馬洛大概因爲聽到剛才菊子所說的話而靈機一觸吧，本來沒有醉，也裝起醉來了。他伸出一隻手指着菊子：「你不要騙我，菊子，把眞話說出來！」

「你還是明天到我的寫字間來吧！」菊子敷衍地說着，「你醉了！」

「呵呵，你眞不識抬舉，」司馬洛一笑，「妳一定要我動手打人，你才肯招供了！」

「打人——？」

「是的！」司馬洛叫着，忽然一跳起來，一掌向菊子的臉上擊了過去。

拍！菊子驚叫一聲，打着轉仆到了地上，一時呆住了。而司馬洛的心裏則感到一陣難過。他是一個騎士作風的男人，一向不喜歡也不贊成動手打一個沒有抵抗的女人。但是這一次他却非打不可。這一次，他非要表演式地動手打菊子不可，由於這是他的計劃的一部份。

「你再對我說謊，」他吼道，「我便再給你加倍！」

菊子還是呆呆地坐在那裏看着他。如果司馬洛知道動手打下去，在她的身上會有什麼反應，也許，他就不會有憐香惜玉之心了。

一如往常一樣，這一掌打在菊子的身上，除了痛苦之外，還引起了一陣難以形容的快感，使菊子用一種新的眼光看着司馬洛了。一個這麼富於男人氣概的男人，又是這麼英俊的。

她對於司馬洛接下去說話，幾乎無心裝載了。司馬洛說：「我知道你們都是在說謊！你說謊，丹島更加是說謊！丹島告訴我他是你手下的一級殺手，過去的幾樁案子都是他幹的，但我知道這是謊話！一級殺手！哼！你以爲我沒有見過一級殺手嗎？我知道丹島是第幾級。他是第九級殺手！他爲什麼說謊？就是因爲，是你教她說謊的！他是你的忠心僕人，甚至不惜爲你犧牲性命，在緊要關頭，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殺死康端。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謊，就是使我相信，替你殺人的不是李顯光，而是丹島。但這辦法是不行的，我沒有那麼容易給這種謊話騙倒！你這樣等於是告訴我，你背後的人正是李顯光！」

菊子終於爬了起來。

「所以，」司馬洛說，「你要告訴我李顯光在哪裏？你要把他交出來！」

菊子忽然向前一撲，就伸出指甲，向司馬洛的臉上抓過去。

這就使司馬洛不動手也不行了。一動手，他就索性動得很重，一拳擊向菊子的下頷。

菊子又打着轉跌開了，而這一拳，是的確已經把她打得半暈的，但是菊子還是拚命爬起來，又向司馬洛撲過去，就像一個貪小利的人，有便宜可佔的時候就拚命去佔。

這眞是出乎司馬洛的意料之外的。他把她打開了她又過來，把她打開了她又過來，直至最後，她再也爬不起來了，祇是躺在地上喘着氣。

他覺得他簡直像是在和一隻老虎搏鬥似的。

經過一場搏鬥，菊子身上那一件和服已經破得很厲害了。她近來所消耗的和服可也眞多。她的一邊胸脯已經露了出來。

她伸起了一隻軟弱無力的手，伸向自己的胸部，却不是把衣服拉起去掩上，而是把衣服更拉開一點，讓另一邊胸脯也露了出來。

司馬洛的眼睛也不禁凸了出來了。她在攪什麼呢？

她的眼睛却並不軟弱，那裏面有着一種火一般的神情，旁邊淌着血的咀唇也展開來，勉強露出一個嫵媚的微笑。當她把腿子也張開來時，司馬洛是更惶惑了。他的心也大跳起來。

一個女人在展出肉體，而他是一個眞正的男人。

她並沒有說話，祇是在那裏對他作着一個淡淡的微笑，展示着她的身體。表示着願意。

司馬洛覺得奇怪，接着他就明白是爲什麼了。怪不得了，怪不得她肯這樣做了，她一定是李顯光的情婦，李顯光一定是用甜言蜜語和手段把她迷惑了，使她死心塌地，不惜犧牲一切，甚至不惜向司馬洛獻上肉體，以維護李顯光。如果司馬洛接受這具肉體，那會怎樣？很可能在緊要關頭她會在他的背上一刀！

但這當然是錯誤的想法。

不過司馬洛不以爲錯誤，他以爲這是唯一的解釋了。

他當然不會中計。

他叉着腰，也有點微微喘着氣。「現在你明白了沒有，菊子，你把他交出來，不然我會要你的命的！」

「你……打死我好了……」菊子有氣無力地說。

司馬洛冷笑：「我却不會打死你！我會打你，但我不會打死你，你把李顯光交出來，不然我就每天晚上來一次，打一次，打到你交出來爲止！」

他相信這是一個好辦法。打了兩三次之後，卽使菊子受得起，李顯光也受不起的。卽使李顯光受得起，菊子又受不受得住他的袖手旁觀而不作護花使者呢？

「你！現在就打死我好了！」菊子急說。

「記着，我明天晚上再來，」司馬洛說，「我的時間多着，我可以等的！」

然後，司馬洛就踏出門口，大力碰上門，走了。

菊子還是懶洋洋地躺在那裏，喘着氣似的。

好像很熱似的，她衣服再拉開一點，又拉開一點。當李顯光終於出現時，她身上已經完全沒有衣服了。

「怎麼樣？」李顯光問道，「他有沒有——？」

「沒有，」菊子苦笑，「我怎會……和他……？」

「爲什麼不？」

「爲什麼不？」菊子憤怒地坐了起來，「我怎能夠？我是你的！」

李顯光嘆了一口氣。「這有什麼關係，你的，我的！這是爲了大局着想！」

「他說他明天晚上會再來！」菊子說，「然後後天晚上又再來，他會把我打死的！」

「聽我說，」李顯光道，「明天晚上他再來的時候，你和他——」

「我纏着他，你就偷偷地殺死他嗎？

」菊子歪着咀巴看着他。

「不，」李顯光搖着頭，「我已經說過了，殺死他是不行的！」

「那怎麼辦？」菊子問。

「就是和他好，」李顯光說，「好了幾次之後，你告訴他，你失去了丹島，你需要一個人代替丹島你叫他代替丹島！」

菊子恐怖地睜着眼睛。「如果他答應了呢？」

「他不會答應的，」李顯光說，「他不是那種人，他怎可能做這種事？」

「那麼——」

「他見你這樣說，他就會心息了，」李顯光說，「他會以爲，你的背後是眞的沒有李顯光了！」

菊子低下頭，沉默着。

「怎麼樣？」李顯光溫柔地擁着她，「這是一個好辦法，你一定得這樣做，做了之後，對我們兩個人都好的！」

「不行。」菊子搖頭，「我不幹！」

「爲什麼？」李顯光問。

「因爲，」菊子的眼中盈着淚，「我不能讓你利用我！你是在利用我！」

「這……這不是利用，」李顯光說，「這是唯一的辦法呀！如果不這樣做，我們都要完了！」

「完了就完了吧，」菊子說，「你一定要這樣做法，那就不如完蛋好了！」

「你有另一個辦法嗎？」李顯光連忙問道。

菊子微笑了：「是的，我有一個辦法，我在想，我們仍然可以維持下去的！你不要再出面了，我們也不要再幹什麼了，你只要躲起來，躲得密密的，東京這麼大一個地方，你一定可以躲得很密。」

「那怎麼辦？」

「我已經說過，不要辦什麼，你繼續做我的秘密情人，你愛我，我也愛你，我們可以就這樣永遠厮守下去的！」

「不，」李顯光說，「不能這樣，我還有很大的計劃的！我要發展下去！」

「還有什麼比我更重要的？」

「我要發展下去，」李顯光演講般地手舞足蹈着。「我要控制整個東京！我可以這樣做的！」

「而我，不過是你的一塊踏脚石！」

「不，」李顯光說，「我是愛你的！你一定要這樣做！」

「你愛我？」菊子冷冷地，「你却可以看着別個男人這樣打我？甚至還要說服我讓別個男人摧殘？這也算是愛我嗎？」

李顯光長嘆一聲，在她旁邊的地上坐了下來。「你們女人的頭腦是像石頭一樣！要怎樣才能使你們明白呢？」

「我只是明白，你不太愛我！」菊子說道。

「我是愛你的！」

「那麼，你證明你愛我吧！」菊子把李顯光的手拉到她的胸上。

「又來？前幾天晚上剛剛——」李顯光苦着臉，就像認爲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菊子吸着咀：「你用不着打我的，司馬洛已經打過我了，現在你只是要——」

「我的天！」

「你在討厭我了？」

「不！」李顯光困難地咽了一口泡沫。他是有他的苦衷的，他當然也想利用這個機會取悅一下菊子，但是，今天晚上他才剛剛到過那個妓女那裏。近來，他是愈去愈多了。他現在已經像一隻洩了氣的氣球，怎能做一隻漲滿了的氣球做的事呢？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是只好勉爲其難了。

菊子是熱情的。這是她唯一能够熱情的場合，而這樣一個女人，一熱起來，可就是熱得不可收拾了。

李顯光只能滿足她一半。

她把李顯光的肩和臂也捏得瘀黑了。

「我不依，」她撒嬌着，「你得再來！你以前不是這樣的，你得再來！」

李顯光好像屍體一樣癱軟在那裏，嘆着氣。「這是心情不好影响，明天吧！」

菊子煩熱地拚命在他的身上磨擦着，直至她也得到了聊勝於無的滿足，然後她也軟了下來了。

李顯光拿起一塊破衣服，抹着她咀角上的血，咬牙切齒地做出憤怒的表情：「這個司馬洛也眞豈有此理，看他把你的臉打成這個樣子！」

「我明天得去見見醫生了！」菊子說，「近來身體也不大好，精神好像退步了一些！」

「讓醫生看看吧！」李顯光說，「事實上，我也是需要去見見醫生的，我也累得很！」

「回去睡覺吧！」菊子說。

「關於我那個提議，」李顯光說，「我希望你仔細考慮清楚！」

「別再提這個提議好不好？」菊子氣憤地說。

李顯光微笑着，再溫柔地吻了她一陣，才放了她。他相信她會改變主意的。女人總爲他改變主意，他一向是善於利用人的，利用男人，利用女人。

他回到浴室裏，就將那隻圈子取出來，搭在鋼綫上，一滑就滑了過去。

幾秒鐘之後，他就回到了那邊那層樓的睡房中，躺到了床上。他覺得很虛弱。在爲菊子「服務」之前他已經有了那種虛弱的感覺，現在他是更虛弱了。

那個妓女給他喝的那碗到底是什麼藥呢？最近兩次她都給他喝一碗藥，她說對他的身體很好的。那是什麼藥？喝了之後並沒有覺得進步了而且反而感到虛弱的。

媽的，女人都是不可靠的。

他在虛弱之中朦朧地睡着了。

× ×

第二天一早菊子就去見醫生。

那是一位女醫生，也是菊子的家庭醫生，從小看到大的。醫生因爲菊子的傷痕纍纍而感到驚詫。

「你怎麼了？」醫生疑心地問：「看你是經常給人打！如果有人欺負你，你應該報警！」

菊子的臉紅得很。由於這是醫生，她也毫不隱諱，她告訴了醫生這是爲了一個男人，而她是自願的。

醫生皺着眉頭：「這是不健康的，菊子小姐，我看你應該找個心理學醫生調理一下！」

「這不要緊，」菊子說，「我想知道

的是，我是不是打得太重了。最近兩天，我總覺得有一點點發昏！」

「看來不像是打的影响！」醫生又皺起眉頭，「不過，讓我替你檢驗一下！」

她又詳細地替菊子檢驗，以及問了她一些問題。

後來她問：「你有過很多男人嗎？」

「沒有，」菊子否認，「只是一個而已！」

「那麼，」醫生說，「你這個男人是不乾淨了！」

「不會的！」菊子說，「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男人的事，很難講的！」

「怎樣不乾淨呢？」

「譬如，他有別個不乾淨的女人，」醫生說，「更可能是去找妓女之類，於是，不乾淨就傳到了你的身上來了！」

菊子沉默好一會，考慮着醫生這句話。她說：「你肯定嗎？」

「你已經不是剛染上了的，」醫生說，「我可以絕對肯定，不過，你一定要證明的話，我也可以把一些標本送到化驗所去化驗，然後給你一份化驗的報告！」

菊子搖搖頭：「不必了，我當然相信你，醫生，但，我有一個疑問，那就是，這種病，通常是男人先發覺的，難道他不發覺嗎？如果他發覺了，他一定快點想辦法替我隱瞞的！」

「照我所知，」醫生說，「如果他是在找某一種妓女，那麼，當這種妓女發現自己有可能從別個客人身上染上了而傳給他的時候，下一次就會給他喝一碗藥。她們有一種古方，可以治療這個的，她們會哄他說這是一種補藥，讓他喝下去。他還沒有發作就好了，自然不知道，你沒有藥喝，你就不能好了！」

現在菊子明白了。她並不是一個太愚昧的女人，對於這些事情，她也知道得不少的。她想起了李顯光的「散步」，又想起了他最近一次無能，於是她就明白了。

但是她還是有點不相信。

「他去找妓女……」她喃喃着，「找妓女……但他是愛我的呀！」

「這件事，有時和愛情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醫生安慰着她，「一個男人，如果在你的身上不能得到滿足，他就要去找別的人了！不過，總之你的情形並不嚴重，我給你打一針就行了！」

醫生說着，就站起來，轉身去準備針藥去了。

菊子只是呆愣在那裏，不知想什麼。

× ×

她一直呆到了晚上，天已經黑了。

她這一天也沒有上班，只是呆在窗前，望着街。今天晚上，司馬洛會來的，來時不知道該怎樣應付。但是，她却似乎並不是在担心着這個問題。

她望着街，如果司馬洛是開車來，她是可以看見他來的。而且看來他也不會偷偷摸摸的。

後來，菊子站起來，走到浴室裏去，推窗望望對面，對面浴室內已經有了燈光。並不是浴室裏有人，而是浴室的門外有燈光透出來。

這表示，李顯光是已經回家了。不知道他白天到了那裏去了，總之他現在是已經回家了。

菊子伏在那窗前，很希望李顯光過來找她，然而，李顯光却連人影也沒有出現過一次。

後來，菊子毅然站了起來，回到外面去，找到了她的手袋，從手袋裏翻出一張名片來，依着名片上的號碼打一個電話。

當電話接通了之後，她說：「我要找司馬洛！」

「是誰找他呢？」那邊接電話的人忙問。

「我是池田菊子！」

「哦，池田小姐，司馬洛目前不在這裏，但你有話，可以留下的！」

「有什麼辦法可以和他聯絡嗎？」菊子問，「我有些很重要的話，要直接跟他說的！」

「這樣好不好，池田小姐，你留下電話號碼，兩分鐘後他就會打來給你了！」

「我在家裏！」菊子說。

「很好，他馬上就會回話給你了！」

菊子放下了電話，等着。

正正兩分鐘後，電話就响起來了，菊子接聽，裏面傳來的就是司馬洛的聲音。

「菊子嗎？」司馬洛說，「你不是改變了主意吧？我剛要到你這裏來呢！」

「你用不着來了，」菊子說，「現在我就是要告訴你你想知道的事情！」

「哦？」司馬洛笑起來，「多謝你，說吧！」

「你要李顯光，我現在就要告訴你李顯光在那裏，」菊子說，「李顯光就住在我的後面，他在那裏租了一層樓躲着！」

菊子還把那層樓的街名和門牌號碼說了出來。

司馬洛反而感到難以置信。那麼辛苦也問不到的，這麼容易就說出來了。

「這不是什麼詭計吧？」司馬洛說，「你最好別來向我弄什麼花巧，你弄不倒我的！」

「我不是向你弄詭計，」菊子咬着牙說，「我要殺死他！」

「爲什麼？」司馬洛問。

「別問我爲什麼，」菊子咬牙切齒着，「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你就來打我好了！」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你現在知道了，你知道他是在利用你了！」他是很善於捉摸女人心理的，他一聽菊子那辛酸的語氣，就知道她是在想什麼了。

「是的，現在我明白了！」菊子說着，就放下了電話。

司馬洛這個時候是正在路邊一間店子裏的，距離菊子的家很近。事實上，他是正在前赴菊子的家的途中，就接到了老莫方面用無綫電通話器與他的聯絡，告訴他他要給菊子一個電話。於是他就停下車來，在那間店子借用電話，打給菊子。

打完了這個電話，司馬洛就匆匆離開了那間店子，回到車上，開動了，一面向菊子所說的那個地址飛馳而去，一面就在思索着，考慮菊子的話。他很快就已經斷定了，菊子並不是說謊。這可不能是她的詭計。她承認了李顯光的存在，如這不是眞的話那就使她陷進了水深火熱之境了。

車子在那個地址的門前停了下來。

和菊子所住那一間是一模一樣的。是同一格式的。司馬洛不慌不忙地下了車，若無其事，慢慢地走進了這間屋子的門口，沿着樓梯而上，上了第一層樓梯，他已經把槍拔了出來，拿在手中了。

那是一度厚厚的柚木大門，不過幸而沒有鐵柵在外面。

鐵柵是比較難對付的，一度木門，他就不怕了。

他伸手按門鈴。

沒有什麼反應。

司馬洛再按一次。他可以從門洞看到屋裏是有燈光的，沒有理由會沒有反應呀。有燈光表示有人在着的，有人在而沒有人應門，這就是疑點了。

更進一步證明了司馬洛的懷疑的，就是門洞上的玻璃暗了一暗，又恢復了光明。這表示是有人在門內向外面窺了一窺。

還是沒有應聲。

司馬洛用拳頭打門。他大聲叫了起來：「李顯光！李顯光在那裏面嗎？開門，我知道你在裏面的！你逃不了，開門！」

還是毫無反應。

接着，一陣危險的預感來了。也不知道是什麼警告了他的，只能說那是一種預感。司馬洛一側身，就挨到了門邊，貼身在牆邊上。

槍聲響了。

一連串的槍聲，那門上就出現了五六個子彈洞，子彈穿了出來，樓梯間有一扇窗子的玻璃「乒乓」地破掉了，玻璃碎嗆啷啷地落下來。

在玻璃碎還沒有完全落下來之前，司馬洛手中的槍也響了。

那度門上又添了好幾個漏洞，這一次則是向裏面破進去的洞了，令到裏面的人也遭到了與司馬洛相同的危險。

最後幾槍，司馬洛則是射在門鎖上。那門鎖給射得差點脫了下來，門也開了一縫。司馬洛在槍中納入了一夾新的子彈，然後才把門一脚踢開，衝進去。

那裏面是一間廳子，一如菊子那一間，廳中沒有人。司馬洛朝着那通進裏面的房間的走廊，叫道：「好了，李顯光！你逃不了的！舉着手出來！」

他所在的地方，還可以看到走廊末端的門口，所以，李顯光是不能從後門逃走的。也因此，照常理來說，李顯光的確是無路可逃的了。

但，李顯光却是另有一條逃路的。這條逃路就是在浴室之內。

李顯光現在，也正是逃進了浴室之內裏去。

當司馬洛在廳中這樣叫着的時候，李顯光的手就伸出浴室的門口，向廳中丟出了一件東西。那東西落在地上，向司馬洛滾過來。

一件長圓形的東西，像一隻鷄蛋般大小，外表像一隻菠蘿。

司馬洛好像跳水似的一躍而起，一撲就撲到了一張沙發後，伏了下來。

那隻手榴彈就爆炸了。震天價响地轟隆一聲，廳子裏就像天翻地覆似的，司馬洛雖然已經躲到了那張沙發後面，也不能完全逃得過，因爲，那張沙發也給推動了，沿着地板滑行着，把司馬洛推到了牆邊，在牆上一夾。

司馬洛覺得內臟也快要給擠了出來了，但更痛的是腿子的部份。他的腿子就像快要斷下來似的。

那硝烟使他不斷咳嗽。

他仍緊握着槍，通過硝烟監視着那洗手間的門口。一面，他試試爬起身來。

腿子上的痛苦使他的眼前金星亂冒。如果沒有斷掉，也是給扭傷了。他連忙伸一隻手在觸摸痛處。雖然痛極了，但是還好，摸不到有什麼斷的地力。

他沒有受傷，只是一時的痛苦。

他不能起來，但他監視着浴室門口，李顯光也逃不出來的。

他的心裏是這樣想，但裏面的事實却不是如此。在裏面，李顯光已不再等他。

李顯光上了窗沿，一面取出了那隻金屬環，搭到了那根鋼綫上。

他看見菊子就站在對面的窗口，於是他對菊子揮揮手微笑。

太遠，看不見菊子臉上的表情，不過，菊子似乎並不是在對他還以微笑，菊子的表情是很木的。

李顯光滑了出去，讓身子懸在那根鋼綫上，開始面對面滑過去。

這時，菊子的手從背後伸到了前面來。她的手上原來拿着一把手槍。她把手槍提了起來，槍咀湊到了那鋼綫上。她的咀唇間露出了牙齒。

李顯光混身的毛都直豎了起來。他懸在半空，尖叫着：「不！不要！」

但是他無法制止菊子。

菊子扳了兩次槍機，槍咀噴出橙色的火燄。那根鋼綫斷掉了，蜷曲成一條彈簧一樣似的。

李顯光尖叫着直跌下去，直至跌到了地下，他的叫聲才停了下來。

但是他還沒有死，那高度不够把他跌死，他只是躺在那裏不能動，血從他的咀巴流出來，好像打開了一罐油漆似的。

菊子在上面哈哈地笑着，看着他。

李顯光抬起無神的眼睛看着她。

「李顯光！」菊子尖聲地，「記得我的小貓嗎？我不是沒有告訴過你的！」

李顯光的咀巴動着，想說什麼，却說不出什麼，只是有更多的鮮血從他的咀巴湧出來。

菊子只是站在那裏看着他。

司馬洛出現在對面的窗口了，他一看見菊子，就連忙縮了回來，因爲菊子的手中有槍。

「菊子！」他叫道，「把槍放下。」

菊子把槍丟下了，舉起手來。她還是笑着：「司馬洛，你下去捉他吧，他是你的了！」

司馬洛皺着眉頭。

「他利用我，」菊子叫道，「我不想他再利用什麼人，所以我這樣對他，你知道嗎？他已經利用了最後一個人了！他沒有機會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他最後一次利用人了！」

在下面，李顯光張開咀巴，但是，仍然做不出什麼聲音，只是咀巴有更多血流出來。

（完）

兩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南宮吟雲·文　盧令·圖

烈婦殲仇（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藻芳在新婚之夜，驀遭刺斃，新娘子黎玉雯檢查兇器，知是池鎭平所爲，遂留書家翁，外出訪仇，她福緣深厚，爲涵眞師太看中，有意收她作衣鉢傳人，問知她的身世遭遇後，携她回紫雲觀授藝，此時黎玉雯已有孕，十月後誕一麟兒，涵眞師太命人護送嬰孩往文家，一年後黎玉雯藝成，涵眞師太特命她喬裝書生，又着鄒七姑作伴，那日在一小鎭，遇新任陰風教分壇主羅玉琪，鄒七姑未洗手前曾與相識，故與攀交，擬探池鎭平下落，黎玉雯不願多延時間，向七姑暗示，七姑頓時編出一套謊言——

劍誅江湖賊　手刃殺夫仇

黎玉雯笑道：「正是正是！小生還以爲七姑經過這番應酬，已經忘記了呢。」

鄒七姑苦笑道：「忘是不忘的，只是老婆子已退出江湖十幾年了，成名早的，像羅分壇主這些江湖舊識，老婆子當然知道，如果是成名較晚，老婆子自然不知道了。不過不要緊，這位羅分壇主眼皮子寬，交遊廣，妳再說一遍，也許羅分壇主知道是什麼人物？」

羅玉琪笑道：「這位文老弟見着的，可是一個風流瀟洒的中年人，帶着一輛金璧輝煌的雙馬車，車中坐着兩位風華絕代的美人？」

黎玉雯笑道：「原來羅分壇主也見着了！」

羅玉琪道：「不但見過了，而且還相當熟悉呢。」

黎玉雯裝得喜孜孜，而且有着一絲已妬且羨的意味，急問道：「他是幹什麼的？看他那種排場，眞不啻是位輕裝出遊的王孫公子呢！」

「啊，他呀！」羅玉琪似與有榮焉的呵呵笑道：「就是敝教的副總巡主，也是敝教教主新近收歸門下的弟子，姓池，名鎭平，綽號『喪門劍』，雖然出道較晚，但在尚未投入敝教教主門下前，便已名滿江湖了，算得上是年輕一輩中的傑出人物，加以他家大業大，這一點點排場，在他根本算不了什麼。」

黎玉雯眉頭微鎖，不勝感喟的道：「早知學武有這些好處，眞不該死啃書本的——啊，七姑，妳老和羅分壇主多談一會兒，小生要告辭先走一步了。」

羅玉琪道：「文老弟何不多坐一會，急着欲去那裏？」

黎玉雯嘆口氣道：「小生苦讀十年，博不到一領青衿，所以心灰意懶，立志遍遊名山大川，一舒胸中悶氣，傳聞嶽麓高聳靈秀，稱爲絕勝，欲前往一遊！」

羅玉琪曖昧一笑道：「文老弟大概是

難忘那輛油壁香車吧？」

黎玉雯笑道：「羅分壇主說笑了。」

羅玉琪也笑道：「這話固是說笑，但文老弟如果稍許繞一點路，也許能再見到兩位絕世美人哩。」

黎玉雯故作驚喜道：「羅分壇主是說，那輛香車也是往這條路上走了？」

羅玉琪點點頭道：「他們是往浮邱山。文老弟知道浮邱山在那裏嗎？」

黎玉雯含笑道：「在益陽縣境內，謝謝羅分壇主指點，小生就此告辭了！」

說完深深一揖，一搖三擺的走出了飯館，口中輕聲吟哦道：「綠雲高髻，點翠勻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眼看唯恐化，魂蕩欲相隨。玉趾廻嬌步，約佳期。」

一陣馬蹄聲起，黎玉雯絲鞭輕搖，絕轠而去。

羅玉琪哈哈笑道：「這位文老弟大概書本啃得太多了，眞呆得可以哈哈……」

鄒七姑驀地站了起來道：「倒是羅分壇主一言提醒我老婆子了，那孩子呆頭呆腦的，可不要惹惱了那姓池的，那才叫做吃不完兜着走呢！我老婆子得追去攔阻他。今天承羅分壇主破費，謝啦！至於老婆子是否投入貴教，容我多考慮幾天，再作答覆。告辭了！葉老三，咱們走吧！」

×　×

浮邱山在益陽縣西百里，峯巒起伏，亞於南嶽，山麓濱水瀠洄，白帆片片，景色極爲秀麗。

于家五虎，是爲害湘北一帶的惡霸，他們的巢穴，便是在峯巒起伏，濱水瀠洄的浮邱山內。

羣峯環拱中，有一片數里的平坦山谷，本來名叫純陽谷，裏面有呂純陽的享廟，但自于氏兄弟霸佔此谷後，即將廟宇拆除，興建了重樓叠閣，並改名五虎谷。

五虎手下，約有百餘弟兄，都是橫眉豎目，泯不畏死的江湖匪類，連地方官都對這一股惡勢力忌憚幾分！

這天，黎玉雯單人獨騎到了「五虎谷」口，駐馬向內張望，其實從谷口到谷內，還得繞過好幾座峯脚，自然是一無所見，不過她的這種舉動，却引起了谷口樁上弟兄的疑惑，這裏經常有五六個弟兄把守，這時一個敞胸擄袖的漢子走了過來，大聲喝道：「呔！你這窮酸，敢來本谷偷窺，難道不怕死嗎？」

黎玉雯仍然裝得怯怯道：「不！小生不是有意偸窺貴谷，只是想找一個人。」

「找人？找誰？」

「啊，一個很瀟洒的中年人，隨行還有一輛很華麗的馬車呢！」

「哦？你認識他？」

「不，不認識，小生只是覺得那輛馬車很好看，想多看幾眼……」

「一派胡言！小子，你可眞是吃了熊心豹膽，敢來『五虎』谷做奸細，還不自己快滾下馬來受縛，難道還要老子動手不成！」

「好漢爺，小生是實話實說呀，請高抬貴手，饒小生這次吧！」

黎玉雯嘴裏說得可憐，其實滿臉笑容，毫無懼色。

那壯漢不知自己已死星照命，還認爲對方文弱可欺，大聲喝道：「小子，你是自討苦吃，可怨不得老子黑……」

喝聲中，十指箕張，向黎玉雯飛撲過去。

黎玉雯絲鞭輕輕一點，高聲叫道：「好漢爺饒命！」

「叭噠」一聲，壯漢凌空摔下，連「黑」字的下文都未交代，便糊糊塗塗的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壯漢的幾個同伴見狀，同時跑了過來，其中一個眉角有塊刀疤的，大概是他們的頭目，喝道：「洪五，看看江豹傷在那裏？有沒有救？」

黎玉雯裝模做樣的裝出一副驚嚇狀，顫聲道：「這位好漢大概是突然得了急病，小生可沒動手啊！」

眉角有塊刀疤的漢子狠狠瞪了她一眼，沒有吭聲，顯然他是在等待洪五報告。

「秦老大，江豹已經死了，可是全身並無傷痕！」

黎玉雯急道：「好漢爺，小生沒有說錯吧！」

眉角有塊刀疤的秦老大嘿嘿冷笑道：「小子，先別得意，不管怎麼着，你還是脫不了嫌疑！」

黎玉雯似已豁了出去，這時反而鎭定下來，冷冷的道：「依好漢爺的意思，是不是還要小生自己下馬受縛？」

秦老大冷聲一哼，道：「這是最聰明的選擇。」

黎玉雯道：「假如小生不願意呢？」

秦老大眉角上那道刀疤跳了幾跳，喝道：「朋友，別反穿皮襖裝羊（佯）了！你到底是那條線上的朋友？來意如何？請說明白，兄弟也好接待！」

黎玉雯道：「小生方才已和那位死去的好漢說過，是來找人的，你們不信，又有甚麼辦法！」

秦老大一聲大喝道：「弟兄們，這點子可能很扎手，大家亮傢伙，先收拾他再說，死活不拘！」

「嗆啷」聲中，四個把守谷口的漢子齊都亮出了兵刃——四柄寒光閃閃的鬼頭刀。

黎玉雯哼聲道：「果然是羣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盜匪，姑——少爺今天可要爲地方除害了！」

秦老大一聲暴喝道：「兄弟們，這小子是奸細，宰了他！」

四柄鬼頭刀寒芒電閃，分四個不同方位，齊向黎玉雯身上劈去。

黎玉雯怎會將這四個毛寇放在眼裏，冷笑聲中，絲鞭連揚，發出「叭……」幾聲脆響，四柄鬼頭刀均隨着脆響聲飛上半空，四個壯漢也似中了邪般，作張牙舞爪狀定在原地不動，原來他們已全被黎玉雯揮出的鞭梢制住穴道。

黎玉雯冷聲一哼，策馬進入谷口。

由谷口到于氏五虎的谷中住所，有一條繞着幾座峯脚彎曲的寬敞道路，黎玉雯一路行來，途中雖也遇上好幾撥腰跨鬼頭刀的漢子，以懷疑的目光迎送着，但並未發生事故，因爲他們信賴守在谷口的弟兄，一定經過嚴格的盤查。

面對谷口，是一座偉雄壯觀的巨第，八字門牆，門兩側蹲着一對巨大的石獅，

白色大理石石階，門額上懸着一塊黑漆橫匾，「嘯風府」三個擘窠金字，泛出閃閃金光，也顯示出這巨第主人的雄風。

自巨第八字門牆向兩翼延伸，却都是同一型式的磚砌瓦房，顯得非常整齊。

嘯風府的前面，是一塊可容納千人的草坪，淺草茸茸，青翠一片，草坪邊上搭蓋着一長列凉棚，裏面排列着兵器架，石鎖，千斤担等練功用具。

黎玉雯進入谷中，從那些磚砌瓦房內出來很多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但都只站在門前張望。

馬行極緩，她却藉機打量谷中形勢。

「朋友，前面已經沒有路啦，你找誰？」原來她已到了巨第的石階前，一個懷抱鬼頭刀的精壯漢子攔在馬前問話。

黎玉雯勒住馬，淡淡一笑道：「找位姓池的！」

懷抱鬼頭刀的精壯漢子微微一楞，但很快又說道：「咱們五虎谷中沒有姓池的人！」

黎玉雯道：「在下欲找的那姓池的名叫池鎭平，尊駕該知道是誰了吧？」

抱刀漢子目光一冷道：「不知道！」

黎玉雯對抱刀漢子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實在忍無可忍，揚手一鞭抽去，叱道：「該死的東西！」

抱刀漢子被抽得像陀螺般一旋，臂上和背上的衣服抽去一大片，登時皮翻肉綻，血流如注，只痛得他咬牙切齒，一聲厲喝道：「小賊，你敢來五虎谷撒野，老子就剁了你！」

鬼頭刀一掄，正欲撲向黎玉雯，驀聽一聲大喝道：「住手！」

抱刀漢子聞聲，忙收住刀勢，趁勢往旁一縱，躬身道：「三爺，這小子無故來谷撒野……」

黎玉雯趁機打量來人，是個三十五六歲的中年漢子，一張青滲滲的臉，短眉細目，頷下微鬚，一身全青短打，腰間纏着兩柄八楞鍊子錘，雙手叉腰站在大理石台階上，向那個抱刀漢子瞪了一眼，沉聲喝道：「閉咀，快敷藥去！」然後向黎玉雯抱拳道：「手下弟兄失禮之處，在下這厢賠罪！」

黎玉雯估不到對方會來這一手，一時間反而感到不知如何應付了，當然她是不肯認錯的，想了一想，便也在馬上抱拳道：「在下是來貴谷找位姓池的朋友，致引起貴手下的誤會……」

一陣急急的馬蹄聲如飛而至，馬未停下，一個精壯漢子已自馬背上離鞍縱起，落在大理石階前，向臉色青滲滲的中年漢子躬身一禮，然後指着黎玉雯道：「禀三爺，這小子是奸細，江豹已死在他的手上，秦老大和其餘三位弟兄，也全被制住穴道！」

青滲滲臉的中年漢子臉上毫無表情，手一揮道：「知道了。吩咐厚殮江豹！」

然後轉向黎玉雯道：「在下于禮虎，尊駕可否見示姓名？」

「文藻芳。」黎玉雯仍然冒用了她亡夫的姓名。

「哦，是文少俠，久仰。文少俠要找姓池的朋友，可是『爽門劍』池鎭平池大俠？」

「不錯，正是池鎭平！」

「文少俠與他是舊識？還是新交？」

「兩年前曾有一面之雅，」黎玉雯的眉梢跳動了一下，冷冷的道：「不過聽說他近來春風得意，携帶着兩個絕色美女，香車美人，到處遊蕩，在下很想見識一下他那兩位傳聞中的美女……嘿嘿，食色，性也！于三俠請莫見笑。」

「哦哦，文少俠原是風流種子，失敬。只是尊駕來的晚了一步，池大俠已於今晨離此回九疑山去了！」

黎玉雯覺得人家沒有瞞騙自己的必要，當下抱拳一拱道：「池鎭平既已離此他往，在下就此告辭了！」

「且慢！」于禮虎突然面色一沉，冷聲道：「五虎谷可不是客棧飯舖，由得尊駕要來就來，說走就走！」

黎玉雯早就料到事情不會輕易了結，雙眉一挑，冷笑道：「尊駕是想將文某扣留在此？」

于禮虎道：「尊駕也是江湖人物，應該知道江湖規矩，尊駕來本谷既未按江湖禮數投帖拜山，而且將本谷弟兄打的一死一傷，連片言隻語都不丟下，就想一走了之，也太藐視本谷了！」

這番話的含意，黎玉雯自然聽得懂，只要她好言交代幾句，來個事後補救，對方也就藉機下台，將這檔子事畧過去了，可是她偏不領這個情，冷笑道：「在下不懂江湖規矩，尊駕如嚥不下這口氣，就請劃出道來，在下照單全收！」

口氣之狂傲，幾乎將于禮虎的肚皮都氣炸。

于氏五虎本非善類，于禮虎對黎玉雯所以容忍，是經過老大于仁虎的指示，因爲五虎谷已接受「陰風教」的領導，現正籌備設立分壇事宜。午夜時分，「爽門劍」池鎭平也確曾來過五虎谷，於曙色乍綻時離去，他來是傳達教主諭旨：一，儘速籌設分壇。二，在開教大典前，儘量忍耐，不要發生任何事故。三……

于禮虎一張青滲滲的臉，氣成了鐵灰色，脚步沉重的走下大理石階，戟指黎玉雯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你還不趕快下馬受死！」

黎玉雯慢條斯理的含笑下馬，從鞍旁取了帶鞘長劍，順手在馬背上輕拍一掌，將馬趕開，然後面向于禮虎不丁不八一站，說道：「于當家的準備如何賜教？」

于禮虎解下腰間的八楞鍊子錘，怒喝道：「亮你的長劍吧，咱們今天是生死搏，有甚麼，招呼甚麼！」

黎玉雯自隨涵眞師太習藝，這還是第一次正式和敵人交手，但她對年來所學，極有自信，所以神情也顯得分外鎭定，聞言淡淡一笑道：「于當家的請盡量施爲，到了文某需要亮劍的時候，文某自然會亮劍的。」

這簡直是對于禮虎的一種輕視，但于禮虎已橫了心，並不計較這些，錘鍊「嘩啦啦」一響，右手錘突然飛起，一招「遙叩紫府」，向黎玉雯迎面撞去。

黎玉雯咀角噙着微笑，不閃不避，雙目凝視着飛來的八楞錘，覷錘來至切近，突以劍鞘向錘上楞角點去。

于禮虎也非庸碌之輩，那一招「遙叩

紫府」，只不過是試探性的虛招，自不會讓對方點着，右手猛往回一帶，同時左手錘又已飛去，直取對方下腰部位。

黎玉雯因經過易容，臉色黃蠟黃蠟的，看不到飛上臉的兩片紅雲，但從她清徹眸子裏暴射出寒芒，便知她已動了殺機！

男人和女人動手過招，最忌指向女人的胸域和下腰部位，因這是種極下流的舉動。

不過，這並不能怪于禮虎下流，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黎玉雯是易釵而弁的女流，而黎玉雯也忽畧了自己已是男人裝束。

「下流淫賊，找死！」喝聲中，黎玉雯長劍業已出鞘，只見碧虹一閃，錘鍊已被攔中截斷，一柄碧霞流轉的寶劍，已觸到于禮虎的脖子上……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驀聽一聲大喝道：「黎姑娘請手下留情！」

黎玉雯微一怔神，一條她極熟悉的人影凌空而降，原來是鄒七姑。

接着又响起一陣粗獷的哈哈大笑道：「黎姑娘好俊的身法，果不愧是涵眞師太老前輩的高足，老朽又算是開了一次眼界了！」

于禮虎一招受制，以爲必死無疑，因爲他根本連對方的身法都未看清楚，冷颼颼的劍鋒已是砭肌生寒，所以只有閉目待戮的份兒，這時聽到他大哥的笑聲，才不禁詫異萬分的睜開雙目……

「于老三，還認識我老婆子嗎？」

「啊！是七娘！」于禮虎青滲滲的臉上，有一份驟然的驚喜，也有一份慘敗的愧色。

鄒七姑自然看得出來，笑道：「這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于老三，讓大妹子一招半式是應該的。以後是一家人了，老婆子來爲你們引見引見！」

隨同鄒七姑出來的，有于家其餘四虎，他們是按「仁，義，禮，智，信」排名，老大于仁虎，老二于義虎，老三便是和黎玉雯動手過招的于禮虎，老四于智虎，老五于信虎。

引見完了，于仁虎抱拳笑道：「黎姑娘，這一切都是誤會還請妳多多包涵！」

黎玉雯也抱拳道：「實是晚輩失禮，還請前輩多多担待！」

鄒七姑笑道：「儘管站在門外說些無謂的客套話，于老大，難道這就是你們五虎谷的待客之道嗎？」

于仁虎呵呵笑道：「七姑責備的是，兩位請入內侍茶。」

× ×

鄒七姑和黎玉雯離開五虎谷，葉老三的馬車就在谷外等着。

黎玉雯懷着滿腹疑雲，急着想知道究竟，於是將坐騎拉在馬車後面，一頭鑽進了車廂。

蹄聲得得，輪聲轆轆……

車廂中，鄒七姑笑道：「老身料到妳會等不及的。」

「玉雯最怕打悶葫蘆了。」黎玉雯抱怨的道：「七姑既和于氏兄弟有那些淵源，而且又知玉雯是來五虎谷，爲啥不先告訴一聲呢？也免玉雯出手傷人啊！」

「傻孩子，這妳錯怪老身了，老身也是在妳和于老三對話時趕到的。」鄒七姑嘆口氣道：「于氏兄弟雖曾追隨先父多年，但先父過世後，老身也因厭倦江湖風險，蒙觀主收容，修習無爲之道，這其間已相隔十數寒暑，一個人心性的變遷是無法估計的，老身怎知他們仍否念舊！」

黎玉雯道：「玉雯總覺得七姑處理這件事，實在太過冒險了！」

「孩子，老身還要告訴妳一個妳極想知道的消息。」鄒七姑笑笑道：「老身已得到令尊和令兄的消息……」

黎玉雯果然急不及待的問道：「他們現在那裏？」

鄒七姑道：「已往九疑山去了……」

黎玉雯疑惑道：「他老人家也知道是池鎭平……」

鄒七姑搖搖頭道：「妳錯了，他不是去找池鎭平。」

黎玉雯不解的道：「那去九疑山幹啥呢？」

鄒七姑笑笑道：「你們父女查訪仇人正好殊途同歸，都找到了陰風教，聽說當年劫奪令尊鏢銀的賊子，正是現在陰風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這不是很湊巧的嗎。」

黎玉雯聞言大急道：「家父兄人單勢孤，太危險了！七姑，求妳老助玉雯一臂之力，咱們得趕上他們，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鄒七姑道：「孩子，沉住氣！令尊勢力並不孤單，老身敢斷言，陰風教開教大典之夕，也就是該教覆滅之時！孩子，妳知道爲甚麼嗎？」

黎玉雯兩眼睜得大大的，望着鄒七姑搖了搖頭。

「據說陰風教的組成份子——當然是指把持總舵重要位置的，都是當年『黑煞黨』的漏網餘孽，『黑手閻羅』巢斌名義上雖是陰風教的教主，其實只是一具傀儡，因爲幕後還有一位牽線的太上教主，也就是原『黑煞黨』的首領『七絕書生』厲雄。」鄒七姑說至此處，突然問道：「孩子，妳聽說過『黑煞黨』嗎？」

黎玉雯頷首道：「聽家父約畧的提起過，那是一個幹盡傷天害理的組合，老百姓受盡荼毒之苦，因爲他們勢力龐大，各派都噤若寒蟬，後來終於惱了一位武林奇人，出面糾集各派，才在江西懷玉山一鼓將『黑煞黨』盪平，消聲匿跡了十餘年，想不到又蠢蠢欲動起來！哦，七姑，那位武林奇人是誰？這次撲滅陰風教他會不會參加？嗯？」

鄒七姑笑道：「那位武林奇人，就是妳現在的恩師，也就是紫雲觀觀主！」

黎玉雯驚喜的道：「原來是玉雯的恩師！不用說，這次她老人家準又會出面的……咦？奇怪，拜別恩師時，她老人家怎未提及此事？七姑，妳老這消息又是從那裏來的？」

「老身在途中遇到了孟五姑，」鄒七姑道：「她奉觀主之命前往各派連繫，約定中元日在寧遠縣冷道城的玉皇廟會合，令尊和令兄已去江西建昌府，到時也會趕到冷道城去……」

黎玉雯詫異道：「建昌府？家父去建昌府幹嗎？」

鄒七姑笑道：「尊翁已簡放建昌府的

知府呀，令尊大概是去告知尊翁有關妳的消息，以及追查仇人的情形。」

「啊！」黎玉雯默然片刻，幽幽地道：「七姑，現才不過初夏，距中元還早呢，咱們準備去那裏？」

「當然是回紫雲觀囉！」鄒七姑道：「孟五姑曾傳觀主之命，着咱們卽刻回觀，在這段時間裏，觀主還欲傳妳兩種絕學，屆時才有致勝的把握！」

黎玉雯萬分感動的道：「恩師她老人家對玉雯眞是恩比天高，玉雯眞不知將來如何報答她老人家呢！」

鄒七姑笑道：「觀主功力通玄，胸羅萬有，已是地仙中人物，還用得着妳報答嗎！」

頓了一頓，又正色道：「不過，妳眞存心報答師門厚恩，倒也有個辦法。」

黎玉雯連忙問道：「七姑，是甚麼辦法？」

鄒七姑道：「使師門發揚光大！觀主因自己一生淡泊名利，常以未能及身光大紫雲觀爲憾事！如果妳將來能完成觀主這份心願，不等於報答了師恩嗎！」

黎玉雯頓時神情穆肅，滿面堅毅之色的道：「多承七姑指點，玉雯今後有生之年，決以光大師門爲職志，至死不渝！」

鄒七姑感動的道：「好孩子！老身也許看不到紫雲觀飛黃騰達的那一天，但老身衷心祝福妳一定成功！」

× ×

玉皇廟是一座很大的道觀，殿宇連雲，香火極爲鼎盛！

廟中有二十餘名道士，觀主李道元雖已年逾古稀，但鬚髮漆黑，精神異常矍鑠，頗有仙風道骨之概！

廟後，撐天古木成林，蔭蔽着一棟精緻小筑，門額上塑着三個瘦金體字——「養性軒」，是觀主李道元修眞養性所在。

正是上燈時分，養性軒內燈火通明，香烟繚繞。

這時，觀主李道元正陪着一代武林奇人涵眞師太，在討論着「將欲無陵，固守一德。」和「人心惟尼，道心惟微。」的道理。

孟五姑，鄒七姑和黎玉雯都未隨侍在側，因爲她們都各有職責——負責監視玉皇廟週遭，以防奸細潛入。

約莫定更時分，養性軒內已經坐滿了人，李道元雖然養性葆茹，修爲有素，並非武林中人，所以對在塲來客，均陌不相識，涵眞師太均爲之一一引見——

少林派掌門方丈澄心大師，及羅漢堂高僧澄靜，澄慮。

武當派掌門觀主道朔道長，和大弟子率眞。

青城派掌門人「竹杖神翁」甘霖和師弟「擒龍手」暴炳衡。

峨眉派長老玄通大師。

衡山派掌門師叔「劍叟」莊鼎。

鄂東靳家堡堡主「筆拐雙絕」靳慕儒，武師「火鴿子」公冶美，「鐵沙掌」姜志。

川西喻氏三英，「巧手魯班」喻白泉，「乾坤雙環」喻白川，「紫衣女」喻白虹。

黎玉雯的父親「短戟温侯」黎敬梓和兄長黎玉虎。

引見完畢，李道元一一稽首，亟道仰慕之忱。

養性軒權充爲這干俠義道的議事廳，因涵眞師太齒德俱尊，且曾出面邀集各派覆滅「黑煞黨」於前，所以仍一致公推其爲議事主席。

涵眞師太僅說明：「陰風教的總壇卽設在舜原峯巔。」便請在塲衆俠，各抒破賊卓見。

經過一番熱烈發言和討論，涵眞師太歸納各人意見，作了如下的決定：

一，明面：由「短戟温侯」黎敬梓出面拜山，向該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討取鏢銀，隨同前往的有「筆拐雙絕」靳慕儒，喻氏三英，「擒龍手」暴炳衡，澄慮大師，鄒七姑黎家兄妹共計十人。

二，暗面：澄心大師和澄靜大師由峯左潛入。道朔道長率弟子率眞由峯右潛入。「竹杖神翁」甘霖和玄通大師由峯後潛入。「劍叟」莊鼎率領「火鴿子」公冶靈，「鐵砂掌」姜志暗中接應，並相機作擾亂性的處置。

三，由涵眞師太率領孟五姑，暗中嚴密監視該教幕後太上教主「七絕書生」厲雄的行動。

人事分配既畢，暗面各組相繼告辭，很隱秘的離開了玉皇廟。

片刻後，明面拜山的也浩浩蕩蕩地向九疑山而去。

× × ×

中元節的晚上，玉宇無塵，一輪銀盆似的皓月，高掛天中，給九疑山抹上一層淡淡的銀灰色彩。

七月中旬，湘南一帶應仍是浴暑時令，但山中氣候極爲凉爽，習習晚風，使人感到分外舒暢。

黎敬梓一行十人，都是武林健者，脚程自非常人可比，自冷道城至九疑山入口不過二十餘里路程，他們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達。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羅巖九舉，異嶺同勢，所以名爲九疑。

山有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原、女英、簫韶、桂林、杞林。舜原峯居中，高接雲漢，上有飛泉懸瀑，蹊徑險絕，陰風教總壇便設在峯頂。

那是一座美侖美奐的雄偉建築，重樓疊閣，屋宇櫛比，遠望雲烟繚繞，無殊神宮仙闕！

正門東向而開，門額上朔着「陰風宮」三個顏體金字，門前是一條碎石鋪成的寬敞之路，啣接盤峯而下的羊腸坡道，寬敞道路兩側，移植千株翠柏，排列成行，愈顯得陰風宮氣象萬千。

時值子夜，陰風宮懸燈結綵，燭火通明，議事廳內樂聲悠揚，原來他們的開教大典，正方興未艾。

黎敬梓一行因係依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除了在入山時，經把關教徒畧加盤問，並施放三支藍色蛇燄，向總壇報訊外，一路倒是毫無阻擋。

他們到達陰風宮，投了拜帖，自有教徒負責接待，不過陰風教開教大典，並未邀請任何門派觀禮，所以他們被接待在迎賓館暫時休息。

開教大典一直延續到丑正才告禮成。

黎敬梓等人自感到萬分不耐，一個兩鬢斑白，身着青綢長衫的瘦長老人適時走進來，抱拳道：「勞諸位貴賓久等了。老夫黃通，奉敝教主之命，來請諸位貴賓至議事廳見面。」

語氣森冷慢傲，黎敬梓等人雖然很是氣，但想想此行目的，也就只冷冷一笑，按捺住滿腹怒火。

穿過一片佔地數畝的廣場，便是金壁輝煌的議事廳，廳高十丈，裏面是可容納數百人而不感到擁擠，其寬可知。

黎敬梓一行剛到大廳門前，黃通已搶先一步入廳，高聲道：「稟教主，來賓帶到！」

用「帶」而不用「請」，顯然是對黎敬梓等一行人的極端奚落，但黎敬梓等人仍然忍住了，沒有發火。

抬目向廳內望去，正面神龕業已幃幔低垂，不知所供何方神聖，神龕前是一張長條供桌，上面擺滿了三牲花菓，燭台香爐，香爐中香烟裊裊，氤氳滿室。

供桌前，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坐着一個濃眉巨目，繞頰鋼髯的修偉老者，他，就是陰風教的教主，也就是黎敬梓追尋多年的刼鏢仇人——「黑手閻羅」巢斌。

巢斌兩側，雁翅般一邊坐着八人，年齡都在三十五歲以上，一律青色長衫，面目森冷，對黎敬梓等十人渾如不見。身後是一雙青年男女；女的雙手捧着一隻金光燦爛的香爐，男的捧着一根溜金鐺。

這些人中，黎敬梓僅認識兩人，一是巢斌，另一個便是殺婿仇人「喪門劍」池鎭平。

黎玉雯見到池鎭平，雖然銀牙咬碎，但在父親和許多前輩面前，還是强行抑住了快要爆炸的復仇火燄。

巢斌聽到黃通稟報，連身子都未欠動一下，僅低喝了聲：「爲來賓看座！」

黎敬梓已跨進了大廳，哈哈笑道：「不必了！閣下一步登天，排場倒眞是不小——嘿！黎某不是來向你這位教主道賀，用不着客套！」

巢斌冷冷的道：「那閣下是來討債的囉？」

黎敬梓沉聲道：「二十萬官銀，十六條人命，我想閣下不會願欠來世債吧！」

巢斌濃眉一揚，突然敞聲大笑道：「本教金銀盈倉滿庫，人命更不值錢，不過就憑你們這幾塊料，哈……」

「筆拐雙絕」靳慕儒大聲喝道：「巢斌，你身爲一教之主，說話時最好能有點教主的風度！」

巢斌巨目中暴射出兩道兇芒，指着靳慕儒道：「你是個什麼東西，也配和本教主說話！」

靳慕儒怒極而笑，指指坐在巢斌兩側的人道：「你問問你手下這些黑煞黨漏網餘孽，便知靳爺和你說話，是在抬舉你這個武林敗類！」

巢斌大喝一聲，驀地站了起來，用手向外一指道：「到外面去，巢某若不讓你們死上十天，備受煎心刮骨之苦，就枉爲陰風教主了！」

議事廳外的廣場之中兩陣對圓，一邊是陰風教之巢斌和手下的十六名教徒，一邊是以黎敬梓爲首的一干俠義道。

黎玉雯殺夫仇人見面，早已目眦俱裂，殺機盈面，此來她已恢復本來面目，低聲向她爹黎敬梓說了幾句，便縱身到了場中，手中碧虹劍一指「喪門劍」池鎭平嬌叱道：「惡賊，殺夫之仇不共戴天，你還不趕快滾出來受死！」

池鎭平請示過教主——也是他的再授藝恩師，便賊嘻嘻的出列，走到和黎玉雯相距七尺停住，輕薄地笑道：「當年池某看上妳，正是妳的福份，想不到妳竟看上了那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小窮酸。嘿！池某得不到的，也決不讓別人得到，池某能讓那小窮酸死在妳這賤人的肚皮上面，做個風流鬼，已是格外開恩了……」

這番不堪入耳的話，黎玉雯已是羞怒交迸，那能容他再往下說，碧虹劍一振，叱道：「萬惡賊子，看劍！」一招「玉女投梭」，向池鎭平分心刺去。

池鎭平自拜在巢斌門下，也已技藝大進，怎會將黎玉雯放在心上，喪門劍「撥草尋蛇」，反削對方皓腕。

他做夢也未曾想到黎玉雯已投入一代武林奇人涵眞師太的門牆，武藝造詣，已高出他不知凡幾，即使是換上巢斌，也只在伯仲之間，難分軒輊呢！

池鎭平不知死星已照命，猶在逞口舌之利，大施輕薄道：「黎姑娘若肯開方便之門，池某願率先爲入幕之……」

黎玉雯氣極恨極，殺機早動，三招過後，也正是池鎭平口舌輕薄之時，突展新近習成的「電閃三式」，顧名思義，這三式劍招完全象徵閃電之速，池鎭平「賓」字尚在喉間，半片腦袋已飛上半空，同時胸口也着了一劍，黎玉雯皓腕一沉，給池鎭平來了個大開膛，登時腸肚肝臟流滿一地，眞是慘不忍覩。

寫來費了很多筆墨，其實當時只是一瞬間之事，巢斌雖已警覺，但對方劍勢實在太快，他正欲出聲提醒池鎭平注意，但爲時已晚，池鎭平已受到了應得的報應！

黎玉雯劍劈殺夫仇人池鎭平後，登時淚如泉湧的以劍拄地，仰面望向虛空，喃喃地道：「芳郎，爲妻的已爲你報了血海沉仇，你在天有靈，可以聊感安慰……」

她正傷心默禱，敵陣中一個手撚銅棍的虎面壯漢，搶步而出，指着黎玉雯喝道：「妳這女人，看年紀不大，心腸倒是又黑又狠！」

喻氏三英中的老二「乾坤雙環」喻白川長笑而出道：「朋友，想死嗎，喻二爺送你上路也一樣，先報個名兒吧，喻二爺這對生死圈下可從沒死過無名之輩哩！」

虎面漢子怒道：「老子是『一棍奪命』夏山嵐，你小子旣搶着墊背，就拿命來吧！」

喻白川哈哈笑道：「你這黑煞黨漏網餘孽，九死之餘，不閉門思過，竟又助紂爲虐，眞是名實相符的『下三濫了』！」

夏山嵐被對方調侃，只氣得「哇哇」怪叫，熟銅棍一掄，「風行草偃」，向喻白川攔腰掃去。

喻白川身形暴退三尺，已將乾坤雙環擎在手中；他這對乾坤雙環粗逾兒臂，直徑盈尺，每隻重約二十餘斤，也算是重兵刃中一種。

他雙環在手，突欺身而進，和夏山嵐展開了一場硬打硬砸的拚鬥。

巢斌對池鎭平之死雖然皺了皺眉頭，但並無悲慼表示，這時向黎敬梓這邊冷聲道：「這樣一對一的打下去，實在太浪費時間，咱們都算得上是仇人見面，也用不着講究什麼規矩了！」

話完，自身後年輕人手中接過溜金鐺，揮手大喝道：「大家上！」

一場混戰，於焉展開！

寧靜的陰風宮內，登時人聲鼎沸，殺聲震天！黎敬梓父子雙戰巢斌，「紫衣女」喻白虹獨鬥一個龐面老嫗，其餘都是以一敵二，戰爭暫時成了膠着狀態。

由暗中潛入的三組人，都受到了極强的阻擋，由於敵人對防守上的準備極爲週到，加以天然險絕的地形，使潛入之人都被阻在峯腰，無法越雷池一步。

臨陣作戰，一個主將對敵軍實力的分析和判斷，常爲勝負的主要因素，涵眞師太這次實在太高估了陰風教的實力，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過去黑煞黨肆虐武林，各派多噤若寒蟬，一則固因各派互有成見，不能團結一致，再者黑煞黨內高手如雲，確非任何一派可獨攖其鋒，後來一代奇人涵眞師太激於義憤，奔走各派間曉以大義，才使各派捐棄成見。懷玉山一戰，雖將黑煞黨瓦解，但黑煞黨的首領——一代巨梟「七絕書生」厲雄，和幾個重要頭目都突圍逃逸，各派高手也死傷纍纍，元氣大傷！這次陰風教突然崛起江湖，涵眞師太即得到情報，過去黑煞黨漏網的高手，均投入陰風教中，「黑手閻羅」巢斌雖名爲教主，其實只是一具傀儡，凡事都得聽命隱身幕後的「七絕書生」厲雄操縱，就因爲這個緣故，涵眞師太才對陰風教作了最高估計，殊不知她却上了厲雄一個大當！

其實投入陰風教的黑煞黨徒，只是些次要的脚色，厲雄本人和他的得力黨羽並不在陰風宮內，涵眞師太得到的情報，完全是厲雄使的狡計，其實他們此時正在一處極隱秘的地方，商議各個擊破各派的毒計呢！

以上只是交代涵眞師太對敵情判斷錯誤的原因，但情節不屬本故事範圍，就此一筆畧過不提。

負責接應的「劍叟」莊鼎，他率領「火鴿子」公冶靈和「鐵砂掌」姜志二人，追隨在涵眞師太和孟五姑後面，由正面入山，一路上雖遇到很多處明樁暗卡，但都被走在前面的涵眞師太和孟五姑制了穴道，所以他們這一撥，倒是很順利的登上了舜原峯。

「劍叟」莊鼎翻身上了一座石岩，踞高臨下向內張望，廣場內戰況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却未發現暗中潛入的澄心大師等人，不禁感到詫異。

他下岩後和「火鴿子」公冶靈，「鐵砂掌」姜志畧爲計議，便即分頭行事。

防守峯左峯右和峯後的，都只是陰風教下一些武功平平的徒衆，他們只是憑藉着有利的地形，和一匣十支的强勁諸葛匣弩，加以今夜月色明朗，視綫清楚，才使得一干潛入的俠義道，全被阻在峯腰，束手無策。

莊鼎和姜志便是分道去清除那些伏樁，援應被阻峯腰之人上來。「火鴿子」公冶靈則潛入陰風宮內，施展他獨門絕活。

黎敬梓父子雙戰「黑手閻羅」巢斌，數十合後，已是險招迭見，巢斌的一根溜金鐺，確曾經過名家指點，不但招式奇譎，尤其是份量極重，而黎敬梓的短柄畫戟和黎玉虎所使用的單刀，長短和份量上都較溜金鐺遜色多多，加以技不如人，雖是父子聯手，自難免相形見拙了！

其餘的尙算勢均力敵，如「筆拐雙絕」靳慕儒，澄慮大師，鄒七姑和黎玉雯，雖均畧佔上風，却無法取得絕對優勢，所以纏戰半個更次，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黎玉雯芳心中最爲焦急，她曾不時以眼角餘光溜向父兄那邊，雖見父兄迭遇險招，苦於自己被兩個功力不弱的頑敵纏住，無法分身，徒自急得咬碎銀牙！

其實黎玉雯是當局者迷，忘了她恩師涵眞師太尙隱身暗處，盱衡全局，如果黎敬梓眞有危險，即使她自己爲了對付「七絕書生」暫不露面，也會着孟五姑現身解救的。

時間在激烈的鏖戰中悄悄逝去，那輪銀盆似的月亮已由舜原峯的上空，西移到了娥皇峯頂。

涵眞師太也不禁感到詫異起來，因爲她所見到的敵方人物，和她獲得的情報有很大的距離，不止「七絕書生」厲雄未見現身，就連他手下的幾個最得力黨羽也未見露面，難道……

她正沉思的當兒，驀見陰風宮的樓閣，突然烈燄騰空，同時，暗中潛入之人也紛紛現身，場中戰況登時起了急遽的變化，她心中一動，暗道一聲：「不好！」

「五姑，妳快去助他們一臂之力，盡速解決這裏的問題，咱們已經中了厲雄那魔頭調虎離山的狡計！」

孟五姑聞言一愣道：「觀主，厲雄迄未露面，怎知……」

涵眞師太不待孟五姑話完，焦急的一揮手道：「現已來不及說了，快去吧！」

× × ×

一場慘烈的搏鬥，很快的結束了。

陰風教一敗塗地，陰風教主「黑手閻羅」巢斌被黎玉雯所殺，其餘教徒非死卽傷……

陰風宮後的火勢，經夜風的助威，愈燒愈旺，頃刻延及全宮……

涵眞師太現身向大家說明她心中的疑慮是：「陰風教的突然出現江湖，只是厲雄用以轉移咱們注意力的狡計，貧道很担心他們趁虛到各派去攪擾，如有損失，都是貧道計慮不週的罪過！現在事不宜遲，這裏的善後，就勞黎大俠和他的男女公子留下處理了！」

黎玉雯淚眼婆娑的向涵眞師太低聲道：「師父，徒兒此間事了，想隨家父去一趟建昌府，探望一下徒兒那苦命的孩子，以了塵緣，還請師父恩准！」

涵眞師太慈祥的道：「孩子，母子天性，妳以後也應該常常去探望他的，爲師雖已年逾八旬，不還在紅塵中躑躅嗎！」

× × ×

天亮了，舜原峯巔的火勢仍然轟轟烈烈，但人蹤已杳，只遺下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在等待着兀鷹的光臨！（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仲孫玉倩義救南宮白後，偕柳婆婆及二婢返回無憂山莊，驚知其父仲孫承祖已答允了金太極，將玉倩許配其子金玉樓，對這門親事，不特玉倩不願，就是仲孫夫人及柳婆婆也不滿，咸向仲孫承祖責難，仲孫承祖不得已說出遭受九幽迷宮的要脅，要無憂山莊歸附其屬下，金太極夫婦及其子是有挾而求，柳婆婆曉以大義，仲孫承祖也不甘俯首稱臣，決與金太極翻臉，詎爲金太極所覺，先下手扣押仲孫夫人要玉倩答允婚事，玉倩以母命爲重，含悲答允，柳婆婆心有不甘，仍欲向玉倩進言——

一月完新派俠情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九幽迷宮（三）



牧野鷹揚　洛陽虎盤踞

仲孫玉倩道：「婆婆，您不要再說了，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一頓望着金太極道：「金太極，我跟你兒子成親之後，你一定放我娘？」

金太極滿臉堆笑道：「當然，當然，到那時候妳就是我的兒媳，妳娘是我金家的親家母，兩家成了一家，妳想，我還會對妳娘怎麼樣麼？」

仲孫玉倩道：「金太極，你在武林中可是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金太極神情一肅，道：「金太極向來一言九鼎。」

仲孫玉倩深深看了他一眼，這一眼包含的太多，令人難以言喻，她一句話沒再多說，轉身向小樓行去。

柳婆婆大急，伸手就攔。

仲孫玉倩木然說道：「婆婆，請別陷我於不孝！」

柳婆婆神情一震收回了手，霍地轉望金太極，威態懍人，厲聲說道：「金太極，你這個畜生，老婆子我……」

金夫人格格嬌笑道：「婆婆，您別生氣，這是喜事，您幹嗎生這麼大的氣，妳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氣壞了身子不是鬧着玩兒的，承祖夫婦像您的子侄，玉倩跟您的孫女兒沒兩樣，一旦她跟玉樓成了親，您！……」

柳婆婆大叫說道：「妖婦，給我閉上妳的嘴……」

金夫人香肩微聳道：「好吧，既然您不愛聽我就不說了，玉樓，快跟你玉倩妹妹去吧。」

金玉樓滿臉得意邪笑，邁步要動。

就在這時候，後院裏跌跌撞撞地闖進一個人來，滿身浴血，赫然是「無憂山莊」主人仲孫承祖，只聽他厲聲說道：「婆婆護着玉倩快走，這妖婦是他們的人！」

跌跌撞撞地撲向仲孫夫人！

仲孫玉倩陡地停步轉身，失聲尖叫：「爹……」

金太極霍地轉過去道：「仲孫承祖，你的命可眞大啊。」

抖手一掌拍了過去。

砰然一聲，仲孫承祖噴出一口鮮血，踉蹌暴退。

柳婆婆心膽欲裂叫道：「主人……」

只見仲孫承祖抬手瞪目道：「攔住玉倩，快走。」

一交摔了下去。

柳婆婆橫杖一攔，恰好攔住了撲過來的仲孫玉倩，她望着仲孫夫人道：「夫人，您……」

仲孫夫人冷然道：「沒想到他還沒死，跑進來一句話壞了我的大事，既然妳們已經知道，我也裝不下去了，給我殺。」

她這一聲「殺」字出口，金太極，金夫人雙雙在恭應聲中閃身欲撲！

柳婆婆瞪目大喝：「慢着。」

這一聲直如晴天霹靂，金太極夫婦身軀一震，還眞沒敢動。

柳婆婆轉望仲孫夫人道：「夫人，妳畢竟是玉倩的生身之母……」

仲孫夫人抬手往臉上一抹，手裏多了一張奇薄的人皮面具，她變了一張臉，一張冶艷，妖媚的臉。

柳婆婆一怔叫道：「原來妳……仲孫夫人呢？」

那冶艷妖媚婦人道：「妳只知道我不是仲孫承祖的老婆，仲孫玉倩的母親還不夠麼？」

只聽仲孫玉倩道：「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冶艷妖媚婦人道：「丫頭，現在告訴妳也不要緊了，『九幽神宮』出世，各門各派均得臣服，大纛先指武林幾個世家，我奉派到此奪取『無憂山莊』，『蘇州』金家已然歸附，第二個就是妳仲孫家，明白了麼？」

仲孫玉倩沒說話，嬌軀一幌，往後便倒。

柳婆婆魂飛魄散，大叫道：「小琼，小瑤，護着姑娘快走。」

小琼，小瑤扶着仲孫玉倩往後退去。

只聽那冶艷妖媚夫人冷然道：「給我殺，不許放走一個！」

金太極，金夫人恭應騰身，一擋仲孫玉倩，一擋柳婆婆。

柳婆婆不理金夫人，掄掌中鐵杖砸向金太極。

柳婆婆盛怒出手，威力豈同小可，金太極不敢輕攖銳鋒，慌忙吸氣暴退。

柳婆婆鐵杖掄回，又疾點金夫人。

金太極夫婦跟仲孫家相交多年，自是深知柳婆婆的厲害，她跟金太極一樣不敢輕攖銳鋒，身軀一轉，躲了開去。

只聽那冶艷妖媚婦人冷哼一聲道：「小丫頭走不遠的，你夫婦聯手收拾了這老太婆再說。」

金太極夫婦恭聲答應，雙雙撲向柳婆婆，他夫婦這一聯手，威力自然大增，但柳婆婆成名多年，功力深厚，掌中一根鐵拐威震武林多少年，以一敵二竟然毫不遜色。十招過去依然難分高下。

冶艷妖媚婦人冷聲道：「兩個人居然連一個老太婆都收拾不下，沒用東西。」

她一揚皓腕，一點烏芒脫手飛出，疾襲柳婆婆。

柳婆婆全神貫注在金太極夫婦身上，做夢也沒想到場外冶艷妖媚婦人會出手偷襲，等她發覺之時已遲，被那一點烏芒不偏不倚地正好打中後心。

她身軀一震，手上也爲之一緩，高手過招，迅捷如電，微一分神便足喪命，何況是手上一緩。

金太極穿心一掌襲到，正中柳婆婆前胸，柳婆婆一口血噴出，噴得金太極滿頭滿臉，人踉蹌暴退砰然摔在地上，金夫人如影附形，飛掠撲到。

柳婆婆人受重傷，剛烈猶在，大喝聲中鐵拐脫手飛出，電襲金夫人心窩。

金夫人未防有此，匆忙間只有抬手去格，「叭」地一聲她一隻手臂硬被鐵拐碰斷，但經此一碰鐵拐偏斜，從她肩頭掠過往後飛去。

柳婆婆翻身縱起，一顆白頭向附近一棵大樹上撞去。

「噗」地一聲，紅白之物四濺，身子跟着落地，寂然不動。

金夫人神色悽厲，一張嬌靨如同厲鬼，她跟過去揚手就要毀屍洩憤。

只聽冶艷妖媚婦人冷冷說道：「別拿死人出氣了，快給我追那丫頭去吧。」

金太極夫婦很聽話，雙雙騰身而起往後撲去。

金玉樓也要動，却被冶艷妖媚婦人伸手拉住，她那雙森冷的目光突然間變得炙熱異常，在金玉樓臉上一轉道：「用不着你去，這兒有你的差事，要能讓你去，我自己早去了，跟我來吧。」

她拉着金玉樓就往小樓走。

金玉樓忙道：「您是要……」

冶艷妖媚婦人回眸一笑，直能令人骨蝕魂消：「傻子，煑熟的鷄子又讓飛了，看你可憐，給你解解饞，懂麼。這麼多年吃老的，也讓我換換口味，跟我好上一回準包你永不會喜歡仲孫玉倩那種什麼都不懂的嫩雛兒，跟我走吧。」

拉着金玉樓就走。

金玉樓兩眼異采暴射，沒再說話，兩個人很快地進了那座小樓！

× ×

「洛陽」是中國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歷爲東周，北魏，西晉，魏，隋及後唐七朝建都之地，右掌虎牢，左控關中，北望燕雲，南憑江南，晉陸機都說「洛陽」左成皋，右函谷，前有伊闕，後有孟津，形勢極爲險固，無怪詩人謳歌，「九朝會是洛陽城」！

「洛陽」不但在軍事上是個險固之地，在文學上也有其值得大書特書之處。

「洛陽」東關有「宓妃祠」，壁間碑鐫：「伏羲女宓妃祠堂」。

曹操次子曹植曹子健與袁紹子婦甄氏（曹丕後納爲后）有一段哀戀史，乃著「洛陽神賦」以申情愫，爲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戀愛文學。

「雙龍巷」西有「賈公祠」，以祧大儒賈誼，賈爲「洛陽」第一才子，被謫爲長沙王太傅，所著「過秦論」爲後人傳誦之作。

「洛陽」郊外有大儒邵康節先生的故里「安樂窩」！

東關銅駝巷有老子故宅。

尤其「洛陽」人才倍出，文風特盛，漢班超隨母至「洛陽」，貧無立錐之地，乃投筆從戎，立功絕域，爲開疆拓土的大功臣。賈誼不但是政治家，也是大文豪。在理學方面宋時二程之學崛起於伊洛之間，唐宋時期詩詞之學鼎盛，如唐初之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武則天時代的東方虬，宋之問。高宗時代的杜甫，李白，張祝，裴度，賀知章，劉禹錫，白居易等詩中名人，多優遊於此，或終老此鄉，其他如文彥博，司馬光等均文史一代宗師。左思的「三都賦」曾使「洛陽紙貴」，「洛陽」文風之盛，可見一斑。

× ×

「洛陽」西大街，有一座酒樓，招牌掛得老高，黑底金字，每個字有斗般大：「洛陽樓」。

「洛陽樓」是「洛陽」第一等大酒樓，名聞遐邇，大河南北逛耍而不知道「洛陽樓」，那是他孤陋寡聞。

「洛陽樓」所以名氣大，不只是因爲它畫棟雕樑，建築美輪美奐，陳設豪華氣派，也不是因爲它名厨掌灶，菜好酒香，有一半是因爲它養的有歌伎。這，是「洛陽城」其他酒樓所沒有的，尤其這些歌伎都是「洛陽樓」的東家不惜以斗量珠聘來的，有南國紅粉，也有北地臙脂，個個色藝雙絕。

「洛陽樓」有了這些條件，吃喝一頓的代價自然昂貴，卽使是一個人小酌一番，價錢也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不少，可是花得起這個錢的人却不多。

不多歸不多，有錢的大老爺能一擲千金而毫無吝色，也愛這個調調兒。能上「洛陽樓」花銀子似乎能增光彩，抬高身份。魚帶水，水帶魚，這麼一來，「洛陽樓」的大名自是不脛而走。

華燈初上，「洛陽樓」前車水馬龍，「洛陽樓」上絲竹管絃，輕歌妙舞，外帶猜拳行令，掌聲彩聲，熱鬧極了。

花得起錢的大爺們都在樓上享受，花不起錢的只有站在樓下隔着珠簾看着鬢影釵光，聽那動人歌聲，一個個瞪直了眼，半張着嘴，管他脖子酸不酸。

就在這當兒，樓上雅座兒上來個人，一個俊逸異常的年輕白衣客，白衣客穿着不比誰好，可是像貌氣度遍尋「洛陽」却沒一個叫得上，就憑這，夥計不敢怠慢，躬身哈腰，滿臉陪笑地請進了座頭。

有人上樓是常事，盡管白衣客風神秀絕，俊逸超拔，却不如台上那位唱歌人兒吸引人，滿樓酒客沒一個看他的，只有一個人看他，而且看一眼便盯上了他。那竟是台上那位唱歌人兒，她不但盯上了他，而且是美目迸現異采，嬌靨一面驚訝，難怪，誰叫他風神秀絕，誰叫他俊逸超拔，而惱人的是他沒看她一眼，逕自隨着夥計到了座頭。

夥計躬身哈腰再陪笑，小心翼翼地問要什麼。

俊逸白衣客隨便點了兩樣，夥計連聲答應，要走。

俊逸白衣客微一抬頭：「慢着，我打聽個人！」

夥計忙道：「您是問本地的，您找到了人，小的找人頭最熟，『洛陽城』裏沒有我不知道的。」

俊逸白衣客道：「那最好不過，我打聽這個人姓季，叫季飛星，聽說過麼？」

夥計一怔道：「相公爺，您打聽這個人是……」

俊逸白衣客道：「他是我一個朋友的朋友，我這個朋友多年沒見他了，知道我這一趟要到洛陽來，託我來看看他！」

夥計道：「原來是這樣，相公爺，您來晚了，季家早在好幾年前就沒人了！」

俊逸白衣客微微一怔，忙道：「季家早在好幾年前就沒人了，是……」

夥計道：「季家原是個大家，在我們洛陽一帶名氣很大，可是自從廿多年前您找的這位季家少爺離家之後家道就衰了，沒出多少年，死的死，走的走，就這麼一個人也不剩了！」

俊逸白衣客臉上浮現起一片失驚神色，「哦！」了一聲道：「謝謝你了，小二哥。」

夥計陪笑謙遜，轉身要走，可是忽然又回過身來一臉神秘驚恐神色，道：「相公爺，小的忘了告訴您，季家沒人是沒人了，可是有鬼。這些年來季家廢宅鬧鬼鬧得很厲害。」

俊逸白衣客又爲之一怔，道：「小二哥，你說有鬼！」

「可不？」夥計道：「就是這一年多以前才開始鬧的，以前我們城裏有幾個胆大的不信邪，幾個人夜裏頭往季家廢宅跑，結果您猜怎麼着？一夜沒見那幾個出來，第二天家裏的人跑進去一看，全死了，個個七竅流血，脖子上有發青的指頭印兒，出了那幾條人命這還得了，衙門裏派人把季家廢宅封了。到後來聽說還有些江湖上會武的跑進去看究竟，可只見進去不見出來，到如今哪，別說晚上了，就是大頭白日也沒人敢近季家廢宅了！」

俊逸白衣客揚了揚眉道：「有這種事兒，難道就任它這麼鬧下去？」

夥計道：「只有任它這麼鬧下去了，反正只要不進季家廢宅不會有事兒。前一陣子還有人嚷嚷要去請『龍虎山』的張天師呢，可是嚷了一陣子就沒了下文了！」

一陣轟雷般掌聲跟彩聲暴起，原來台上唱歌人兒一曲唱完了。夥計忙道：「凈顧着跟您說話，把您的酒菜都給躭誤了，該死，該死！」

他走了，走得像一陣風。

俊逸白衣客眉鋒微皺，沉吟上了。

這時候台上那位唱歌人兒在掌聲彩聲中，向着俊逸白衣客投過最後一瞥，轉身要往台後垂着珠簾的一扇門走。

忽聽有人怪叫了一聲：「喂，喂，小娘子，等等，等等！」

這一聲打斷了俊逸白衣客的思潮，他抬眼望了過去。

只見台上唱歌人兒停步回了身，一雙秋水般目光投向台左。

台左一副座頭上站起個身着錦袍的瘦老頭兒，看那身行頭，他像個有錢的大老爺，但是看他那副尊容却令人不敢恭維。瘦得皮包骨，兩腮無肉，臉既乾又黑，殘眉，耗子眼，塌鼻樑，偏偏還留着幾根稀疏疏的山羊鬍，那兩顆大門牙黃得像鑲了金，拿刀刮刮能刮下一層黃垢，這副德性披了龍袍都不像皇帝。

只聽那位唱歌人兒道：「有什麼事兒了，老人家。」

錦袍老頭兒旁若無人，忙擺着他那雙指甲長有數寸，裏頭藏滿了黑泥，鬼爪也似的雙手道：「小娘子，別叫我老人家，我這個人天生的老像，論年紀可大不了妳多少……」

俊逸白衣客眉鋒爲之一皺。

酒客中哄然暴起一陣大笑。

唱歌人兒也有點兒不耐煩，拿眼角瞟了他一下道：「您到底有什麼事兒呀？」

只聽一人高聲叫道：「八成兒這位大不了小娘子幾歲的兒台，想請小娘子妳喝兩盅兒。」

「對，」錦袍老頭兒似乎沒聽出來那位是在損他，兩手一拍一搓，滿臉堆笑，

道：「對極了，區區，在下，小生就是不遠千里，慕名而來，今兒晚上一見小娘子妳是驚爲天人，適才那一曲更聽得我如醉如痴，小娘子色藝雙絕，益增我仰慕之情，所以嘛，不惜冒昧請小娘子下來喝兩盅兒。我是出於一片至誠，小娘子幸勿以唐突見責才好。」

他酸溜溜，文謅謅，亦雅亦俗地來了這麼一番，手上帶動作，身上還帶身段，不但讓人噴飯，簡直讓人噁心。

台下又一陣笑。

小娘子臉色一沉，道：「老人家，很抱歉，我們是鬻歌，可不陪酒。」

她轉身又要走。

錦袍老頭兒急了，一聲：「喂，小娘子，再等等。」他突然一撩下擺跳上了台，伸出那鬼爪也似的手就要去拉人家唱歌人兒那欺雪賽霜，柔若無骨的玉手。

台下大嘩，就在這時候，一聲冷喝傳了過來：「老鬼，給我把爪子縮回去。」

人影一閃，台上多了個人，是個風流俊俏的青衫客。人够俊，風度也翩翩。奈何油頭粉臉一身的邪味兒，他帶着一陣風到了錦袍老頭兒跟唱歌人兒之間，袖子一抖，向着錦袍老頭兒那隻手拂了過去。

錦袍老頭兒動作還眞快，忙把手收了回去，堪堪避過那一拂，人跟着往後退了一步，兩隻耗子眼一瞪道：「我說花不溜香的小娘子怎麼突然變成了不男不女的二性子，還當小娘子狐仙變化，道行不够呢？敢情是半路殺出來個狗拿耗子的，喂，我說你小子這是什麼意思？」

風流俊俏青衫客聽得眉宇間閃過一股子慄人的煞氣，他唇邊却泛起了一絲淺淺的笑意：「妙啊，罵人不帶髒字兒，而且一罵就是倆，高明，看你是個上了年紀的人，不跟你一般見識，下去歇歇吧。」

他抖袖又是一拂。

錦袍老頭兒不但手快，脚也快，只見他脚下一挪，風流俊俏青衫客那一拂擦着他身邊掠了過去。他瞪眼道：「你究竟是什麼意思？你憑什麼管我的閒事？」

他兩次躲過風流俊俏青衫客那衣袖一拂，似乎不是趕巧了。風流俊俏青衫客兩眼倏現異彩，唇邊笑意更濃：「原來如此啊，我走眼了，憑什麼？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別說人家小娘子不陪酒，就是陪酒也輪不着你。」

錦袍老頭兒一怔大叫：「好哇，你小子竟敢罵我，我老人家找樂子的時候你小子還不知道在那兒呢？別以爲你有一張屁股臉就了不得了，輪不着我難道輪得着你不成？」

唱歌人兒忽然從風流俊俏青衫客身後跨出，滿臉嬌媚的笑：「老人家，我忘了告訴您了，這位公子爺早就跟我說好了，讓我唱完歌後陪陪他，對不起您了，您等下回吧。」

她居然拉着風流俊俏青衫客就往台下走。

只聽有人笑着說道：「在這條路上年紀大的可吃不開啊！」

另一個接口道：「眞是，老牛還想吃嫩筍啊！」

台下又哄然暴起一陣笑。

錦袍老頭兒的臉色變了，大叫一聲道：「我跟你們拚了！」

身隨話動，他永遠佔個快字，一頭往那兩位背後撞去，快得讓人沒法躲。

眞讓人沒法躲，那兩位就沒躲開，一下子被撞個正着，雙雙叫了一聲踉跟前衝，要不是風流俊俏青衫客脚下穩得快，兩個人非摔到台下去不可。

風流俊俏青衫客勃然色變，轉身就要揚掌。

就在這時候，滿樓的燈光突然一滅復明，就這一滅復明的刹那間，再看錦袍老頭兒已然沒了影兒，風流俊俏青衫客前心跟後心各被人畫上一個大王八。

滿樓酒客再度大笑。

風流俊俏青衫客臉色倏轉鐵青，騰身穿窗掠去，去勢如電。

唱歌人兒也想笑，可是她沒笑，她眸子轉動像在想什麼。

忽地，她抬手往懷裏摸了一把，這一摸她臉色陡變，頭一低，快步行向台後！

這，俊逸白衣客冷眼旁觀，全望進了眼裏，可是他裝沒看見，坐着沒動。

他沒有心思管這些，他還有他的事。

他舉起了面前杯！

× ×

今夜微有月色，是一彎上弦鈎月。

朦朧的月色是動人的，是可愛的！

但在這季家廢宅就不同了，它不是動人的，是嚇人的，它也不是可愛的，是可怕的。

夜已深，人已靜，季家廢宅前却站着個人。

是那俊逸白衣客。

季家廢宅相當大，站在外頭往裏看，一眼難以打到底，夜色濃，目力難以及遠當然有關係，但主要的還是因爲它龐大。

門頭塌了一角，兩扇油漆剝落的大門却緊閉着，丈高的一圈圍牆如今已是斷壁危垣，缺口處處，從那缺口處往裏看，黑忽忽的一片，房舍，亭，台、樓，榭都靜靜地座落在夜色中，除了夜風過處那人高的野草沙沙抖動，偶而一兩聲狐鼠叫，一連串風鈴响叮噹之外，別的再也難聽見動靜。

這座廢宅的確懾人，眞是有點陰森鬼氣。

可是俊逸白衣客似乎不怕這個，全不在意，他凝神聽了一陣之後，邁步上階，試着去推那兩扇門，兩扇門裏頭沒上閂。「吱呀」一聲中緩緩打開了。

俊逸白衣客把一雙銳利目光投射進去，緩緩地掃視一遍之後，邁步進入大門，然後他踏着那縫裏長滿野草，處處佈着青苔的石板路往裏走，一步一步很緩慢，他沒有發現任何怪異。

可是當他走了約莫兩三丈的時候，他突然有所警覺，沒見他作勢，一個身軀忽地飄退五尺。

一隻相當大的夜鳥從左邊野草叢中振翅飛起，「噗」，「噗」有聲地飛向後，沒入了後頭夜色裏。

俊逸白衣客吁了一口氣，凝神聽了聽，邁步又往後走，剛走不到一丈，一陣輕微而斷斷續續的哭聲隨風飄送過來。

俊逸白衣客馬上停了步，再一聆聽，他馬上聽出那是女子哭聲，來自後頭，這

是不是就是那「洛陽樓」的夥計所說的「鬼」。

他身軀忽然飄起，電一般的射向後去，夜色中像一道白光，又像一道閃電，奇快無比。

他循着哭聲往後撲，剛到後頭他就看見了！

一座八角小亭裏坐着個黑影，哭聲就是從那兒傳過來的。

俊逸白衣客目力超人，他馬上看出那是個黑衣女子，她頭上亭頂還懸掛着一條白綾，看樣子她是打算上吊，不知道是什麼事兒讓她這樣傷心要尋短見。

俊逸白衣客想過去，可是他突然收住撲勢把身軀隱入了草叢中，就在他把身軀隱入草叢中的同時，那座涼亭外多了一個人，赫然是「洛陽樓」那位不服老，穿錦袍的猥瑣瘦老頭兒，祗聽他道：「妳這一招倒出了我老人家意料之外，我老人家以爲摸了妳的護身符，妳一定會有什麼行動，那知道妳竟三更半夜後到這兒來，哭得我老人家直心酸，別哭了，再哭我老人家也要流着鼻涕擦淚了。」

那亭中黑衣女子站起來轉過了身，俊逸白衣客看得一怔，這不是「洛陽樓」上那位唱歌人兒麼……

他這裏心念甫動，只聽那黑衣女子冷然說道：「小女子跟您老無怨無仇，您老何故害小女子不得轉廻。」

「我老人家害妳不得轉廻。這話……」錦袍瘦老頭兒訝然問。

「事到如今小女子不願再瞞您老，您老想必也已暗窺探了小女子一段時日，小女子是個屈死冤魂，屍首就在這涼亭之下，小女子屈死已有多年，最近蒙閻君憐憫賜以轉廻玉牒，着小女子攝取世人陽氣百日以後，持玉牒赴幽冥轉廻投胎，轉世爲人，不想那玉牒竟爲您老取去——」

錦袍瘦老頭兒冷冷笑道：「妳果然是鬼，鬼話連篇，閻羅王會幹這種缺德事兒，讓妳跑到洛陽來刼擄壯男。」

「刼擄壯男？」黑衣女子訝然道：「您老怕是誤會了，小女子從未害人，害了人又豈能轉廻。」

錦袍瘦老頭兒一擺手道：「算了吧，姑娘，別跟我老人家連篇鬼話了，我老人家過的橋比妳走的路都多，妳那一套還想在我老人家面前耍，我老人家雖然沒能抓住妳的証據，但有十成把握妳跟這件事脫不了關連，不瞞妳說，妳的高招難住了我老人家，我老人家今夜跟妳攤牌來了，妳是自己亮，還是等我老人家伸手翻，答我老人家一句。」

「老人家，您眞的誤會了，小女子求求您看在屈死冤魂，無依無靠份上，把那轉廻玉牒還給小女子！」

她身軀一矮，竟然雙膝跪了下去。

錦袍瘦老頭兒顯然沒料到她會有此一着，一怔便道：「嗨，這一招更高，我老人家是向來心善，有心想軟軟心腸把東西還給妳，可是我却怕愧對那些已經被擄的小伙子，更不能不顧洛陽城這些還沒有被擄的小伙子，姑娘，我看妳還是死了這條心，亮妳的底牌吧。」

他話聲方落，黑衣女子雙袖忽揚。

什麼也沒看見，却見錦袍瘦老頭兒一驚暴退，口中喝道：「好畜生，死到臨頭還執迷不悟，妳那頭鬼門道豈害得了我老人家——」

黑衣女子一聲厲笑：「老鬼，給臉不要，敬酒不吃你吃罰酒，你試試看，你讓姑奶奶回不得幽冥，你別想多活一天。」

她掠出小亭撲向錦袍瘦老頭兒。

錦袍瘦老頭兒沉哼一聲：「妳這兩下子也敢在我老人家面前班門弄斧。」

揚手一掌劈了過去。

他出掌快速，而且極具勁道，黑衣女子人在撲勢上，應該是絕難倖免。

誰知話雖如此，事却不然，黑衣女子身軀輕如飄絮，一扭腰便已避過掌風，雙手並出，抓向對方面門，身法詭譎怪異之極！

錦袍瘦老頭兒似是沒料到對方有這麼怪異滑溜的身法，一怔忙仰身後退，他這一退不要緊，黑衣女子絕不給他機會，如影附形追到，展開了一連串狂風驟雨般快攻。

她的一招一式都很輕巧，但却很怪異，大違武學常規，而且凌厲辛辣，招招攻的都是要害，招招都是足以致命。

錦袍瘦老頭兒先機早失，處於挨打地位，前十招還好，十招一過，居然捉襟見肘，現了敗象，手脚越來越慢，越來越無力。

只聽黑衣女子獰笑道：「老鬼，你已着了姑奶奶的道兒，現在就是想跑都來不及了，還不快把姑奶奶的東西交出來，姑奶奶說不定會饒你一命，要不然——」

「嘶！」地一聲裂帛響，錦袍瘦老頭兒左肩上衣裳被黑衣女子抓破了一塊，錦袍瘦老頭兒大驚暴退，竟一個蹌踉坐在了地上，黑衣女子一步跨到，獰笑聲中抬雙掌插下。

俊逸白衣客看不下去了，閃身搶出，身法快速，世無其匹，人在半途，一縷指風先襲黑衣女子雙腕。

俊逸白衣客的指風強勁，足可洞石穿金，而且攻的是黑衣女子所必救，逼得黑衣女子不得不撤招抽身。

黑衣女子收招剛退，俊逸白衣客已行空天馬般撲到，落在了她跟錦袍瘦老頭兒之間，而且落地出指，先閉了錦袍瘦老頭兒幾處穴道。

「喲，這是那兒來個俊郎君來淌這池渾水呀。」

黑衣女子嬌滴滴的來了這麼一句。

俊逸白衣客目光一凝，威稜直逼過去：「在『洛陽樓』我就看出妳不是一般歌伎，可是我有我的事，不願多管別的閑事，沒想到又在這兒碰見了妳，看來天定讓我管這件事，先把解藥交出來。」

「喲，俊郎君，」黑衣女子妙目流波，媚眼直送，她原是一代尤物，這一弄姿作態更能收勾魂之效。「幹嗎一見面就這麼大火氣呀，我對你可能對這糟老頭子不一樣呀，對你嘛，別說玉牒，解藥了，就是把身子都給你我也心甘情願哪。」

俊逸白衣客長得俊逸瀟洒，但却不解風情，不懂憐香惜玉，雙眉一揚，煞威倏現，冰冷道：「這麼看來刼擄人的事這位老人家並沒冤枉妳。」

跨步進身，探掌抓去！

「哎喲，俊郎君，我不信你眞捨得下手啊。」

黑衣女子嬌笑聲中不退反進，挺酥胸往俊逸白衣客手上迎去。

俊逸白衣客冷哼一聲：「無耻，」頓脚揚手，「叭」地一聲脆響，黑衣女子粉頰上添了幾道鮮紅的指痕，一縷鮮血順着嘴角流下！

她絕沒想到俊逸白衣客這麼不懂惜玉憐香，剛一怔，俊逸白衣客的左手五指已隔着衣袖落在她右腕脈上，隨覺右腕上像上了一道鋼箍，疼痛如裂，只聽俊逸白衣客冰冷道：「解藥呢。」

黑衣女子不敢再弄姿作態了，忍着痛道：「我沒有解藥，從不帶解藥。」

俊逸白衣客道：「那麼，妳把解藥放在什麼地方。」

「幽冥閻羅殿，你敢去麼。」

俊逸白衣客冷笑一聲剛待再說。

忽聽身後傳來那錦袍瘦老頭兒的話聲：「老弟台，那恐怕是她的窩，讓她帶咱們去。」

俊逸白衣客側轉身道：「老人家能走麼。」

錦袍瘦老頭兒道：「我不知道中了她什麼玩藝兒，不過經你老弟台義賜援手，閉住了我幾處穴道，暫時是不會碍事。」

他從地上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俊逸白衣客覺得黑衣女子的手忽然一掙，他冷笑回頭，剛要說話，却一眼瞥見是黑衣女子臉色煞白，喝醉了酒似的，一個身軀搖搖欲倒。

這時瘦老頭兒也發現不對了，忙道：「老弟台，她服了毒。」

俊逸白衣客神情一震，忙抬手出指點了過去，他想阻止黑衣女子毒性發作，那知他這一指不點還好，一點之下黑衣女子忽然口噴鮮血，往後便倒。

俊逸白衣客爲之一怔，急探右掌扶住了她，但黑衣女子却已閉上了眼不動了。

俊逸白衣客左手還在她右腕脈上，先覺出，她的脈已經沒了，分明已經香消玉殞，回生乏術，他也看得見，黑衣女子的臉色逐漸由白變烏，由烏變紫。

他怔住了。

只聽錦袍瘦老頭兒道：「老弟台，放下她吧，她可能是嘴裏藏着一種性極烈的毒藥，自知無望脫身吞下自絕了，由此可以証明她身後還有人，那人爲求不惜守密，不惜自己滅口，夠陰險，夠毒辣。」

俊逸白衣客緩緩放下了黑衣子女，道：「都是我不小心……」

「老弟台不用自責，」錦袍瘦老頭兒截口道：「她既事先準備了這種烈性毒藥，那就是誓死守密，絕不讓外人問出什麼事的，不要落進了外人手裏，死，那是遲早的事。」

俊逸白衣客道：「可是這麼一來却斷了綫索——」

「不要緊，老弟台，」錦袍瘦老頭兒道：「我知道她的窩在『邙山』，並不知道在『邙山』什麼地方，但是可以去碰，去多了不愁碰不見鬼。」

「『邙山？』」俊逸白衣客道：「『北邙』？」

「不錯，就是『北邙』。」錦袍瘦老頭兒點了點頭。

俊逸白衣客目光忽凝，問道：「老人家現在覺得怎麼樣。」

錦袍瘦老頭兒笑笑道：「能動，可是四肢不如以往有力氣，跟害了場大病剛好似的。」

俊逸白衣客沉默了一下道：「讓我看看能夠帮老人家個忙否。」

他沒容錦袍瘦老頭兒說話，飛快在錦袍瘦老頭兒胸前拍了兩掌，然後手掌抵上錦袍瘦老頭兒的心窩上。

錦袍瘦老頭兒口齒啓動，欲言又止，但旋即閉上了兩眼，老臉上一片莊嚴肅穆神色。

沒多大工夫，錦袍瘦老頭兒身軀泛起了輕微的顫抖，跟着額上就見了汗，汗越來越多，額上的汗珠像黃豆大，下雨似的往下流，身上的汗把那襲錦袍濕透了。

就這麼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俊逸白衣客突然收掌發話：「老人家請運氣試試。」

錦袍瘦老頭兒稍一運氣，兩眼猛睜，急道：「老弟台行了。」

俊逸白衣客一怔：「眞行了麼，老人家。」

錦袍瘦老頭兒喜孜孜地伸伸胳膊踢踢腿，道：「怎麼不是眞行，我不但沒有一點不適之感，反覺得比以前勁兒還足。」

俊逸白衣客吁了一口氣道：「沒想到倒讓我碰對了。」

錦袍瘦老頭兒一拱手道：「老弟台，大恩我不敢言謝，我複姓獨孤，單名一個明字，請教——」

俊逸白衣客目光一凝，道：「敢莫是有『奇叟』之稱之獨孤老人家。」

「正是獨孤明，老弟台你——」

「我跟老人家一樣，也是個複姓，而且也是個單名，南宮白。」

「奇叟」獨孤明眉鋒微微一皺，暗道：「這年輕人的武功足列一流中的一流，怎麼這個名兒聽也沒聽說過——」

心裏這麼想，口中却道：「老弟台內外雙修，一身絕藝是我生平僅見，但不知老弟台是那門那派的高弟。」

南宮白道：「老人家誇獎了，家師隱世之人，我不屬於任何門派。」

獨孤明抬手在自己後腦門上拍了一掌，道：「我問得糊塗，老弟台你這身絕藝恐怕猶在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之上，又怎麼會是這幾個門派的人。」

一搖頭，笑接道：「獨孤明平日自詡多知多曉，知人所不知，曉人所不曉，不想今天竟沒能看出老弟台你的出身，慚愧，慚愧，從此不敢再誇口了。」

南宮白笑笑道：「老人家客氣了，我到『洛陽』來另有別的事，不料我的事還沒有眉目竟碰見了這件事，我不能坐視，願追隨老人家左右畧盡棉薄，既是老人家已無碍，咱們現就趕赴『北邙』去吧。」

獨孤明倏然而笑：「看來老弟台也是個急性子，好，咱們這就走，爲免驚世駭俗，擾亂人心，咱們把她找個地方埋了再走吧。」

獨孤明說得是理，南宮白自然贊同，兩個人找了塊較爲隱蔽的地方，合力挖了一個坑，埋了那黑衣女子這才雙雙離開「

季家廢宅」。

並肩馳行中，南宮白問道：「老人家所說那壯男被刼擄一事是怎麼回事？」

獨孤明道：「這件事我也是無意中聽說的，『洛陽』的人都以爲是『季家廢宅』的鬼物作祟，就是家裏男丁不見了，居然既不敢報官，也不敢聲張，咱們江湖上的可不信這個邪，江湖上跑了這麼多年，什麼稀奇古怪玩藝兒沒見過，我暗中跑了幾趟季家廢宅，發現剛才那女的晚上在季家廢宅裝鬼，白天搖身一變又成了『洛陽樓』的歌伎，我也綴着她跑了幾趟『北邙』，可是一到『邙山』她就沒了影，幾次都是一樣，沒辦法，我只有在她身上下功夫，希望能引出她的同黨來，那知道弄巧成拙，沒了那東西她回不了窩，嗐！就是這玩藝兒。」

他探懷摸出了一樣東西，遞到了南宮白手裏。

南宮白接過一看，發現那是塊三寸見方的鐵牌，正面刻着一個鋸齒獠牙的鬼頭，背後刻着兩個篆字『九幽』！

他道：「這恐怕是他們的身份証明，老人家可知道他們是怎麼樣一個組合！」

獨孤明搖搖頭道：「這個我還不大清楚，不過由他們刼擄壯男，跟那黑衣女子剛才對老弟台你的態度看，這是個甚麼樣的組合，應該不想可知了。」

南宮白緩緩說道：「江湖上眞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獨孤明看了他一眼道：「聽老弟台的口氣，老弟台你似乎剛出道！」

南宮白微一點頭道：「不錯！」

獨孤明道：「老弟台，你要是在江湖上多待些時日，你見的會更多，我這麼說你就明白了，江湖上不是沒有人，可是江湖上的獸比人多！」

南宮白道：「還好，我並不打算在江湖上待多久，等我的事辦完之後，我就會離開江湖的。」

獨孤明「哦」地一聲道：「老弟台剛來就要走！老弟台，我要勸你一句，江湖上的情形恐怕你還不大瞭解，這兩字『江湖』就跟『泥沼』，『流沙』一樣，老弟台你要是不打算在江湖上多待，我勸你還是及早拔腿抽身，現在還來得及，要是再過一陣子，你想離就離不開了，江湖上這麼多人，那一個願意長在江湖上待下去，江湖生涯刀口舐血，路死路埋，溝死溝算，多少人連混混都不敢，他們願意在江湖上待，老弟台，他們是身不由己啊。」

南宮白道：「多謝老人家的好意，沒到江湖上來之前，老師也曾告訴過我江湖是怎麼樣一個地方，可是我不得不來，我必須在江湖上查明一件事。」

獨孤明道：「老弟台必須在江湖上查明一件事，甚麼事，能不能說出來聽聽，也許我能幫老弟台一個忙。」

南宮白探袋取出那顆念珠遞了過去，道：「老人家可看得出這是何人之物！」

獨孤明接過一看，不由微微一怔道：「念珠，咦，怎麼沒有眼兒，這是甚麼念珠……」

南宮白道：「老人家請再看看上面刻的字。」

獨孤明放在眼前仔細一看，道：「嗯，上頭刻滿了佛字，足証這是佛門之物，是顆念珠是不會錯了，可是這是那個和尚的念珠，怎麼連穿繩的眼兒都沒有，咦，這兒還有兩個字，『飛星』，這玩藝兒叫『飛星』，是不是說它打出手快如流星，所以叫飛星……」

南宮白道：「老人家，這兩個字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人名？」

「人名？」獨孤明猛然抬眼凝目，道：「老弟台，你到洛陽來難不成是來找那季飛星的。」

南宮白轉過頭來道：「老人家知道季飛星。」

「我知道季飛星！」獨孤明「哈！」地一聲，道：「老弟台，季飛星是『高山上點燈』！名（明）頭兒大啦，何祇我知道季飛星，放眼武林，三十歲以上的人那一個不知道季飛星，這位爺是個奇才，不世出的奇才，不但人長得好，美男第一，當之無愧，而且文武雙絕，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他在江湖上那一陣，沒人不談論季飛星，沒人不爭看季飛星，尤其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婦兒，迷季飛星都能中了邪，中了魔似的，差點沒把江湖上的爺兒們嫉妒死，只是，老弟，你要眞是來找季飛星的話，那你可來得太遲了！」

南宮白點了點頭道：「我知道，我在『洛陽樓』上聽一個夥計說過了，老人家可知道季家是怎麼回事兒麼！」

「慚愧，老弟台。」獨孤明搖搖頭道：「我這多知多曉的又一次的滿面羞，我祇聽說他當家離家出走之後季家就衰敗了，可是他爲甚麼離家出走，離家出走的行蹤如何，我就一概不知了，別說我不知道，恐怕當世之中除了季飛星自己之外不會有人知道，這也是多少年來沒人能解的一個謎，這麼多年下來，人們已經把這件事忘得差不多了，今天要不是老弟台你提起來，儘管我是在季家廢宅碰見你的，我也想不起跟你提這件事，不過……」

搖搖頭接道：「我看這顆東西不會是季飛星的，這是佛門之物，除非季飛星他後來當了和尚，可是當和尚是出家，出家是跳出十丈紅塵，既是跳出了十丈紅塵，他又豈會把他俗家的名字刻在這顆念珠上，這說不通！」

南宮白沉吟未語。

獨孤明還待再問，忽然，一聲夜梟悲啼傳了過來，他忙定睛一看，道：「喲，說着話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

可不，「邙山」已近在眼前，黑忽忽的一座，在夜色裏看，像隻靜伏的巨獸似的，儘管是靜伏，却也够嚇人。

滿山遍野的墳頭。

到處是白森森的枯骨。

山間，草叢，慘綠的光芒，一點點，夜風過處，跟那插在墳前的招魂幡，紙灰一起凌空飛舞。

昏暗的月色下，整座「邙山」寂靜若死，除了偶而一兩聲夜梟悲啼之外，再也難聽見聲息。

棵棵古木，幢幢黑影，隨風拂動，張牙舞爪，狀若攫人而噬。

這些，怎麼不嚇人。

眼望夜色中的「北邙」，獨孤明輕輕一嘆道：「『東海水』會間無定波，世事何須扼腕，『北邙山』未曾留閒地，人去且自『舒眉』，這句話委實一點不錯，人一到了『北邙』，甚麼爭強好勝，競相論雄之心都沒有了！」

南宮白道：「老人家說得是，蝸牛角只爭長較短，許大世界，石火光中競相論雄，幾何光陰，寰宇萬里，死後僅佔寸土，爭甚麼名，奪甚麼利，走吧，咱們往裏看看去吧！」

首先騰身拔起，直撲「北邙」。

獨孤明飛身跟上，道：「老弟台你不知道地方，還是讓我帶路吧！」

他帶着南宮白，三五個起落便到了一處山口，往裏看，漆黑一片，陰森之氣迫人，道：「老弟台，我暗中跟着那黑衣女子來到『北邙』幾趟，她就是到這兒就沒了人影兒的。」

南宮白道：「那麼毛病可能就出在這山口裏。」

話聲方落，身左兩三丈外一處草叢裏倏地響起一聲啾啾鬼鳴。

獨孤明冷哼一聲：「鬼物出現了。」

閃身撲了過去。

南宮白忙道：「老人家小心。」

跨步跟了上去。

獨孤明號稱「奇叟」，成名多年，能在武林中屹立不倒，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身法相當快，南宮白這裏剛起步，他那裏已挨近草叢，忽然斗大一蓬磷火冲出草叢，拖着光尾，疾快如電，向着他面門飛到。獨孤明穩身收勢：「少在我老人家面前裝神扮鬼來這一套。」

他右掌劈出一片掌力直向那蓬磷火，那蓬磷火應掌而散，左掌跟着又是一片掌力直捲草叢。

「忽！」地一聲，野草四散，斷草激發，這一掌他用了八成眞力，勢若排山倒海，草叢裏要是躲着人的話，絕難倖免。

誰知獨孤明一掌過後，除了野草四散，斷草激飛之外，別的竟沒有一點動靜。

獨孤明經驗老到，絕不冒險行動，揚手又是兩掌劈了過去，草叢中却仍是那麼個情形。

獨孤明忍不住近前撥草查看，草叢裏那有甚麼，甚麼都沒有，他輕輕叫了一聲：「怪了！」

南宮白也覺詫異，明知道這草叢裏躲的有人，憑他那超人目力却沒看見有任何人影竄起逃逸，甚至一點動靜都沒瞧見。

眼前這片草叢，草雖高，但佔地不大，三個人躲進去都嫌擠，要說躲在裏頭的人在這兩位高手面前能無影無踪的跑了，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除非躲在草叢裏的不是人，世上眞有鬼了。

就在兩個人詫異互望，心念轉動之際，不遠處，一堆草叢裏又傳來一聲啾啾鬼叫。這回南宮白先動了，他騰空拔起，半空裏橫掠，撲過去凌空下擊，居高臨下，草叢四週全在他眼裏，而且他的掌力遠勝獨孤明那幾掌，力道之猛，之强足可摧山，但除了草折草偃，斷草跟泥土四散激射之外，別的仍沒一點異狀。

這點不是怪事，看來世上眞有鬼物。

獨孤明忽然哼哼一笑道：「我明白了，兔龜子們躲在地下。」

他撥開草就要進草叢。

驀地，那漆黑的山口裏傳出個鬼哭也似的陰森話聲：「鬼物無所不在，何必躲在地下。」

南宮白雙眉一揚，閃身要撲過去。

獨孤明霍然轉身拉住了他，哼哼一笑道：「你早不發話，晚不發話，偏偏在這時候發話，九成九我老人家猜着了，別縮在山口裏裝神扮鬼了，露露頭吧。」

「老頭兒，你不信世上眞有鬼。」

「鬼兒三條腿，大的我不怕，小的燒吃他，我信，出來讓我見識見識吧。」

「老頭兒，你眞要見鬼。」

「可不，我老人家活了這麼大把年紀，江湖上跑東跑西幾十年，甚麼樣的稀奇事兒都已見過，就沒見過鬼，眞想開開眼界。」

「好吧，那我就出來讓你見識見識，不然你肉眼凡胎看不見。」

這句話剛說完，那頭一堆草叢裏跟着響起了話聲：「老頭兒，我已經到了這兒了，你看見了麼？」

獨孤明，南宮白都爲之一怔。

緊接着那第二堆草叢也響起話聲：「老頭兒我又到了這兒了，你看見了麼？」

獨孤明，南宮白心中不由大訝，他倆都聽得出這話聲是出自一個「人」之口，一個人怎麼能忽東忽西一點也看不見他！

要說地下有地道，那「人」是在地道裏跑來跑去，可也絕不可能這麼快，一句話剛說完，人就到了另一個地方，尤其這幾個地方距離都不太近，這是……

忽然，那兩堆草叢裏，跟那漆黑一片的山口裏同時響起了適才那一個「人」的話聲：「老頭兒，錯非是鬼，能這麼身分三處麼？」

獨孤明神情爲之一震，饒他是個多知多曉的「奇叟」，這當兒一時竟沒能答上話來。只聽那話聲又道：「老頭兒，我們都是些無依無靠的孤魂野鬼，屍骨埋在『北邙』，鬼魂也從沒離開過『北邙』一步，我們沒招你們這些人，你們這些人又怎好輕易惹我們這些鬼，陰陽相隔，人鬼途殊，我們念你無知，不願多造罪孽有碍他日輪迴，你最好也見好就收，速速退出這『北邙』鬼域吧，言盡於此……」

「慢着，」獨孤明沉喝一聲冷笑道：「你們從沒離開過『北邙』一步，從沒拉過我們這些人，那麼我老人家問一聲，『洛陽城』失踪的那些壯男那裏去了，是誰刼擄的，少跟我老人家來這一套了，你們的人已經和盤托出來了，不信你可看看這個？」他探懷取出那塊鐵牌，揚手擧起。

「老頭兒，你胡言亂語些甚麼，手裏拿的又是甚麼。」

「誰知道這是你們的甚麼撈什子，」獨孤明道：「一塊不值一文的鐵牌，正面刻着一個鬼火，後面則刻着兩個篆字『九幽』！」

「老頭兒，你闖了禍了，造了罪了，」那鬼哭般陰森話聲驚怒道：「那是季家廢宅屈死冤魂師小倩進出地府的憑藉，師小倩生前誤入季家廢宅，遭一夥賊徒輪暴致死，屍首埋在廢宅凉亭之下，閻君憐她屈死，特賜她這憑藉准她進出地府，以便他日輪迴，你竟……老頭兒，你把師小倩怎麼了。」

（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大豪傑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幼失怙恃的關山雲自小就跟隨峨嵋心悟大師學藝，足足過了十二年，奉命下山歷練，他往見師叔慈航大師，值慈航大師在江上檢獲一嬰孩，慈航大師命關山雲依着嬰孩身上的地址，送嬰孩往宜賓，關山雲揹着嬰孩上路，途遇四金釵與人約鬥於埋劍嶺，關山雲一時好奇，要求作壁上觀，四金釵之首黃若鶯含笑答允，未幾，果見四個氣宇軒昂，腰懸長劍的白衣青年步上山來，黃若鶯一見他們的裝束，便知四人定是來自無雙堡，遂發話向他們冷譏道：看四位必是來自無雙堡，約我們來此不知有何苦衷——

掌劍降三傑　仁義儀四釵

說話的白衣青年臉色一沉，說道：「黃姑娘最好莫逞口舌之利！」

黃若鶯道：「那就請報出姓名！」

說話白衣青年道：「在下高步虹！」

那三個白衣青年也跟着報出了自己的姓名，一個叫柳安生，一個叫沈秋虎，一個叫范烈良。

黃若鶯笑道：「原來是名震武林的『無雙四傑』，失敬了！」

高步虹反手一指關山雲，問道：「那小子是誰，黃姑娘可肯明告？」

黃若鶯道：「他叫關山雲，是我們在路上認識的，尚無任何交情，他檢到一個棄嬰，打算送去還給嬰兒的親人，因知我們將在這『埋劍嶺』接受挑戰，故請求留下觀戰，尊駕若覺不妥，可請他下去就是了。」

高步虹微微一哂道：「不，我們非常歡迎有人觀戰！」

他話鋒一頓，接着緩緩道：「不過，我們今天約妳們四位到此，絕無爭強好勝之意，假如四位肯接受我們一樣贈與，今日之戰即可免了。」

黃若鶯美眸一溜，嬌笑道：「這倒不錯，尊駕打算贈送我們什麼樣禮物呀？」

高步虹自懷中掏出一枚銀龍徽章，向她拋了過去，道：「就是這個東西！」

黃若鶯沒有伸手去接，讓那枚銀龍徽章落在地上，然後彎身去看，佯裝不識的問道：「這是什麼東西呀？」

高步虹臉色變了，道：「黃姑娘當眞不識得它是什麼東西麼？」

黃若鶯搖首道：「若鶯孤陋寡聞，不識此爲何物！」

高步虹冷冷道：「那是我們無雙堡贈送給武林同道的銀龍徽章！」

黃若鶯道：「幹什麼用的？」

高步虹道：「佩在胸前。」

黃若鶯一路裝傻，又問道：「佩在胸前幹麼呀？」

高步虹沉聲說道：「那樣我們就知他是朋友，將來在江湖上遭遇，可免發生衝

突！」

黃若鶯笑道：「無聊。」

高步虹好像挨了一記耳光，勃然變色道：「哼，妳說無聊？」

黃若鶯道：「正是，簡直無聊透了！我們四大金釵行道江湖，幹的是懲奸鋤惡之事，絕無逞強好勝之意，也絕不會無緣無故去和你們無雙堡作對，除非你們有意找麻煩，我們雙方是衝突不起來的，幹麼要接受你們銀龍徽章呢？」她擺擺手，笑道：「對不起，這個乾爹我們不認！」

高步虹臉色變得非常難看，冷笑道：「這是我們無雙堡的一番好意，希望妳們識趣一些！」

黃若鶯搖搖頭，嬌笑道：「你大概沒打聽過，我們四大金釵一向是最不識趣之人！」

高步虹目中迸射強橫之色，道：「把它檢起來！」

黃若鶯道：「那不是我的東西！」

高步虹悍笑道：「妳想埋劍於此？」

黃若鶯仰臉望天，輕佻地道：「埋身都不在乎！」

關山雲聽到此處，心中大爲佩服，不覺脫口道：「好，有骨氣！」

高步虹眉頭一皺，轉對沈秋虎使一個眼色，沈秋虎於是折身向關山雲走過去，寒着臉問道：「小子，你說什麼來着？」

關山雲一指黃若鶯，笑嘻嘻道：「我說那位黃姑娘很有骨氣，閣下不以爲她很有骨氣麼？」

沈秋虎冷冷一笑道：「她很有骨氣不錯，但不知你小子的骨氣又是如何？」

關山雲道：「我麼？我將來要皈依佛門，不能有太多的骨氣。」

沈秋虎卑夷一笑道：「你是說你沒有骨氣？」

關山雲道：「也不是，我的骨氣是看情形而定的，我不高興接受的事情，連我師父也無法叫我接受。」

他嘆了口氣，繼道：「這大概就是我不能馬上皈依佛門的原因，唉……」

沈秋虎見他一副不知大禍臨頭之態，心中甚是氣苦，當下掏出一枚銀龍徽章，遞到他面前道：「這個給你！」

關山雲搖頭道：「對不起，我也不想要，我要那東西沒有用。」

沈秋虎怒道：「你不要也得要！」

關山雲道：「唉唉，這是爲什麼啊？你們今天的對象是她們四大金釵，可不是我呀！」

沈秋虎道：「現在加上你一個了！」

關山雲道：「不成，我背上有這個嬰兒，不能跟人發生衝突的。」

沈秋虎道：「解下來！」

關山雲道：「也不成，萬一我死了，誰來送他回親人之處呢？」

沈秋虎道：「我替你送！」

關山雲瞄他一眼，搖搖頭道：「你？不成！不成！我對你沒有信心。」

沈秋虎按捺不住，收下銀龍徽章，手往劍柄一按，喝道：「你不打也得打！」

「嗆！」然一响，劍已出鞘！

關山雲確實不敢打，怕傷及背上的嬰兒，慌忙後退三步道：「慢來！慢來！要打，咱們另約個日期，今天實在不成。」

沈秋虎却仗劍一步一步欺上去。

黃若鶯忽然嬌軀一縱而起，飛掠到沈秋虎面前落下，嬌笑道：「沈大俠，別把事情弄得太複雜，今天，是你們無雙四傑和我們四大金釵的事，要打衝着我來便是啦！」

沈秋虎沉不住氣，順勢一劍向她刺出，大喝道：「好，我先收拾妳！」

劍出如電，話聲未落，劍已刺臨黃若鶯的胸前！

黃若鶯就像一隻黃鶯，輕快的一跳避開，然後翻腕撤下寶劍，準備與對方展開一場劍鬥。

沈秋虎刺出一劍落空之後，態度忽然冷靜下來，微微一笑道：「黃姑娘不想再考慮考慮麼？」

黃若鶯含笑道：「考慮什麼？」

沈秋虎道：「接受我們的銀龍徽章，可化干戈爲玉帛，否則妳今天埋劍於此，就得退出武林了！」

黃若鶯道：「退出武林我不怕，找個如意郎君嫁了就是啦！」

沈秋道：「好，妳接招！」

長劍一抬，遽然斜刺過去。

黃若鶯嬌軀一側，雙手左陰右陽合握劍柄，迎着來劍一撥，繼之身形一旋轉，寶劍猛冲而起，使出一招「迴龍點珠」反擊上去。

劍法輕靈而潑辣！

沈秋虎「哼！」的一笑，脚下略移，橫劍截出，但聞「錚！」然一响，正好截中黃若鶯的劍身。

黃若鶯似乎抵抗不住他的內力，被震得往旁顚出三步。

沈秋虎長劍順勢對着她右肩鑽去，喝道：「小心這一招！」

這一招，變化的確非常詭奇，就那麼輕輕一鑽，劍尖已攻近黃若鶯的右肩！

黃若鶯連忙一斜身，緊跟着左腿猛抬，反踢沈秋虎右太陽穴！

這一踢也很高明，正好破了沈秋虎的奇擊，兩人劍來劍往，越打越快，彼此的攻勢漸見凌厲起來了。

關山雲很注意的看着他們兩人的劍路變化和功力的強弱，看了一會之後，他就在心中下了一個斷語，黃若鶯劍法確有不凡的造詣，是武林中少見的女流高手，但是沈秋虎却比她高強得多，她絕不是沈秋虎的對手，遲早必敗！

這種看法顯然很正確，那林芝，陸小喬，古素蘭三女的臉上也露出焦灼不安之色了。

轉眼間，兩人已鬥了五十多招，黃若鶯的臉上開始見汗，手脚漸顯遲鈍，顯然已到了強弓之末矣！

就在這時，屈居下風的黃若鶯突然發出一聲嬌叱，身子一旋飄飛而起，爬空兩丈，空中再一轉身，左手一抖——

三支小東西，奔電也似的朝着沈秋虎打去！

那是三支金釵！

電光石火間，只聽沈秋虎長笑一聲，長劍左右托出，便聽兩聲「叮！叮！」輕响，有兩支金釵已被磕飛出去，另一支則如石沉大海！

不，另一支到了沈秋虎的口中，他把

那支金釵咬在了咀上！

這是一種賣弄，但是如無充份的把握，是不敢施爲的，黃若鶯不禁看得儍了。

沈秋虎吐出金釵，哈哈笑道：「黃姑娘，妳看還要再打麼？」

黃若鶯似已氣餒，但不肯就此認輸，一挫纖腰，咬牙說道：「爲什麼不打？你還沒有擊敗我呢！」

沈秋虎臉色一沉，再度仗劍欺去。

黃若鶯蓄式以待，看看對方已然逼近，突地跨步傾身，一劍點將出去。

這一劍招式平凡，但去勢却奇快異常，好像是剛剛離弓的一支箭！

但眼看劍尖快點到沈秋虎的腹部時，沈秋虎却已一閃到了她身右，左掌陡張，龍爪也似的抓向她臀部。

黃若鶯將身一扭，寶劍倒拖，以劍柄尖頭撞向他右腰，喝道：「去！」

沈秋虎似未料到她有這一變招，這時他的左掌若繼續抓出，雖可抓中她的臀部，但自己的腰部亦將逃不過她的劍柄，他雖想輕薄一番，却也不願落個兩敗俱傷，當下左掌畧揚，變抓爲推，迎着她的劍柄推出。

「拍！」的一响，力量相當，兩人各自躍退尋丈。

這一接觸之後，兩人未繼續進招，而靜立對峙不動，四目相對，互望良久之後，才突然同時欺前，同時出手——

但見一片劍光如電交擊，勢如雙龍交纏惡鬥，忽上忽下，一連發出「錚錚錚」數响，最後是「咻！」的一聲長响，雙劍一貼而開，又各自躍退尋丈。

沈秋虎嘿嘿冷笑道：「這一次算不算呢？」

黃若鶯沒有動，她的表情，茫然中透着幾分傷心，呆立片刻之後，才憤然棄劍於地，道：「好，你贏了，但是我告訴你們，黃若鶯還是黃若鶯，你們若想要我臣服，那是做夢！」

原來，她右肩上的衣服破了一個大洞，那是被沈秋虎的劍刺破的，雖然未傷及皮肉，但這已經够了。

高步虹笑道：「黃姑娘，如果妳願意接受我們銀龍徽章，仍可將劍拾起來。」

黃若鶯罵道：「放屁！」

高步虹笑容一凝，很不高興地道：「眞奇怪，我們無雙堡有何不對，使妳如此反感？」

黃若鶯以充滿譏諷的口吻道：「無雙堡劍術冠絕天下，堡中人看來也很正派，可是我就是討厭！」

高步虹冷笑一下，轉對林芝，陸小喬，古素蘭三女問道：「妳們三位姑娘做何打算呢？」

林芝靜靜的答道：「我認輸，但不臣服！」

說着，解下背上的寶劍，丟在地上。

陸小喬一呆道：「二姐，妳這是什麼意思？」

林芝淺淺一笑道：「若鶯姐既然不敵，咱們三人又何必白費力氣呢！」

陸小喬懂了，當下也解下寶劍，往地上一丟，苦笑道：「唉，想不到我們四大金釵剛剛闖出了一點名氣，就碰到了這種倒霉的事……」

古素蘭也解劍扔下。

黃若鶯忽然笑了起來，道：「這樣也好，前幾天那位老婆婆說的不錯——『女孩子長大了就該嫁人，闖什麼江湖嘛！』——咱們嫁人去吧！」

說着，招招手，向山下走去。

林芝，陸小喬和古素蘭也移步跟去，其中的陸小喬見關山雲兀自呆立不動，便提醒他道：「喂，關山雲，我們已經輸了，你還不走，發什麼呆呀！」

關山雲霍然一哦，忙的掉頭便走。

高步虹喝道：「站住！」

關山雲嚇了一跳，住足回頭道：「怎麼啦？」

高步虹冷笑道：「你不能走！」

關山雲道：「爲什麼？」

高步虹道：「你小子既敢上『埋劍嶺』觀戰必然有恃無恐，我要領教領教！」

關山雲道：「剛才我已說過了，我今天不能跟你們打，我要送這嬰兒去——」

高步虹截口道：「要走可以，接受我們的銀龍徽章或留下一點東西！」

關山雲道：「留下什麼東西？」

高步虹道：「你小子沒有武器，可以留下一隻耳朶或鼻子都可以！」

關山雲皺眉道：「高大俠出身名門，應知謙遜以養德，何以如此跋扈？」

高步虹冷笑道：「你小子不用講道理，如果你還有些骨氣，就該表現表現！」

關山雲想了想，深感爲難地道：「你一定要打，我只好奉陪，但是我背上這個嬰兒剛剛睡着了，要是把他吵醒哭起來，那可眞麻煩呢。」

高步虹道：「這理由够充分麼？」

關山雲道：「假如你不滿意，我向你認輸，再向你道歉，如何？」

高步虹道：「不行！」

關山雲道：「高大俠，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又何必跟我這個默默無名的人過不去？」

高步虹嘿嘿悍笑道：「要我放你一馬也可以，只要接受我們的銀龍徽章！」

關山雲搖搖頭道：「對不起，那是毫無道理的。」

高步虹道：「那麼，你除了接受挑戰之外，別無他路可走。」

關山雲又想了想，毅然點頭道：「也罷，既然如此，我捨命陪君子便了。」

他跪落地上，小心翼翼的解下背上的嬰兒，然後將嬰兒抱去一邊放在地上，好像一個慈母，輕輕的拍幾下被袱，輕輕的說道：「娃兒，你好好的睡，千萬不要醒來，也千萬不要哭，你知道麼？你一哭我心就發慌……」

嬰兒沒有動，睡得很甜。

他於是慢慢站起，走到四大金釵跟前，拱手一揖道：「四位姑娘，在下有個請求，不知妳們可肯答應？」

黃若鶯道：「什麼事？」

關山雲道：「在下若不幸身亡，請妳們將此嬰依竹片上所刻地址送交給彭良坤好麼？」

黃若鶯點頭道：「好的。」

關山雲道：「謝謝，四位姑娘心腸好，菩薩終會保佑妳們的。」

說畢，轉到高步虹面前，抱拳道：「

好了，高大俠可以動手了。」

高步虹掀動咀皮，微微一笑道：「你不使用任何武器麼？」

關山雲道：「是的，家師告誡在下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使用武器，因爲武器容易傷人命。」

高步虹譏笑道：「哼，你小子看來倒有一副菩薩心腸啊！」

關山雲道：「不敢當，多少是有一些的，否則那還算是人麼？」

高步虹好像碰了一個軟釘子，勃然道：「好，你既不使用武器，我就空手接你幾招試試！」

雙足踩出丁字步喝道：「進招吧！」

旁邊的范烈良開口道：「老大，這小子讓小弟來打發吧？」

高步虹「嗯」了一聲，收足恢復直立之式，笑了笑道：「也好，你替我教訓他一頓。」

那范烈良於是舉步而出，迎上關山雲笑道：「小子，我先讓你三招動手吧！」

關山雲說聲「謝謝。」跨前一步，左手掌刀一翻，朝着對方左肩砍去。

出手並不凌厲，但不拖泥帶水，姿態頗爲優美。

但是這一招落在范烈良眼裏，他對關山雲的評價就愈加的不高了，他只輕輕一側身，便已讓開了關山雲的第一掌，笑道：「第一招！」

關山雲右掌繼出，切向他腰部。

范烈良左脚彎膝一抬，「拍！」的一聲，推開了關山雲的第二掌，笑道：「第二招！」

關山雲右腿猛抬，飛踢他心口。

范烈良再一旋身避開，長笑一聲道：「第三招了！」

喝聲中，左掌暴探，像刀一樣對準關山雲的鼻樑上疾速戳去！

他似乎打算第一招就將關山雲擺平，故出招迅速，力量用的很足！

那知就在他掌勢發出的次一瞬間，關山雲的動作也突然快了起來，那情形就像一個本是行動遲鈍的老人突於一瞬間變成了生龍活虎的年輕小伙子一般！

但見他身形一擰，於讓過范烈良的手掌之際，順勢一把握住范烈良的臂膀，繼之他左臂一曲，以手肘猛的倒撞上了范烈良的右肋——

「砰！」

一聲巨响，范烈良身如斷綫紙鳶，直飛了出去！

高步虹，柳安生，沈秋虎三人一見之下，面色大變，好像看到了一件不可思議和毫無道理之事。

而四大金釵則登時露出喜出望外之色，幾乎高興得要跳起來呢！

那范烈良一直飛出三丈開外，才砰然跌落地上，他隨卽努力的坐起，但可能肋骨已斷，痛叫一聲，又倒了下去。

關山雲打贏了反而心虛，連忙拱手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收勢不住，希望范大俠傷的不重。」

范烈良大叫一聲，道：「宰了他！宰了他！」

關山雲又連忙輕「噓！」一聲，道：「范大俠小聲一點，莫吵醒了嬰兒！」

柳安生勃然震怒，厲叱一聲，縱身向關山雲猛撲過去，空中雙手十指一張，朝關山雲頭上疾抓而落！

關山雲身子往左一傾，右腿隨之而起，迎着對方飛踢上去。

雙方攻勢均快，但聽「叭！」的一聲，腿與掌碰個正着，關山雲身子貼地一翻，滾出數尺，柳安生則往上飄起七尺，空中一個鳶子翻身，才安然落地。

就在這時，那嬰兒忽然哇哇大哭了起來。

關山雲吃了一驚，慌忙跳過去蹲下，輕拍被袱哄道：「別哭，別哭，我的小乖乖請你幫幫忙呀，這不是哭的時候啊！」

柳安生不肯給他哄慰嬰兒的時間，緊隨着飛撲過去，對着他背心猛一脚踹出！

關山雲適時抱起嬰兒，使了一個懶驢打滾，巧妙的避過對方的一脚，同時，於身子翻倒之際，也乘機飛起一脚！

這一脚才是踢得正是時候，柳安生因自己踹出的一脚用力過猛，一時無法應變，於是肚子上便「蓬」的被踢中了，而他的身子也就像范烈良一樣直飛出去了！

四大金釵不覺鼓掌叫好起來。

眞的，她們一直以爲關山雲是個很普通的脚色，一定不是「無雙四傑」的對手，那想到情形剛好相反，不到片刻工夫，關山雲就挫敗了兩個，這對她們四女來說，眞是一生中最愉快的「享受」！

但是對高步虹和沈秋虎來說，却是一次無法忍受的奇耻大辱，沈秋虎雙眉一揚，便待挺身而出，高步虹一把拉住他，很冷靜的說道：「不，讓我來，你去照顧烈良和安生。」

說畢，移步向前。

他的態度表現得很沉着，但是誰都看得出他胸中充塞着濃重的殺氣！

關山雲連忙把嬰兒交給黃若鶯，道：「我若不敵，妳們趕快帶這嬰兒下山，不要管我，知道麼？」

黃若鶯點點頭。

關山雲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轉身迎着高步虹走過去，神情變得很嚴肅。

雙方一步一步接近，最後在相距尋丈處立定了脚步，高步虹習慣的一掀咀皮，冷冷一笑道：「小子，我們看走眼了，原來你很行呀！」

關山雲道：「承蒙高大俠誇獎，關山雲深感榮幸。」

語畢，一拱手。

高步虹瞇起眼睛，一字一字道：「當今武林各門派中，能調教出如你這等身手者，已經不多了，我能否知道你師門？」

關山雲道：「抱歉，在下不想把麻煩帶給師門，高大俠不論做何打算，都衝着在下來就是。」

高步虹「哼！」的聳肩一笑，道：「這樣也好，現在就把我的打算告訴你——我要取你之命！」

一聲龍吟，劍已脫鞘執於手上！

關山雲泰然的笑了笑，也自地上拾起四大金釵丟的一把長劍，道：「在下久聞無雙堡的劍術冠絕天下，世無匹敵，關山雲今日不自量力，願在劍上討教一二！」

高步虹道：「很好，你進招！」

關山雲抱劍一禮，隨卽凝神於一，準

備出手了。

對於這場劍鬥，他的態度是相當謹慎而嚴肅的，雖然他已輕易擊敗了范烈良和柳安生兩人，但他知道那是對方輕敵和自己出奇制勝的結果，而這種情形，在高步虹身上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了，所以臨此第三場決鬥的前一刻，他一點也不敢大意。

他目注對方靜立不動，尋覓着可進擊的機會，而高步虹也以高昂的戰志嚴陣以待，兩人雖然還沒有動一下，但每一瞬間，都隱伏着戰機，濃重而凛烈的戰鬥氣氛，看得在場的四大金釵，有透不過氣來之感！

雙方靜靜對峙了好一會，高步虹似已等得不耐煩，忽然向前跨出一步，長劍斜舉故意露出一個空門，引誘關山雲進擊。

關山雲視若無睹，只一眼不瞬的注視着對方的眼神，他特別注意對方的眼神，因爲他知道一個人心裏有什麼主張，都會表現在眼神上面。

他已看出對方在引誘他，所以當然不加理睬。

高步虹見他不肯上釣，隨又變動身形，身軀微弓，劍藏肘下，遙指關山雲，似有搶先動手之意。

關山雲就在這個時候動了！

他在高步虹變動身形之際，突然跨前一大步，左腳後抬，吐劍直點而出！

高步虹反應也快，立時一錯步，長劍自肘下衝出，反刺關山雲左胸口。

關山雲身形半轉，長劍化點爲撩，旋聞「錚！」的一響，雙劍首次交擊，於是一場龍爭虎鬥於焉揭幕了！

兩人一動手就形成激烈的拚鬥，劍芒霍霍，劍聲颯颯以快打快，一口氣對拆了三十多招，才見關山雲一個倒縱暴退兩丈，面色微微蒼白，好像死裏逃生似的。

事實上他沒有受到一點損傷，他只是破解不了高步虹的一招劍法，不得不後退躲避而已。

高步虹乘勢進擊，揮劍猛攻，氣勢如虹，他的攻勢有如長江浪濤，源源不絕，招中套招，變化奇妙，一時竟攻得關山雲節節後退，毫無還手的餘地。

四大金釵見關山雲屈居下風，不禁緊張起來，陸小喬連連頓足嬌叫道：「關山雲，不要怕！好好的打！你一定能够打敗他的！」

她這一叫嘯，却更激起了高步虹的氣燄，只見他驀地長嘯一聲，連人帶劍躍上空中，緊接着一個翻身，便見一片劍網朝着關山雲直罩而下！

關山雲就地一倒而下，疾速的往旁邊滾開。

「嗤！嗤！嗤！」

高步虹長劍落處，草地像被鞭撻似的，飛起一蓬一蓬的細草！

「啊哎！」

四大金釵不覺驚叫起來。

但就在這個時候，忽見倒在地上的關山雲，長劍猛吐，宛若一道奔電，向上射去——

「錚！」

一聲特別響亮的碰擊聲過後，只見高步虹懸空的身子一顛而下，着地之後，滾轉了兩下，竟然躺着不動了！

而關山雲也躺着沒動。

「啊！」

四大金釵又驚叫起來。

她們以爲他們已兩敗俱傷，但過了片刻，却見關山雲慢慢的翻身坐起，全身似無傷口！

四女一見大喜道：「啊，你沒事！」

關山雲慢慢站起，露出一個不大自然的笑容，說道：「姑娘們，在下大概已經輸了！」

四女一怔，齊問道：「怎麼呢？」

關山雲抬起了右臂，四女才發現他臂膀後面中了一劍，血已染紅了整條袖子！

那麼高步虹呢？

他輸了？

四女再轉向高步虹望去，看見高步虹也正在慢慢坐起，可是他只坐起了身子，而沒有站立起來。

他似乎已站不起來了！

沈秋虎看得面色一變，疾步趨近問道：「大師兄，你怎麼了？」

高步虹努力以平靜的聲調道：「沒什麼，你扶我起來吧？」

沈秋虎伸手要攙扶他時，黃若鶯忽然嬌喝一聲道：「且慢！」

沈秋虎面容一沉，掉頭怒問道：「妳叫什麼？」

黃若鶯挺眉一笑，道：「你不能扶他，你該讓他自己站起來，這樣勝負才能分曉！」

沈秋虎怒道：「胡說，勝負已分，我大師兄勝了！」

黃若鶯笑道：「是麼？

沈秋虎一指關山雲道：「他已受了傷，而我大師兄沒有！」

黃若鶯道：「你大師兄既未受傷，怎的站不起來！」

沈秋虎道：「他扭了脚！」

黃若鶯格格嬌笑，說道：「恐怕不是吧？」

沈秋虎對她怒目而視，雙目中隱透殺機。

關山雲開口道：「黃姑娘，妳不要阻止他，讓他扶起高大俠好了。」

他聳肩一笑，慢吞吞又道：「如果他被扶起後，能够站立的話……」

沈秋虎隨將高步虹扶起，但是高步虹雙腳剛剛站直，忽然痛叫一聲，又蹲坐了下去，看樣子，劇痛難當，額上冒出了冷汗！

沈秋虎大吃一驚道：「大師兄，你那裏受傷？」

高步虹痛苦地道：「我……我湧泉穴上中了一劍！」

湧泉穴在足心中間，沈秋虎低頭細看，才發現他右腳的英雄靴下破了個洞，有少許的鮮血流出，沈秋虎乃是行家，一看就知他傷的比關山雲重，不禁面色大變！

四女也到此時才知高步虹受傷的情形，心知這一場的勝利者仍屬關山雲，頓時喜形於色，拍手喝采起來。

林芝掏出一方香帕，含笑走近關山雲道：「關山雲，我替你包紮傷口。」

關山雲沒有反對，伸出傷臂，讓她包紮。

其餘三女也圍上他，對他表示擁戴之

意，陸小喬笑道：「關山雲，想不到你竟然有這麼大的本事，竟然擊敗了『無雙四傑』，這下你成名啦！」

那沈秋虎突地暴跳而起，厲聲道：「誰說的，還有我呢！」

說着，拔劍出鞘，便待撲出。

高步虹急道：「三弟！」

沈秋虎利住撲勢，回頭怒沖沖道：「大師兄，咱們兄弟不能栽這跟斗，小弟非宰他不可！」

高步虹向他招招手，道：「你過來，聽我說一句話。」

沈秋虎轉回蹲到他身邊，高步虹又把他拉近些，在他耳邊低聲道：「那小子身手高絕，顯然是某一位武林高人的門下，我既落敗，你亦絕非其敵，不要意氣用事，還是先照顧我們三人吧！」

沈秋虎聽了皺皺眉頭，不懌地道：「這個……」

高步虹又向他耳語道：「別忘記還有那四大金釵，她們不是好貨，可能會乘機下毒手呢！」

沈秋虎這才勉强同意的點點頭，起身回對關山雲冷冷道：「關山雲，今天這筆帳我們記下，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陸小喬不等他說完，笑着打岔道：「不對！」

沈秋虎一瞪眼道：「什麼不對？」

陸小喬笑道：「沈大俠難道忘了『埋劍嶺』的規律麼？在『埋劍嶺』上決鬥，是沒有什麼『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的，落敗一方，只有埋劍退出武林一條路，誰也不能計劃報仇！」

沈秋虎臉紅了，罵道：「臭丫頭，妳是龜笑鼈沒尾巴，我們若埋劍退出武林，妳們四人呢？」

陸小喬笑道：「一樣，剛才我們若鶯姐已經說過了，我們退出武林並不難過，因爲我們可以去嫁人去做個賢妻良母！」

沈秋虎登時爲之語塞。

關山雲覺得再呆下去沒意思了，便道：「對不起，在下要走了。」

說畢，走去抱起嬰兒，要下山了。

高步虹忽然脫口道：「關山雲你且等一下，我跟你商量一事！」

關山雲住足回身，道：「高大俠有何指教？」

高步虹未語臉先紅，沉默了片刻，才吶吶地道：「我們來做個交易如何？」

關山雲道：「什麼交易？」

高步虹道：「今天的事，我們雙方都不說出去，她們四大金釵，不必埋劍退出武林，而我們四人也一樣，大家扯平，如何？」

關山雲道：「這很好啊。」

他轉對四女問道：「四位姑娘意下如何？」

四女不覺心動了。

原來，她們四人是名震武林的「山西老娘」的衣鉢傳人，自藝成離師之後，即雄心勃勃的想闖出一番事業來，而且她們還奉師命要去完成某項任務，實在也很不願就此埋劍退出武林，故聽了高步虹的話，都覺得這個「交易」可以接受。

陸小喬很高興，望着黃若鶯問道：「大姐，妳認爲怎樣？」

黃若鶯笑道：「也罷，人皆有惻隱之心，人家『無雙四傑』成名不易，而且正當壯年，如果就此埋劍退出武林，未免埋沒了英才，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咱們是應該接受他的要求的。」

高步虹聽了羞怒交迸，大吼一聲道：「賤婢！妳別得了便宜又賣乖，若是這麼說，做罷算了！」

黃若鶯笑嘻嘻道：「好呀！做罷就做罷，反正我們女人遲早要嫁人不在乎！」

關山雲連忙打圓場道：「好了，好了，黃姑娘妳別再說了，你們雙方誰也不必埋劍退出武林，就這麼決定就是了。」

他頓了頓，接着道：「不過，高大俠，在下不揣冒昧要奉勸一句話，我們練武人應以武德爲重，所謂持之以莊，臨之以敬，接之以和，秉之以公，練之以勤，行之以義，存之以仁，歸之以忠，而切忌恃强逞能，做無意義之事，貴堡劍術稱雄武林固屬事實，但若要强人臣服，迫人接受貴堡銀龍徽章却是不對的，在下言盡於此，望四位三思之。」

言畢，躬身舉步走去。

四女忙的拾回各人的劍，跟隨關山雲下山，她們現在對關山雲的觀感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崇敬得不得了，走在下山的羊腸小徑上，陸小喬忍不住問道：「關山雲，你到底是那位高人的門下，告訴我們好麼？」

關山雲微笑道：「對不起，在下不想把麻煩帶給家師，恕不奉告。」

陸小喬道：「你告訴我們，我們不說出去就是了。」

關山雲搖搖頭。

林芝道：「只可惜我們不能把你在『埋劍嶺』擊敗『無雙四傑』的事說出去，否則你必能一舉成名天下知！」

關山雲笑道：「名如韁利如鎖，在下對揚名立萬並不感興趣。」

林芝道：「那你下江湖歷練，所爲何事？」

關山雲道：「在下只想增廣見聞，做些有意義的事。」

古素蘭接口道：「剛才你對高步虹講了一番大道理，聽起來很有意思，你是怎麼懂得這許多大道理的呀？」

關山雲微笑道：「那些道理其實很淺薄，是屬於所謂的老生常談，算不了什麼的。」

古素蘭笑道：「我覺得高步虹眞是個沒骨氣的小人，你說是不是？」

關山雲道：「不，他只是沒有勇氣接受失敗罷了，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埋劍嶺』好像是專爲別人而設的。」

古素蘭道：「對，剛才我們眞不該接受他的要求，讓他們埋劍退出武林才叫痛快呢！」

黃若鶯道：「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可是想到我們自己的將來……」

陸小喬道：「正是，要我這樣就退出武林，實在有些不甘心。」

說話間，五人已來到山下溪邊，黃若鶯問道：「關山雲你的手臂很痛吧？」

關山雲道：「有一點。」

黃若鶯道：「那麼把那嬰兒交給我好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唐永勝遭人暗算，誤爲丐帮中人施襲，怒以毒氣擊昏白健，崔福生大怒之下，突發掌將唐永勝擊昏，此際潛伏一側的小虎子發覺有人鬼祟欲逃，遂現身追擒，詎惹來丐帮張世昌及范堂主的誤會，小虎子道出姓名，原擬可獲張世昌信任，不料適得其反，小虎子遂以玄功擺脫丐帮的糾纏飛身而去。崔福生以內力渡入唐永勝體內助其復甦，待唐永勝醒後，叱責他妄施毒手，要他交出解藥，唐永勝悻然道，若不是丐帮的人先用暗器，他也不會傷害白舵主，崔福生不禁一呆，辯稱丐帮的人沒誰用過暗器——

存心探隱密　意外遇親人

唐永勝「哼！」的一聲，道：「事實勝於一切，你自己看吧！」

說着，伸手拉起腰間衣服，赫然現出一枚鋼針插在他腰眼穴附近。

唐永勝伸手把那枚鋼針拔了起來，擲向地上，「嗤！」笑一聲，道：「這總不成是我自己插在自己身上的吧！哼！老子要不是先受了傷，憑你能傷得老子麼？」

四眼田雞崔福生一楞，說不出話來了，如果眞是這樣的話，自己這一方可就說不起响話了。

范中傑適時接口道：「唐大俠，這鋼針不是我們丐帮弟子發的。」

唐永勝冷笑一聲，道：「你們當然不會承認。」

張世昌接口叫：「確實不是我們丐帮發的，剛才發針的人已經被我們發現了，只可惜被他逃走了。」

四眼田雞崔福生道：「是什麼人？」

張世昌道：「小虎子。」

四眼田雞崔福生一臉驚愕之色道：「會是他。」

張世昌道：「可不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唐永勝道：「什麼小虎子？」

張世昌道：「那是我們這裏從前收容的一個小孩子。」

唐永勝道：「他人呢？」

張世昌道：「我們沒有能留下他，被他逃走了。」

唐永勝冷笑一聲，道：「一個小孩子都留不住，你們這種話叫誰能相信。」

四眼田雞崔福生苦笑一聲，道：「唐大俠，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這件事敝帮將來一定給你一個明白交待，至於兄弟傷了你的事，兄弟向你道歉，你傷了我們白舵主的事，我們也就此扯直，只請你給我們一份解藥，把今日之事，暫作一個了斷好不好？」

唐永勝當然不相信他們的話，不過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得不攷慮現實問題，如今自己落在他們手中，不交出解藥也是

不行。

當時，沉吟了一下，從懷中掏出一隻藍色小瓶子，倒出一粒藥丸，拋向四眼田雞崔福生，悻悻的道：「好！咱們今天到此爲止，以後走着瞧吧！」

接着，勉强站了起來，便欲離去。

范中傑叫了一聲，道：「唐大俠，請聽在下一言。」

唐永勝回頭冷冷的望了范中傑一眼，咀唇一披，頭一揚，拐着步子向外走去。

張世昌劍眉一揚就要擋住唐永勝去路，范中傑搖手止住張世昌道：「世昌，你送唐大俠出去。」

唐永勝回了一句話道：「不用！」腳步加快，消失於夜暗之中。

四眼田雞崔福生用唐永勝的解藥，把白健救了回來，大家回到屋內，說到剛才發生的事情，白健搖頭一嘆道：「原來是小虎子在從中挑撥離間，我們當日眞不該輕易的將他放走了。」

范中傑道：「我看小虎子現在還只是一個孩子，憑他一個小孩子，決不可能如此明目張胆的和我們作對，其中只怕另有主使的人，但不知那主使的人是誰？」

白健沉思了一陣道：「如說有人在背後唆使小虎子的話，那就只有九花娘莫娟娟了，而且，莫娟娟也有足够的理由唆使小虎子和我們丐帮作對，因爲她那次綁架李百萬的兒子，如果不是我們伸了手，她就不會一敗塗地了。」

范中傑道：「你掌握了莫娟娟的行動資料沒有？」

白健道：「沒有，自傳說她被『七星帮』派人追殺之後，就生死不明了。」

范中傑年紀不大，爲人處事却是冷靜過人，眞不愧是丐帮三傑之一的人物，劍眉輕輕一蹙道：「咱們得仔細查一查。」

白健點頭應聲道：「是！」

范中傑接着話題一轉，道：「關於唐永勝的事，我看我得委屈求全，親自去拜訪他一次，把事情向他說個明白。」

白健道：「是！屬下馬上就去！」

范中傑道：「我和你一道去。」

白健道：「沒有這個必要。」

范中傑道：「這樣，才顯出我們的誠意。」

白健暗暗一點頭忖道：「三傑之名，果然名不虛傳，不但功力過人，而且應對之間極有分寸，怪不得帮主破格提升他們了。」

白健暗中佩服范中傑，神態之間，出乎至誠的一欠身道：「是，弟子爲你領路了。」

唐永勝的住處，早在丐帮弟子暗中注意之中，白健領着范中傑一路行來，自有丐帮弟子沿途接引，所以毫不費事的就到了唐永勝落脚的地方。

唐永勝沒有落店，是以香客的身份住在一座寺院裏。

唐永勝住的那間房子，燈光外透，顯見他回來後，還沒有安睡就寢。

白健與范中傑不願驚動其他人，輕身落在唐永勝房門外面，由白健向前，輕輕叩着房門道：「丐帮范中傑與白健有請唐大俠賜見。」眞是一片委屈求全的誠意，語氣是出奇的客氣。

可是，房裏明明有着呼吸之聲，就不見唐永勝答話。

白健劍眉微微一軒，回頭望了范中傑一眼，范中傑微微一點頭，白健輕輕一推房門，房門是虛掩的，「呀！」然一聲，應手而開。開動的房門，鼓起一陣微風，掠動着燈光搖了一陣。

燈光一明一暗之下，只見唐永勝正盤腿閉目的坐在床上，運功調息。

白健與范中傑在他身前站了片刻，見他正在用功頭上，不便驚動於他，兩人目光示意，白健與范中傑只好輕輕的退了出來，反手替唐永勝把房門帶上。

當他們帶上房門，正要離去的時候，只見一個值夜的和尙從旁閃身出來，輕喝一聲道：「兩位施主半夜三更來到敝寺何事？」

白健上前一步，迎着那和尙一禮，道：「在下因有要事，前來拜望唐大俠，不料唐大俠正在用功頭上，不敢驚動於他，師父來得正好，有請師父轉告唐大俠一句話好不好？」

那和尙目光炯炯的打量了白健和范中傑一番，見他們兩人氣宇軒昂，不像宵小之輩，臉色稍霽，合十道：「兩位施主有話，但請留下，小僧定當爲兩位施主轉告唐施主。」

白健道：「請師父轉告唐大俠，就說丐帮范中傑率領九江分舵舵主白健前來致歉問候。」

那和尙「啊！」了一聲，道：「原來兩位是丐帮大俠，小僧失敬了。」

說着又是合十一禮。

白健與范中傑謝了那和尙，回到菜園子，因爲折騰了半夜，四眼田雞崔福生已準備了一桌酒菜，請他們消夜。

忽然一個丐帮弟子氣喘喘的跑了進來，報道：「啓稟舵主，住在大覺寺的唐永勝，剛才被大覺寺的和尙發現，被人當胸一掌，擊傷在他自己房中了。」

白健聽得心弦猛震，望着范中傑大叫一聲，道：「糟了，唐永勝的傷，要被惹在身上，可就跳在黃河都洗不清了。」

范中傑臉色一變，心中壓上了一塊千斤重鉛……。

話說小虎子不願意與丐帮發生衝突，忍着一口氣，逃離了菜園子，心裏可是一萬個不服氣，決心要抓到那個暗算唐永勝的人，回到丐帮去臊一臊他們的皮，吐出心中那股子怨氣。

因此，他在菜園子四週仔細搜查了半天，可是時機已逝，什麼綫索都找尋不到了。

小虎子心裏眞不是味道，他回到廖長發家裏，廖長發和賴狗子竟然還提心吊胆的在等着她。

這份友情，叫小虎子心裏說不出的感動，磕頭的弟兄，到底和張世昌他們不一樣。

可是當賴狗子嘮嘮叨叨的追問他前往菜園子的情形時，小虎子却厭煩的搖着頭道：「不說也吧，說了徒叫人生氣。」

賴狗子意猶未甘的還想追問下去，廖長發畢竟比賴狗子聰明得多，笑着把話支吾了過去，和小虎子鬧起酒來。

小虎子一個猛勁的灌了七八杯，心中

才感覺到舒暢了一點。

忽然，他按住酒杯，叫了一聲，道：「大哥，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你一定要告訴我。」

廖長發道：「什麼事？」

小虎子道：「你奉命監視蔡家的眞正目的，能不能告訴我一點。」

廖長發道：「老二，我不是告訴過你了麼，我除了盡我份內的責任，其他的我眞的一無所知。」

小虎子看得出來，廖長發說的是眞心話，沒有敷衍他的意味，眉頭深深的一鎖，道：「目前丐幫也像你們官面上一樣密切的注着着蔡家的一舉一動，不知你們有沒有聯絡和默契？」

廖長發道：「就我知道是沒有，至於我師父和他們有沒有默契，那我就不知道了。」

小虎子道：「你能不能向你師父問個明白？」

廖長發爲難地道：「老二，這又不關你的事，你爲什麼叫我爲難呢？你要曉得，我不該知道的事，一則我不敢問，再則我就是問了，我師父也不會說。」

小虎子嘆了一口氣，同情地點了一點頭，接着自言自語地道：「這裏面一定有原因。」

賴狗子笑道：「當然有原因，不然官面上和丐幫不會閒得沒有事做，甘願暗中做蔡家的保鏢。」

小虎子道：「這個原因我一定要查出來。」

廖長發道：「你這叫狗抓耗子，多管閒事，我覺得你還是先查你自己的身世要緊。」

小虎子搖頭而嘆道：「我的身世比天上彩雲還要空虛，到那裏去查去。」

廖長發道：「那是你的根本，你總不能不查呀！」

小虎子道：「查當然要查，不過並不急在目前……。」

驀地，賴狗子忽然大叫了一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道：「有辦法了。」

這句話說得沒頭沒腦，引得小虎子一笑道：「老三，你在說什麼有辦法了？」

賴狗子道：「你不是想知道蔡家的情形麼？」

小虎子道：「是呀！」

賴狗子道：「憑你現在這身功夫，你爲什麼不自己到蔡家去查個明白！」

這本來是簡單不過的答案，可是小虎子就沒想到這一點。

小虎子霍的站了起來道：「老三，你說得不錯，我這就去蔡家一看！」

廖長發站起來去阻止小虎子道：「不行，你這不是砸我的飯碗麼？」

小虎子笑道：「大哥，我要是不告訴你呢？」

廖長發一怔道：「我要是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虎子嘻嘻的笑道：「你就當不知道好了……。」

話聲未了，身子一幌，就在他們眼前消失了。

廖長發頓着脚責備賴狗子道：「都是你，你叫我怎樣回去向師父交待？」

賴狗子道：「這不簡單得很，你回去向師父實話實說不就結了。」

廖長發長嘆了一聲，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老二是有案底的人，這不害了他麼？」

賴狗子道：「那你就瞞着你的師父好了。」

廖長發氣得直翻白眼道：「你……你……有腦筋沒有？」

賴狗子被罵得做聲不得。

小虎子離開廖長發之後，並沒有馬上跑到蔡家去探視，因爲，那時他心裏又有了一個主意。

他先找到一處清靜的地方運功調息了一陣，同時把身上的穿着也換了，打扮成一個孤苦無依的野孩子，偷偷的溜進了蔡家的後園。

蔡員外家，位置在十里舖東大街外邊，內牆靠着十里舖邊緣，外牆以外，便是一片遼闊的田野。

他的宅第佔地極廣，人口也多，是十里舖最大的一座宅第。

小虎子進去的時候，當然施展了他的眞功夫，要不，他也進去不了。

不過，他進入蔡家後園之後，他却不再躲躲藏藏，膽大包天的在一棵大樹下面，呼啦！呼啦！的大睡特睡起來。

他倒是眞是睡着了，一點沒有裝作。當有人發現他，把他一脚踼醒時，他的迷惘神態是眞切得不能再眞切。

實實在在是一個睡夢中驚醒來的無依流浪兒。

小虎子驚叫了一聲，惶恐的揉着眼睛，望着身前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漢子，道：「大叔，我又沒有碍着您的事，您……您……爲什麼不讓我在這裏睡一睡？」

小虎子自小就求爺爺告奶奶行乞慣了，說出來的話，自然流露着可悲可憫的神情，那踼他一脚的年輕人，原本暴射着一對怒目，看了他這種神態，心腸先自軟了下來，色厲內荏的喝了一聲，道：「你也不睜眼睛看看，這裏是什麼地方，可以隨便跑進來睡覺的麼？」

小虎子驚愕地舉目四周打量着道：「這裏……這裏……我……我不知道。」

那年輕人眉頭一皺，喝道：「說，你是怎樣走進來的。」

小虎子畏縮地，吞吞吐吐地道：「我……我就從那個小門走進來的。」

樹身後面，確是有一道後門，只是那後門並沒有打開。

那年輕人伸出頭去，向那後門望了一眼，只見那後門門閂閂得好好的，再看看小虎子那樣子，充其量不過十歲左右，又抬頭看了一看那高達三丈開外的院牆，搖着頭忖道：「這小子，這麼大一點點，是絕對不可能翻牆進來，後門又關着，他是怎樣進來的呢？……對了！一定是有人從後門溜出去做什麼，被這小子碰巧進來的……」

「哼！小佟，你的胆子，現在是越來越大了，竟然把外面人帶到園子裏來！」

那邊來路上又出現了一個人，那人身子來得奇快，舉步之間就到了他們面前。

那年輕人事先一無所覺，等到那來人開口說話時，才一驚打斷了思潮，轉面向

着來人拘禮的行了一禮，道：「吳爺，這小孩子不是小的帶來的，是小的發現他在這裏睡覺，正盤問他來歷哩！」

才來的那人，年紀總在五十以上，右手托着一根長桿烟帶，臉色陰沉嚴肅，看那樣子，就知道他有點身份。

那吳爺「嗯！」了一聲，道：「他是怎樣進來的？」

那小佟道：「他說他是從後門進來的，可是後門却關得好好的。」

那吳爺道：「那一定是有人偷偷出去，被他碰巧跑進來的。」

那小佟點頭道：「小的也正是這樣想哩！」

那吳爺道：「你問過他是那一家的孩子沒有？」

那小佟道：「還沒有。」

那吳爺道：「你現在問吧！」

那小佟喝道：「快說，你是那一家的？你姓什麼？」

小虎子打着顫聲道：「我……我不是這裏的人，我是打從這裏路過，肚子餓了，想進來討口冷飯吃，因爲不見有人，又不敢亂跑，不知不覺就睡着了。」

小虎子打着一口普渡鎭的土音，一開口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那吳爺點了一點頭道：「你姓什麼？你小小年紀，難道就沒有大人同路？」

小虎子道：「我姓吳，人家都叫我小兔子，因爲父親母親都生病死了，家裏沒有飯吃，我就跑出來了。」

小虎子聽那人叫吳爺，於是自己也就姓吳了，這是他爭取同情的法寶之一。

果然，那位吳爺的面色和緩了下來，道：「你準備到那裏去？」

小虎子道：「我想到九江去，我有一個堂哥哥在九江賣豆腐，我想找他去。」

小佟道：「你那堂哥哥住在九江什麼地方？」

小虎子道：「不知道，我想我總會找到他的。」

這正是鄉下孩子的一般想法，以爲九江也像家裏那小地方一樣，只要有姓有名，總可以問得到。

小佟一笑道：「你知道九江有多大，你要不知道你堂哥哥的地點，只怕你找一輩子都找不到。」

小佟這一笑，把當時緊張的氣氛，笑得和緩了下來。

當然，眞正的原因還是小虎子有討人憐憫的技巧。

小虎子張大着眼睛，道：「九江很大麼？比這裏大多少？」

那吳爺咧嘴一笑，道：「小佟，帶他到厨房去，給他吃一頓，放他走算了。」

小佟應了一聲：「是！」

吳爺抽了一口烟，便待轉身離去，小佟忽然叫了一聲，道：「吳爺，能不能留他在府裏跑跑腿，打打雜？」

吳爺道：「這怎麼成。」

小佟道：「他又不是本地方人，……而且，小的聽說胡姥姥交待下來，正要找一個內內外外跑腿的小子，何不就把他留了下來。」

吳爺猶豫了片刻，點頭道：「那你把他帶去給胡姥姥看一看，聽胡姥姥的吩咐好了。」

小佟欣然色喜的應了一聲：「是！」

送走吳爺之後，小佟問小虎子道：「小兔子，我看你也不用到九江去找你堂哥了，你願不願就在這裏找份事做做？」

小虎子道：「我願是願意，可是我什麼都不會做。」

小佟道：「不會做，我們會教你，只要你願意就成了。」

小虎子道：「在這裏做事情，吃不吃得飽，我在家裏幫邱大戶看牛，一天累到晚，連飯都吃不飽，要是這樣，我可不幹了。」

小佟一笑道：「這裏不但吃得飽，我還可以保證，天天吃的都是大魚大肉。」

小虎子笑開了臉道：「眞的麼？」

小佟道：「當然是眞的，只要你好好做事，不但每天有魚肉可吃，每一個月你還可以賺五兩銀子工錢哩！」

小虎子高興得跳了起來道：「我願意做，我願意做，大叔，你快帶我去見胡姥姥吧。」

嘴巴眞甜，馬上改口叫小佟大叔了，小佟皺了一皺眉頭道：「大叔叫不得，你叫我佟大哥好了。」

小虎子當時改口，又叫了一聲：「佟大哥。」

小佟帶着小虎子先到厨房裏飽吃了一頓，又幫他洗得乾乾淨淨，然後帶他向後宅走去。

小佟帶着小虎子穿堂入室，進了好幾重門戶，最後，停在一道門戶外面，朗聲叫道：「那位姊姊應值。」

「是我！」朱漆院門一開，現身出來一個俏丫頭，笑着問道：「小佟，有什麼事？」

小佟陪着笑臉道：「吳爺找來一個小孩子，請姊姊送給胡姥姥看一看，要不要留他下來，裏裏外外跑跑？」

那俏丫頭一笑道：「小弟弟，跟我去見胡姥姥吧！」拉着小虎子又進了一重院子，在一間寬大的房子裏，見到了一位頭髮銀白色的老婆婆。

那老婆婆肥肥胖胖，穿着一件紫色上衣，藍色褲子，坐在一張搖椅上由一個小丫頭服侍着吸水烟。

那俏丫頭帶着小虎子走到那老婆婆面前，行了一禮，道：「吳爺找到一個小孩子，請姥姥示下，留不留用他？」

不用說，這老婆婆就是胡姥姥了。

胡姥姥抽完一口烟，這才瞇着眼睛打量了小虎子半天，然後一點頭道：「好，留下他吧！」

她甚至問都沒問小虎子，就這樣決定了。

那俏丫頭推着小虎子道：「姥姥答應留下你了，快謝謝姥姥。」

小虎子爬在地上磕了一個響頭，謝了胡姥姥，又被那俏丫頭送到門外。

小佟高興得帶着小虎子又去向吳爺回了話，吳爺便命小虎子暫時跟着小佟學習府裏的規矩。

小虎子於是在蔡府落了脚。

小虎子爲人聰明伶俐，嘴皮子又甜，見人不是大叔就是大哥，幾天工夫下來，外宅的人和事都弄熟了。

只是還沒機會進入裏面內宅而已。

至於外宅，那是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想來蔡府的問題，是蘊藏在內宅了。

關於進一步的刺探，小虎子倒是沉得住氣，他裝蒜就裝到底，絕不輕舉妄動，試圖向內宅進軍。

因爲，他自己雖然沒有什麼江湖經驗，但與恨海遊魂的四年之中，却是聽得不少，學得不少，知道這種環境尤其要特別小心，別看它風平浪靜，可能暗中步步都是殺機，偶一不愼，露了馬脚，縱然自己能逃得出去，也白費了一番心機。

小虎子的穩，忍，等，這一天終於得到了報賞。

清早起來，他正和小佟說笑時候，胡姥姥忽然傳出話來，要小虎子進去談話。

小虎子於是第二次踏進了那不准男人進入一步的院門。

胡姥姥還是那個老樣子接見他，他見了胡姥姥之後，胡姥姥也只說了一句話：「從今天起，你算是這內院的人了。」

就這句話，小虎子就被一個名叫「巧燕」的丫頭帶了出去，她先領着小虎子進入另一處廳堂，只見那廳堂裏大大小小約莫有十四五個丫頭，巧燕替他一一介紹了，然後告訴大家道：「他叫小兔子，以後裏裏外外有什麼事，就由他跑腿傳話。」

其中有一個丫頭笑着問道：「他包不包括傳遞情書？」

「吁！」的一聲，大家都笑了。

笑聲裏，巧燕又領着小虎子全院轉了一遍，向他說明各種規矩，最後去到一扇小黃門旁邊，特別鄭重的告訴小虎子道：

「這一扇門，不管有沒有人看守，是開着或是關着，你都不能踏入一步，否則，就有喪命的危險……。」

小虎子聽她說得那樣嚴重，忍不住好奇心驅使，伸頭向裏面望去，那知他頭剛伸進去，只見颼的一聲，一道刀光閃電而到。

小虎子心中一驚，暗嘆一聲，忖道：「完了，這一下，可要被迫得露出馬脚來了，……」

念動之間，還未有所舉動之際，巧燕也是大叫一聲，道：「姑娘手下留情！」同時，抓住小虎子用力向後一帶，把小虎子帶得跌倒地上，堪堪躲過那當頭一刀。

小虎子「哎喲！」叫了一聲，爬在地上站不起來了。

瞥眼間，只見那門內人影一閃，現出一個粗眉大眼的女人，鼓着一雙銅鈴似的眼睛喝道：「記着，下次要再是這樣，你們的腦袋就留在裏面了。」

巧燕欠着身，恭恭敬敬的道：「是，他因爲是新來的，不知道規矩，下次絕不會再犯了。」

「呼！」的一聲，那女人關上了小黃門。

巧燕拉起地上的小虎子，埋怨小虎子道：「你看，你差一點出了事，以後可要特別小心了。」

小虎子裝出一副心驚胆戰的樣子，一面揉着自己的膝蓋，一面吐着舌頭，道：「巧燕姊，那女人好兇啊！裏面到底住的是甚麼人？」

巧燕道：「那是員外夫人的別院，誰也不准進入一步。」

小虎子順口道：「難道員外也不准進去？」

巧燕道：「就是員外也一個月只准進去兩次。」

小虎子「啊！」的一聲，若有所瞭解地道：「怪道員外經常住在外面。」

巧燕「吁！」聲道：「不要再談論了，快快離開這裏吧！」

小虎子原來的希望是指望在紅門裏面，發掘蔡員外的秘密，誰知進了紅門裏面還有一道黃門，看來蔡府眞正的秘密是在黃門了。

小虎子進出紅門之間，不知不覺又是十來天下來，每天除了傳傳話，送送東西，取取東西之外，便別無所事了。

小虎子照樣深藏不露，以無比的耐心，等待下去。

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小虎子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

那天小虎子正從外面替胡姥姥取了一包烟絲進來，只見胡姥姥慣常坐的那椅子上另外坐了一個年輕的女人，而胡姥姥却只有站着的份兒了。

這倒不奇怪！

奇怪的是，小虎子和那年輕女人一對面之下，兩人都楞住了。

敢情，那年輕女人就是小虎子的四姐茜茜。

小虎子人楞住了，腦子的思維也停頓了，愕然站在那裏，成了一個木頭人。

茜茜神情由驚愕而轉變爲迷惘，最後由迷惘而恢復了常態，指着小虎子問胡姥姥道：「姥姥，這小子是甚麼時候來？」

胡姥姥雖然是站在茜茜座前，倒是並不拘謹，咧着牙齒一笑，道：「夫人，他就是老身向你報備的小兔子，別看他年紀小，人倒是蠻聰明能幹的。」

茜茜點了點頭，胡姥姥接着大喊一聲道：「小兔子，還不快向前拜見夫人！」

小虎子被叫得驚醒過來，訕訕的走步向前，拜了下去，說道：「小虎子拜見夫人！」

小虎子存心試探茜茜，故意把「小兔子」含含糊糊的說成「小虎子」，如果，茜茜還念着他們姊弟之情，自會心裏有數，否則，他還可以不承認自己是小虎子。

因爲，他現在還只有當年那麼大一點點，茜茜也無法確定他就是小虎子。

茜茜嬌笑一聲，伸手拉起小虎子，道：「你果眞是我的兄弟，快快起來吧！」

小虎子暗暗吁了一口氣，笑道：「四姐，我眞怕你不認我呢！」

茜茜笑道：「我爲甚麼不認你，我和你姊夫還常常談起你啦！」

胡姥姥張大着眼睛，叫道：「夫人，他就是你的兄弟？」

茜茜點着頭欣然道：「可不是，我們失散三四年了。」

胡姥姥轉身親自端來一把椅子，放在茜茜身旁，一把提着小虎子放在椅子上，笑道：「小舅爺，你爲甚麼不早說呢？」

小虎子笑道：「我說甚麼呢？我又不知道茜茜姊在這裏。」

胡姥姥嚷着吩咐道：「擺酒！擺酒！機會難得，夫人這次該賞臉了吧？」

茜茜點了一點頭，胡姥姥識趣的笑道：「夫人，你們姊弟談談，老身還有一道拿手菜，做給夫人品嘗！品嘗！」

胡姥姥笑着走出去了。

茜茜望着小虎子一嘆，問道：「小虎子，你怎麼還是這樣小呢？眞叫我不敢認了。」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我也不知道甚麼道理，就是長不高。」

茜茜忽然「啊！」了一聲，道：「娘還好吧？」

小虎子心情一沉，皺起眉頭道：「我沒有和娘在一起，她的近況我一點都不知道，難道你也沒有娘的消息。」

茜茜搖着頭道：「我也不知道。」

小虎子道：「其他三位姊姊呢？」

茜茜還是搖着頭道：「也不知道。」

小虎子凄然一嘆道：「那是說只剩下我們姊弟兩個人了。」

茜茜紅着星眸道：「恐怕就只有我們兩個人了……」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接着問道：「你是怎樣逃出來的？」

小虎子道：「是我師父碰巧路過救了我。」

茜茜目光一閃，在小虎子身上打量了一陣，道：「你師父是誰？」

小虎子道：「恨海遊魂！」

茜茜緊鎖着一雙秀眉，道：「甚麼『恨海遊魂』？」

小虎子一笑道：「不知你聽說過『鬼面人狼』沒有？」

茜茜秀眉一顫，「啊！」的一聲，道：「是他，他怎會成了你的師父？」

小虎子道：「完全是碰巧，他要人担水做飯，我又沒有地方可去，只好跟着他了。」

茜茜道：「聽說他爲人厲害得很，他對你好不好？」

小虎子道：「他對我還算好，教了我不少本事。」

茜茜點了一下頭，道：「是了，你明明有了一身本事，深藏不露，不會沒有目的吧！」

小虎子道：「可以說有目的，也可以說沒有目的。」

茜茜一笑，道：「又調皮了，老實說吧。」

小虎子心中盤算了一下，決定一個原則，然後道：「事情是這樣的，……喂！我有兩個結盟兄弟，就在這十里舖，你知不知道？」

茜茜道：「當然知道，一個開米店，一個借着擺麵攤子掩護，替九江總捕頭火眼金睛呂正本作耳目。」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你知不知道，他們注意的是誰？」

茜茜輕蔑的微笑，說道：「當然是我們……。」

話聲頓了一頓，指着小虎子的鼻子道：「你莫非也投到火眼金睛手下去了？」

小虎子道：「沒有。」

茜茜道：「你爲甚麼不投到他手下去？兄弟們能長久在一起豈不是非常好。」

小虎子道：「因爲我們見面才只一天，他可能那種念頭都沒有。」

茜茜道：「那你是看在兄弟情份上，替他輕身涉險了。」

小虎子搖着頭道：「也不是。」

茜茜眉頭一皺道：「你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是爲了甚麼？」

小虎子道：「爲了好奇……因爲廖長發不願意告訴我，他們監視你們的原因，所以，我一生氣之下就自己來了。」

茜茜笑道：「然後，給廖長發一個意外的驚喜。」

小虎子點頭道：「我就是這意思。」

茜茜道：「那麼現在我們姊弟見了面，你準備怎樣辦？」

小虎子道：「當然只有打退堂鼓了，我們姊弟的情份，比廖長發只厚不薄，我那能幫着他搗你們的蛋。」

茜茜笑着點了一點頭，道：「兄弟，四姊領你這份情……」

微微思索了一下，接着道：「不過，你這樣縮手而去，不覺得太可惜了麼？」

小虎子搖頭苦笑道：「誰叫你是我的四姊啦！」

茜茜道：「反過來說，你爲甚麼不索性留下來幫我一個忙呢？」

小虎子笑着道：「這對廖長發來說，不大好吧。」

茜茜道：「這有甚麼不好，你總不能沒有自己的事業呀！」

小虎子猶豫了一陣，訕訕的道：「四姊，你們到底在做甚麼？」

茜茜坦然道：「還不是娘的老路子，想發一筆大財。」

小虎子將信將疑的道：「不盡然吧！要只爲了想發財，丐幫爲甚麼也釘上你們了？」

茜茜道：「因爲我們惹了丐幫！」

小虎子道：「四姊，你能不能說得明白一點？」

茜茜道：「到了時候，你自然會明白，目前你要決定的，是你願不願意幫我的忙？」

小虎子反問道：「四姊，你信得過我麼？」

茜茜一笑道：「多此一問。」

小虎子道：「就算你沒有話說吧，還有姐夫呢？」

茜茜道：「你姊夫聽我的。」

小虎子沉思了一下道：「我想多攷慮一下……。」

茜茜截口道：「這是應該的，你攷慮二天三天都沒關係……」

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接着道：「兄弟，你就是我現在的唯一親人了，請你不要讓我失望才好。」

小虎子道：「四姐，我知道……。」

胡姥姥帶着擺酒度的丫頭走進來了，小虎子與茜茜談話，便沒有再繼續下去。

茜茜離開之後，小虎子可一步登天，由跑腿的小廝，成了衆人口中的小爺。

這一晚，小虎子思前想後，壓根兒就沒有闔過眼。

第二天一早起來，茜茜以夫人之尊，竟然一早就出來看他了。

小虎子見茜茜一雙秀目也是紅紅的，顯然她也是一夜沒有睡好，由此可見茜茜對他眞有着姐弟眞情。

（未完）

風流三劍故事之一—陰陽谷

俠侶同赴生死搏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風流三劍之一的滄海巫山雲夢山，在漫遊名山大川間，結識了絕色紅顏玄陰谷主歐陽珊，和曾遭風流三魔之一的靈和公子柳長春之三弟柳華春騙去貞操的司馬青萍。歐陽珊邀請雲夢襄進谷歇足，並命侍女往採朱果奉客，詎那朱果為柳如春、柳華春預先做了手脚，在果中注入奇淫絕毒的天淫搜髓散，雲夢襄大意吞服後，雙目盡赤，急離座馳往谷口，因他吞下朱果後，慾思亢奮，自知要解此毒，必須找一異性，風流一番，奇毒自消，唯他雅不願以淸雅絕俗，依然雲英之身的歐陽珊為對象——

驀然，雲夢襄想起了一位救星，就是剛才被歐陽珊派往谷口，担任警戒的司馬青萍。

司馬青萍也美，但却曾受柳華春的欺騙，業已不是黃花處女！

只要她自願與自己興番巫山雲雨，來場倒鳳顛鸞，不與自己的「三原則」違背，也使自己可以度過一場刼難！

想至此處，雲夢襄自要試試這場生機，於是他長身而起，飛也似的馳往「玄陰谷」口。

司馬青萍正在谷口倚松而立，突見雲夢襄單獨馳來，遂迎向前去。

含笑問道：「雲相公，你不在谷中和我家仙子飲酒，却……」

話方至此，雲夢襄業已宛如電掣風馳般，到了司馬青萍面前！

司馬青萍目光注處，這才發現雲夢襄雙睛如血滿臉通紅，神色大異尋常，不禁嚇得失聲問道：「雲相公，你……你……你這是怎麼樣了？」

雲夢襄嘆道：「我誤中奇毒，內火如焚，必須立刻覓一女子，互相交合，才可以保住性命……」

司馬青萍詫道：「雲相公何必另覓女子，我家仙子，對你已表傾心，還有飛虹，紫雲兩個妹子，也不妨……」

話猶未了，雲夢襄便搖頭嘆道：「她們不行，因為我寧死也不願意違背我自己訂定的『三不歡』原則……」

當下便把他那「三不歡」原則，向司馬青萍說了一遍，但說話之時，已被慾火燒煎得微微發抖！

司馬青萍是何等聰明之人，暗把銀牙一咬，向雲夢襄媚笑道：「雲相公，我美不美？」

雲夢襄連牙關都有點捉對厮併地，點頭答道：「美……美……當……當然美，美得沉魚落雁，傾……傾國傾……傾城……」

司馬青萍嫣然一笑道：「美就行了，我不是處女，我自然獻身，來來來，雲相公，你莫再忍受那慾火煎熬，我們且雲迷滄海，夢滿巫山地，結場風流露水緣吧！」

說完，立即縱體投懷，拉着那神智漸迷，已難自制的雲夢襄，一同滾入谷口的過人豐草之內！

故而，「玄陰谷」內，雖有戰況，「玄陰谷」外也有戰況！不過，谷內情況是拳脚相搏之爭，谷外情況則是倒鳳顛鸞的風流惡戰！

雙方戰況，同樣緊張熱烈，但從司馬青萍左一聲「雲相公」，右一聲「雲……相……公……」，聲音越叫越低，越叫越慢，以及那幾乎透不過氣的嬌喘聲息聽來，似乎她比飛虹，紫雲二女，處境更艱，更抵擋不住雲夢襄那狀若瘋狂，直搗黃龍的猛烈攻擊！

好不容易才聽得雲夢襄一聲長喘，和司馬青萍的一聲嬌呻，那宛如波浪起伏的叢草之中，才告歸於平靜。

展眼間，一條白影，竄出叢草，雲夢襄邊自整頓衣衫，邊自帶着滿臉憤怒慚愧神色，掩進「玄陰谷」內。司馬青萍則仍帶着又似極度疲倦，又似極度滿足的微笑，衣衫不整地，在叢草中沉沉睡去！

柳如春於接連閃避了歐陽珊的五六十招猛攻以後，驀地叫聲「且慢。」縱身後退幾步，向歐陽珊搖手叫道：「歐陽珊，你當眞不知趣麼？」

歐陽珊因邊自動手，邊自以眼角餘光，瞥見飛虹，紫雲二婢的不支之狀，已甚明顯，遂樂於讓她們稍事歇息地秀眉微揚，朗聲叫道：「飛虹，紫雲，你們暫且停手，聽聽這厮說些甚麼？」

飛虹，紫雲聞言，合力攻出一招頗具威力的「左右逢源」，畧為逼開柳華春。湧身跳出圈外。

歐陽珊一來要給飛虹，紫雲較多休息時間，二來暗暗凝聚全力，準備把那自稱「風流魔外魔」的柳如春，一擊立斃，故而不慌不忙地，以目光一掃柳如春，哂笑問道：「我知道你大哥『靈和公子』柳長春，還算有兩下子，但你這人稱『玉面毒心』自號『風流魔外魔』的柳如春，却是不過爾爾，柳華春則更是庸俗，不值一笑，你叫我『且慢』，要作甚麼？要想喘口氣兒？抑或想兄弟二人，一併送死！」

柳如春笑了一笑，以一種淫邪語氣，向歐陽珊說道：「我是叫你留點力氣，少時才好和我作另一場搏鬥！」

歐陽珊一時之間，不會聽出柳如春的語意，「哼」了一聲道：「在這場搏鬥中，你都未必能逃劫數，還有甚麼另一場搏鬥麼？」

柳如春淫笑道：「當然有，啊，這一場搏鬥叫勾心鬥角，另一場搏鬥叫抵死纏綿……」

歐陽珊這時方回過味來，知道對方是在口角輕薄，不禁怒聲叱道：「呸……」

一個「呸」字方出，心中大吃一驚！

原來歐陽珊突然覺得自己身上，宛如虫行蟻走，也起了異樣變化！

柳如春察出她神色有異，得意獰笑道：「歐陽珊，你太笨了，常言道：『士別三日，便須刮目相看！』又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我三弟柳華春，在一年以前，曾吃了你的苦頭，如今既約我再訪『玄陰谷』，自然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總有幾招特別殺手……」

歐陽珊「哼」了一聲，一面聽憑對方濫發狂言，一面想暗凝神功，驅散或暫時壓制住心頭的漸熾慾念！

柳如春繼續得意說道：「在這種情況下，我怎會任憑你攻擊了五六十招，而始終不肯還手？……」

歐陽珊因覺倘若老是不予答話，反易被對方看出破綻，遂咀角微披，哂然不屑說：「你無恥之輩，大概是乘着騰挪閃展之際，施展甚麼無形無色無味的下流毒粉？」

柳如春嘿嘿笑道：「猜對了，我所施展的是『無相迷神氤氳粉』，這種粉兒的藥力，雖然比不上『天淫搜髓散』那等強烈，也足以能使任何貞節烈女，變成蕩婦淫娃，你如今臉兒漸紅，眼兒漸餳，大概心中已在霍霍的而動了吧？」

歐陽珊默然不語，靜等柳如春異常得意地，把這番話兒，說到尾聲，方倏翻雙掌，一推而出。柳如春正在得意，想不到歐陽珊忽又動手，倉卒間，閃避不及，只得揮掌一擋。

若論這一男一女的修為火候，雙方均差不多，但一個早就提足功勁，存心搏擊，一個倉卒應變，無備而動，自然會使被攻擊的一方，吃虧不小！

故而，雙方掌力方接，勁氣排空之下，柳如春便悶「哼」一聲，腳步踉蹌地，退出七八尺外，並從咀角邊沁出血絲，顯見內傷不輕！

常言道：「得理之下，不肯饒人」，照說歐陽珊應該跟踪進手，把對方斃在掌上才是！

但歐陽珊却不會這樣作法，她只是卓立原處，酥胸不停起伏，臉上顏色也越發緋紅，望去更添韻緻。

原來她這一使勁發掌攻敵，體內控制自弱，所中邪毒便越發四散擴張，使她綺念如潮，有點把持不住。

柳如春受傷震退，本在驚心生恐歐陽珊繼續攻擊，如今見了她這般情狀，遂吐了一口血水，狡笑說道：「歐陽賤婢，你不再兇悍了吧，少時柳二太爺，若不把你弄得淋漓盡致，吸盡元陰，我就不叫『玉面毒心』和『風流魔外魔』了……」

一語方畢，微風颯然，在柳如春與歐陽珊之間，添了個風神絕世的白衣少年。

這白衣少年自然就是與司馬青萍在草叢好合，解去「天淫搜髓散」毒力，趕回「玄陰谷」的「滄海巫山」雲夢襄。

雲夢襄老遠便發現歐陽珊神色有異，連紫雲，飛虹二婢，也似乎受了甚麼傷害地，雙雙站立不住，跌坐塵埃。

故而心中極為震怒，身形才一落地，便接着柳如春的話頭，怒聲問道：「誰是『風流魔外魔』？」

柳如春知道這便是適才因食「小朱果」，中了「天淫搜髓散」毒，匆匆馳去之人，只不知道怎會這快解毒，立即回轉？

他作夢也未想到這樣一位年輕白衣文士，便是別名「風流三劍」，威震乾坤的「滄海巫山」雲夢襄，遂心中只妬不驚地，獰笑答道：「我便是『風流魔外魔』，又號『玉面毒心』，你這小白臉，找我則甚？莫非知道我素有龍陽之癖……」

雲夢襄那裏耐心聽他這些污言穢語，以一聲冷笑，截斷柳如春的話頭道：「你是『玉面毒心』柳如春，則那與你面貌相同，而缺了一耳之人，定是『靈和公子』柳長春的三弟柳華春了。」

柳如春得意朗聲大笑，道：「你這小白臉，既知我弟兄威名，還不趕快脫下褲子，讓我好好的……」

雲夢襄怒極叱道：「住口，你們聽着，以你們弟兄行徑，死有餘辜，決無寬貸，但因我要帶個信兒，給你大哥『靈和公子』柳長春，才有你們弟兄二人之中，暫且留下一個活口，……」語音頓處，以兩道森冷如刃的目光，在柳氏兄弟身上，來回一掃，首先指着柳如春，冷冷說道：「你在江湖中既有「毒心」之號，適才又曾對我兩度口出穢言，罪惡太大，理所難容，我先送你上路！」說完，目注柳如春，微揚右掌，向他胸前凌空輕輕一按。

柳如春雖然尚不知雲夢襄的姓名身份，但已被他氣勢所懾，覺得這風神俊美，使自己深慚形穢的白衣少年，必有來頭，絕非易與！

故而，雲夢襄這一掌虛按，雖然無甚疾風勁氣，來勢並不甚強，柳如春仍然雙掌齊翻，凝足功力地，予以應接。

誰知雲夢襄冷笑一聲，那虛飄飄的掌力，竟突起變化，變得宛如海濤狂捲般，一股千鈞重力向柳如春當胸撞到。

柳如春先前已在歐陽珊的掌下，受了頗重內傷，那裏還禁受得住如此千鈞重擊！

慘嚎一聲，柳如春身形先倒！

雲夢襄掌力所化的千鈞勁氣，毫不放鬆，跟着向那業已倒地的柳如春身軀，繼續下壓。

「噗」的一響，柳如春的上半身血肉，被壓得從七竅之中，狂噴而出！

下半身的血肉，則無法尋得出路，竟告把肚皮爆裂，肝腸心肺，飛濺得到處皆是。

柳如春這種死法，委實極慘，他自己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這觸目驚心的景象，却把柳如春嚇得呆了！

雲夢襄處死柳如春後，轉過面來，向柳華春喝道：「柳華春，你過來！」

柳華春心膽已碎，雖想應聲走過，但因全身發抖，竟難舉步，只得「咕咚」一聲，向雲夢襄雙膝跪倒！

雲夢襄見了他這副膿包樣兒，咀角一披，哂然說道：「你不要怕，我生平出言不二，既已說還要你帶句話兒，給你大哥，今天便不會殺你。」

柳華春聞言，雖然寬心大放，但仍咀唇顫抖，牙關厮併地，語不成聲問道：「大……大……大俠有……有何吩……吩咐……」

雲夢襄道：「你告訴『靈和公子』柳長春，『滄海巫山』雲夢襄約他一會……」

柳華春這才知道對方身份，失驚說道：「你……你就是『風……風流三劍』中……中的雲……雲大俠……」

雲夢襄懶得聽他嚕囌，沉聲又道：「七月七日，『氤氳神君』喬大化，在『野人山純陽谷』，舉行『陰陽大會』，柳長春若能趕去最好，否則，便於九九重陽，與我在『滇池大觀樓』頭一會。」

柳華春「喏喏」連聲，垂手問道：「是，……是……雲大俠還……還有沒有別……別的吩咐……」

雲夢襄遊俠江湖以來，極少像今日這般上人的當，適才若非司馬青萍自願獻身，一番雲雨，便將邪毒難消，逃不過這場劫數！

故而，他雖殺了「玉面毒心」柳如春，心中惡氣，猶自難平，聽了柳華春這樣一問，遂冷然答道：「還有吩咐，你替我把自己僅存的另一隻耳朵，立刻撕掉！」

這兩句話兒，把柳如春聽得一怔？但他目光偷瞥，接觸到雲夢襄蘊含極端憤怒，森冷無四的兩道眼神，知道如若違拗無非找死，遂身猛挫，不顧疼痛地，伸手把自己臉上所僅存的一隻耳朵撕下！

鮮血淋漓，半身盡赤，柳華春不禁慘哼出聲，疼得直打哆嗦！

雲夢襄看不慣他這副膿包樣兒，雙目一瞪，厲聲叱道：「滾，替我快滾，不要忘了向柳長春傳話……」

一個「滾」字，聽在柳華春耳中，眞是如奉綸音，立即滾滾爬爬地，抱頭鼠竄而去。

雲夢襄殺死柳如春，逐走柳華春後，方對歐陽珊問道：「歐陽仙子，你怎麼樣了？有沒有受到這兩個下流的東西的甚麼陰謀算計？」

歐陽珊因中「無相迷神氤氳粉」毒，如今的慾念綺思，業已狂熾得不堪自制，遂未答雲夢襄所問，只是媚眼如絲地向他呢聲笑道：「雲兄，你……你……你那『三不歡』中『對方若是處女不歡』的原則，能不能改變一下？」

雲夢襄想不到歐陽珊會突然有此一問，加上發覺對方神情，媚得令人消魂，遂雙眉微蹙，囁嚅答道：「不……不能改變，否……否則，適才我也不必跑到谷口，請司馬青萍姑娘解毒救命去了。」

歐陽珊異常失望地，長嘆一聲，身形長處，飛投入石室之內。

雲夢襄方自一怔，突聽飛虹叫道：「雲相公，你枉稱一代大俠，怎不懂得『事急從叔』之理？我司馬青萍姊姊，能夠獻身救你，難道你就捨不得幾滴楊枝甘露，救救我家仙子？」

雲夢襄驚道：「歐陽仙子中了柳家兄弟的下流奇毒麽？」

飛虹點頭道：「我家仙子在慾念狂煎，以及羞憤交集之下，可能會尋短見？雲相公還請不要堅持你的『三不歡』原則，到石室中去救救她吧！」

雲夢襄無詞可以推托，正待動身，目光忽然掃過飛虹，紫雲二婢臉上，失驚問道：「你……你們也……也中了毒？……」

紫雲一旁發笑道：「連我家仙子那深功力，尚且難免受人暗算，我姊妹自然……」

話猶未了，雲夢襄便急得劍眉深蹙，俊面變色地，接口叫道：「那……那怎麼辦？眼前，只有我一個男人……」

男女之事，若是自然交結，陰陽妙合，未必損身，只要不太過度，有時反有益處，但若以藥力催使，則每易忘情，一塲歡會，往往便斲喪太甚！雲夢襄適才本身中了奇毒，顛狂放蕩，拚命馳驅，已把個司馬青萍蹂躪得欲仙欲死地暈絕過去。

如今，他又要去對中了邪毒，顯然狂蕩不堪，必須全力應付的「玄陰谷主」歐陽珊，再作一番報效！

假若歐陽珊之後，還有紫雲，飛虹等兩個黃花美婢，也要自己替她們開闢鴻溝，魂消眞個，則雲夢襄慢說「只是風流三劍」之一，他便是個「風流金剛」，也吃不消！

故而，他聽了紫雲，飛虹二婢，也中淫毒，才失聲驚叫，說出：「那怎麼辦！眼前只有一個男人」之語。

紫雲與飛虹似乎互有會心地，對看兩眼，由紫雲悽然一笑，發話說道：「雲相公你快點進屋，為我等仙子專心効勞吧，我們姊姊，不會連累你的！」

話完，突然伸手向石屋那邊，指了一指。

雲夢襄不解其意，才一回頭，紫雲飛虹二婢，便雙雙回手猛點心窩，嬌呻一聲，屍橫就地！

等到雲夢襄驚覺不妙，要想搶救時，已是渺渺香消，返魂無術！

雲夢襄心中一慘，搖頭嘆道：「江湖中事，眞不能有半點粗心大意，我若早知她們也中邪毒，怎肯把柳華春輕易放走，或許那廝身上，帶有甚麼邪毒解藥，也說不定？」

紫雲，飛虹既死，雲夢襄遂邊自感嘆，邊自向歐陽珊所居的石室之中走去。

尙未走進石室，便聽得室中傳出了水花翻濺之聲。

雲夢襄詫道：「這是甚麼聲息？難道歐陽珊奇毒已解，竟在室中悠閑自在地，洗起澡來了？……」

念猶未畢，人已入室，目光注處，不由使這位一向慣於憐香惜玉的「滄海巫山」雲夢襄，為之心中一慘！

原來歐陽珊天性愛潔，她這幾間石室中，有一間是圍繞三尺，整個作成浴池。

壁上鑿有兩個孔穴，夏日引入山泉，冬日則可另加熱水，以供沐浴。

如今，池中已然放滿寒泉，歐陽珊連衣泡在水中，猶自不停翻來滾去，臉上神情，彷彿痛苦已極！

雲夢襄見狀自然知道她是想以冰冷寒泉，浸息慾念，結果仍未如願，想起自己先前的飽受慾火煎熬苦狀，以及司馬青萍獻身相救，豎紫雲飛虹二婢，捨命相求情狀，不禁搖頭一嘆，也自縱身入池。

歐陽珊慾念雖熾，神志猶淸，見了雲夢襄縱身入池，向他搖手叫道：「不行，雲兄，你不能救我，因為你有『三不歡』的原則，而我卻還是蓬門未開的處子之身……」

雲夢襄笑道：「不要緊，珊妹，我如今對你求婚，就算把我們的破瓜花燭之夜，畧為提前舉行，便不違背我們的三原則了！」

一聲「珊妹」，一句求婚，把個「玄陰公主」歐陽珊聽得喜心緊倒，「嚶嚀」一聲，把整個嬌軀，都軟癱在雲夢襄的懷抱之內。

初試春情，不宜水戰，雲夢襄自然把她抱出池來，彼此脫去衣裳，拭乾水漬，雙雙擁倒榻上。

膚光緻緻，迷人豐韻，此時此地，慢說是中了「無相迷神氤氳粉」邪毒的歐陽珊，就連那曾經滄海，歷盡巫山的風流劍客雲夢襄，也無法再加自制！

剛才，在「玄陰谷」，司馬青萍一聲一聲的「……雲相公，……相……公」叫得令人消魂，如今的歐陽珊則一聲一聲「雲……兄……雲兄……雲……哥……哥……雲……哥哥……」叫得於消魂之外，更添凄婉！

在歐陽珊口中斷斷續續「雲……………兄，雲哥……………哥」凄婉消魂的低呼之內，可以聽得出凄婉之聲，漸來漸弱，漸漸消失，終於祗賸下一片「雲…………哥…………哥，雲……………哥……哥，我的好…………好……………雲………………哥哥……………」的消魂呼喚！

好事每難持永久，風流畢竟有收塲，先前在「玄陰谷」口的收塲是雲夢襄解毒復元，司馬青萍花疲柳困地，暈睡在豐草之內，如今的收塲，却恰巧人易其趣。

歐陽珊奇毒得解，由少女變成少婦，雨露新承，容光煥發，比適才更添了幾分嬌艷！

雲夢襄雖因修為深厚，未像司馬青萍那樣，於事畢之後，便宛如虛脫地，暈倒榻上，但他既曾自己中毒，又變為人解毒，先後兩度盡力馳驅，狂施雨露之下，也已滿面疲色。

歐陽珊蜷伏在他雄健而又溫暖的懷抱之中，偷偷瞥他一眼，呢聲叫道：「雲…………兄…………」她適才被邪藥所迷之上，雖然叫出一聲聲令人蝕骨消魂的「雲…………哥……哥

」，但如今人已清醒，遂不好意思再用這過份親暱稱呼，而改用了比較恰當大方的「雲兄」二字。

雲夢襄不曾答話，祗向歐陽珊低頭看了一眼，但目中神光黯淡，顯示他頗為疲累。

歐陽珊低聲道：「雲兄，你……你似乎太過疲累，不妨事麽？」

雲夢襄搖頭道：「不妨事，我祗要好好休息一會，便可復原，歐……」

一句「歐陽仙子」剛要出口，目光閃處，瞥見了滿榻的處子流丹，心想雙方關係，已然如此，稱呼上若再生分，豈不傷了歐陽珊的芳心，遂趕緊改口說道：「珊妹不必担心，你自己所中邪毒，業已完全袪解了吧？」

歐陽珊滿面嬌紅，點了點頭，偎在雲夢襄的耳邊，以第三人無法與聞的極低極低語音，悄然問道：「雲兄，我記得你適才向……向我求……求過婚了？……」

雲夢襄不遲疑地，應聲答道：「珊妹放心，雲夢襄便因生平作事，絕對負責，才訂下『三不歡』的自律原則，方才我已向珊妹求婚，說明彼此合歡之舉，祗是把洞房花燭，提前實行，珊妹問起則甚？是怕我不負責任？還是你自己有些後悔？」

歐陽珊赧然道：「小妹得侍雲兄，已是終身之幸，怎會有所後悔？我祗是要在彼此清醒之時，聽上雲兄一句話兒，比較定心而已。」

雲夢襄見歐陽珊美絕天人，資稟又極精粹，不由愛意滋生，把環擁着嬌軀的右臂，摟得緊了一些，含笑說道：「珊妹如今已聽我在清醒之時的親口承諾，可以定心了吧？我能得珊妹為妻，亦頗滿足，從今後，任憑環肥燕瘦，艷色無邊，我也於三千弱水中，只取一瓢飲了……」他的話猶未了，歐陽珊便吃吃嬌笑地接口說道：「雲兄，我不是妒娘子，不會想獨自霸佔你這位衣香鬢影，到處留情的『滄海巫山』，風流劍客，只要你對我不負心，任憑你娶上多少如夫人，我也決不生氣，甚至還樂於玉成……」

說至此處，把她那赤裸裸，軟綿綿，香馥馥的嬌軀，向雲夢襄懷中，偎了一偎，嫣然笑道：「譬如我紫雲飛虹兩名侍婢，都還明慧解意，姿色不惡……」

她不提起紫雲，飛虹等兩個美婢還好，這一提起，却換來雲夢襄的搖頭一嘆。

歐陽珊說道：「我是由衷之言，雲兄却為何搖頭嘆氣？」

雲夢襄道：「珊妹有所不知，紫雲飛虹二女，業已慘遭刼數，返魂無術的了！」

歐陽珊聽得心中一震，失聲問道：「這是怎麽回事？我適才進屋之時，她……她們好……好像尚未遭人毒手？……」

雲夢襄遂把飛虹，紫雲，也已中了邪毒，因知自己無力兼顧，業已雙雙自盡殉節之事，向歐陽珊說了一遍。

歐陽珊本來還想在雲夢襄懷中，多享受一些旖旎溫馨，但一聞紫雲，飛虹二婢死訊，便已沒了這份心情，一面起身穿衣，一面悲聲說道：「紫雲，飛虹兩個丫頭太可憐了，我先去把她們好好埋葬，再找柳華春惡賊，替她們報仇雪恨！」

雲夢襄一面也自整頓衣服，一面突然想起司馬青萍，不禁「呀」了一聲道：「哎喲！我到忘了還有司馬青萍……」

歐陽珊大驚接道：「司馬青萍又怎樣了？她被我派在玄陰谷口，担任戒備，離此甚遠，難道也遭人毒手？」

雲夢襄俊臉一紅說道：「她不是遭人毒手，而是被我……」

說至此處，因有些碍難出口，語音畧畧一頓，歐陽珊也想起雲夢襄先中邪毒之事，恍然問道：「雲兄！你剛才不是於吃那『小朱果』時，中了極厲害的邪毒麽？是不是由司馬青萍替你解毒？」

雲夢襄點了點頭，忽然說道：「我身中邪毒，不克自制，在行為方面，還特別放蕩，把青萍……累……累得暈絕於叢草之中，當時因知谷中生變，急於趕回接應珊妹，遂不及對青萍加以照顧，如今等辦完紫雲、飛虹之事，我們應該去看看青萍情況……」

話方至此歐陽珊不表同意地，搖頭說道：「不對，紫雲與飛虹已死，埋葬之事，稍後無妨，我們應該先去看看青萍，她被你……狂蕩太甚，暈絕草中，萬一受了風寒，最少也要生上一塲重病！」

其實，雲夢襄本來說是應先去探看司馬青萍。

但因慣在脂粉叢中打滾，深知天下女子，幾乎無不善妒，不想歐陽珊萬一有甚誤會，才故意說出先埋葬紫雲、飛虹之語。

如今既聽歐陽珊這樣一說，自然表示贊同，兩人出得石室，向「玄陰谷」口馳去。

誰知在谷口叢草之中，業已不見司馬青萍蹤跡。

兩人連尋帶叫，均是杳然，歐陽珊秀目深蹙，目光四掃，忽然手指指着一片青翠石壁，失聲叫道：「雲兄，你……你看……」

雲夢襄順着歐陽珊的手指看去，只見那片石崖之上，滿碧苔蘚，被人用手指在苔蘚上寫了兩個字兒。

這兩個字兒是「緣孽」二字，但作並排橫書，每個字兒之下，又畫了一個問號「？」

歐陽珊道：「此處不會有別人前來，這『緣？孽？』二字，一定是青萍寫的！」

雲夢襄詫道：「她既能寫字，顯然業已甦醒，怎麽不回『玄陰谷』中，人到那裏去？」

歐陽珊白他一眼，皺眉說道：「雲兄，你是吃慣胭脂的『風流劍客』，怎麽如此不懂女孩兒家心理，青萍經過此事，既羞於見我，更羞於見你，她……她定是悄悄走了。」

雲夢襄問道：「珊妹可知她去了何處？」

歐陽珊搖頭道：「天涯茫茫，海角茫茫，我猜不出她的去向，雲兄……你……你打算怎樣對她交待？」

這「交待」二字，問得雲夢襄相當衞窘，想了一想，毅然答道：「青萍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常言道：『受人點滴，報以湧泉』，至少我也應該設法對她盡盡我的心意。」

歐陽珊暗佩他避重就輕，答復得相當婉轉，遂點頭說道：「雲兄只要有這番心意就好，將來江湖再遇之際，我會替你安排。」

「安排」二字，使雲夢襄聽得一驚，但又不便再向歐陽珊追問究竟？只得暫時撇開地，低聲說道：「珊妹，我們回谷替紫雲、飛虹二女，料理身後事吧。」

歐陽珊悽然點頭，與雲夢襄重回谷內。

等她看見「玉面毒心」柳如春幾乎變成人皮的那具遺屍，不禁恨得銀牙一咬，向雲夢襄皺眉說道：「雲兄，柳家兄弟罪該萬死，你怎麽肯將柳華春放走？」

雲夢襄道：「我放走柳華春之意，是要他把他大哥『靈和公子』柳長春引來，好為世人，除了一大害，何況我並未讓他好好離去，是命他把那僅存的一隻耳朵，自行撕下再走！」

歐陽珊道：「彼此這塲仇恨，結得不淺，柳家兄弟太以陰毒下流，雲兄今後行走江湖時，要特別當心，設防暗算！」

雲夢襄點頭道：「這次雖然是我畧為粗心，但誰也沒有想到對方會把無色無味的上等邪藥，藏在『小朱果』內！」

歐陽珊邊自動手在削壁之下的兩株老松之間，替紫雲、飛虹掘墳，邊自向雲夢襄叫道：「雲兒，你是不是要去赴約?我跟你去好麼?我獨自一人，不打算冷冷清清地，再住這『玄陰谷』了！」

雲夢襄當然沒有理由拒絕歐陽珊的同行要求，但却想起一事，揚眉說道：「珊妹『玄陰谷』可以不住，但那『陰陽和合眞經』，乃武林罕世奇寶，你難道也不想要了麼?」

歐陽珊苦笑道：「所謂『陰陽和合眞經』，只是傳言，誰知道究竟有沒有這件東西?以及在不在『玄陰谷』內?……」

她是一面說話，一面在兩株老松間，替紫雲、飛虹二婢，用藥鋤掘土挖墳，但說至此處時，藥鋤落下，忽聽「叮」的一響。

雲夢襄道：「下面是石頭麼?若係石質，便不好挖，恐怕要換個地方………」

歐陽珊又是一鋤下去，仍告「叮」然作響，遂「咦」了一聲道：「並非石質，下面好像是具鐵匣………」

雲夢襄靈機一動，揚眉說道：「珊妹小心一些，把鐵匣挖出看看，常言道：『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或許這土中鐵匣，與那『陰陽和合眞經』，有甚關聯，也說不定?」

歐陽珊也動了好奇之心，遂極爲小心地，把深埋土中的鐵匣挖出。

其實不應該稱爲「鐵匣」，應該稱爲「鐵箱」，因它長約四尺，高約二尺，寬約尺許，體積相當不小。

歐陽珊與雲夢襄合力把鐵箱抬出坑來，用絲衾裹好紫雲、飛虹二婢遺體，置入土穴，掩埋妥當後，方指着那具鐵箱，向雲夢襄皺眉說道：「雲兒，我看這具鐵箱，似與『陰陽和合眞經』無甚關聯?………」

雲夢襄詫道：「珊妹何以見得?」

歐陽珊道：「『陰陽和合眞經』是本書，縱然再厚再巨，也不可能達到要用這大這重的鐵箱存貯………」

雲夢襄聽至此處，接口說道：「那到並不一定，或許這鐵箱作用，在於防腐……反正我們既已把它掘出，總得弄開看看！」

歐陽珊頷首道：「那是自然………」

她說話時，見雲夢襄似欲伸手開箱，遂又叮嚀道：「雲兒，江湖中風波太大，險詐太多，你開箱之際，請小心一些，愼防箱中藏有甚麼害人花樣?」

雲夢襄失笑道：「珊妹眞成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了，我會謹愼從事，先把這箱上鎖兒，弄掉再說！」

說完，揚掌凝勁，虛空作勢一劈！

「克察」聲響起處，一具鐵蓋，便告應掌斷落。

歐陽珊不願雲夢襄用手開箱，遂伸過藥鋤，把箱蓋往上一挑。

鐵鎖已斷，箱蓋自然是應手而啓。

雲夢襄與歐陽珊目光注處，同覺一怔。

原來鐵箱之中所貯放的，並非別物，只是一隻同型較小鐵箱。

雲夢襄劍眉略蹙，再度凝勁劈出，歐陽珊又再度用藥鋤挑開箱蓋。

但這較小鐵箱中，所藏貯的，仍然是一隻更小型的鐵箱。

歐陽珊目注雲夢襄，發笑叫道：「雲兒，我好像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

雲夢襄軒眉笑道：「我們縱被愚弄，也非堅持到底不可，我來看看這三隻鐵箱中，是否還藏有第四隻鐵箱?」

第四隻、第五隻、第六隻、第七隻……到了第七隻鐵箱已非巨型，只有一本書兒大小。

歐陽珊苦笑一聲，說道：「雲兒，我們不必再作這傻瓜事了，連開了六隻空箱，眞足貽笑江湖……」

雲夢襄一面聆聽歐陽珊發話，一面取起那第七隻小鐵箱來，搖了兩搖，含笑說道：「珊妹不要洩氣，這箱中有物，不是空的。」

歐陽珊也聽見雲夢襄搖得箱內「叮叮」作響，遂微頷螓首，挑眉說道：「箱中應有東西，我並猜得出是甚東西。……」

雲夢襄笑道：「這東西好猜，必然是被武林人物，目爲瑰寶，足以仗以遵循，進修上道的『陰陽和合眞經』……」

歐陽珊咀角微披，又接道：「不對！不對！『陰陽和合眞經』，乃武林前輩妙一先生與妙一夫人合著，距今僅約二百餘年，不是『絹書』便是『紙質』，決非『鐵質』或『竹簡』『木刻』，怎會『叮叮』作響?……」

雲夢襄連連點頭，邊自伸手捻壞箱外鐵蓋，邊自揚眉笑道：「珊妹分析得對，你既非猜這箱中藏貯着『陰陽和合眞經』，却是甚麼東西?」

歐陽珊不假思索地，應聲答道：「我認爲在第七隻鐵箱中所藏貯的。不過是第八隻鐵箱而已。」

雲夢襄失笑道：「我們開開看吧，我要一直開到最後，看見箱內空空，才肯罷手……」

鐵箱甚小，無須再用藥鋤，雲夢襄手指微動，箱蓋便啓。

這回歐陽珊竟然料錯，第七隻鐵箱中並非一隻更小的第八隻箱。

出人意料的，箱中所貯一非書籍，二非珍寶，只是一個鐵鑄字兒。

因爲這個字兒，作鐵綫篆體，筆劃又復甚多，雲夢襄取出細辨，才看出是個古書「法」字。

歐陽珊道：「埋這鐵箱之人，究是何意?弄個『古書法字』，放在箱內，又一層一層藏貯的如此神秘，眞……」

雲夢襄不等歐陽珊把埋怨之語說完，便拈着那枚鐵鑄古書「法」字。細一察看，遞向歐陽珊道：「這東西上，並無毒質，却還鐫有一些極細微的字兒，珊妹不妨細看一下。」

歐陽珊聞言注目，果然發現在那古書「法」字的筆劃之上，還有一些極細微的字跡。

她順着筆劃，一一辨識，口中並緩緩唸道：「陰……陽和……合……人之大……法，得法者仙……不……得……者……絕……」

唸完以後，「咦」了一聲，以一種詫異顏色，看着雲夢襄道：「雲兒，照這字體看來，彷彿這枚鐵鑄古書『法』字，還眞和妙一先生妙一夫人合著的『陰陽和合眞經』，有點關係，但……」

雲夢襄笑道：「但些甚麼?珊妹怎不說下去?……」

歐陽珊又向手中之物，看了兩眼，秀眉雙蹙，苦笑說道：「但這區區『陰陽和合，人之大法，得法者仙，不得者絕』十六個字兒，雖似略含妙旨，却太籠統，難……難道這就是爲武林人物傳說艷羨的『陰陽和合眞經』麼?」

雲夢襄搖頭笑道：「不會，不會，我也是通『陰陽和合』之道，其中伏虎降龍，邀精補腦，委實講究太多，不易考究，倘若如此簡單，那『得法者仙，不得者絕』一語，便說得沒有意義的了………」

說至此處，見歐陽珊似乎意欲把那枚鐵鑄「法」字丟掉，遂向她搖手笑道：「珊妹不必把它丟掉，好在此物不大，且暫時藏在身邊，將來或許會有甚用處，也說不定?」

歐陽珊看他一眼，不忍拂逆雲夢襄之意，

果然把那枚鐵鑄「法」字收起。

雲夢襄見她收起那枚鐵鑄古書「法」字，含笑說道：「珊妹如今已替飛虹紫雲二女料理完身後之事，對於『陰陽和合眞經』，也總算誤打誤撞地，畧獲端倪，似乎可以放棄這『玄陰谷主』的頭銜了！」

歐陽珊高興揚眉笑道：「雲兒，你……你眞肯帶我走麼?」雲夢襄見了歐陽珊那種秀眉雙揚，嬌態微露，艷絕天人的嫵媚神情，不禁愛意滋生，握着她的柔荑素手，低聲說道：「當然帶你走了，我怎忍心把珊妹孤孤單單地，留在此處?……」

歐陽珊聽得芳心之內，充滿溫馨，收拾了些必須携帶之物，便與雲夢襄雙雙離開「玄陰谷」，並向雲夢襄問道：「雲兒，你是要去赴椿甚麼約會?」

雲夢襄道：「不是尋常約會，是椿賭命之約！」

歐陽珊面帶驚容地，加以追問道：「賭命?你要和誰賭命?」

雲夢襄正色道：「此人並非惡人，但却極爲刁鑽古怪又難纏，江湖中公贈外號，叫作『玉面鬼谷』……」

歐陽珊聽了「玉面鬼谷」之名，不禁雙眉更蹙地，接口說道：「竟是『玉面鬼谷』上官明?雲兒怎會和這個魔頭結下深仇大怨?」

雲夢襄嘆道：「若是深仇大怨，到還罷了，珊妹大概決想不到我與『玉面鬼谷』上官明，互訂賭命之約，只是爲了小得不能再小的一椿事兒……」

歐陽珊聽出興趣，加以追問道：「是椿甚麼小事?雲兒請說來給我聽聽！」

雲夢襄苦笑道：「有一天我在岳陽樓頭飲酒，聽得隔座有人以猜謎代行酒令，謎面謎底，均十分携合有趣，但其中却有一謎，難住了隔座人……」



雲夢襄玄功展處，墳土四下飛揚。

歐陽珊插口笑道：「雲兒，我也猜猜，你是否一時技癢，把隔座酒客的那個艱難謎兒，猜了出來?」

雲夢襄頷首道：「珊妹猜得不錯，這件事兒眞成了『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我如今着實後悔，多此一猜的了！」

歐陽珊把兩隻含情秋波，盯在雲夢襄的臉上，嬌笑問道：「對方是怎樣出謎?雲兒又是怎麼猜法?」

雲夢襄道：「他的謎面是『美人眼底酒杯中』，要射宋詞一句……」

歐陽珊聽得讚道：「吐屬不俗，頗有豪情，這出謎之人，大概就是『玉面鬼谷』上官明了，但宋詞何止千萬，範圍太廣，要猜一句，果極艱難，雲兒是怎麼猜的?」

雲夢襄答道：「我猜的是『嫩玉閭』中的一句『最好留連處』。」

歐陽珊滿面佩服神色地，失聲道：「猜得好，猜得好！『美人眼底酒杯中』當然是『最好留連之處』！但我不懂，那『玉面鬼谷』上官明難道就爲了雲兒猜中他這個謎兒，就氣得要和你訂約賭命麼?」

雲夢襄苦笑一聲，搖頭嘆道：「常言道『大風起於蘋末』，那『玉面鬼谷』上官明，便爲了這件小事，與我起下意氣之爭，互相約時約地，各盡所能，一分輸贏強弱，誰若輸了，誰便當場自絕，或是永世埋名，不再在江湖走動！」

歐陽珊皺眉道：「爲了這點小事，訂了這大賭約，眞划不來……」

語音微頓，嘆息一聲道：「我知道岳陽樓頭猜謎之舉，不過是個引子，主要原因仍是你們在江湖中各享盛名，互不服貼，尤其上官明自負人才謀畧，對於雲兒列名『風流三劍』之中，定起妒忌意念………」

雲夢襄聽得點頭接道：「珊妹料事如見，是上官明執意要定，我是被他用言語僵住，不得不從而已。」

歐陽珊道：「划不來，太划不來，爲了猜謎小事，那有值得雙方賭命之理?雲兒爲我在『玄陰谷』中，畧作躭延，到是好事，因爲你一遲到，上官明等得不耐煩時，必將他去，豈非不起爭鬥，散却一天雲霧了麼?」

雲夢襄看了歐陽珊一眼，含笑說道：「這一天雲霧，散不了的，因爲我們在岳陽樓頭定約，有不見不散之語。」

歐陽珊也向雲夢襄投過一瞥含情目光，嬌笑問道：「既然彼此非鬥不可，雲兒有幾成制勝把握?我認爲你以一身絕藝神功，和蓋世奇才，至少也會有七成以上！」

雲夢襄搖了搖頭，正色說道：「珊妹太以低估那『玉面鬼谷』上官明了，此人確有實學，並非徒負虛名，他在岳陽樓已和我作較量，但係一觸即收，雙方未分軒輊，故而珊妹若畧問制勝把握，不單『七成』之數太多，連有沒有『六成贏面』，我都不敢斷定！」

這番話兒，顯然出自肺腑，並非謙遜，故而聽得歐陽珊立時芳心怦怦，愁眉雙結！

雲夢襄反應何等敏捷，他從歐陽珊的神色變化之上，猜出她心中憂慮原因，遂握着歐陽珊柔荑玉手，柔聲笑道：「珊妹不必担憂，我即令敗在『玉面鬼谷』上官明的手下，也不會當場自絕，最多來個永世埋名，與你素心相守，不也是人生一樂麼?」

歐陽珊聽他這樣一說，到眞有點希望雲夢襄敗給「玉面鬼谷」上官明……

她的思念未畢，雲夢襄又苦笑道：「我和上官明互相拚鬥的制勝局面，本是五五之綫，即令是我稍高，也距離不遠，最多高出一錢，但如今情況改變，我的優勢無存，恐怕是他六

我四之局！」

歐陽珊聽得有所不解地，訝然問道：「雲兒，甚麼叫做『情況改變』，請你說來給我聽聽！」

雲夢襄道：「所謂『情況改變』，只有兩點原因，第一點是我此次身中奇毒，放縱荒唐，未免斲喪眞元，在內力充沛方面，難免打點折扣……」

歐陽珊雙頰之上，滿佈紅霞地，嬌羞不勝地接口說道：「這……這都是小妹害……害了雲兒……」

雲夢襄向她表示安慰地，搖手笑道：「珊妹切莫自責，你我一番繾綣，只是男女好合，並不傷人，我是指我本身中了邪毒，與司馬青萍在『玄陰谷』外，幕天席地的那場極度荒唐，才有點大傷元氣！」

歐陽珊知道雲夢襄話雖此，其實不然，因為雲夢襄於與司馬青萍極度顛狂，斲傷元氣之後，又為自己祛解邪毒，再夢巫山，自然是元氣更虧，眞力更弱……。

念方至此，雲夢襄又復說道：「第二點原因，則是我既遲到，為了彌補這項心中負疚，只好設法給『玉面鬼谷』上官明佔點便宜，這樣一來，自然而然地，又會把那原本情況，改變一些！」

歐陽珊歉然叫道：「雲兒，你這遲到之故，又是我害你的！」

雲夢襄笑道：「珊妹與我，如今是甚麼關係，怎還用得上一個『害』字？」

語音略頓，又微笑道：「我們足下加急，趕得快些，莫要讓上官明苦等太久！」

說完，這男女兩位武林奇俠，全都足下加急，快得宛如風馳電掣！

雲夢襄以馳出不久之後，手指前面一峯，道：「珊妹，你看見前方那座高矗入雲的山峯麼？峯下有片適於打鬥的平坦石地，便是我與上官明約會之處。」

歐陽珊突然伸手拉住雲夢襄，低聲說道：「雲兒，你先靜坐片刻，調氣歸元………」

雲夢襄不等她再往下說，便自搖頭笑道：「不行，我已遲到，怎可躭擱？………」

歐陽珊道：「既已遲到，又何爭這片刻時光？……」

說至此處，把語音放得格外低柔甜媚地，緩緩續道：「依我私心而論，眞恨不得雲兒敗在上官明手下，從此遁世隱居，白頭相守！但雲兒蓋代英名，得來不易，付諸流水，也太可惜，你還是先行調氣歸元，等心神鎭定以後，再和上官明作場公平搏鬥，把勝負之數，委諸天命便了！」

雲夢襄却不過愛侶深情，只得聽從歐陽珊的話兒，盤膝靜坐，調氣歸元，由歐陽珊站在身傍護法。

雲夢襄俟靜息調元，心神平靜以後，方與歐陽珊舉步向那山峯走去。

他們走到距離高峯，約莫半里之處，已可對峯下石坪情況，一目了然。

歐陽珊四週望了一片，口中「咦」了一聲，道：「雲兒，那石坪之上，空蕩蕩地毫無人影，難道『玉面鬼谷』上官明也同樣遲到，或根本失約，未曾來麼？」

雲夢襄搖頭道：「不會，上官明平素為人雖甚刁鑽，但却極重然諾，尤其這樁約會，是他主動所約，那有失約不來，或是比我到得更遲之理？」話完，立即微凝眞氣，遙向峯上石坪，傳聲叫道：「上官兄，雲夢襄途中躭擱，略為來遲，決非有所怯陣，我願意接受上官兄的任何處罰！……」

他的語音落後，石坪上仍是靜悄悄地，既無人影，也無人應聲答話。

歐陽珊嬌笑道：「雲兒，我方才猜得如何，那『玉面鬼谷』上官明不會來吧，大概他在岳陽樓頭略作較量之下，已知非你之敵，遂知機而退，冥冥鴻飛，不來赴這賭命之約……」

歐陽珊說至此處，他們兩人已行到石坪之上。

雲夢襄肅立凝神，默然不語，連一雙俊目也慢慢垂闔起來，並未向四週掃視搜索。

歐陽珊也是一流高手，大大行家，知道雲夢襄正自默運神功，加強耳力，以「天耳通」的神功，聽察這石坪左近，究竟有無人踪？

片刻之後，雲夢襄突然雙目一睜，神光如電地，凝注向石坪右側的一片松林，並冷然高聲叫道：「上官明，你躲在林中則甚？雲夢襄已來赴約，你還這等躲躲藏藏，不敢出頭，算的甚麼好漢？」

這時，連歐陽珊也凝功默察，聽出林中果有呼吸聲息。

雲夢襄語音一畢，松林中果然緩緩走出了一個人來。

但這人不是那相當瀟洒的「玉面鬼谷」上官明，却是個手執籐杖，身穿土黃色葛衣，鶴髮童顏的清癯老者。

雲夢襄方自一怔，那葛衣老者，已向他含笑說道：「雲大俠，你來遲了……」

雲夢襄接口說道：「我承認來遲，但因途中有事，無法分身……」

葛衣老者不等雲夢襄再加解釋，便自點頭說道：「我知曉雲大俠決非怯陣，有意遲到，但你是僅僅來遲半日，却永遠無法再與那『玉面鬼谷』上官明，一決勝負的了！」

雲夢襄聽得不解，訝然問道：「老人家此話怎講？即令上官明等得不耐，業已走去，但雲夢襄天涯海角，仍可追尋，……」

葛衣老者搖頭一嘆，緩緩接口說道：「雲大俠對上官明是既追不着，也尋不到的了，因為『滄海巫山』與『玉面鬼谷』兩者，已非一世之人！」

這「已非一世之人」一語，着實使雲夢襄瞠目皺眉，莫明其妙？

歐陽珊也動好奇之心，抱拳一笑道：「老人家莫弄玄機，請說得明白一點好麼？」

葛衣老者嘆息一聲，苦笑說道：「事情是這樣的，『玉面鬼谷』上官明在此久候雲大俠不至，以為受人愚弄，一氣之下，竟掌拍天靈，自盡而死！……」

雲夢襄幾乎不敢相信池，失聲訝叫道：「會有這等事麼？上官明如此自盡，却有甚麼意義？」

葛衣老者道：「雲大俠覺得沒有意義，上官明却覺得有意義，他認得這是對你失約遲到之舉的一種嚴厲報復！」

雲夢襄聽不懂這「嚴厲報復」四字，正待詢問，那葛衣老者又復含笑說道：「上官明為他自盡一死，可以使雲大俠成為失約背信之人，鎭日內疚，被江湖人物訕笑，從此抬不起頭，直不起腰，永遠無法洗刷掉這樁聲譽上的汚點！」

雲夢囊想不到上官明施出了這樣一個使己無法還手的毒着，不禁一身冷汗，忙向葛衣老者問道：「老人家此語可眞？」

葛衣老者道：「怎麼不眞？那位『玉面鬼谷』上官明自拍天靈死後，還是我替他收屍遺屍便草草掩埋在松林之內。」

雲夢囊雙眉一挑，目閃神光說道：「好，相請老人家作個見證，我如今入林驗屍，只要上官明當眞自絕，雲夢囊決不會如他之願，在聲譽中留下汚點，我也立時自拍天靈就是。」

葛衣老者向他看了一眼，搖頭微笑的說道：「驗不驗屍，在於雲大俠，洗不洗刷聲譽汚

點，還是在你自己，但老朽却拒絕担任見證。因為我已把上官明親手掩埋，委實不願再參加雲大俠的葬禮！」

這位葛衣老者說完以後，籐杖舉處，葛衣一飄，竟向山脚走去。

雲夢襄叫道：「老人家請留名號！」

葛衣老者並不停步，一面前行，一面笑聲答道：「彼此風來水上，雲度寒塘，萍遇留名，豈非多事？好在老朽年超八十，也是即將成為棺材瓤子之人，我們陽世為別，陰世仍可相逢，幾時再與雲大俠交個鬼朋友吧！」

這一番譏諷言語，說得異常佻皮，把位倜儻風流，一向辯才無礙的雲夢襄，氣得直翻白眼，作聲不得。

歐陽珊目送着那葛衣老者遠去之後，便向雲夢襄低聲問道：「雲兒，你當眞要去林中驗屍？」

雲夢襄毫不遲疑地，毅然答道：「我不單要去林中驗屍，倘若驗出上官明果已死去，我立即自絕！」

歐陽珊心中最怕雲夢襄這樣作法，如今聽他偏偏下了決心，不禁眼眶一紅，泫然欲泣說道：「雲兒，你……你若自……自絕，就忍心不管我了？」

雲夢襄道：「我與珊妹初結同心，怎忍心把你拋撇，但珊妹你有何法兒，解決此事？你難道就忍心讓你終身仰慕之人，在聲譽上留下汚點？」

歐陽珊對於雲夢襄之言，無法駁倒，心中一酸，珠淚便泉流而出。

女人——尤其是風姿美好美人的眼淚，分外惹人情愛！

雲夢襄見歐陽珊嚶嚶啜泣得宛若梨花帶雨一般，心中微生不忍，猿臂輕伸，摟住了她的嬌軀，加以安慰地，含笑說道：「珊妹何必悲痛，我並沒有死定，或許方才那位老人家，與『玉面鬼谷』上官明，互相作好圈套，故意騙我，林內只是空墳也說不定？你應該知道，上官明便因一向詭計多端，才得號『玉面鬼谷』的呢！」

歐陽珊止住啜泣，帶淚一笑說道：「但願如此，反正雲兒若是以身殉名，小妹便以身殉情，追隨地下！」

雲夢襄知曉歐陽珊語出至誠，自己無法改變她這種念頭，遂點頭笑道：「好，但願我看得準確，林內只是空墳，否則，我們就在此處，作一對並命鴛鴦便了。」

話完，携着歐陽珊的玉手便向林內走去。

入林不遠，果見赫然堆起一座三尺多高的新墳。

墳前並削木為碑，揷入土內，上面潦潦草草地寫着：「不輕然偌的當代大俠『玉面鬼谷』上官明之墓。」

那「不輕然諾」四字，看得雲夢襄臉上發燒，心中生疚地，肅立於新墳之前，劍眉挑處，一抱雙拳，朗聲說道：「上官明，你不要在泉下不忿，只要此事當眞，雲夢襄也立刻自絕，我們在黃泉地府之中，再好好的來場公平搏鬥！」

他是面向墳頭，抱拳發話，等到話音了處，便把雙掌一翻，當胸推出。

新墳是由黃土堆起，尚未凝合堅固，況雲夢襄所發內力掌，一捲一撞，黃土自然立即漫空飛揚，一下便去了好大一片。

雲夢襄再加兩掌，墳頭便平，從土中露出了一些本質。

歐陽珊失聲叫道：「哎呀，有棺材呢！」

雲夢襄畢竟胸襟如海，比歐陽珊來得鎭定，目光注處，冷笑一聲說道：「上官明來此，只是赴約，不是蓄意尋死，在這荒山野嶺，那裏會立即找得着葬身棺木？珊妹盡管放心，如今我幾乎已可斷定其中必有蹊蹺？」

歐陽珊覺得雲夢襄所說有理，遂舉步上前，伸手輕輕撥開泥土。

果然，土中木質不是棺材，只是一隻顯然臨時製成的尺許見方木匣。

歐陽珊心中一寬，雙現梨渦地，嫣然笑道：「雲兒，你的看法對了，那葛衣老者總不會大費手脚地，先把上官明遺屍，燒成一堆骨灰，然後再裝入匣中，埋進土內！」

她邊自說話，邊自俯腰伸手，想把那木匣打開。

雲夢襄叫道：「珊妹小心，上官明詭計多端，這木匣之中，未必不藏有花樣？」

歐陽珊秋波轉處，螓首微頷，向雲夢襄送過相當嫵媚的一瞥甜笑。

她遵照勸告，不用手直接去開木匣，而是隔空，同時並暗凝內家氣勁，護住當胸，以防變生不測！

「克察」一聲，木匣應手而裂，匣中也毫無異狀發生。

歐陽珊折根樹枝，挑開木匣，口中不由「咦」了一聲，側顧雲夢襄道：「雲兒，匣中不是骨灰，是張紙兒，上面還寫着不少字呢！」

雲夢襄站在一旁，也已看見，玄功展處，伸手一招，那張字條便凌空飛入手內。

歐陽珊湊過頭來，目光注處，只見紙上寫着：「夢襄兄：我猜着你在聞得我死訊以後，一定不肯相信，而要開墳驗屍，甚至於為了保持你『滄海巫山』令名，可能會聲明只要驗明我果眞自絕，便也相往地下！

「在岳陽樓頭，你猜着我的心思，如今我猜着你的心思，那麼，在智慧方面我們已是平局。

「武功呢？岳陽印證，秋色平分，恐怕非鬥上三兩千招，到了雙方均筋疲力竭之際，方能在誰的耐力稍強之上，分出勝負！

「那樣打鬥，似乎是村夫打鬥，意境太低，我們一個是『滄海巫山』，一個是『玉面鬼谷』，彼此爭勝無妨，但却應該把爭勝方式，處理得新鮮一點……」

看到此處，歐陽珊透了一口長氣，螓首微偏，向雲夢襄嫣然笑道：「雲兒，這位『玉面鬼谷』上官明，雖然極為刁鑽，但也刁鑽得頗有趣呢！」

雲夢襄嘆道：「此人是我生平所遇的第一强敵，武功智計，兩皆上乘，委實極為難纏，珊妹且再看下去，到看他想出了爭勝的甚麼新鮮花樣？」

歐陽珊乾脆從雲夢襄手中，接了紙條，高聲朗誦地，唸給他聽道：「我如今把我們之間的爭勝方法，列成三事，誰若三勝其二，誰獲佔先，就也不必再以性命相搏，無妨改為敗者對勝者永遠以兄視之，唯命是從，不許違約……」唸至此處，歐陽珊眉峯更展地，透了一口長氣，嫣然笑道：「賭這樣一個彩頭，到還有點道理，像雲兒與上官明根本既無一天二地之仇，又乏三江四海之恨，若是無端端地，互相賭起命來，未免太重，成為發神經了！」

雲夢襄笑道：「『終身兄事，唯命是從』的彩頭也不輕啊，珊妹請再唸下去，我到要聽聽這刁鑽古怪的上官明，想出三件甚麼事兒，與我爭勝？」

歐陽珊唸道：「第一，你既號『滄海巫山』又是『風流劍客』，我也有『玉面鬼谷』之稱，兩人都相當英俊瀟洒，足以姤煞潘安，氣煞衞玠……」

雲夢襄聽至此處，「咦」了一聲問道：「奇怪，上官明提起英俊瀟洒則甚，難道他要和我比漂亮麼？」

（未完）

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裘方爲報知遇，捨死酬恩，江浪埋葬了裘方之後，携帶着盛京將軍的頭顱及奪得的翡翠寶塔，回見鐵王爺，報恩願了，堅決告辭，鐵王爺抱鳥盡弓藏禍心，藉口餞別，竟在壺中暗下蒙藥，待至江浪醒來，已身在提督衙門，孫提督秉承鐵王爺意旨，立命行刑，江浪至是方知鐵王爺賊子野心，唯悔已無及，就在他引頸就戮之際，督轅牆外突躍進來數人，衝刼法場，江浪藉機奮抗，唯身戴重刑力不從心，危急間，夏侯芬突如天降，殺開血路，與江浪衝出督轅，督轅外圍觀羣衆，一睹二人身影急急讓開——

縱馬逃亡急　投仇憶舊悲

江浪原本身上就有傷，再加上手脚不便，由於方才由牆上摔下來的勢子過於急猛！一時爬不起來。

夏侯芬原已飛縱而出，見狀只得折回來，一把把他由地上拖起來——

「你怎麼啦？」她焦急的扯着他，無可奈何的咬着牙道：「好吧！我揹着你就是。」

說完也不管江浪願不願意，寶劍交到了左手，右手托着他兩手當中的鎖鍊子向上一伸，已把江浪六尺許的壯大軀體揹在背上，足下就勢加勁，飛也似的縱身撲出人羣！

他二人方自撲出不遠，以丁七爲首七名大漢，也相繼躍出牆外！

人們但見七名殺神般的惡漢，早已嚇得魂飛魄散，紛紛閃身讓路。

七名大漢一路吆喝着，舞刀揮劍，直循着夏侯芬逃去之處追了上去！

等到他們早已消失之後，才見大羣官兵由提督衙門裏紛紛奔出，另有一隊子快馬，在一名武弁的指揮下，由側門奔出來，循着人們手指處追了下去，只是却無論如何也追趕不上了！

×　　×　　×

在一陣子急劇猛烈的快馬奔馳之後，夏侯芬徐徐勒住了馬韁——

胯下的這匹「綣毛青」一個勁兒的打着噗嚕，在一處偏僻的水塘青草地上停了下來！

活這麼大，像這麼抱着個大男人，騎在一匹馬上跑，還是第一次！

先時還不覺得，可是現在突然一想到，她可就有些害臊了！

江浪也由馬韁上躍下來，鎖鏈子嘩啦一响，他差點坐了個屁股頓兒！

夏侯芬忍不住抿嘴笑了笑，却又繃住了臉，她一個人轉過身子來，走到水塘旁邊一塊大石頭上坐下來！

那匹馬自動的走到池邊喝水。

江浪怔了一下，還拿不準對方是什麼意思，他訕訕的蹭了過去。

夏侯芬回過身子來，道：「你也太不小心了，以你這身本事，怎麼會落在他們手裏？要不是我今天早晨得着消息快馬趕來，再晚上一步，你這條命可就完了！」

江浪嘆息了一聲，搖搖頭不欲多談！

夏侯芬道：「那位裘兄呢！」

江浪頭垂得更低了。

「我問你話呢！怎麼低着頭！」

江浪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說道：「死了！」

「死了——？」夏侯芬怔了一下道：「誰死了？」

「裘拜弟！」

「裘方？你是說跟你在一塊的那位裘兄？」

「就是他——」江浪慘笑了一下，緩緩的又垂下了頭。

「對不起！」夏侯芬面現傷感的道：「我不是故意提起他要你難受——只是這件事……唉！是誰下的毒手？」

「鐵崇琦！」

「你是說鐵王爺？」

「不錯！」

夏侯芬呆了一下，苦笑道：「你可是眞把我弄糊塗了！」

江浪只是搖着頭，他的頭深深垂着。

夏侯芬雖然不見他臉上的表情，可是却能體會出這種近乎於窒息的無比沉痛。

兩個人誰也不再說一句話！

夏侯芬却在靜靜的觀察着他，發覺到有幾滴淚水由他垂着的頭影裏落下來，「男兒有淚不輕流，只因未到傷心時」！

她假作沒有看見，站起來道：「你的傷怎麼了？」

「啊——還好！」

江浪站起來走向一邊，他用力的掙着手裏的鐵鏈子，只是鏈子太粗了，那裏掙得開？

夏侯芬走過來道：「來！我帮你！」

他抓着他兩隻手用力的往外一掙，二人合力之下，只聽得「嘩啦！」一聲，小手臂粗細的一截鏈子，竟然從中而斷！

江浪道：「謝謝妳——」

夏侯芬道：「還有脚上的這一副！」

江浪道：「這一副太粗了，只怕掙不開！」

夏侯芬道：「我帶來一個小鋼銼子，給你慢慢的銼吧！」

說完由身上取出來一個三稜小鋼銼。

江浪道：「謝謝！」

他接過了銼子，就在足踝鐵鍊上銼了起來！

夏侯芬回頭向來路上看了一眼，皺了一下眉道：「奇怪他們怎麼還不來，大概走岔了，走上另一條路去了，要不然當中一個叫夏威的，能開各樣的鎖，有他在就好了！」

江浪一面在銼脚上鍊子，一面道：「姑娘是從那裏來的，這些好漢又是些什麼人？」

夏侯芬一笑道：「我們是由阿巴噶左翼旗部來的，還遠得很——」

江浪吶吶道：「阿巴噶左翼旗部？」

夏侯芬道：「金沙郡你可聽說過？」

「金沙——郡？」他顯然的吃了一驚：「妳是說金沙王褚……」

夏侯芬一笑道：「對了，金沙王就是我義父！」

「啊——」江浪呆了一下。

「怎麼，你認識我義父？」

「不——」江浪苦笑了一下道：「我只是聽說過他的大名罷了！」

說完他就垂下頭來，繼續用銼子銼着鎖鍊。

夏侯芬一笑，道：「他倒很想見見你呢！」

「見我？」江浪冷笑了一下！

他實在不願意讓夏侯芬看出自己臉上的不自然，遂即又低下了頭，繼續銼着。

「自從上次你和裘兄救了我，他就對你們心懷感激，就派人到處找你們，一直也找不着！」

「他找我們幹什麼？」

「還能幹甚麼？」夏侯芬微笑着道：「當然是想謝謝你們！」

江浪只覺得心頭熱血激動，他一聲不哼，只把悶積在內心的無邊怒火發洩在那個小鋼銼上，用力的銼着！

新仇未消，却又興起了舊仇千縷！

如果僅僅就「仇恨」二字來說，目前的鐵崇琦不過是加諸自己本身的刻骨仇恨，而「獨眼金睛」褚天戈却是加諸在自己父母，以及由內陸輾轉遷來的全體族人身上的血海深仇，兩相比較下，後者令自己深惡痛絕的份量顯然較前者猶有過之！

對於夏侯芬目前的身世，他前此已由那兩粒身上金珠，猜測到她可能與褚天戈有甚麼關聯，這一點現在已得到了證實！

他們之間非但有此關聯，而且竟然義在父女之間，現在他知道昔日那個「金沙郡」殺人魔王褚天戈，竟是她的義父！

多少年月，多少個日子，他與裘方都在哀告着上蒼，祈求着有一天，能夠手刄此人，以告慰死去的父母以及全體族人。

——是以他二人爲此苦練絕技，痛下決心，然而對方褚天戈實在太强了，不要說他本身一身武功了得，就是手底下那一夥子人，也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雖曾數度出手，却未能手誅元兇，這件事江浪一直抱恨在心，現在他乍然聽見了對方的消息，自然內心有說不出的激動！

所幸，他不是一個遇事衝動的人！

是以，這件事在他腦子裏一再推敲之後，他決定將計就計，不再把仇恨現在臉上！

他忽然發覺到，這是一條自己與仇人接近最好的途徑，他臉上原先的一番怒容頃刻就消失了。

「我義父聽說你們兩個武功很好，很想見見你們，而且希望你們能夠留下來帮他處理一些事情，不知你願不願意？」

江浪一笑道：「久聞妳義父的大名，他手底下猛將如雲又何在乎我這個人？」

夏侯芬皺了一下眉頭，道：「你不答應？」

江浪已經銼開了一隻脚鍊，抬頭道：「我答應！」

夏侯芬頓時臉上一喜道：「眞的？」

「承蒙褚大王看得起我！」江浪微微一笑：「我豈能不識抬舉？」

夏侯芬高興的道：「我就知道你會答應！」

江浪道：「……不過，妳那義父要給我一份甚麼工作，我是否能够勝任還不知道！」

夏侯芬一笑道：「還會有甚麼幹不幹得了的？不過是『武教頭』職位罷了！」

「武教頭？」

「就是武術教師！」夏侯芬說道：「我義父最看重這個職位，每一次，都要親手招考，目前我們，金沙郡一共有十位武術教師，只是眞正滿他老人家意的，只有兩個人！」

江浪心中一動——老實說這才是他最關心的問題——

「你們爲甚麼要聘請武術教師？」

「當然是教授人民武功！」

「爲甚麼要教人民武功？」

「這——」夏侯芬一笑道：「你問得多滑稽！」

「不滑稽！」江浪一面說，一面還在繼續銼着鍊子，他儘量作出一種旁觀者的樣子——

「你們要人民會武是爲了甚麼呢？是爲了抵禦外侮？還是抵禦官兵？」

夏侯芬果然被問得一怔，呆了一下，一時無以作答！

江浪笑了一下道：「要說抵禦外侮，據我所知尊老太爺如今聲威遠震，昔日沙漠裏的一些强梁豪客，如非望風披靡，即早已伏首稱臣，金沙郡方圓數百里早已是

老太爺的天下——那麼他又防些甚麼？」

夏侯芬尷尬的笑了一下，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江浪一笑道：「所以我猜想是抵禦官兵！」

「抵禦官兵？」夏侯芬皺了一下眉：「爲甚麼？」

「因爲尊老太爺早年出身不正！」

夏侯芬秀眉一挑道：「你胡說——」

她驀地站起身子來，大有一言不合，即將動武的姿態！

江浪苦笑道：「姑娘不要動怒，尊老太爺其實早已是我們這羣流浪漢心中的英雄！」

夏侯芬氣好像消了一點，微嗔道：「那你幹嘛說他出身不正！」

「我說的是事實！」

夏侯芬道：「好漢不怕出身低！歷史上有多少地痞流氓，甚至於殺人放火的強盜，都還當了皇帝呢！」

「不錯！所以尊老太爺也就取法他們的作爲！」

「你這是甚麼意思？」

江浪微微笑道：「如果我的猜測不錯的話，尊老太爺的最後目標，也就在稱帝邊陲！」

「啊——」夏侯芬怔了一下道：「你爲甚麼會這麼想？」

「因爲小小的金沙郡已經不能滿足像他這種有野心抱負的人了，他所以要屬下居民會武，正是意圖着那一天到來，以備鴻圖大展！」

夏侯芬聽後沒有說話。

她靜靜的坐在石頭上，把下巴支持在膝蓋上，心裏不禁在想：這可能是眞的！爲甚麼我以前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義父褚天戈早年的作爲，她實在不清楚，她懂事的那一年，也正是父親遭受部將曹金虎陷害的那一年——

她還記得乳母方氏帶領着自己騎着一匹馬，在全家人相繼被下旨擒交當官的那一夜，落荒於沙漠忘命的疾奔狂馳——

毫無目的的奔馳着！

那一年她大概只有九歲，方氏帶着她狂奔竟夜之後，直到拂曉前後，才發現到當地僅有的一個蒙古包！

方氏帶着她上門相救，才知道蒙古包居住的竟是漢人，她還記得一共是七個人——七個彪形大漢！

七個人對於方氏的來臨似乎熱烈的歡迎，殷勤的招待二人吃喝，却想不到就在方氏入睡的時候，他們才現出了猙獰的面目，竟然比野獸更放縱的輪番對方氏施暴姦淫！

——夏侯芬緊緊的咬着牙，直到今日爲止，她每一想起這件事情來，仍然猶有餘悸！

對於一個僅僅只有九歲的小女孩來說，目覩着那般比野獸還更暴虐，無耻的行徑，她的驚嚇情形是可想而知！

她猶自記得那個漂亮而年輕的奶媽方氏，被他們輪番施暴，痛加蹂躪情形——

直到她痛苦悽慘的尖叫聲驚動了一個路人，這件卑鄙絕倫無耻的行爲，才爲之中止——

那個過路的人就是在這荒凉地方聞名爽胆的黑道魁首，「獨眼金睛」褚天戈。

當時情形是這樣的——

褚天戈正自單騎路過，爲的是追尋七名叛離他捲銀而逃的手下！

那七個捲銀而逃的手下，不用問即可以想到正是眼前這七名惡漢！

「獨眼金剛」褚天戈憤怒之下，施展出巨靈金剛掌力，當場將七名叛徒震斃掌下，方氏含羞自戕，褚天戈乃把那個孤苦無依的小女孩夏侯芬救回金沙郡！

夏侯芬的聰明伶俐，活潑可愛，很快的得到了褚天戈的眷愛，他老年無子，把這個孤苦無倚的小女孩視同己出，遂即將一身武技傾囊相授！

就這樣，這個將門虎女一變而爲沙漠稱王的褚天戈膝下愛女——

那是她十五歲的那一年，褚天戈自封爲金沙郡王的那一年，他正式收她爲義女，夏侯芬也就成了金沙郡王的美麗公主！

她眞是麗質天生，又承褚天戈傳授了一身武功，是以在金沙郡聲名大噪，人人都知道這位金沙公主是金沙郡第一美人，也都知道這位公主武功了得，更得褚天戈的百般疼愛，那一個不仰慕她如當空的明星一般？

夏侯芬却有一份屬於她自己的悲哀！

隨着她的年歲漸長，她也就不再天眞爛漫，她開始想到她的身世，自然也就想到了仇恨！

總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褚天戈全力的幫助之下，爲她查訪到了曹金虎的熱河之行，於是，才有那一夜手刃元兇的復仇慘劇。

這一切，像是一絲輕烟般的由眼前掠過——

在一陣抽筋似的感傷之後，夏侯芬由過去的思潮裏又回到了眼前現實！

江浪却已把一雙足銬全銼斷了，開始在銼緊緊箍在他兩隻手腕上的鋼箍！

夏侯芬默默的打量着他——

自從那一夜，他由赤峯大牢裏把她救出來，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就在她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那一夜在墓園與他親手比劃了一下功夫，證實了他不凡的身手，更加深了她對他的良好印像！

以後的日子，她雖然返回到金沙郡，却會常常的想到他，心裏開始不再安寧，這一切也就是激發她今天有勇氣來到熱河大刧法場的原動力！

——他似乎有一種很特殊的氣質，能夠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給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除了他丰逸的神采以外，那種憂鬱和較爲含蓄的氣質，也是金沙郡的男人身上所難能發現的！

江浪又銼開了一隻手銬，只剩下最後一隻了！

夏侯芬靜靜的看着他道：「你一直是住在熱河？」

「不是——不過也差不多！」

他微微笑了一下，給人一種爽朗的感覺！

夏侯芬道：「這是說，你一直居住在熱河附近？」

「對了！」他抬了一下眼睛，道：「跟姑娘一樣，我一直住在察哈爾！」

「那你一定去過金沙郡，是不是？」

「沒有！」他笑了笑道：「那裏的人都很厲害，我可不敢去！」

夏侯芬畧似不悅的瞪着他道：「你幹嘛要這麼說？」

江浪一笑，讓對方認爲他的話不是由衷之詞——

「是人家這麼說的——」

「他們說甚麼？」

「說是早年自魯省的一批墾荒者，在辛辛苦苦的開墾出來了的一片田地，花園，却被尊太爺所率領的一干馬賊強佔了去！人也全被殺光了！」

「有這種事？」

夏侯芬顯然吃了一驚！

她想着搖了一下頭道：「不會的，我義父不會是這種人——」她腦子裏立刻聯想到兩件事——

金沙郡有一位魯省墾荒時候來的老太太，無依無靠，據說她的丈夫兒子都死於馬賊的侵害，她一直忘不了這件事，腦子裏一想到昔年事，就會狀似瘋狂，語無倫次，很多人討厭她，要把這個老太太趕出金沙郡去，但是義父褚天戈獨排衆議，親自把這個老太太接回到家裏奉養，晨昏親侍，看待她有如自己母親一樣！

第二件事是義父褚天戈路過盤石溝，忽然發現到露出土面的大堆人骨。

經他查問之下，始知是當年一批墾荒者所遺下的屍骨，他老人家傷心之餘，特別撥下錢來買了大批棺木，重新將這些野道白骨給埋葬——

這兩件事，得到了金沙郡上下讚揚。

以此爲證，義父褚天戈豈是江浪咀裏所說的殺人者？

她頓時否定了心裏的疑惑。

江浪也並不堅持自己的話，他只是淡然一笑道：「這也許只是道聽途說的話，姑娘不必認眞！」

夏侯芬笑道：「我才不會呢！倒是我義父如果聽到這些話一定會很生氣——」

「爲甚麼？」

「因爲我們郡裏那些早年來自山東的墾荒者，我義父都待他們很好——正好與你聽到相反，你想想他怎麼會不生氣？」

江浪陡然一驚——

「姑娘妳說金沙郡裏，目前還有當年到這裏墾荒的人？他們還沒死？」

夏侯芬點點頭道：「至少據我所知，還有三個人！」

江浪心裏一喜，正想開口詢問，可是話到唇邊，又忍住了——

因爲這樣問下去就太露骨了！

不希望自己一上來，就讓對方把自己底細摸清楚，是以他採取迂迴「旁敲側擊」的問話方式！

他問道：「這三個人，一定都很老了吧？」

「不！」夏侯芬道：「兩個老的！一個年輕的！」

「怎麼會有年輕的？」

夏侯芬道：「她父母兄弟都死了，只剩下她一個人還活着——唉！她的確怪可憐的！一個女孩子孤苦無依……」

大概由這個女孩子，聯想到自己的身世，她臉上呈現出一片傷感與同情！

江浪一怔道：「這個人是個女的？」

「不錯——我們很要好，她名字叫小苓！」

「小苓？」江浪像觸了電也似的驚了一下！

這個名字，他是記得的，——梳着兩根小辮子，前面老愛圍個圓兜兒，有一對大眼睛——她是郭大爺的女兒，郭大爺一直就住在自己家隔壁，過去在老家是如此，到了察哈爾開墾的時候也是如此！

「老天——」他心裏叫着道：「她居然還活着？」

這眞是出乎意料的一件事！

江浪很久很久沒說話——最後的一隻手銬也銼開了。

他舒展了一下身子，頓時有一種全身舒暢的感覺！

夏侯芬站起來笑道：「總算鬆快了！走吧——該回去了！」

江浪却坐下來，喘了一口氣，道：「如果姑娘不介意，我想再休息一會兒！」

夏侯芬道：「可是你身上還有傷，前面不遠是郭家屯兒，那裏有我們的一個馬場子，我想丁老七他們一定都到了，你可以先歇着，等把傷養好了，再去金沙郡！好不好？」

好當然是好，但是江浪心裏已激起了軒然大波——在沉默了將近十六年之久的歲月之後，第一次聽到了有關家鄉族人的消息，第一次聽見到兒時的玩侶，至今還活着的消息！他那能不驚？那能不悲慘感觸？那能不心血翻攪爲之激動？

但是這一切，他都不希望讓對方看出來！

他站起來，走到池塘邊上！

池水如鏡，映出了他昂然的身影！身上的衣服都破了，染滿了一塊塊的血漬！

他彎下身子來，掬着池子裏的水，好好的洗了個臉！

夏侯芬見他洗得舒服，也走過來洗洗手和臉！

江浪洗去了各處的血污，覺得身上清爽多了！

夏侯芬回眸打量着他道：「你傷在那裏？」

江浪撩開上衣小褂，就現出了右面肋後的一處刀傷，血還沒乾，傷處大概有半尺長，肉都翻了出來。

「嗳呀！這麼重——我還當眞的沒什麼呢！」

「這不算什麼！」當然比起「殺家之痛」差遠了，江浪現在所感覺到的，也只是「殺家之痛」！肉體上的任何痛苦，他都沒什麼感觸。

夏侯芬匆匆找出了一包刀傷藥，把一塊洗得很乾淨的繫頭髮巾撕開來！爲他裹傷！

江浪輕嘆一聲道：「姑娘這般待我，我眞不知如何來報答妳才好！」

夏侯芬笑了一下，臉上畧畧飛紅道：「那一個要你報答！」

她一面說一面把刀傷藥細細與他敷上，那傷處原經江浪將附近穴道封閉，是以並不見多少血溢出來。

江浪趁機重拾起剛才未完的話題道：「姑娘剛才說到那個叫小苓的姑娘，她也

會武功麼？」

夏侯芬點點頭道：「豈止會！功夫好極了！也是我義父教她的！」

江浪楞了一下，心裏忖道：褚老兒明明知道與她有殺家之仇，何以還要這般待她！

可是，他馬上就想到了所以如此的原因——

這個原因是褚天戈晚年對於當年所作所爲，已經心生懺悔，這麼做一來是收攬人心，再者是求取自己心靈上的安慰！

有了這一層原因，他才會這麼做。

夏侯芬一面爲他身上纏着布帶，一面道：「小茶這個人很怪！」

「怎麼怪法？」

「她呀——」夏侯芬看了他一眼道：「等你見了她以後就知道了，她最不愛跟人說話，一天到晚扳着一張臉，臉上連一點笑容都沒有！」

說到這裏她笑了笑，道：「大概全郡上下，只有我一個人跟她處的來，別人她都不愛答理！」

「妳義父呢！」江浪道：「莫非她連你義父也不答理？」

「眞的！你信不信，有時候我義父跟她講話，她也是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她爲什麼會這樣？」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夏侯芬說，「她腦子裏只是拚命的想過去的事……想那些殺害她父母的人，每一次她想到這些的時候，她就像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

「難道說她還不知道仇人是誰？」

夏侯芬道：「她怎麼會知道！那時候她才四歲！」

「這就不錯了！」江浪心裏在說：「郭小茶，一定是她！」

夏侯芬道：「大概就是因爲這個關係，她腦子裏一直忘不了殺她家裏的那些土匪馬賊！」

江浪道：「難道她一點也想不起仇人的樣子？」

「她想得起一點點——」

夏侯芬一隻手掌搓着下顎，眼睛微微瞇起來道：「好像她只記得那個爲首的馬賊頭子，頭上裹着一塊銀色的頭巾，用的是一隻奇怪兵器，一臉大黑鬍子！」

「褚天戈——」江浪差點叫了出來。

他當然不會眞的叫出來，只是心裏面這麼想到而已——這個顯明的印像，非但那個叫「小茶」的姑娘記得，就是對於江浪來說，也是嶄新嶄新的！

不過江浪到底比那個叫小茶的姑娘要大上好幾歲，所以他非但記得這些，而且連褚天戈的模樣，他也至今不會忘記！

小茶所謂的那個奇怪的兵刃，不用說就可以猜想出來，那是褚天戈所用的兵器「獨脚銅人」，想必褚天戈早已不用了，大黑鬍子如今已變成了大白鬍子，這些自然再也勾不起小茶的回憶了。

所以她是那麼的痛苦，日夕沉緬于不可解脫的痛苦幻想之中。

對於這件事，江浪心裏已經有了主見不必再多提，於是他又轉了另一個話題！

「妳剛才說，一共有三個人，除了小茶以外，應該還有兩個！」

「那兩個都是老人，兩個人差不多都是瘋子！」

「是瘋子？」

夏侯芬道：「一個姓喬的老太太，一個姓洪的老頭子，喬老太太一天到晚吃齋唸佛，姓洪的老頭子却是一個殘廢，斷了一隻手，兩個耳朶也被人割了——唉！眞可憐！」

「喬老太太——洪老頭……！」江浪心裏面低低的唸着，却是想不起這兩個人的樣子來了。

夏侯芬畧似同情的道：「這兩個人，本來應該可以幫助小茶想起她仇人來的，只是……那件事對於他們太殘酷了，每一次想起來，這兩個老人家就會像瘋子一樣，語無倫次的亂說一遍！」

江浪的眼淚幾乎要滴了出來。

他强自忍着，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站起來道：「姑娘，我們走吧！」

夏侯芬忽然想起來，道：「光顧得說話，把時間都給忘了！趕快走吧！」

說完，她就走過去牽她的那匹好馬「綣毛青」！

仍然只有一副鞍子。

鞍轡整理好了！夏侯芬羞澀的道：「你一個人騎吧！」

江浪道：「姑娘妳騎！」

「不——你騎！你受了傷，還是你騎好了！」

江浪道：「如果姑娘不介意，還是我們倆個人一塊騎吧！」

夏侯芬微微一笑，道：「好是好，就是難爲了我這匹馬了！」

說完，她掠了一下長髮，很大方的上了馬鞍子。

江浪一笑道：「我可以坐後！」

當時飛身上馬，跨騎在坐鞍後面馬股之上，夏侯芬一抖韁索，這匹綣毛青遂卽扒開四蹄，如飛的向前奔馳而去！

月上中天的時候，二人一騎來到了「郭家屯」，但只見靜靜的一彎河水，在月色之下，泛出了一片銀色炫光——

這時候，尚有大羣牲口在河邊飲水。放牧的孩子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手中拿着一根短笛，無聲無韻的信口吹着。

夏侯芬勒住了馬，舒了一口氣，道：「我很少在夜裏騎馬，你看看這附近風景多美呀！」

那匹馬緩緩走過去喝水，月亮把他們騎在馬上的影子映在水面上！

不知什麼時候，江浪發覺到夏侯芬的身子已經自然的倚在他的懷裏——

她全然不自覺。

他却是心裏有數！

事實上，他早已承担了她全部的重量，如果這時候，他猛然閃開身子，她必然會因爲重心驟失，而從馬背上摔落下來！

對於江浪來說，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的感受，他從來不會與女孩子來往過，當然像這種「軟玉溫香抱滿懷」的滋味，更是不會夢想過！

河水湍急，水面上跳動着萬道銀蛇，小魚兒不時的竄着波兒！氣氛至爲寧靜！

江浪首先打破了沉默——

「姑娘說的馬塲到了沒有？」

「唔！」夏侯芬忽然警覺的坐正了身子！「到了，你看——那就是！」

順着她手指處，江浪看見江水對岸，有一大片高高圍牆的影子，間歇的看見一些燈光透出來！

江浪翻身下馬，夏侯芬也跟着下來。

「這是灤河最寬的一段！」夏侯芬說道：「以前我義父常常在這裏教我練習輕功！」

「這麼說，姑娘輕功已達到『登萍渡水』之境界了。」

「不——你太把我看高了，這門功夫，我只學成了一半！」

「爲什麼不繼續下去？」

夏侯芬微微一笑道：「義父說女孩子能有這種成就已經够，你說氣不氣人！」

她笑了一下，轉過臉來看着江浪道：「我義父說我劍技領悟力强，適宜在劍道上發展，而小茶身子輕，適宜在輕功上發展！所以如果以輕功來說，小茶比我還强呢！」

江浪心裏愕然一動！

他靜靜的打量着眼前的遼闊河水，思忖着最少有六七丈寬，而江水湍急，勢如奔馬，自恃着憑自己的輕功造詣，或可渡完全程，不過也很吃力了，難道褚天戈那個老兒竟然會有此功力不成？

「你義父輕功怎麼樣？」他指着水面道：「我是說這道河水他能不能渡過？」

「他老人家可以不換氣一去一回！」

「妳是說來回各一次？」

「嗯！」夏侯芬點着頭道：「最多也只能這樣！有一次他堅持想再來回一次，却不愼失足墜水，全身都打濕了！」

江浪呆了一下，半天沒有說話！

不須要動手相搏，僅僅只由夏侯芬的口氣裏就可以知道，自己如以輕功而論，先已輸了褚天戈一陣！

這一瞬間，他心裏眞有無限的懊喪！

夏侯芬道：「在我們郡裏，能够施展輕功渡過這條河的只有三個半人！」

「三個半……人？」

夏侯芬道：「三個人是我義父，小茶，和崔平，那半個人卽是我！因爲我只能渡過一大半，所以只能稱半個！」

「崔平？」

「這個人你不認識！」夏侯芬哈哈一笑道：「是我們郡裏的一個武教頭！」

提起了崔平這個人，她臉上很是不屑的樣子，冷冷的道：「這個人最討厭，但是武功好，我義父很喜歡他，就因爲這樣，他就自以爲了不起了！」

頓了一下，她又道：「這一次你來了，也許可以挫一下他的威風，要不然他眞美的連自己姓什麼都忘了！」

水面上亮起了一道燈光。

夏侯芬一笑道：「人來了！」

果然就見水面上起伏着一大木筏子，操筏的一個大漢老遠就高聲喧叫道：「是大小姐吧——我是馬塲的老猷！」

那繩套不偏不倚的套落在對岸邊上一塊凸出的石頭上，頓時繫了個結實！那個叫老猷的河子，兩隻手交替着，一陣子快抓，已把木筏子拉到了對岸。

老猷由筏子上縱身上岸大步走過來。

「大小姐好——」他抱着拳向夏侯芬揖了一下，又轉向江浪抱拳道：「這位是江爺吧——我聽丁爺說起了！」

江浪抱拳還禮！老猷就走過來由夏侯芬手裏接過馬來！

夏侯芬問：「丁老七他們回來了？」

老猷道：「早回來了，後來不放心小姐和江爺，剛才帶着馬順着江邊又去找小姐去啦！」

三個人連着一匹馬都上了筏子，老猷收回了繩子，用長篙撐筏子，河水汹湧，整個木筏動盪得厲害，驚得筏子上那匹綣毛青不時希聿聿的長嘶着，浪花打上來，把每個人足下都弄濕了。

老猷說：「傍晚的時候，茶姑娘來啦，說是老王爺惦記着小姐，要小姐快着回去呢！」

江浪頓時心中一驚！

夏侯芬笑道：「剛說到她，她就來了——」說時她回過頭來看着江浪道：「小茶來了，我義父也眞是，只要幾天不在家，他就不放心！」

話聲才住，卽見對岸可河邊上竄起了一條窈窕的影子。

夏侯芬喜叫道：「小茶——」

江浪早已注意到，因知小茶這個姑娘輕功好，所以在對方甫一現身的當兒，就已經留意到了她的身手，只見她竄起來的身影，輕輕在水面沾了一下，隨着她張開的兩隻手向外一分，嬌軀再次騰起來，活像一隻大鳥般的已經來到近前。（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岳秀携同譚雲、唐嘯、馬鵬晉宮謁聖，御賜先皇遺物金鳳剪，聖授先斬後奏權，官封一品靖國侯，肩負淸君側大任，皇上並命近衞周長安帶引，首由內苑府查起，當一行來至內苑府，一靑袍太監現身阻攔，岳秀命唐嘯出手，三十招內，那太監被唐嘯一拳擊中腹部，蹲地不起，接着，又有二名冒充太監現身攔路，其中之一向唐嘯撲攻，這名太監動作快速，掌力雄渾異常，唐嘯不敢掉以輕心，凝神應敵，岳秀在旁指出，這一戰不過百招，只怕是很難分出勝負，譚雲低聲向岳秀請命，可否由他出手——

格殺抗命徒　敉平內苑府

岳秀道：「有勞譚兄。」

譚雲大步行了出去，一指那佩劍太監，道：「你下來，咱們打幾招玩玩吧。」

左首太監冷笑一聲，道：「好！你亮兵刃。」

右手一抬，嗆的一聲，長劍出鞘了。

但見寒光閃動，竟然是一把寶劍。

譚雲忖道：「劍形古怪，分明是一件利器，還是把它搶了下來，送給岳少俠，那不是如虎添翼了。」

原來譚雲用刀，不善用劍和人動手。

輕輕一笑，譚雲冷冷說道：「在下就空手陪你幾招如何？」

那太監怒喝一聲，道：「不知死活的狂徒。」唰的一劍，迎臉劈下。

譚雲一閃避開，還了一拳。

這太監手中古劍甚利，只要被它掃中一點，就是斷臂裂肌之痛，所以，一點也不敢心存大意。

那太監似是已瞧出了譚雲心中的顧忌，手中施展開來，一劍緊過一劍的進攻過去。

馬鵬一皺眉頭，道：「公子，譚兄再不亮兵刃，只怕要吃大虧。」

岳秀笑一笑道：「譚家絕技排雲掌，還未曾出手，……」

語聲未住，譚雲施出排雲掌法，但見掌影重重，竟把那太監的利劍給封住了。

這時，湘西譚家寨，仗以成名的絕技，威勢奇大無比。

譚雲得了優勢，控制了大局之後，把擒拿手混入排雲掌中。覷一個空隙，一把抓住了那太監的右腕。

那太監手中空有一把利劍，但却無法施展出來。情急之下，左肘一揮，拍出一掌。

譚雲右手暗中加力，那太監頓覺右腕一痲，五指一鬆，手中的利劍，跌落在地上。

那太監拍出的左手，到了一半，全身力道，突然消失，掌勢拍出一半，突然停了下來。

原來，他掌勢攻出之後，力道消失，但突然停了下來。

譚雲右肘一收，撞了過去，那太監口中哇了一聲，噴出鮮血。

鬆開了右手，那太監突然抱着肚子蹲了下去。

譚雲伏身拾起了長劍，緩緩說道：「岳老爺，雖然持有金鳳剪，但咱不願亂殺無辜，如是有人要恃强抗拒，那就不能怪咱們手下狠辣了。」

他說的聲音很大，似是有意讓內苑府中人，都能聽到。

和唐嘯動手的太監，瞧着同伴被擊落兵刃，失手被傷，心中一慌，被唐嘯覷個空隙，拍出一掌，擊中右脇。

但一擊落勢甚重，那太監悶哼一聲，跌在地上。

唐嘯飛起一脚，踢的那太監打了兩個滾，冷冷說道：「這一次手下留情，饒你一命，快去通知內苑府領頭的太監，要他們列隊相迎，如是再想拖延時間，那時自找苦吃……」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遠遠傳了過來，說道：「內苑是何等所在，怎容人如此撒野。」

這時，譚雲已從那太監身上，取出劍鞘，還劍入鞘，把長劍交給了唐嘯，道：「替岳兄背着，你未帶同關王刋，也正好先用此物。」

唐嘯接過長劍，笑道：「二公子，你瞧瞧，大批人手趕來了，只怕有一場熱鬧的架打。」

譚雲抬頭看去，只見一個五旬左右，身着紫袍的老者，快步行來。

他身後緊跟着兩個大漢，一個虎背熊腰，手中執着一根鑌鐵棍，一個身却骨瘦如柴，背上插着雙刀。

兩人之後，一行而來的十位佩帶着不同兵刃的太監。

嚴格點說，那只是些穿太監衣着的人，凡是見過太監的人，都可以分辨出，他們這些人不是太監。

紫袍老者來勢很快，眨眼間，已到了譚雲和唐嘯身前。

望望地上受傷的三個人，沉聲道：「給我抬下去。」

虎背熊腰的大漢，一揮手，身後從人，疾上二步，各自抱起一個傷者，退了下去。

紫袍人目光一掠譚雲，唐嘯兩人，道：「人是兩位打傷的麼？」

唐嘯道：「不錯啊！你是幹什麼？」

紫袍人道：「老夫是內苑府中的上座領班。」

唐嘯冷笑道：「咳……眞新鮮啊……內苑府不是和尙廟，怎麼會跑出來個上座領班。」

紫袍人怒道：「你個小娃兒，怎知深宮內苑中事。」

唐嘯笑一笑道：「看你這副德行，也不像是眞正的太監。」

紫袍人冷冷說道：「你放肆的很。」

唐嘯道：「你嘴吧乾净一些，咱們是欽命提捕，專門來清查內苑府，混充的太監，一律拿下治罪，你不用窮嚷嚷。」

周長安接道：「姓何的，岳侯爺奉命清查內苑府，是皇上親口面諭，你要率衆抗拒，那就是抗旨拒命。」

紫袍人冷冷說道：「周長安，老夫早該殺了你。」

周長安道：「客氣，客氣，咱們交手四五次，在下還是好好的活着。」

岳秀突然快步行了過去，一拱手，道：「閣下怎麼稱呼？」

紫袍人反問道：「你是什麼？」

岳秀道：「區區岳秀。」

周長安道：「岳侯爺，受命清理內苑後宮。」

紫袍人冷笑一聲，道：「就算王爺，公卿，也沒有這種權勢。」

岳秀淡淡一笑，道：「王侯身份都不成，什麼人才能管到內苑府。」

紫袍人道：「嚴格說來，只有當今天子。」

岳秀道：「那很好，咱們就是奉當今天子之命而來。」

紫袍人道：「聖旨何在？」

岳秀道：「金鳳剪代王意旨。」

紫袍人道：「老夫不識金鳳剪，無法相信。」

岳秀肅容說道：「你們不過是狗腿嘍兵，我無暇和你們多費口舌，不受命就縛，要就憑眞實本領保下性命。」

紫袍人道：「老夫也正要掂掂你的斤兩，看看你憑什麼這大口氣。」

岳秀道：「很好，你小心了，我既敢受命而來，就有收拾你們的手段。」

突然一揚右手，拍出了一掌。

紫袍人橫閃一側，正待出手反擊，岳秀左手似是早在那裏等着一樣，拍的一掌，拍中了紫袍人的前胸。

這一擊，力道很强，紫袍人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叫道：「你！你好奇怪的掌法，……」

說完一句話，雙手按在前胸上，蹲了下去。

他身後兩個緊隨的大漢，想不到領頭的，一招就傷在人家的手下，不禁爲之一呆。

就在兩人一怔神間，譚雲，唐嘯已突然發動。

譚雲攻向那手執鑌鐵杖的高大漢子，唐嘯却向身佩雙刀的矮子下手。

兩人動作，快如星火，那兩人還未來得及反應，都被點了穴道。

這完全是一種巧妙的配合，譚雲，唐嘯以精妙的觀察，適時的出手時間，對付了兩個强敵。

爲首之人，和兩個重要的人，都倒了下去，隨行的十餘人，頓時有着失去憑藉的感覺。

輕輕吁了一口氣，岳秀目光横掃了一眼，道：「放下兵刃，聽候處置，不得反抗……」

話未說完，兩個穿着灰衣的太監，突然大聲喝道：「咱們憑什麼要束手就縛，聽候擺佈。」

喝聲中，飛身而起。

譚雲，唐嘯，正待飛身而起，截擊兩人，突見岳秀一揚右手，兩點寒光，疾飛而出。

兩聲慘叫傳出，兩個向外奔行的太監，突然倒摔在地上。

凝目望去，只見兩人咽喉上，各中了

一隻蜂翼鏢，人已氣絕而逝。

這本是楊玉燕的暗器，但到了岳秀手中，却是威力大不相同。

唐嘯行了過去，由兩人咽喉上取下兩枚蜂翼鏢。

岳秀神情嚴肅的說道：「在下奉命，清理內苑府，如是再有違命抗拒，必殺無赦。」

他高强的武功，和精妙的暗器手法，震住了全場，果然，竟無一人再妄動。

唐嘯高聲說道：「一個一個的給我走過來。」

餘下還有九人，相互望了一眼，魚貫而來。

唐嘯取下他們身上的兵刃，順手點了他們右臂上的穴道。

回顧了周長安一眼，低聲的道：「這些人，一大半都是眞的太監，咱們要如何處置。」

周長安說道：「這個，交給在下想辦法。」

岳秀道：「唐嘯，看看還有些什麼人，要他們出來答話，要不然，咱們就打進去了。」

唐嘯應了一聲，道：「內苑府中，還有些什麼人，快些出來了，咱們網開一面，從輕發落。」

他一連喝問數聲，不見有回答之人。

岳秀回顧了周長安一眼，道：「周兄，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周長安道：「現在麼？咱們應該進去搜查一下。」

岳秀道：「可以搜查麼？」

周長安道：「侯爺奉有聖諭，連內宮都有搜查之權，何況，這區區內苑府？」

岳秀道：「哦！如是可以搜查，咱們搜它一下吧！」

周長安當先帶路，和唐嘯，譚雲，一路搜了下去。

內苑不太小，也不算大，被分隔成了內外兩院。

除了現身的幾個人之外，後院中，都住的貨眞價實的老邁太監。

但觀察入微的譚雲，却瞧到了很多的空位，似是有人所住，這些人，不是被調了出去，就是聞風而逃。

但他一直忍下去沒有說話。

搜過內苑府，岳秀又問周長安，道：「周兄，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周長安躬身一禮，說道：「侯爺折殺屬下了……」

岳秀淡淡一笑，接道：「我受命太快一些，對宮中事，一竅不通，一切都要你指點才成。」

周長安道：「侯爺吩咐一聲就是。」

岳秀道：「如咱們對付的是江湖中人，只有江湖上辦法才行，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周長安道：「咱們生擒了內苑中不少的人，應該問問他們的口供。」

岳秀道：「好！找他們的首腦來問問吧！」

周長安行過去，把紫袍人提了過來，道：「侯爺問話，你要從實回答，侯爺奉有詔旨，可以先斬後奏，你要放聰明一點，別自討苦吃。」

岳秀笑一笑，道：「唐嘯，把別人點上穴道，移於一室，候命發落。」

他雖然是對唐嘯一人下令，但是周長安和譚雲却一齊動作，片刻之間，把其他全部移入一室，只留下那個紫袍人一個。

這時，在現場中，只餘下那紫袍人一個。

岳秀淡淡一笑，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想問你幾件事。」

譚雲早已拍活了紫袍人的穴道，但他內腑已受重傷，已無反抗之能。

紫袍人抬頭望了岳秀一眼，緩緩說道：「你想知道什麼？」

岳秀道：「我想知道你奉何人之命行事？」

紫袍人道：「我就是這內苑的首腦，這和別人無關。」

岳秀道：「哦！」

紫袍人道：「所以，你別想從我口中問出什麼。」

唐嘯怒道：「你是鐵打鋼繞了，我也會讓你脫一層皮下來，我不信，你不會開口。」

岳秀示意阻止了唐嘯，却回顧着周長安，道：「咱們該怎麼辦？」

周長安道：「刑求口供。」

紫袍人怒聲喝道：「周長安，老夫早就主張殺了你，但……」

周長安笑一笑，道：「爲什麼不殺呢？因爲你作不了主，是麼？」

緩步行近了紫袍人，接道：「你記着，你沒有殺了我，却犯到了我的手中。」

紫袍人怒哼一聲，道：「虎落平陽被犬欺。……」

周長安一抬手，一個大耳括，抽了過去，只打的紫袍人滿口鮮血，吐出了兩顆牙齒。

冷然一笑，周長安緩緩的說道：「你如自信能夠熬過嚴刑求供，那麼，你就不用說話……」

抬頭望着岳秀，接道：「侯爺，這人交給我掌刑如何？」

岳秀點點頭，道：「咱們只要眞實的口供，不論你用什麼手段了。」

周長安一欠身，道：「多謝侯爺。」

日光轉注那紫袍人的身上，接道：「閣下聽到了麼？」

紫袍人抬頭望了周長安一眼，道：「你敢對我行刑。」

周長安左右開弓，打了紫袍人兩個耳括子，道：「咱們試試看吧！」

這兩掌打的很重，只打得紫袍人順口流下了鮮血。

紫袍人呆了一呆，未再多言。

周長安冷冷說道：「我知道你靠山來自後宮，但當今既然發動了清君側的聖諭，收拾你們內苑府，不過是開始罷了，如是你想以後宮靠山，威脅到我們，那是痴人說夢了。」

紫袍人口舌啓動，欲言又止。

周長安冷笑一聲，道：「說……你們後宮的靠山是那一個。」

紫袍人突然哈哈一笑，道：「皇后，皇妃，三宮六院，再加上三千宮女，都是咱們內苑的靠山，你能夠殺完他們麼？」

言罷，突然一翻雙目，倒了下去。

周長安伸手一把抓住了紫袍人道：「你裝死麼？」

馬鵬冷冷說道：「他們不是裝死，而是眞眞正正的死去了。」

周長安仔細瞧去，紫袍人果然已經死去。不禁一呆，道：「侯爺，屬下……」

馬鵬接道：「他口中含有藥物，而是入腹即死的奇毒。」

周長安垂首說道：「侯爺，屬下無能，未能防他自絕。」

岳秀一揮手，道：「不能怪你……」

周長安接道：「還有人質，咱們再提來一個，施刑審問。」

岳秀搖搖頭，道：「不用了，這個紫袍人，分明是此地的首腦人物。」

周長安道：「看來不錯。」

岳秀道：「周兄，可知他們的幕後人，來自那一宮麼？」

周長安搖搖頭，道：「不知道，小的只是感覺到他的靠山來自後宮。」

岳秀道：「你們常在內宮走動，就無法知道那一宮嫌疑最大，那證明了他們小心異常，除了這紫袍人之外，只怕再無人知曉那幕後指令，來自何處了。」

周長安道：「這個，這個……」

岳秀微微一笑，道：「我自有道理。」低聲說出了一番計劃。

譚雲和周長安等無不聽得連連點頭。

岳秀等暫棲在內苑府中。

馬鵬和譚雲詳細的看過了內苑府中形勢，籌思對敵埋伏。

周長安和唐嘯，却溜出了內宮。

這時，歐陽俊和嶺南雙龍，已得到知會，回到了親王府中。

事情在急速的變化，岳秀等已沒有再讓歐陽俊等化時間，打聽京中形勢的必要了。

所以，人手全部集中在親王府中。

唐嘯帶來了岳秀的令諭，把人手全都調入了內宮。

七王爺也被接入了宮中，但岳秀却勸他和皇帝住在一起。

那是有深刻的寓意，讓皇上發覺七王爺的懦弱，忠誠，也好讓皇帝對他減少懷疑，保住他總領江南七省的南天王。

自然，兩兄弟日久相處，又是清理宮廷內亂之際，很容易再滋生出手足情意。

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兩人在一起，保護上也方便不少。

這位皇帝似是也早有了打算，在養心殿，暗選了一間堅固的秘室，近身侍衞，負責內衞保護，侍衞宮也調來了一批人手，分守在養心殿外。

岳秀早已暗中奏明了聖上，侍衞宮雖還沒明目張胆的反叛過來，但至少，內部分成了不同的意見，用以固守某些亘域寸以，但決不能用作近身侍衞。

皇上微笑頷首，對岳秀表示嘉許。

岳秀親身觀察，瞭解了皇上的布署之後，才悄然回到內苑府。

這時，歐陽俊，嶺南雙龍，楊玉燕，朱奇等，所有的人手，都集中了內苑。

雖然，人手還不太够，但在調動起來，已免可應付。

天色又入黑夜。

內苑府高挑着兩盞明燈。

三更左右時間，一條人影突然出現在內苑府前。那是個全身都被黑布包起來的人，只露出兩個眼睛。

他很胆大，竟然停在內苑府前，道：「那一位值夜。」

似乎是沒有直接闖入的意思。

值夜的是歐陽俊，這位浪子，已恢復他本來面目。

拱拱手，笑道：「明着叫陣。」

黑衣人道：「咱們不會上當，你們安排的餌，我們也不會吞下。」

歐陽俊看他雙頰也蒙了起來，淡淡一笑，道：「閣下，你準備來挑戰呢？還是探探虛實。」

黑衣人道：「都不是，在下來，找一個能够作主的人……」

歐陽俊接道：「幹什麼？」

黑衣人道：「和他談談。」

歐陽俊道：「就憑你麼？」

黑衣人道：「在下自知沒有這個身份，既是請你們能作主的人，自然，咱們也會找一個可以作主的人了。」

歐陽俊道：「什麼人？」

黑衣人道：「這個，用不着閣下問，你就是要問，我也不會說。」

歐陽俊冷笑一聲，道：「在下如是不肯爲你通報呢？」

黑衣人道：「那是件很遺憾的事，對貴我雙方，都是一次大損失。」

歐陽俊微微笑了一笑，道：「這樣嚴重麼？」

黑衣人道：「信不信由你了。」

歐陽俊道：「好吧！閣下留個名，在下替你通報一聲就是。」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我希望能見到你們那位侯爺。」

歐陽俊道：「見我們侯爺……」

黑衣人道：「不錯。」

歐陽俊笑道：「閣下是奉命而來，在下是只管去通報，我們侯爺要不要見，那要看你的運氣了。」

黑衣人道：「好吧！你通報一聲。」

歐陽俊道：「閣下可否把蒙在頭上那黑紗取下來。」

黑衣人道：「我看不用了。」

歐陽俊說道：「好！請稍候片刻就是了。」轉身而去。片刻之後，歐陽俊重又行了回來，道：「侯爺答允了見你。」

黑衣人道：「要在下進去見他麼？」

歐陽俊道：「總不能要侯爺出來見你吧！」

黑衣人道：「在下只是送信，用不着見侯爺了。」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接道：「你不見我，我來見你了。」

黑衣人抬頭看去，只見一個手神俊秀的年輕人，緩步行了過來。

黑衣人道：「你就是布衣侯？」

來人正是岳秀，笑一笑，道：「不錯，閣下可是覺着在下不像。」

黑衣人道：「這裏有書信一封，希望侯爺能按時赴約。」

取出書信，雙手捧上。

（未完）

小啓「刀客」作者因有要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 •編者•

武俠掌篇故事

不祥之劍

神光

在宋代，到了仁宗，國勢不振，已露出衰象來了，由於家族的暗門，政權內部生出不少矛盾。

眞宗未傳帝位給仁宗之前，收杭州李宸妃入宮做章獻太后的侍兒。

眞宗喜歡李宸妃，同她生個兒子，那就是仁宗。

因幼時被章獻太后據爲己有，長大了便傳了眞宗的帝位。

這件秘密，後來給仁宗的皇叔燕王揭破，所以極得仁宗感戴，除了追贈李宸妃爲皇太后之外，特別替燕王建了一間王府了。這王府在開封，分東西南北四座，燕王以南王府做寢所，北王府做祭祀，東王府做賓所，西王府做經樓。

燕王俗稱爲八王爺，眞名叫做趙元。

宋人王闢之所作的「繩池燕談錄」中稱：「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以王爺。」

沈叔作的「諳史」云。

「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於北邊，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人必驚之曰：八王爺來也！」

燕王的威望，在當時的確是很响的。

且說燕王的西王府，佔地八方畝，氣勢莊嚴，虎頭的銅鎖大門，伴着兩頭石獅子。府門內，兩邊廂虎衞，中堂是欽仰殿，殿後是省養軒。

省養軒高六層，四層藏書，頂層藏經，有塊太祖欽賜題匾「藏經閣」。

樓梯到此止步，就見藏經閣一道花雕木門，加上大鎖。

閣內藏經文八百五十七卷，都是大唐有名的拓本，閣內四邊窗戶，鐵枝圍欄，窗戶經年累月閉緊，祇有在浴佛節才打開的。八王爺的西王府一向守衞森嚴，除了虎衞之外，還有那守卒巡哨，日夜加以瞭望。

王府之外還隔着一片矮林，這眞說得上是莊嚴而又緊密，等閒人進入欽仰殿已不容易，想要混入「省養軒」同「藏經閣」比登天還難。

當八王爺北上巡邊的時候，開封府暗流出一種謠言：說是八王爺的西王府藏經閣，有一樁鎭國寶物。

這謠言是說得頭頭是道的，據說，宋太祖掌握着軍權的時候，帶兵北上救急，兵到陳橋，兵士在陳橋邊見到水中有光，報知宋太祖。

宋太祖於是派人打撈，得一沉箱，長約二尺寬五寸。

宋太祖打開一看，却是藏着一把鋒芒畢露的短劍，這劍中鐫一溝，形狀似個竹筆，可是削鐵如泥，吹毛可斷。召來行軍司馬馨定，知是戰國時期「魚腸劍」，歷朝歷代都視此爲鎭國之寶。

此說一出，三軍便大大歡呼起來，於是把黃袍加在宋太祖的身上，兵變回朝。擁宋太祖爲皇帝，這便是歷史所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這陳橋是陳橋驛，是女眞族人入侵慘敗退却的地方，可能是女眞族人奪取此劍之後，匆忙失落。

宋太祖做皇帝後，一直保在寢宮，直到太祖死，因爲保持秘密之故，很少人知道魚腸劍的下落。

燕王（八王爺）以親在禁衞，據說從宋太祖寢宮內取得此寶，輾轉藏在藏經閣上。這謠言愈傳愈奇，竟說燕王有野心想做皇帝，所以把這鎭國寶留下，仿太祖黃袍加身故事。

謠言傳了開來了。連仁宗也知道了這件事，於是微服出巡，要查訪這謠言的來源。

宋仁宗扮了個收買商，穿平民服裝，也不要人跟隨，暗暗出了皇城，雜在人民隊中，沿途收買些廢銅破書。

不知不覺，已走到大市街，就去一個市塵處歇脚，問一個堂倌。「王府大街在那兒？」

「是西王府大街嗎？」堂倌反問道，「這兒不好去，守衞森嚴，比皇城還要緊，你去做甚？」

仁宗說：「我是個買賣舊貨的客商，聞得八王爺好藏珍玩，現有一幀名貴馬圖，想邀王爺賞覽。」

堂倌道：「這買賣準做不成，八王爺現在遠征北方，就算在，他王府什麼寶物沒有？連鎭國寶也輕易藏着，要你爛字畫則甚？」

仁宗第一次開口便碰着這些回答，心中好不納悶。吃過茶後，仁宗背起包袱又行。

出了正陽門，祇見城門外，綠柳陰叢圍着一大堆人，在一大堆人圍着當中，祇見有三十來張枱子，脚對脚叠起，直堆到半天高。

在近天頂上那枱子上，站着一個人，在翻觔斗。

仁宗看了一驚，急步走出正陽門外，也湊在人堆中朝上看。這一看委實心懼！

祇見場子中央，一個大塊頭穿緊短靠，雙手托着一張枱子的兩隻脚，還有兩隻脚向上，又頂着一張枱子。

這樣枱子頂枱子的把枱子堆上半天去了。頂頭的枱子，一個漢子身穿紅短靠，儘在上面左右開弓耍一回。

忽然，那枱子在半空中搖搖晃晃，好像要跌下來的樣子，嚇得觀看的人心都一跳。

原來是那漢子在空中打了個跟斗，單脚點在枱脚上演出個「金鷄獨立」式。

仁宗嚇得把頭一縮，旁邊一個人笑道：「怎的害怕？你不聽過藍家班的藍師傅的名堂，藍飛雲藍師傅怎會摔得了下來的呢！」

仁宗說：「我看得委實心驚了，這些枱子又沒有硬鐵扣住，怎的不會摔下來呢！」那人更忍不住笑：「這些枱子也是藍師傅一張張放上去的啊！他連人帶枱，上

了一張又跳上，再挾一張上去，連六合麵店的枱子都搬來了，再有枱子，上個五六十張，也是等閒事！」

仁宗問道：「這個藍師傅打從那裏來的？怎麼在開封府不曾聽見有人說起過呢？」那人道：「你才從遠處來的，所以不知道，藍飛雲也不是河南人氏，一月之間總有三四次到開封來，盡人皆知，藍家班六七個夥子，都是藍飛雲的叔伯兄弟，躺在地上頂枱子的是他叔子，還是藍師傅教下來的功夫……」

正說到這裏，忽然人聲嘩叫，仁宗抬頭一看，只見枱頂上的那個藍飛雲已不見了。那人便說：「你看不見他時，已經上了正陽門墻頭上去了，看他，看他……」

那人忙推仁宗轉頭，仁宗連忙轉頭向上一望。

果然見正陽門墻上，那個藍飛雲在墻頭打恭作揖。

這時觀衆一片喝采聲，有些銅錢，有些銀錠，紛紛抛在地上。

仁宗禁不得也抛出一錠銀子，心想這藍飛雲何等厲害，輕功了得，心裏另有一番盤算。

等了一刻，就見藍飛雲從墻頭上飄下來，不過黑影一閃，似隻雀兒般落到地上，又抱拳四面作幾個揖。

仁宗這時拿着一錠銀子，走近藍飛雲，道：「景仰師傅武藝，剛才抛過一錠銀子了，這一錠算是相見禮，小可想請師傅駕臨舍下一叙，有所請教，未知師傅肯不肯枉駕？」

藍飛雲生平也是見慣了恭維人客的，不以爲意地，便問道：「未知道尊兄的居址。」

仁宗道：「我住在皇城藏龍閣，三更時分，便請單獨涖臨。」仁宗說完，逕自去了。

這時一大羣人還等着看熱鬧，藍飛雲却獨自發怔。他忖道：「皇城怎能進去？藏龍閣又在什麼地方？這眞是個沒頭沒腦的莽人了！」但他突然驚醒，此人沒留下姓名，又說祇許單獨一人前去，此人必然非王即侯，心裏有數，匆匆收拾了行囊和檔口，回到客棧休息。

三更未到，疏星在空，大地有些寒意，開封府的人們都入睡了，藍飛雲一個縱身出了客棧。

他展開輕功，飄過幾條街道，看看周圍一片漆黑，前面閣樓高聳，一道圍墻，想着皇城到了，城頭上的燈籠點點，那是哨卒。

藍飛雲揀僻處，跳了下來，正撲向城墻，已聽見擊梆初响。

藍飛雲一急，躍上墻頭，向皇城中心穿簷過壁，轉瞬到了仁宗寢殿，一個「倒捲珠簾」，朝下一望。祇見殿上端坐一人，挑燈看書，頭戴金冠，身穿蟒袍，正是正陽門外所見到的人。

藍飛雲知道這是當今皇帝，於是一個「輕燕撲地」身法，無聲無息地跪在仁宗面前。

仁宗聽見城樓更鼓敲完，打個呵欠放下書本，轉身伸出一脚碰正了藍飛雲了。

藍飛雲叩頭道：「小民藍飛雲負夜見駕，不待宣召，死罪死罪。」

仁宗道：「是孤家召卿來，可知卿家不祇身懷絕技，而且智慧過人！」說着一望四外，又對藍飛雲接續說道：「現在禁衞已離宮，賜卿平身，同孤密議。」

藍飛雲謝過坐下，恭聆宋仁宗的諭示了。仁宗待藍飛雲坐下之後，便縱聲地笑道：「今日在正陽門外，觀看卿家的絕技眞令孤傾倒，現在面諭一事，你必須嚴守秘密，完成使命，千萬不可令孤家失望。」藍飛雲臉色一整，十分惶恐地回答道：「蒙聖上賞識小民於市井之中，小民定當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但求聖上委命。」仁宗於是把道路謠言，西王府藏有鎭國之寶「魚腸劍」的事，很詳細地說了一遍。

藍飛雲也聽得聳然動容。

仁宗又說：「此事祇是謠傳，不知西王府中究竟是否眞藏有『魚腸劍』，卿家是否也有所聞？」

藍飛雲道：「小民也有聽聞，而且言之鑿鑿，但是眞相究竟如何却是不知，還望聖上明鑒！」

宋仁宗聽了，「唔」了一聲，點頭說道：「就算西王府中果眞藏有魚腸劍，也不知是否係先王御藏？這件事關係皇叔的清白，所以孤想卿家用絕技去爲孤一探藏經樓，如果沒有這樁事情，孤便可以放心，如果確有此事，待孤問明皇叔，也好有一個交代。」

說着，微一沉思，接道：「孤因深處禁中，未識江湖異士，今日觀技，深爲欽佩，特封爲御前左護衞，領四品官銜。」

藍飛雲叩了頭，倏的雙脚騰空，已上仁宗寢殿，依然穿簷過壁，出了皇城，直奔西王府而來，西王府依然五步一崗，三步一哨，府中懸燈，如同白晝。

藍飛雲心裏一怔，如今來到王府，如果破格直入，勢必驚動警衞，背了皇上旨意，但是藏經樓四周燈光映射，憑自己飛燕歸巢本領，也難免露出影踪！也罷，今天受了聖上所托，就冒險試試自己的畢生絕技吧。

藍飛雲退隱王府圍墻外林中，攀上樹梢，大力一蹬樹枝，就聽得嘩啦一聲，王府守兵齊向這邊望來，藍飛雲就在這一刹，使出一鶴沖天輕功，冲出天際，影踪全無，然後從空中倒栽落藏經樓中。

這時燈光四面映入，從黑暗中看得眞切，但見四面書格子，中間有張經枱，藍飛雲四面摸索，將幾百本經書一一翻過，都沒有重物在內，閣內光亮明淨，沒有什麼可收藏的地方，心想八王爺何必幹這等事，這時已查了七百經册，查到第七百零七册時，但覺有些沉重。

藍飛雲細心開了那經匣的牙骨鑰，誰知匣一開，一道光芒奔出，閃電飛向喉頭，藍飛雲沒哼一聲便死在魚腸劍下。

藍飛雲一日知遇，一日死節，也算報了仁宗知遇之恩了，但任務却沒完成。

仁宗久候，並無音信，也不知西王府有甚消息。十天後，藍飛雲屍體腐爛，臭水直沿藏經閣流下，但王府守兵奉命不准入藏經樓，竟也沒人知曉。

原來魚腸劍能吐能納，殺人見血後自動還匣。事後八王爺護送寶劍返回皇城，於是魚腸劍重入大內，八王爺還劍後一年病死，故後人說魚腸劍是一把不祥劍。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冷血劍客白雲飛偕呂傑明闖劍堡，堡主崔德禮招待他們住居貴賓精舍，聲言三日後予以處死，在這三日中許其自由行動，唯不准踏出堡門一步。翌日，白雲飛得崔蝶蝶之助，獲晤其母，得悉老母受脅改嫁崔德禮的苦衷，使他對崔德禮的仇恨更深一層，當他正在告訴呂傑要在下午强殺出堡之際，崔劍鳴邀他往堡後密林相晤，白雲飛與呂傑依約往，見雪花娘娘和崔劍鳴率劍堡高手，已把密林圍困，似欲以多爲勝，唯雪花娘娘已敗過一次，自知不敵，要崔劍鳴往請寒山先生，崔劍鳴忙恭聲應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凄嚎傳花徑　血腥飄夜空

崔劍鳴怨毒的看了白雲飛和呂傑一眼，道：「二位最好在這裏等着……」

白雲飛冷冷地道：「趕快去請幫手吧，要找幾個像樣的人來，否則又要冷兮兮的，我們會等你，等你回來送死……」

崔劍鳴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怨毒而陰冷的目光緩緩的流過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然後轉身躍去。

「弟弟……」空中響起一聲清脆的呼叫聲嬝嬝散去，餘音飄進了所有人的耳中，只見崔蝶蝶身子一躍而至，道：「弟弟，你到那裏去？」

崔劍鳴苦笑道：「妳不要管。」

崔蝶蝶怒叱道：「我爲什麼不管，你沒有得到爹爹的許可，居然敢和白雲飛過不去，僅此一點我就該管你。」

崔劍鳴一呆，道：「姊姊，妳怎麼去幫助外人了。」

崔蝶蝶冷冷地道：「我誰都不幫，誰都不准在這裏私自動手，我們劍堡所以能享譽武林，並非是劍術第一，主要的是同心協力，上下合作，你身爲堡中之人，怎可以輕舉妄動的，破壞了劍堡的規矩，這件事，連爹爹不知道便罷，知道了，你準有苦頭……。」

崔劍鳴冷笑一聲，道：「姊姊，我受夠妳的教訓了，妳不要認爲有比我大兩歲，處處都要管制我，告訴妳，我今天不吃這一套。……」他正覺得滿肚子的怨氣沒有處發洩，驟見崔蝶蝶向他嚕囌，正好借此發洩一下自己的積憤，所以口氣中沒有一絲客氣的意味，隱含有不屑和譏諷。

崔蝶蝶氣得顫聲道：「弟弟，你……」

崔劍鳴向前大跨一步，道：「我怎麼樣！妳不准過問我的事情……」

崔蝶蝶沒有料到自己愛護備至的小弟會絕情的連自己都不理會，她心中一陣感傷，黯然的搖搖頭道：「我知道你長大了，有沒有我這個姊姊却無所謂，不過我得告訴你，一個人走入邪道容易，改過向善則難，萬一總有一天……」

崔劍鳴揮手道：「去，去，少跟我來這套大道理……」

崔蝶蝶氣沖沖的道：「你整個人都變了，變得太恐怖了！」

崔劍鳴恍如沒有聽見一樣，嘿嘿冷笑數聲，閃身向林外奔去，崔蝶蝶望着他消逝的背影，清澈的眸子裏湧起一片清瑩的淚光，她淒淒的瞪了雪花娘娘一眼，道：「雪花前輩，妳怎麼不管管他……」

她和這老太婆最是合不來，僅是以老前輩尊稱她，但她內心却有些瞧不起雪花娘娘，因爲這老太婆時常教導些不正當的東西給他弟弟而使她弟弟逐漸變壞……。

雪花娘娘冷冷地道：「我爲什麼要管他呢？青年人該要多多歷練，不遭遇一點挫折始終不知道厲害，這種事妳我最好少管……」

崔蝶蝶冷笑道：「我雖不干涉他的自由，可不准他憑着家傳的武功隨便和人打架，那樣對他非但無益反而害了他……」

「蝶蝶……」雪花娘娘陰冷的一笑，身子向前暑暑一移，道：「妳得將事情弄清楚點，劍鳴可沒隨便去欺負人，那姓白的找上門來，劍鳴只得應付一下，難道要叫劍堡的人去向一個野小子低頭，那樣雖然我會答應，恐怕妳爹爹也不會答應，我想這個不用我再多作解釋……。」

「哈哈……」白雲飛聞言之後突然揚聲哈哈大笑，只笑得雪花娘娘臉色大變，氣得大吼一聲，問道：「你笑什麼？」

白雲飛一斂笑容道：「看不出妳這個死老太婆，不但有顛倒黑白的本事，還有挑撥胡說的嘴舌，我若不是看你年紀大了點，準會讓妳嚐一下播弄是非的後果……」

「放你娘的屁……」雪花娘娘大喝道：「你這野小子居然敢罵老娘，眞是瞎了你的眼，若不是老娘今天心情好，不給你點顏色瞧瞧才怪……」

白雲飛冷冰的道：「少不要臉了，有本事妳出手呀……」

雪花娘娘心裏可十分明白，自己雖然功力奇高，但在人家眼裏還不如一根葱那樣粗，要是眞對上手，這個人準丟，所以她壓制着自己，不受對方的激怒。

可是白雲飛那個場面已經擺開了，雪花娘娘素以前輩自居，如果連一個後生小輩都不敢鬥，今後她也不用想再在劍堡待下去了，那個臉再厚也沒有地方能放得下，劍堡上下再也不會對她有所尊敬了……

她低嘿了一聲道：「好，老娘就鬥鬥你。」

她這個人可比別人要聽明多了，知道白雲飛劍法凌厲精奇，爲武林中鮮有高手，在劍道上準討不了便宜，是故心意一動，空手向白雲飛衝來。

白雲飛不屑的道：「妳眞是掉了孩子的娘，硬是向河裏跳……」

雪花娘娘沒敢吭氣，只是凝重的低喝了一聲，右掌緩緩的抬了起來，自那乾枯的手掌心中，射出一股黑烏烏的光華，逐漸由淡而濃，駭得呂傑心中大顫。

白雲飛也是暗中一駭，連忙將全身勁力運集於雙臂之上，頓時衣袍隆隆鼓起，雙目不瞬的盯着對方。

「嘿！」雪花娘娘嘿一聲，道：「小子，你要接住了。」但見她那枯澀的手掌斜揮，一股渾厚的大氣旋勁激的湧盪而出，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湧去。

白雲飛凝重的長長吸了口氣，身形斜斜一移，隨着大吼一聲，望着對方擊來的掌勁，揮掌斜拍而去。

「嘭……」兩股大力甫接，空中響起「嘭」地一聲大响，流激的掌勁漩盪成渦，在空中嗡嗡不絕的方始散去。

雪花娘娘的右臂一垂，蹌踉的一連退出了七八步，面上蒼白一片，嘴角上緩緩溢出一絲血水，顯然已受了嚴重的內傷。

她顫聲尖叫道：「你居然毀了我這功夫，……」

白雲飛長長的吐了口氣，道：「我最恨人家練施毒的掌法，妳掌上藏毒不知要害死多少人，我只有毀了妳那隻爪子，妳才不會再去作惡……」

雪花娘娘駭顫的叫道：「你不如殺了我！」

白雲飛冷冷地道：「那太容易了，只是我不願那樣做……」

雪花娘娘默然了，她知道這個冷傲的青年人說得出做得到，剛才要不是他手下留情，自己此刻恐怕不止僅斷去一條手臂，可能連命都斷送了。

她慘然一笑道：「白雲飛，你知道這個仇馬上就有人收回來麼？」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眞的麼？我倒要看看什麼人有這種本事……」

陡地，自那茂密的大林中響起一聲陰陽怪氣的大笑。只見崔劍鳴跟隨在一個三角眼，通天鼻，大嘴唇的怪異老頭身後而來。

這怪老頭甫一出現，雪花娘娘已尖叫道：「老不死，我着了道啦……」

寒山先生嘿嘿一笑道：「妳這個老賤骨頭，年紀這麼大了還會栽在一個後生小子的手裏，我眞不知道妳是怎麼混，愈老愈差勁了。」

雪花娘娘右臂已廢，整條手臂都沒有辦法抬起來，她痛得冷汗直流，嘴唇發白抖了抖身子，道：「老不死的，我……」

寒山先生似乎也發現雪花娘娘的那條手臂已成問題了，他心中一驚，飛身躍在雪花娘娘的身邊，小心地檢查了一遍，臉色突然凝重起來。

他凝重的道：「這是誰下的毒手？」

雪花娘娘斜睨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道：「除了他還有誰？」

寒山先生氣得凄聲大笑，濃眉一鎖，道：「他就是白長虹的兒子麼？」

雪花娘娘嗯了一聲，道：「正是那個老混蛋的雜種……」

冷血劍客沒有料到以雪花娘娘在武林中的身份，會出口這樣難聽，一點也沒有武林高手的風度，他聞言大怒，臉上陡地湧起一片殺機，冷叱道：「妳罵誰？」

雪花娘娘自寒山先生出現之後，心裏已沒有先前那樣驚惶，她這時認爲寒山先生足以對付得了冷血劍客白雲飛，臉上沒有絲毫懼意，冷冷地笑道：「我罵你怎麼樣？」

白雲飛實在忍耐不住了，大步向前行去道：「死老太婆，妳這是自掘墳墓！」

寒山先生身形一掠，道：「朋友，我老頭子有事要和你談談。」

白雲飛身形一刹，道：「什麼事？」

寒山先生冷冷地點點頭，緩緩的伸出左手，只見他左掌上僅有大姆指頭存在，其餘四個指頭已像是讓劍刄削去一樣，白雲飛一楞，不知道這個老頭子何以給自己看他的左掌，腦海中意念流轉，不知道對方的四根指頭是怎麼削去的。

寒山先生冷冷地道：「你不知道四個指頭是怎麼失去的麼？」

呂傑在身後面嘲笑道：「大概是你偷鷄摸狗，被人家斬去的！」

「小子！你找死……」

寒山先生身形一動，恍如幽靈似的一閃，揮手一掌擊出，身形居然快得出奇，呂傑沒有料到這老傢伙有此一着，在猝不及防之下，竟被打得口中吐出一口鮮血，只吼了一聲，身子連着退了七八步，方始穩住身子。

白雲飛神情一變，道：「你竟敢這樣

打我大哥……」

寒山先生冷冷地道：「這就是亂說話的下場，我老頭子一生之中最討厭別人胡說八道，他冒犯了我，我給他顏色看，並不是過份的事！」

呂傑畧畧調息一下，閃身就要衝過來，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形將他一攔，低沉而有力的說道：「大哥，這筆帳我們總得找回來，讓他先把話說完之後，再和這老混蛋計較，現在不妨先聽聽他的！」

寒山先生冷笑道：「這還差不多。」

雪花娘娘看得大怒，道：「老不死的，我請你來不是要你在這裏套交情說廢話，這兩個小子將老娘欺負的這個樣子，你還在等什麼？」

寒山先生嘿地一聲，道：「我總得將事情交待明白一點！」他看了看自己的左手，臉上有一絲淒傷黯然的神色，道：「姓白的，你看見我這隻左手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那僅不過是隻斷手，沒有什麼好看的。」

寒山先生嘿地道：「你可知道這隻手是怎麼斷去的，白雲飛我老頭子一生之中沒有栽過跟頭，但却栽在你爹白長虹的手裏，這隻手就是他一劍所賜……」

白雲飛一怔，沒有想到寒山先生的那隻手掌是毀在自己父親的手裏，他臉上有一種傲然的神色，道：「這只怪你學藝不精，怨不得誰……」

寒山先生怨毒的一聲大笑，道：「不錯，年青人你說的的確不錯，雖然我的左手是廢了，我却沒有怨恨你父親的意思，不過我却時時都想找回這個面子，自你爹死後，我以為永遠沒有機會了，那裏曉得，鬼使神差的你自動送上門來，給了我老頭子一個伸雪奇仇的機會，嘿嘿，可見得冥冥中皆有天定，一個人永遠都會遇上機會……」

白雲飛不屑的道：「你連我爹也敵不過，怎有臉來找我？」

寒山先生一楞，道：「這麼說你比白長虹還行……」

白雲飛搖搖頭道：「那倒不是，不過學無先後，達者為師，至少對點蒼絕藝，射日劍法，我已畧有心得，對付你，我相信足够應付了……」

「哼……」

寒山先生鼻子裏重重的冷哼了一聲，道：「你太小看我老頭子了，這幾年來的苦心研究，我自信比你爹爹還要超過不少，現在的寒山不是以前的寒山，年青人，你可不要看錯人了……」

白雲飛冷漠的笑了笑，道：「以前的寒山，我沒見過，現在的寒山我却見到了，看你現在這副德性也不會比以前強過多少……」

寒山先生大怒，厲吼道：「小子你找死！」

寒山先生心中怒火一湧，臉上登時罩上一層殺氣，他氣得大吼一聲，伸手拔出懸於腰際的一柄長劍，但見寒光流閃，劍刄射出股股冷寒的劍光……。

他低吼道：「年青人，我們是新仇舊恨加在一起，作個總結帳，以我寒山這兩個字和你冷血劍客四字相比，不會差到那裏去。」

白雲飛眉宇浮現出一片逼人傲氣，他哼了一聲，淡淡散散的瞥了這老頭子一眼，所表現的竟是那麼瀟洒，恍如塵世間沒有人能激起他心中的感情，在那雙冷冰而寒閃的眸子裏，逐漸湧出一片冷芒無情的眼神……。

顫了顫，寒山先生不覺的退了兩步。

白雲飛嘴角輕掀，冷冷地道：「這眞是過命的交情，想不到你寒山先生這樣瞧得起我冷血劍客，僅憑這份愛顧的情意，我就該好好謝謝你。」

寒山先生的名字當眞和他那副臉像一樣，苦寒着臉像是有人欠他十萬八萬似的，從來沒有一絲開朗過，他額下的兩道濃眉瞬快的一鎖，長長的眉毛登時縮捲在一起，鼻子裏暴出「哼哼」兩聲，怨毒的目光緩緩落在這個孤獨而高傲年青人身上。

「嘿！」他永遠都是這樣的笑聲，笑得使人心裏發毛，乾澀的嘴唇輕輕顫動，低啞而陰冷的笑道：「嘿！交情是雙方的，憑你毀了那老婆子的手臂上，看得出來你還是個可交結的好朋友，只是……嘿嘿，我寒山恐怕沒那個命，不够資格和你論兄道弟……」

他有意無意的瞥了一下雪花娘娘，只見她雖然神情慘然，却恍如吃了劑興奮劑一樣，自那蒼白中浮出一絲喜悅，像是因為寒山為她出手而高興。

白雲飛淡漠的笑了笑，道：「你的命早就沒有了，寒山，這是我給你最後的機會，假如你一定要動手的話，我相信你不僅要斷去一隻，恐怕連你那雙狗腿子都要丟了……」

寒山先生怒吼，道：「我的名字是你叫的麼？」

白雲飛怔了怔道：「這有什麼了不起，一個名字也怕人叫，你這個寒山兩字，也該改一改『寒酸』了……」

寒山先生一顫長劍，怒道：「年青人，你敢侮辱我老頭子……」

白雲飛毫不為意的道：「我只是以事實而論，並不算是過份！」

寒山先生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吼道：「拔劍呀，我們手下可見眞章……」

白雲飛冷冷地道：「殺你像是殺一條狗，我眞不願意污了我的寶劍。」

語氣中可將寒山先生給損慘了，寒山先生這一氣幾乎要吐出血來，他氣得在地上直跳，掄起長劍，吼道：「放屁，放屁，你居然把我比着狗！」

白雲飛不屑的道：「這已經尊敬你了，你如果願意聽，我還有難聽的，寒山，你要不要再聽聽……」

寒山先生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始終沒有出手一搏的意思，空有滿肚子的怒氣而沒有辦法發洩出來，他以武林前輩自居，自然不好意思先出手，只得設法逼白雲飛出手。……

寒山先生怒沖沖的道：「你少不要臉，有本事和我試試……」

白雲飛見時間差不多了，再這樣激怒下去，確實有些說不過去，他緩緩的斜移一步，射日神劍陡地掣了出來。

但見一道寒光顫出，冷泛的劍光泛起道道寒芒，射日神劍一出，全場的人登時全懾住了，俱駭異的望着這柄千古利器。



寒山先生全身大顫，道：「射日神劍，想不到落在你的手中……」

白雲飛面上有如佈上一層寒霜，冷冷地道：「點蒼神劍傳給在下，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寒山先生嘿地一聲道：「此劍鋒利兇煞，落在你手中更是如虎添翼，我老頭子自幼就喜歡神兵利器，嘿嘿，今天說不得要將你的好貨給留下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看了一下射日神劍，道：「只要你有本事，這柄劍隨時都可拿去。」

「嘿！」寒山先生冷冷的低嘿一聲，長劍緩緩的斜斜指向穹空，他凝重的長長吸了口氣，將心中的混濁之氣全都吐了出來，冰冷的道：「行了，我們該動手。」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不錯，你得小心了。」

他漫不經意的輕輕推出一劍，平淡的幾乎三尺童子都會施，僅是輕輕的往外一推，沒有別的變化，可是寒山先生却慎重的退了兩步，居然有所顧忌。

白雲飛長劍一出，立時收回，使得寒山先生一怔，猜忖不出對方這一劍存的什麼意思，他怔怔的道：「你這一招怎的沒有變化？」

白雲飛冷冷地道：「還要變化，你已經輸了。」

寒山先生怒叱道：「胡說，我老頭子再不行也不會連一劍也接不了，你這小子只會拿話騙人，眞本事却一點也沒有…」

白雲飛冷笑道：「瞎了狗眼的東西，你連這一劍的奧妙都沒有看出，枉費還是劍道中人，我眞高估了你……」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又道：「你何不低頭看看你胸前第二個扣子，我如果再用力一點你的胸上至少要開一個大洞……」

寒山先生一楞，面上流露出不信的神情，他見冷血劍客白雲飛說得慎重異常，而不含有一絲嘲弄之色，不禁往自己胸前第二個扣上望去。

這一看當眞將他嚇出一身冷汗，只見那個圓圓的布扣已分為兩半，整齊的劍削樣子，使寒山先生大大的一駭，神情一變，腦海中疾快的忖道：「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沒想到這小子僅僅一劍，我寒山便落於下風，這話若傳將出去，我拿什麼向天下人解釋……」

他厲聲一笑，有着一種遭遇到羞辱的感覺，頓時髮鬚直豎，一股濃濃的殺機自他黑黑的臉上佈起，他沉聲大吼，道：「小子，小子你簡直輕視我……」

劍刄在空中一顫，一縷劍光迎空洒出，這一劍快速輕靈，勁氣激盪冷寒，對着白雲飛身上三路攻至。

白雲飛驟見對方這凌厲罕見的劍勢，心中登時一凛，知道今日所遇是自己平生所僅見的强敵之一，他暗暗心震，運劍斜揮，忖道：「看不出這個怪老頭那身功夫居然超出意料之外，怪不得雪花娘娘那樣信任他呢，原來還眞有兩下了！」

他凝重的斜馭長劍，對着寒山先生擊來的劍光迎去，叮叮兩聲劍刄交擊聲過後，雙方身形立時一分。

寒山先生雙目登時有如銅鈴，不瞬的落在白雲飛的身上，目光所含抑鬱的懼意，幾乎要掩去他心中的怒火。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冷地道：「怎麼樣寒山，你現在滾還來得及……」

寒山先生變色道：「去你媽的蛋，我老頭子一輩子沒向人低過頭，難不成還向你這個野種低頭，嘿，你不用想……」

神情居然的一變，白雲飛冰冷的說道：「寒山，你可知道，這句話會送了你的命，……」

寒山先生猙獰的笑道：「野種，你有本事通通施出來，我老頭子還接得住，至於我這條老命早就不想活了，你只要拿出點東西來，我這條老命給你就是了……」

冷血劍客聽了一連着駡了兩聲野種，心裏着實給惱出了怒火，他氣得冷笑一聲，斜劍一抖，道：「老不死，你說得太多了，那張糞嘴可以歇歇了，你今天以後，你不會再開口，也不會看見眼前的美麗了！」

陡地一顫長劍，寒冷的劍刄在空中兜起一個大弧，劍弧尚未消逝，一縷劍氣自那光弧之中吐出。

寒山先生一呆，沒有料到對方劍法這樣高絕，攻出的式子有如羚羊掛角，沒有絲毫踪迹可尋，以他練劍多年的經驗，都沒有辦法看出這劍路的來歷，心中一寒，一時竟不知如何出手去抵擋對方這凌厲的一劍。

他只楞楞的僵立在地上，握着長劍儍兮兮的，恍似不欲封鎖這致命的一擊，旁邊的人幾乎都看呆了，俱為寒山先生的生命捏一把冷汗。

雪花娘娘全身大顫，叫道：「寒山，你躲呀！」

寒山先生所有的神智都凝聚在對方這一劍之上，腦海之中只又忖思着這幻化的神奇，根本忘了閃避。

經過雪花娘娘的一聲尖叫，他那沉思劍路上的腦海不禁一清，定睛瞧去，全身登時冒出一股冷汗，暗中低吼一聲，道：「我的命完了！」

在這間不容髮，危機一瞬的刻不容緩之間，他的身子急忙的一擰，手中長劍抖得筆直點了過去。

「叮！」

一縷火星顫瞬跳出，雙方劍刄僅是輕微的一個小接觸，空中便響起一聲，清脆響聲在空中嬝嬝散逝。

寒山先生目光急快的流過自己心愛的長劍，只見上面像牙形的缺了一道口子，他心中一痛像是自己身上中了一劍似的，一股無法遏止的難過湧進他的心裏，他知道若不是自己高絕，很難有機會逃過對方這沉重的一擊，若不是雪花娘娘適時喝醒了自己，此刻恐怕不僅僅只毀缺了自己的長劍，也許地上躺着的正是自己。

他大吼一聲道：「我們拚了。」

白雲飛只是冷冷一笑，說道：「你能逃過這一劍，已經够命大了，如果我的劍路稍稍一偏，你那個斗大腦袋，準被劈成兩半，……」

寒山先生自闖盪江湖以來從沒有像今日這樣狼狽過，他自覺顏面盡失，沒有臉再在劍堡待下去，所以存下了和冷血劍客白雲飛拚命之心，至少他要將對方殺死才能對堡主交待，否則他眞沒有臉可向場面

上交待了……。

他獰獰的大笑一聲，道：「屁，老子那麼輕易上當！」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不信可再看這一劍！」

「劍！」字方逝，他的身子倏地向前傾去，射日神劍在空中一彎縷縷的劍芒奪目湧出，擊向寒山先生的上下七路要害。

這一劍更怪，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尤其空中所幻化出來的七點寒影，像是激射而起的暗器，使人不易看清長劍到底是擊向那個正確的部位，手法之凌厲，劍顫之神奇，都是震古鑠今的奇異手法，像寒山這樣的老江湖，都沒有辦法摸清這一劍眞正的來路。寒山先生心中大顫，道：「幻影七星……」

他腦海之中僅是隱約有種這種劍法的印象，還是幼時聽師父與友人偶而談天時所說起的，當時只覺這僅是劍家所幻想出來的遠景，是一種空中樓閣，不具形式的夢境，認爲天下沒有人能够創出這種劍法，那知事隔至今，居然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出現，不管寒山先生經驗是何等的老練，看了這種劍法不禁爲之神迷，全身的經血都幾乎要凝結在一起。

他駭得一聲大叫，在這七點寒影之中，知道沒有辦法避過，緊咬自己的牙關，右劍運力的擊了出去。

「呃！」那拚命的一擊並沒有挽救了他底性命，幻影七星終於有一劍擊中了他的要害，他慘痛的呃了一聲，龐大的身軀像個石塔似的倒落在地上，還傳來砰地一聲大響。

鮮艷奪目的血自他的腰眼中迸流出來，染滿了整個身上，手中長劍一鬆，絕望的瞥了白雲飛一眼，臉上現出一陣劇烈的在抽搐着……。

「寒山！」雪花娘娘長長銳叫了一聲，忘了自己身上的劇痛，忙亂的奔了過來，撲到寒山先生的身上，泣道：「寒山，我不該要你來……」

寒山先生僅露出一絲苦笑，道：「爲甚麼？妳是不是難過我的死，嘿嘿，老婆子，妳錯了，我並沒有一絲難過，因爲我是死在妳的面前……」

雪花娘娘恨恨哭泣道：「不！你不能死！」

寒山先生痛苦的一笑，道：「老婆子，『死』對我們只是早晚的問題，沒有一個人能逃過那一關，妳又何必去爲我的死而難過呢！」

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道：「在我死前，我很想聽見一句話……」

雪花娘娘楞楞的道：「甚麼話，只要你願意聽，我會說上千遍！」

寒山先生淒涼的道：「這句話妳該知道，它已埋在我們心裏二十年了！」

雪花娘娘突然揚聲大叫道：「好，好，寒山，你還沒忘了舊時的兒女之情，我說，我說上一千個『我愛你』……」

寒山面上神光一湧，將這個老太婆一推，道：「够了，妳站到旁邊去，我還有話和這個殺我的年青人說。」雪花娘娘一楞，默默的退後七八步。

他隨手一指白雲飛，道：「年青人，我不恨你，我只是奇怪你怎麼能够將劍道練到那種地步，你知道世人沒有人會懂得這神道無上的神髓……」他不知道是本身所受的痛苦難耐，還是有意頓住了話聲，雙目光芒散損的望着白雲飛。

冷血劍客白雲飛只是無意中施出一招怪異的式子，自己根本沒有料到那怪異的一招會發出那樣大的威力，他將射日神劍緩緩的收回了鞘中，搖搖頭，道：「我這是無意施出來的……」

寒山先生不信的道：「無意的……」

白雲飛正容的道：「不錯，我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一種甚麼劍路！」

寒山先生神情一變，大吼道：「胡說，『幻影七星』是劍道之長，所有練劍之人絞盡腦汁去設法修練，你無師自通，簡直是說鬼話，難道你連一個快要死的人，都要欺騙……」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何必要騙你，信不信由你！」

「堡主到！」

自這濃密大林裏突然傳來一聲大喝，崔劍鳴全身一顫，嚇得臉色蒼白，偷偷溜到雪花娘娘的身邊，露出兩隻眼睛望着他的父親。

雪花娘娘也有些不自在，臉上露出一絲苦笑。

劍堡之主崔德禮冷漠的凝立在樹林中，不悅的瞪了那個傳出喝聲的漢子一眼，顯然這個一方霸主已經來了不少時候，將場中所有的變化都看見了，只是他沒有料到終於有人發現了他，所以他十分的不舒服……。

他淡淡的瞥了寒山先生一眼，道：「他沒有騙你，你總該相信了。」

寒山先生劇烈的一顫，道：「堡主，你都看見了？」

崔德禮嗯了一聲，道：「自始至終我都看得很清楚，你的出手是愚蠢的，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第一式的時候你就該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全身而退……」

寒山先生顫聲的道：「堡主既然看得這樣清楚，爲甚麼不提醒老夫！」

崔德禮冷冰的道：「我爲甚麼要提醒你，誰叫你自己沒看出來！」

寒山先生這時血愈流愈多，臉上蒼白的沒有一絲血色，他重重的喘了口氣，目中閃射出一股凶光，沙啞的哼了一聲，道：「你眞絕情！」

崔德禮淡淡的一笑道：「你有這種感覺麼？可能是你寒山臨死之前的一種錯覺，記得麼？在華山道上那件事你是怎麼個表現的，一個與你有手足之情的漢子，在死前僅求你將他埋了，而你非但沒有埋他反而揚聲大笑，這個你該作甚麼解釋！」

「那不同，當時我四週強敵接踵而來，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管他，假如是你處在那種環境，你的處置也不過是如此……」

崔德禮冷冰的道：「這一點理由還算充足，不過你在他死前揚聲大笑又作何解釋呢！寒山，我倒願意在你死前去評論一下這其中的是非！」

寒山先生痛苦的呃了一聲，額上的汗珠滾滾流下，他恐怖的望着劍堡之主，有種難言的神情停了一會，他方始提起全身的精神，顫聲的道：「你知道，在那種情形下，我心痛老友的慘傷，又恨敵人的毒



辣，人有時會怒極反笑，當時就是這個情形，堡主，我想你是聰明人，該了解這其中的誤會……」

劍堡之主鼻子重重冷哼了一聲，道：「你眞會狡辯，可惜我對你的爲人很清楚，你會不會眞如所說的那樣，我們心裏都有數……。」

寒山通體一顫，道：「堡主！」

崔德禮冷哼道：「你爲了報復項老三奪去張寡婦而含恨在心，時時都想殺了項老三，華山道那檔子事情剛好出了一口怨氣，抽冷子給他一個狠的……」

「你！」寒山顫道：「你是說項老三是我殺的……」

「不錯！」劍堡之主冷冷地道：「我不能沒有這個懷疑！」

寒山顫抖着身子，道：「堡主，現在我都快死了，難道還會騙你！」

劍堡之主怒沖沖的道：「爲甚麼不會，你明明知道我有起死回生的秘藥，可以重讓你活下去，而故意想激起我對你的同情，哼！寒山，你主意打錯了，我願意看着你死去，不會救你這個小人……」

寒山大吼道：「堡主，我恨不得殺死了你……」

他這一氣，傷口頓時裂得更大，一股血水湧流而去，寒山先生面上一紫，氣得有些喘不過氣了……。

他轉頭對雪花娘娘顫聲道：「老婆子，妳……」

那「你」字拖得字音甚長，却始終沒有說出下面的話，他慘厲的呃了一聲，身子一顫的死去。雪花娘娘顫聲的道：「你！你死了！」

她哇地一聲哭了出來，滿頭的髮絲根根飄起，怨毒的瞪了劍堡之主一眼，然後恨恨的道：「你逼死他了。」

崔德禮冷哼一聲道：「他死有餘辜怨得誰！」

雪花娘娘恨恨地一哼，道：「本來他不會死，只要你肯救他，可是你沒有救他，反而拿話激起他氣血疾湧，而過多血流致死，……」

崔德禮冷笑一聲，道：「你好像很不服氣，……」

雪花娘娘冷笑道：「當然，他和我雖然沒有結合，可是至少是我的愛人，你害了他等於害了我，這怎麼使我心服……」

劍堡之主目中寒光一閃，道：「妳要替他報仇可現在動手。」

雪花娘娘搖搖頭，說道：「堡主，你錯了，至少你是我的主人，主人有錯屬下怎麼也不敢犯上，不過，請堡主看在寒山追隨你多年的份上，請容許我給他建一個墳，……」

「行！」劍堡之主冷冰的道：「這比項老弟之死不知要好多少了……」

雪花娘娘含着淚，道：「多謝堡主之恩！」

她輕輕拭去眼中的淚水，怨毒的瞪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曲身抱起寒山先生的屍體，領着崔劍鳴行去。

劍堡之主冷冷地看白雲飛一眼，道：「你胆子太大了，居然敢在堡中殺人。」

「這算甚麼？貴堡中人處處要惹我，在下不能不還手，兵刃相見必有死份，寒山之死雖與在下有着一部份關係，你堡主也不能說一點責任也沒有……」

「嘿，」劍堡之主冷嘿一聲，道：「你是說我的心腸太狠，見死不救……」

白雲飛冷冰的道：「在下確實有這種感覺，假如你堡主畧畧施以藥物，我相信，他不會死，至少，他那條老命還可以留住，……」

劍堡之主冷冷地一哼道：「你知道他是誰！」

白雲飛一征，道：「他的來歷我雖然不知道，可是知道他是你的手下。」

劍堡之主冷笑道：「他是殺你爹的帮兇，如果你知道這事的話，我相信你就不會同情他了，或許會認爲我的話很對！」

白雲飛一呆道：「這……眞的……」

劍堡之主冷冷地道：「你殺了我的人，我依例不能再放過你，今天天黑之前，你們兩位準備闖堡吧，如果出不去堡外，這只能怪你們命運不佳，怪不得我心黑手辣……」

他朝崔蝶蝶看了一眼，道：「蝶蝶跟我回去……。」

說着兩人並肩行去，連那些堡中高手都隨行而去。

冷風中，只留下白雲飛楞楞的凝立在地上，忖思這段恩怨的前因後果……。

濃濃的暮色自天邊洒落下來，嬝嬝的炊烟自每一家的烟卣中冒出，徐徐的升上空中，散逝於雲端……。

劍堡——這個神秘的大堡，在暮色垂臨的時分，顯得比往日要緊張多了，所有的堡中高手都出動了，將堡中可通過的路道全堵塞住了。

夜暮垂臨之時，將有兩個不畏死亡的青年人從這裏闖過去，雖然他們闖堡的希望太渺小，可是他們依然願意試試……

曾有多少英雄豪傑，試着創一個創擧，能够將劍堡之門打開，可是每一個人都先後的死去，沒有一個能够殺到最後一關——堡主之手，更沒有一個人能够和堡主交手三招，所以劍堡只有進去的人沒有出去的鬼……。

劍堡的門永遠是打不開的，不但是堡中的人相信，連進堡闖堡的人都相信這句話，因爲整個堡的束例太多了，多的不勝枚擧，所得的結果都是一樣——「死——。」沒有一個人能逃過最後的一死，因此劍堡在江湖人的咀裏渲染下就更神秘了，神秘的使江湖中人起了畏懼，很少有再敢嚐試的念頭了……。

「噹！」

空中響起那低沉而震撼人心的大鐘聲，細碎的大鐘聲片片的飛逝於空中，堡中的人都逐漸緊張了。

那尖豎在空中的大旗竿，緩緩升上一面紅旗，這是對方將要出場的信號，所有的守堡弟子俱望那個方形的廣場之中，看看對方是如何的闖過關頭。

「噹！」

這是第二次擊鐘，清脆的鐘聲有如散起送喪的哭嚎，徐徐縷縷的盪進每個人的心口窩裏，是那麼的令人感覺不舒服，像是有一枝箭穿着人心一樣……。

一列紅衣揹劍的漢子自左側緩緩行來，在廣場之中站成兩排，俱肅默的凝立在

地上，不多時，白雲飛和呂傑由劍堡之主崔德禮陪伴着向場中行來。

路上，三個人俱有着沉重的心事，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唯有沙沙的步履聲在他們耳中有節拍的響着……。

崔德禮看了看天色，道：「二位要經過三關之後，才算闖堡一半，最後還要輪到和老夫動手……」

白雲飛冷冷地道：「不要說是三關，就是十關我也要闖……」

崔德禮苦笑一聲道：「二位都是一代高手，當然不將敝堡放在眼裏。」他深長的嘆了口氣，臉上有絲落寞之意，又道：「這次只有四條路可行，二位可隨便選一條……」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選最厲害的一條，其中包括有你的那條……」

崔德禮一怔，道：「最後一關都是由我把守，不過……」他低沉的道：「這次設關僅是排出三道劍手，將機關消息全都撤去，爲的是要用眞正功力較量，二位生死全在此一舉，希望你們好好的動手。」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我並不領這個情，……」

崔德禮哼了一聲，說道：「你在這個時候還要這樣狂妄，當眞不愧是白長虹的兒子，你爹若能親自看見你血戰敝堡，也許會連他都覺得，你的豪情勇氣比他大多了，……」

白雲飛冷漠的看了看那兩列紅衣劍手，道：「這是幹甚麼的？」

崔德禮淡淡地一笑，道：「這是敝堡的送客隊，他們站在這裏是表示對二位的一份敬意，希望二位勿辜負他們對你們的敬重，……」

呂傑哈哈一笑道：「貴堡的名堂眞不少——」

他們方待行去，那兩列紅衣劍手陡地拔出劍來，在空中一劃行了一個最尊敬的劍禮，在這種情形下，白雲飛和呂傑只得揚手答禮。

崔德禮得意的道：「老夫只能伴二位走到這裏，下面的節目全要看你們的了，……」他緩緩的刹住了步子，深沉的道：「二位最好是選擇第三條路，那樣對於你們似乎比較適合，這是敝堡主的一點心意，希望……」

白雲飛冷冷地道：「是不是第三條路比較厲害，如果眞是那樣，我願意選上這條……」

劍堡之主搖搖頭道：「厲害倒不一定，只是對你最適合……」

他正待行去，冷血劍客白雲飛突然的道：「堡主……」

崔德禮回身訝異的道：「甚麼事？」

白雲飛長長的吐了口氣，道：「希望你能善待我的母親……」

「哈哈……」劍堡之主高亢的一聲大笑，道：「你這不是多慮了麼？我深愛我的妻子，怎會虧待了她，好，你有這種孝心我很感激，我會將這一片孝心轉告給你母親……」

白雲飛黯然的道：「不！你不要告訴她……」他痛苦的全身直顫，眸子裏浮現出一絲淡淡的淚痕，悲傷的嘆了口氣，道：「堡主，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

劍堡之主一怔，道：「不敢當，我崔德禮雖然不講情感，可是我們的關係却有點不同，只要你說出來的，我一定設法替你辦到，除了我設辦法帮忙的事之外……你說吧！」

冷血劍客白雲飛那雙如刃的眸子一寒，緩緩投落在空中，望着那飄浮的白雲，心中有如被剜着那樣的痛苦，他哀傷的沉默了一會，黯然的又收了眼神……。

然後以一種夢幻的聲音，道：「這次闖關如果我不幸死去，請不要告訴我母親，我不希望她傷心，你只說我闖出去就行了，這件事我想你能够辦得到……」

「嘿！」劍堡之主嘿了一聲，道：「也好，我盡量給你帮忙就是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憂傷一除，丰朗的玉面上陡地湧出一片神光，這時豪情大發，不禁哈哈大笑道：「堡主，你可以下令了，我準備出堡了……」

劍堡之主嗯了一聲道：「各道關上都準備好了！二位可請了，這一路上希望二位能奮勇拚鬥，你們的生死全在這次……」他詭異的一笑，又道：「但願我們這次不是死別，而有再見面的時候……」

「哼！」冷血劍客白雲飛鼻子裏傳出重重的一聲冷哼，兩道斜飛而起的濃眉倏地一揚，冷笑道：「我會重進劍堡將這塊污穢之地毀了！」

劍堡之主聽得心中大顫，道：「你永遠也回不來了……」

呂傑冷哼道：「我們走着瞧，堡主，你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有把握，我相信總有回來的時候……」

劍堡之主嘿嘿一笑道：「我也希望有那麼一天，但願你們能實現這個承諾。」

他輕輕一揮手，那兩列紅衣劍手隨着他行去。

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等這裏的人都走光了，兩人知道生命的考驗已面臨他們的頭上，他倆互相看了一眼，緩緩的向前行去。

白雲飛心事重重的道：「大哥，這次爲了小弟之事要你陪我冒這麼大的生命之險，實有些過不去，小弟心中感到……」

呂傑淡淡一笑道：「這是甚麼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我們同心協力，我自信小小劍堡未必就能留下我們……」

冷血劍客白雲飛深長的嘆了口氣，苦笑的搖搖頭，黯然之中透出一絲隱憂，步履沉重的行去。

轉過一排屋舍，前面出現一大片花樹，在這花樹之前，公孫居獨自一個人凝立在那裏。

他上前微微一笑道：「二位，進堡時是由老夫接進堡中，出堡時也要由老夫伴送闖關，二位，不知你們今日是選第幾條條路？」

白雲飛冷冷地道：「第三條……」

公孫居一呆道：「第三條，二位可眞選對了地方，請！在下送二位上路……」

他肩頭輕輕一晃，閃身向那片大花林之間行去，不多時，在這大花林之間出現了三條小徑。

他向最右側的一道花徑輕輕一指，道：「二位可以請了，那就是二位所要走的路，老夫只負責送到這裏，我祝二位一路順風，能順利的出堡……」

呂傑回頭冷笑道：「後會有期……」

他和白雲飛並肩的行去，對身後公孫居所傳來的冷笑過耳不聞，一路上花香馥郁，虫聲唧唧，若非是要經過一番苦命的搏鬥，他倆眞願意在這裏看看花圃。

夜之神的薄紗已將這堡中四週籠罩着了，那黑黝黝的前方，這時突然亮起了二盞慘綠的大風燈。

搖曳燈影在黑暗中發射出一股慘綠的光華，像是兩團磷火似的在空中閃耀在那燈影之下，一塊豎起的石筍筆直的指向空中，在那石筍上寫着兩行小小的黑字。

「前途無路路已斷。」

「回頭是岸岸也逝。」

白雲飛冷笑一聲，伸出右掌在那石筍上輕輕一拍，道：「去他的……」

那石筍喀喇一聲，登時粉碎而斷，激濺的石屑飛揚，花中响起一連串石屑落地聲，叮叮不絕於地。

「嘿！」突然，自那花林之中响起一聲陰冷的低嘿聲，這聲低嘿冰冷得沒有一絲情感，傳進人的耳中有如鬼魅樣的難聽，十分不舒服。

呂傑雙目一睜，沉聲道：「好朋友該亮相了，闖關的朋友到了，——」

「嘿嘿！」兩聲嘿嘿笑聲一落，自那花林中緩緩走出兩個身穿黑衣的精瞿老頭子，這兩個人甫落在呂傑的眼裏，他心中已是一驚，凝重的哼了一聲，道：「沒想到把守第一關的會是花氏兄弟，獨霸黑道『花門二裊』，這倒使我兄弟失敬了…」

白雲飛一聽對方是黑道中的花門二裊，心神登時一顫，只因這兩個人都是江湖上出名甚久，不知多少英雄毀在這對兄弟手裏，是出了名的人見人愁的兩大煞星。

左邊那個獨目老頭嘿嘿一笑道：「呂大兄弟，你還聽得出我花大爺可還眞有點眼力，今夜我兄弟奉了堡主之命把守這一關，不論交情深厚，誰要過去都得在我兄弟手下闖闖！」

白雲飛斜睨了這老頭子一眼，道：「大哥，他叫花什麼？」

獨目老頭一瞪神眼，沉聲的道：「花明就是老夫……」

白雲飛哈哈大笑道：「你是花明，那這位一定是花白了。」

右邊那個滿臉刀疤的老頭聞言大怒，道：「放屁，我是花勇。」

冷血劍客白雲飛面上一寒，道：「花氏門中沒有出過一個好人，你倆在劍堡中受命於崔德禮更不會幹出什麼好事，我冷血劍客今夜要向二位討點人命了！」

嘿！花勇嘿地一聲，道：「我道冷血劍客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原來是這麼一娃兒，若不是堡主一再叮嚀，我眞不願意和小孩子動手……。」

白雲飛冷冷地道：「學無先後，達者爲師，二位不要拿老前輩自居，今夜我白雲飛可讓你們見識見識年青人所表現的會不會比你們差……」

花明嘿嘿一笑道：「好呀！你居然敢不將我兄弟放在眼裏，……」他伸手拔出了背上長劍，在空中輕輕一顫，大聲的道：「你們可以上了，我老頭子的劍已在等你們。」

冷血劍客哼了一聲道：「我們是雙還是單挑？」

花明斜睨着獨眼，道：「隨你的便，我老頭子全聽你的！」

白雲飛豪邁的一笑，道：「我想一個人鬥鬥你們花氏二裊……」

呂傑全身一顫，道：「雲飛弟，這使不得……」

花勇聽得大怒，喝叫道：「你眞是個狂大的小子，我兄弟的手段，江湖上人人皆知，你要獨自鬥我兄弟，嘿，你準是沒命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時只覺心中有一股氣血彷彿沸騰顫躍一樣，激動只覺發洩一下自己，他冷冰的一笑，玉面上陡地罩上了一層寒霜，神情瀟洒的一抬右手輕輕的將射日神劍拔了出來，流艷的劍光斜斜洒出……。

他的擧動洒脫中又含有一種穩健沉着樣，長劍在他手一顫運着幻出七個劍花，點點流逝的劍光如浮星一樣劃過長空，使黑夜憑添了不少的點綴……。

花勇全身一顫，道：「射日神劍，沒想到謝承岳的命根子在他手中，嘿，大哥，當年他老子也沒個這豪氣，而他……」

花明凝重的道：「我看這小子很不簡單，彎像那麼回事！你我可不能陰溝裏翻大船，這個跟斗誰也栽不起……」

白雲飛長長吸了口氣，道：「怎麼樣？二位可以準備。」

花勇冷冷地道：「你眞敢獨鬥我兄弟麼？白朋友，我看你還是收回那句話好，這是闖關是不拚命，那樣子你會連活的希望都沒有，……」

冷血劍客白雲飛深沉的道：「我冷血劍客說過的話何嘗更改過，你們兩個大可出力，我今夜非但是要闖出堡外，還要奪取二位的殘命……」

「什麼？」花勇氣得在地上跳將起來，擧劍指着白雲飛，吼道：「他媽的，你這小子的鳥蛋，居然敢這樣瞧不起我兄弟。今夜我花勇如果讓給你闖過一關，就是你養的……」

他朝花明一施眼色，嘿嘿地道：「大哥，恭敬不如從命，我們就上吧，……」

劍影顫閃，兩道青濛濛的劍氣自左右兩旁斜閃而起，這兩個黑道高手果然有着不可忽視的力量，僅是一招出手已顯出在劍道上的功夫。

白雲飛身形一閃，暗中一凜，心中忖道：「看不出這兩個該死的東西還眞有兩下子……」

他斜顫射日神劍，迅捷的點出兩劍，這兩劍都是神奧無比，是劍道中的上乘功夫，頓時將這兩個劍中高手給逼退三步。

花明那雙神眼中的凶光一閃，道：「嘿，果然是不簡單……」

花勇一推長劍，道：「去他娘，老子就不信這個邪門，……」

身影晃動，兩個人像是幽靈似的一閃，自左右揮劍劈了出去，這狠命的一來看得呂傑心中大顫，暗暗的替冷血劍客白雲飛出了一身冷汗。

白雲飛面上神情一冷，凝重的吸了口氣，大喝道：「朋友，我的劍要你們的命了，……」

他身子化作縷清風，幻化的轉旋而飛，射日神劍的劍芒在空中一顫，數點劍影斜斜的湧了出去。

「呃！」

那悽厲奪魄的兩聲慘呃！隨着濺起的血光洒遍了整個花林之間，花門二叟的身軀在砰地二聲中，俱倒了下去。

花明慘嚎一聲，道：「你好狠！」

白雲飛冷冰的道：「這就是罪惡的下場，若不是你們作惡自斃，今夜也不會得到這種血的報應，二位再會了！」

「咚！」

低沉的鼓聲自黑夜之中响起，那慘綠的大風燈尙在黑夜之中搖曳，不過是又增加了兩個垂死的人伴隨着它！

「咚！」地一聲鼓聲自幽幽的黑夜响起，繚繞在空中，嬝嬝地逝去，像夜似的，夜又沉寂了。

花氏兄弟的屍體同時排列在一起，血在他們身上凝結成塊，那猙獰恐怖的死狀，在呂傑和白雲飛心裏同時發出一聲長嘆，兩人俱爲這對不幸的兄弟而難過！

呂傑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雲飛弟，這是闖關不是拚命，你又何必殺了他們！」

他不忍看見這對花氏兄弟慘死，心中不覺有一絲憐憫，同情的難過！口氣之間，不禁含有責備的意味。

冷血劍客白雲飛何嘗願意殺人，若非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他決不會輕易傷人，由於花氏二叟身居黑道之中，不知慘害過多少善良之輩，當他初出江湖之時對這對兄弟已聞名已久，幾乎兩個人在一生中沒做過一件善事，所以他在和花氏兄弟見面的時候，他已決定將這對世間的凶徒除去，因此他才毫不留情的痛下殺手。

他淡淡的一笑道：「大哥，怎麼會去憐憫這種人，他們有那件事値我們留情，你想想，如果今天我們敗了，那個後果是何等的淒慘，也許是我們躺在這裏了。」

呂傑黯然道：「我總覺得今夜不適合於殺人，能够順利的走出這個老虎口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你該知道，崔德禮這個人陰險詭詐，要殺他的人太多，也許他會故意留難我們。」

「哈哈，」白雲飛突然放聲大笑起來，道：「大哥，你認爲崔德禮會這樣輕易放過我們嗎？若要有這個想法，你就大錯特錯了，我們現在能殺一個就多賺一個，說不定臨到最後，死的就是我們了……」

呂傑搖搖頭道：「我對你的看法不同意。」

白雲飛淡然的笑道：「這個江湖是個吃人的世界，你要是下不得狠手，怎能創造出自己，有許多人只因一時之慈，而毀了自己！」

呂傑苦笑道：「你的見解太偏激了，有時重殺未必就是解決事情的最好辦法，還是以德化人，才是善策……」

白雲飛長長嘆了口氣，道：「也許你是對的……」

幽黯的黑夜中，傳來幾聲淒厲的鳥叫，尖銳的厲叫聲，深深刺入兩人的心中，格外的顫動心絃，兩個人凝神的向前面看了看，知道一重難過尙在等待着他倆。

他倆尙要經過一番苦命的掙扎，那是生與死的奮鬥，也許會流血，也許會死去，總之，兩個人都不知道這次的生死如何？因爲這是最長的一夜……

夜裏，响起兩人沙沙的腳步聲，沉重的腳步顯得特別沉重而有力，而這兩個年青人的心情與他們的步子同樣的沉重，沉重得像有一塊重鉛壓在他們心口窩裏，誰也不能逆料到未來的命運，尤其是今夜。

長長碎石鋪就的小道，直向前面延伸開去，兩旁幽幽的小白花，飄來股股清沁的幽香，花香是清爽的，花葉是可愛的，可是這花香，花葉並不知道血腥將他們身上洒起，也不知道這溫馨的夜充滿了刼殺的味道……

陡地，三個龐大的人影自那濃密密的花叢間緩緩行來，這三個恍如殭屍似的，筆直的身子沒有一絲活的意味，尤其是那六隻慘綠的大眼睛中所射出來股股的綠光，像是鬼日一樣懾人，一樣的令人心悸。

「嘿嘿嘿」這一連串不像是人嘴裏所發出來的嘿嘿笑聲，從這個殭屍般的人嘴裏傳送出來，冰冷的笑聲，比冰窟裏吹出來的冷風還要冰冷，尤其是這沒有斜月的晚上，更使人覺得陰冷，若不是看見他們是人，也許你會認爲遇上鬼魅。

呂傑將白雲飛一碰，道：「你認出這三個人麼？」

白雲飛一怔，道：「我不知道！」

他雖然在江湖上博得冷血劍客之名，在近年武林中尙沒有人能蓋過他之上，可是在江湖閱歷與掌故方面，他可遠不如呂傑來得豐富，這或許是因爲呂家世代武林世家，接觸的人都是些武林異人，所聽說的事情也特別多，所以呂傑在見識方面要超過白雲飛太多了。

呂傑凝重的道：「這三個人可能是傳言中的殭屍三怪，只是這三人俱已死在九華山之巔，怎會又從新出現江湖……」

白雲飛一怔的道：「也許沒有死！」

呂傑正容的道：「不，我父親曾親眼看見他們死去，當時有許多人看見，這是不可能的，難道殭屍門還有門人！」

「殭屍門？」白雲飛一顫道：「是不是湖南的殭屍門！」

呂傑嗯了一聲，道：「殭屍門雖然發源於湖南，可是眞正光大其門戶者，只有湖南高家才始在武林佔一席之位，由於這種邪門異道，凡事不按一定常規，江湖上不屑和這種人來往，而高家子弟夜郎自大，出手狠辣，凶名最著……」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這殭屍三怪一定是傳自湖南高家了……」

呂傑莊重的道：「不錯，這三個正是高家的親傳弟子……」

這時那三個僵硬身軀的怪人已逐漸行近，這三個怪物目光如炬，含有企圖的瞪着兩人，像是在尋覓機會給對方致命攻擊的模樣，呂傑與白雲飛都是武林的大行家，一見對方這種不懷好意的神情，立時暗中警惕着自己。

呂傑深深吸了一口氣，目光緩緩瞥過這三個人鬼不分的怪物身上，他那精光暴射的目光突然落在左側那個滿面刀疤，濃眉獅鼻，闊嘴長舌的怪物身上，他的全身氣血一凝，只覺心中冷氣直冒，自掌心沁出一股冷汗。

（未完）


東方英
新派武俠小說
表表者
打得徹底
打得激烈
$4.00
霸海心香
英方東
奇傳俠狂
$3.60
武林高手
各顯奇謀
看
鹿死誰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武俠世界



$2.00

779